
葉聖陶集

叶圣陶集

第二卷



线下

城中

未厌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集

第二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7 字数271,7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平装5,000册，精装3,000册）

ISBN 7-5343-0103-3 /I·6

统一书号：10351·022　定价：平装3.15元
精装4.45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作者在上海香山路仁德里二十八号寓所中
大约摄于一九二五年



作者和朋友去无锡旅游，在无锡的公园中。
大约摄于一九二六年

目　录

线　下

孤　独…… 3
平常的故事……20
病　夫……33
错过了……50
游　泳……56
桥　上……66
校　长……82
马铃瓜……94
一个青年…… 111
春光不是她的了…… 130
金耳环…… 153
潘先生在难中…… 164
外国旗…… 184

城　中

前　途…… 197
演　讲…… 206
城　中…… 211

双　影…………………………………………………… 225
在民间…………………………………………………… 231
晨………………………………………………………… 241
微　波…………………………………………………… 255
搭班子…………………………………………………… 271

未厌集

遗腹子…………………………………………………… 283
夏　夜…………………………………………………… 294
苦　辛…………………………………………………… 305
一包东西………………………………………………… 317
抗　争…………………………………………………… 325
小　病…………………………………………………… 343
小妹妹…………………………………………………… 353
夜………………………………………………………… 361
赤着的脚………………………………………………… 372
冥世别…………………………………………………… 375
某城纪事………………………………………………… 380
李太太的头发…………………………………………… 396
某镇纪事………………………………………………… 406
附录：前言……………………………………………… 417

编后记……………………………………………………418

線下



孤　独

很小的中堂里点上一盏美孚灯，那灯光本来就有限，又加上灯罩积着灰污，室内的一切全显得不清不楚的，没有分明的轮廓。小孩子听母亲算伙食账，青菜多少钱，豆腐多少钱，水多少钱，渐觉模糊了；他的身体似乎软软的，酥酥的，只向母亲膝上靠去。母亲便停止了自言自语，一手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前胸，说，“你要睡了？”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老人的咳声，一声声连续不歇，到后没有力再咳，只剩低微的喘息。母亲就向孩子说，“老先生回来了。”孩子正入朦胧的境界，当然不听见母亲的话。

一会儿，关着的窗子被拉开了，一阵咿呀的窗响，接着就是老先生带咳带喘的声息。他一手执着窗环，支持伛偻的躯体；干皱的面孔泛作深红色，象个喝醉了酒的；眼眶和上唇胡须的部分有些水光，这是伴着咳喘而来的涕泪。他站了一会，呼吸略微平顺，才跨进门限，转身关上了窗。这又是个至少要费一点力的动作，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棂再咳喘一阵。

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袖管里只是掏。后来掏着了，转身喊那正入朦胧的孩子，“孩子，要不要吃？”他实在不能多说了，就是这么一句也费了很多的力气，结果只发出惨然的带有喘息的尾音的语声。同时宽大的袖管里伸出颤颤的枯瘦的手

来，拿着个鲜红的福橘。

母亲推动孩子的身体，暗示地说，“老先生给东西你吃，你要不要？”

这“东西”两字似乎有特别的魔力，孩子在朦胧中听见了，而且嘴里的唾沫忽然多起来，一口一口尽是咽。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说，“在哪里？在哪里？”那一只手却只是擦自己的眼睛。

“在这里，”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你看，这是什么？”他将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一手除下戴着的风帽。

孩子觉得眼前清楚极了，“红的，圆的，不是很好吃的么！”同时鼻管里闻到一种可爱的香气，于是嘴里的唾沫来不及咽了。至于他的小手再也禁不起这种诱惑，径向老先生手中取那个橘子。

老先生的手却缩了回去，他以引诱的神情对着孩子，很丑地笑着说，“你叫我一声，我才给你。”他站定了一会，喘息平了，咳嗽也不作了，居然能说比较长的这一句。

孩子绝不理会，却走前一步，伸着小手追那向后逃遁的橘子。老先生的手尽向后缩，但没有小手那样敏捷，终于被捉住了。老先生还是握住橘子不放，引诱似地笑着说，“叫我一声，叫我一声。”

母亲又暗示了，“乖的，快叫一声，叫一声就给你吃。老先生！老公公！”她相着孩子的脸，笑着向老先生努嘴，希望孩子明白她这表情的用意。

可是孩子竟不明白；一只手不成功，第二只手就来帮助，只是将老先生的手指扳开来。老先生知道难以拒敌，便放开手

指说，“你拿了去吧。”他立刻觉得刚才对于孩子的要求没有意思，只不过自讨没趣罢了。孤独的感慨象乱云一般叠满他的心中，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胡子，站在那里。

胜利的孩子却已剥去了橘皮，送一片橘子到嘴里了。他牵着母亲的衣袖说，“我们睡吧，我要睡了吃。”

母亲正觉得不好意思，见孩子这么说，便故意呵斥道，“你真不乖，不肯叫人却要吃东西！吃东西也罢了，哪有到床上去吃的！”

孩子并不觉得这两句有严厉和可怕的意思，还是拉着母亲要走；拉了一会，又放了手送一片橘子到嘴里。母亲本来就没有反抗他的心思，现在他再三要走，便站起来向老先生说，“那么请老先生到房里去吧，趁我们这灯光，进去点火便当一点。开水藏在草窠里，你自己取了喝吧。”

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吃橘子，想那孩子堂皇地吃他的胜利品，绝没有他老人家在眼里，便感到异样的空虚，好象身体也没有一点质料似的。等听到屋主人催他进房，他又爽然自失起来，“原来我不应当逗留在此，我只配拘囚在那个小天地中！”他于是走向室左隅，从衣袋里取出个钥匙来，开那里的一扇门。

伛了背，运了腕力，失神的老眼用了无效的注意，好容易把锁开了；但又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喘。因此他不能便推门进去，却扶着门框站住。

孩子手里的橘子已去了大半，再迟一点要不能躺着吃了，便催着母亲快走。母亲以禁抑的声气说，“等一会！等一会！”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皱眉。她想，“他这么咳喘，原

是平常的事，为什么今夜特别难抵当呢？”

喘息没有全止，只是略微轻而匀的时候，他便推门进去。凭外间射进去的微弱的光，他摸索火柴，划着一根，向一支白烛上点着。晕圆的光显出个晕圆的境界，境界以外的东西却依然隐伏在昏黑之中。桌子上积着灰尘，经老先生衣袖的拂拭，就画成些不成样的花纹，这是显然可见的。其外茶盏，饭碗，茶壶，煤油炉，酥糖的残屑，熏鱼的骨头，杂乱地摊在桌上，都很清楚地呈露它们的面目。

外面屋主人说，“你已点上了火，我们进去了。”就听他们母子两个走向里边去了。“呵，怎么得了！”老先生感叹一声，低微到几乎听不见，就转身掩上了门。

他又想起开水在外间的草窠里，重又开了门，在暗中摸索着；后来拿到了。试触壶壁，却是不大温热的。入室关门之后，就点起煤油炉来，把水壶搁在上面。煤烟蓬蓬地腾起，他全然不知道；却又是气吁吁的了。于是慢慢地坐在床上，那床靠着后壁，正在晕圆的光以外。

他过这样的生活将近二十年了。被褥不给整理，临睡时就把它盖在身上，起身时任它堆着。还有些时令已过的衣服，不需用的汗巾钱袋之类，也随便堆在床上。这样可以免开箱子关箱子的麻烦，又可以增加一些被褥的功效，虽然渐渐觉得身体担当不起，但多一些温暖到底是好的。若在白天，就可以看出他的被褥和蚊帐是灰黑的，几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鲜明洁白的材料。这大半是煤油炉的影响，尤其是煤油炉由他使用的缘故。

他坐着休息，渐渐朦胧起来；但是恐惧的心情使他不敢

就睡。最可怕的难关要算早起和临睡了。扣上或是解开一个钮扣，褪下或是伸进一只衣袖，都要引起剧烈的咳喘。等着等着，一阵咳喘平了，才敢再动。但第二阵咳喘早又在预料之中了。要完全睡得宁贴，或完全穿好了衣服离床，非一点两点钟不可。他每天有这么两回困难的功课。他实在怕极了，如果能够不睡，他也十分愿意。可是到夜不睡又怎么办呢？

他似乎听见沙沙的雨声，模糊地想，明天出门又受累了。但立刻觉察这个念头不对，便支撑着走到桌子旁边，匆忙地提起水壶，嘴凑近去吹那炉火。炉火不就灭，一口气过时，火焰仍竖了起来；煤油气却弥漫于室中了。老先生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先把火焰旋得很低，再一吹，才吹灭了。

他斟了一盏开水，两手捧着，靠在床上慢慢地喝。两手温温的，很舒服，相形之下，两脚觉得冰冷了。六十多岁的年纪，血气早衰了，冬夜的寒气又尽把他包围得紧紧，所以虽然穿了蒙古人穿的那样的厚棉鞋，差不多象没有穿什么一样。但也没有法子，伸进被窝里去暖着正不是容易的事呢。

开水从喉间咽下去，他觉得很受用，咳嗽不作，呼吸也平顺，几乎象没有病的一样。他迷恋这个仅有的境界，便只是靠着不动。其实也够可怜，这盏开水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年轻时候是有名的酒客，酒家楼上每晚有他的踪迹，与朋友猜拳行令，总要喝这么两三斤。回到家里，夫人早已准备着可口的酒菜，斟好了陈年花雕在那里等着。他便慢慢地独酌起来，或者随便看几行书，或者同夫人谈几句话，才举杯呷一口酒。这样的生活延续下来，没有变更，直到夫人离开了他的时候。但他依然喝酒，只在酒家喝。当初的酒伴渐渐地稀

了，写一副挽联或送一刀锡箔时，总引起一回感叹。后来酒客中间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他就不到酒客丛集的内堂去喝，只靠着临街的柜台独酌。猜拳行令的事全象渺茫的梦一样，单是看看街上来往的行人下他的孤酒。最近两三年内，除了固有的咳呛以外，又得了个呕吐的毛病。喝了酒回来睡，半夜里总被难堪的胃泛促醒；醒来时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里了。一阵呕吐之后，便是剧烈的哮喘。睡眠当然是无分了。张开眼睛，只见个无边的黑暗，仿佛永不会再见光明似的；闭上眼睛，便觉种种的恐怖和悲哀纷纷向心头刺来。他说不出什么，便是说，又向谁说呢？只有沉长地叹气。他请医生诊治时，医生断定主要的病因在酒，又问他小便可通畅。他说，小便很少，而且不大清。医生就说非戒酒不可。他也相信这是酒病，但晚上仍旧靠着酒家的柜台喝他的例酒。然而酒量越来越小了，喝不到半斤，便觉胃里满满的，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呕吐，就停止不再喝。可是没有用，到夜半还是要吐。今冬吹了两天西北风，大气严寒，他觉得浑身都是不舒服。酒似乎变了味，喝到嘴里，只是咽不下去。这才和数十年的老伴告别了！呕吐却没有去，不论晚间喝一碗粥或是吃几个蛋饼，到夜半总是吐了出来。有几天晚间不吃什么，倒或可幸免。他有了这个经验，所以开水就成为晚餐了。至于不喝茶而喝开水，是因为近来觉得茶味也变了的缘故。

一盏水喝完了，手心里温暖的感觉转凉了，他不得不站起来把盏放下。两脚实在太冷了，冷到有点痛。他便想，迟早总要度这难关，不如早点儿睡便宜了一双脚。一腔勇气鼓励着他，他就移动烛盘，把它摆在床前的椅子上。然后坐上

床，冒着险做那最困难的功课。咳喘当然不肯爽约，他才靠到床头，已咳得几乎气息不属了。

他耐着性，象魔难中的修道士似的，等待咳喘略停，便解开几个钮扣，或褪下一只衣袖。他的衣裳有许多污迹，也有几处地方破了毁了。自从他夫人死后，他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裳就从衣店里买。一穿上身，沾了污迹也随它去；破了毁了也不管，从没有补缀这回事。直到污秽且破坏得不成样子，他昏花的老眼也觉察出来了，便再买一件来换上，那旧的就此作废了。

他横下来睡好，把被袱裹着身体的时候，喉间只有丝丝的细声了。更没有再动一动的力气，全身似乎一堆顽石，紧紧地压在床褥上。烛火已被吹灭了，黑暗蒙住他疲倦的双眼，可是没有蒙住他孤独的心。他的心仿佛如豆的灯火，颤颤地只是闪着，虽然微细，但燃烧开来，也可以成为烛天的大火。此刻他的心正在闪着，闪着，想起日间的情形呢。

这天早上，他按照平常的习惯，天一亮就挣扎着起床。明知这差不多特地招咳喘，但在黑暗中无论开眼阖眼，总是牢狱一般可怕，既然见了一点儿光，便不得不不顾一切地逃开。他穿好衣服的时候，差不多只有呼出的气了；身体靠着床栏，动弹不得；头只是徐徐颠动，帮助气的呼出。在灰暗的晨光里，他眼睛的周围隐隐现出个淡青的圈，倘若揽镜自照，或许要认不得镜中的人是谁了。幸而他好久不照镜子了，而且也不知道镜子在什么地方。

靠了好久，才移步到桌前，点上煤油炉，煮一点水。水壶底积着很厚的一层煤烟，而且蔓延到壶壁壶把，他才一把握，

便将手指染黑了一部分。他向来不注意这些，当然不能觉察。直到水壶里发出响声的时候，便把水倒在脸盆里，潦草地洗了脸。

于是戴上风帽，预备出去。那风帽是他的良伴，一年里大约只同它分别三四个月。石榴花开的时候，他还没有除掉它；人家穿着夹衣赏中秋，他早又把它戴上了。风帽是玄缎制成的，纬线差不多全毁了；积垢过多，发出亮亮的油光。他戴风帽极随便，一套上，扣一个钮扣，就算了。有时没有戴正，便露出个歪斜的面孔，引得街头的孩子们拍手大笑。

他关上门，按上锁，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里摸一摸，才向外走。大门早已开了。在门口开成衣铺的丁裁缝正在那里扣钮扣，见了他照例地问，"老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他照例地回答，一壁气息吁吁地只是走。寒晓的风扑面吹来，觉得胸次一清；但皮肤却似乎尽在那里紧缩，很不好过。他的背弯得更甚了，袖管对袖管镶拢来，两臂挟得紧紧。这样，他寂寞的衰躯就在清冷的街头走过去了。

他走到一家茶馆里，仅有两三个茶客默然坐着。伙计正在扫地，见他来了，便去绞了两把热手巾给他擦脸，再斟了一壶白开水来摆在桌子上。在茶馆里很少有喝白开水的，谁都喜欢喝一朝晨酽酽的茶，喝罢再去作事，便似乎分外有劲。可是，他的味觉变了，不能再喝浓烈苦涩的茶，只好喝一点淡而无味的白开水。喝白开水本来不必到茶馆，但是，不到茶馆又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虽大，仿佛处处拒绝他，惟有居室里的卧榻和茶馆里的椅子比较有念旧之情，还肯容他亲近。于是他离开卧榻便到茶馆。

在茶馆里，可以说仅仅恋着那椅子了，此外的许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关，一个人也不理他，他也不爱那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有些时候，许多茶客围着谈话，无非讲那应时的游赏，社会的新闻，政府的设施，等等。这就引起他无限的感慨：他们那样自得其乐，那样议论风生，仿佛故意表示一种正当盛时的骄傲，借以奚落他的孤独和昏老。于是永锼心头的过去的踪迹逐一展开，象画图一般。今昔对比，觉得现在的情况太不可堪了，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声长叹；眼睛里虽没有泪滴，眼光却凄然了。但是，他还是坐在茶馆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这天他在茶馆里吃了些点心，喝了两壶光景白开水，看看座客渐渐稀疏了；他们大半是彼此招邀，去开始赌博，借以消遣那多馀的光阴，小半是干他们的业务去了。他也预备要走；然而走到什么地方去，却是个很费踌躇的难题——他每天上午离开茶馆之前照例要遇到这个难题。忽然想起了他的表侄女(他的仅有的亲戚)，差不多三个月没见面了，便决意去看望她。去的动机当然不仅是看望：他病得很厉害，没有听到人家一句安慰的话，又不曾向谁倾诉过自己的病况，觉得这是比害病更难堪的苦趣。现在既想起了她，一腔热望便象火一般升起来，非马上看见她不可。她住得很远，走到她那里是万难办到的，他于是雇了一乘轿子。

他的表侄女是个很好的主妇，能把琐屑的家务处理得有条有理，又善于交际，得到一切人的欢心。她将近三十岁了，因为不曾生过孩子，而且善于修饰，看去只象二十刚过的人。她颊上还显着处女似的红晕，眼睛也澄清且流利。她的丈夫

华绥之是个中学教师。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这天下午，他们预备到一个朋友家里做消寒会。老先生轿子到时，她正在整妆。看他气息吁吁，便请他在软榻上坐。他发出含愁的声音，却好象孩子乍见母亲时的娇声，眼睛里放出求怜的光，道，“好久不见了，你好？”接着咳喘一阵，又努力地说，“我总有点难了！四肢没有力气，只觉身体越来越重。到晚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就是吐。咳喘又来得厉害，几乎不能动一动。总有点难了！”

她按着发鬓，端相他的容色，觉得很可忧虑，但嘴里还是很平和地说，“不要过虑，没有什么的。近来天气冷，老人家身体欠舒服一点是有的。待交了春，天气渐见和暖，就安适如常了。”

这几句话在他听来太平常了，很有点失望。心里想，“少年人真不明白老年人的苦处，我这样一副形状，我这样告诉她，她却轻描淡写说这几句！”他想着，心里便酸酸的了。因伸说刚才的意思道，“实在有点难！这不比往年，我自己很明白。”

她没有更亲切的安慰的话，只有重复刚才的意思说，“不要过虑，不要过虑，决不妨事的。”

他知道引起她的同情是无望了，便不再辩说，含糊地答应了她。随即靠着榻背养神。她笑着对他说，“今天在这里吃午饭吧，待我唤人去沽一点酒，伯伯与绥之同喝。”

“不喝酒，一点也不能喝。几十年来喝得太多了，到现在便没有我的分了！”他脸上只是惨笑。

“少喝一点总不要紧吧？”

"实在一点也不能喝。什么酒都变了味，无论如何咽不下去；而且夜半的呕吐也担当不起！"他低声默叹。

她觉察喝酒的话恰正引起他的悲感，这是没有预料的，便换个头绪说，"今天一个朋友家里做消寒会，我们吃了午饭便要去。在那里有室内的游戏，有某女士的唱歌，有四组男女的跳舞，到晚大家围着桌子在小火锅里煮东西吃。这个会很有趣味，妙在各尽兴致，绝不拘束，而有群居之乐。"她站起来把南面的窗开直，让阳光多进来一些。老先生全身被着阳光了。

他又觉她的话含有压迫的力量，使他伤悼自己的衰老和孤独。群居欢会的事不是没有经历过，闻歌起舞也不是从未做过的梦，但现在是渺茫了，剩下的，确确实实剩下的，只有个孤单而枯寂的自己！这就见得她的话近于嘲笑了。于是愤愤地想，"少年人真多事，聚什么会，闹什么歌舞，无非没意识的玩意儿罢了！"同时却随口答应道，"哦，有这么一个会。"

"这个会里全是夫妇同到，有孩子的便带着孩子，这也是一种特色。"

老先生却并不注意在这上头，很关切地说，"你们这里一切平安，可惜缺少了孩子。不要多，只要一个两个，便四时皆春，生趣无穷了。"他说时环顾室内，表示果能如他所说，生趣将充塞室内，象空气一样。

她恬静地说，"我们倒并不觉得。我们的意思，若是孩子来了，我们在感情上和责任上，自然喜欢他们。现在他们不来，我们也不以为是一种缺陷。进一步说，他们的到来不只给我们欢乐，还给我们带来精神的忧虑和躯体的劳困。而且

他们不是能始终与我们作伴的。幼时的娇笑和慧悟，固然能使我们沉入陶醉的境界，觉得全部领略了人生的真趣。但是他们很快地长大起来，他们有他们的伴了，他们有他们的见解了，我们呢，被视为他们以外的人了。他们虽仍然来接近我们，那不过牵于习惯，碍于面子罢了。这种得而复失的悲哀，我想是十分难堪的，倒不如自始就没有得到的好得多。”

老先生听说，别有所悟，满腔的感慨无处倾泄，只低垂着眼光一声不响。他本来就有这一种解悟，差不多越老越认得确切，现在听表侄女这么说，心头更刻上一条很深的新痕。他想，“这岂止孩子对于父母，简直是少年人对于老年人的通例。你还是少年人，自然揣想不到了。”但是他并不对她说。

她的神态更柔美了，继续说道，“我们现在不觉得缺少什么，我们有的是快乐与安慰。只愿绥之和我经常健康，平安地达到暮年，就感谢命运给我们的恩赐特厚了。我相信最密切最永久的伴侣只有夫妇。两人同心一体，意味相投，年岁相近，决没有判离的危惧。到了衰老的时候，别的人便是一个都不来亲近，只消想，彼此有个唯一的老伴在，就比有了什么人都幸福都值得骄傲了。”她说到这里，现出似醉的微笑，她的心愿无意地表白出来了。

老先生仿佛见了鬼魅，身体仰躺着，举手掩面，眉头皱得紧紧，还发一声类乎喘气的叹息。她以为老人家精神不佳，谈话觉得厌烦了，便停止不再说，却殷勤地问道，“喝杯茶吧？”

“不，不，”他含糊地拒绝了。她怎知道触着了他的创伤呢？这正同一个永久的伤痕一样，溃烂又溃烂，没有痊愈的

时期。只因包扎了起来，而且受伤太久了，倒似乎没有什么。现在却又来了一箭，正中在旧时的伤处。这一刹那的痛苦，足以唤回所有的痛苦经历，于是觉得不可堪了。而放这一箭的就是她。

互相爱好的夫妇往往会有她这样的见解。惟其爱好，就要研究所以爱好之故。这实在是神秘而难以解答的。难以解答而定要得到个简明的解答，就容易想到永久为伴这一层意思上去。当年老先生同他的夫人也曾这么想过；不但想过，而且彼此说出来印证过。不料所见相同，喜得他握着夫人的手尽是不放。夫人挣脱了，斟了一杯满满的酒，笑着说，"我们两心相印，与你分喝这一杯，作为祝典！"他就凑上去喝了一半，馀下一半，她喝干了。这是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两人的期望终于成了虚愿，才到中年，她便撇下他去了。他同摧毁了心肝一般，伤痛至于不可说。虽说喝酒也只是无效的排遣，但不喝酒叫他又怎么办呢？一年一年喝下去，一年一年觉得当初两心相印的期望更有意思，然而这是决不可能达到的了！他想起这一层时，便恨自己的躯体太重，不能飘飘地浮起来，浮起来，在空中吹散，化成微至无质的尘点。这一回被表侄女重重地触动他的旧恨，又正当旧病兼新病的时候，当然更见伤感了；他简直觉得连叹息也可嫌可恨，假若就此叹不出来，岂不比较好一些么？

但是她料想不到这些，见他不要喝茶，神态很疲倦，便想让他静养一会；自己坐在原先那椅子上，一手剥弄瓷盆中才透出二三寸的水仙苗。

室中静寂了一会，忽听外边有匆急的脚声。绥之赶了进

来，嘴里嚷着，“开饭吧！开饭吧！”及见老先生躺在那里，便招呼道，“老伯在这里，我们好久不见了。”说着，卸下大衣和围巾。他脸上冻得红红的，非常鲜艳。

“来不多久呢。我们好久不见了。”老先生略微坐起，很费力的样子，与绥之点头。绥之忙说“请躺着，不要坐起来”时，他重又躺下，急促地喘气。

绥之也坐了，听夫人讲老先生的近况，只是皱着眉不作声，安慰的话实在太难想了。待听到末了，只是勉强地说，“老伯不要烦心，慢慢儿调养就好了。”回头却向夫人说，“我们开饭吧。”

老先生没有回答，不是不曾听见，便是回答不上来了。

吃饭时老先生觉得饭煮得太硬了，稀疏的几个牙不大济事，又觉得汤不很烫，咽下去不大舒服。表侄女见他吃得很艰难，揣知老人家对于饮食另有癖好，便替他改盛较烂的饭，又为他重做一碗沸烫的汤。他才勉强将半碗饭吃下去。

饭后休息了一会，绥之有点不耐了，向夫人说，“这是去的时候了，我们去吧。”又向老先生说，“今天很不凑巧，不能同老伯多谈一会，我们有个……”夫人便抢着说，“刚才我已告诉伯伯了，我们有个消寒会。真不凑巧，否则尽可以多谈一会。希望伯伯改日再来这里玩一整天。”两人说时都现出抱愧的笑容，但也可以认作厌弃的傲态。

“我本来也要走了，我不能就此躺在这里！”老先生感慨地说。他心里尤其愤愤，但并不恨谁，只恨自己不是，他想，“为什么忽然动念，要到这里来！这里岂是我该逗留的！现在果然被人家赶走了！”他便支撑着坐起来，又支撑着站起来，预

备要走。这使绥之夫妇感觉不好意思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不要紧，可以再坐一会。”

“我本来要走了，改日再见吧，”他开始举起艰困的脚步。

“那么不虚留了，你自己要保重呢，”表侄女以女性特有的声调与他道别。

“多谢。”

“雇一乘轿子，坐了去吧，”绥之亲切地劝说。

“不必。我慢慢地走去，可以活动活动血脉。走得乏了，沿路见茶馆可以休息。而且也可以临时雇轿。”

绥之夫妇送他到门首，看他孤独的背影在懒懒的冷冷的阳光中慢慢地移动，两人同声叹一口气，说，“可怜！”他们回进去略微整理一下，便携手赴消寒会。听了几曲雅歌，开了几回笑口之后，便把老先生给与他们的印象忘得干干净净了。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哮喘；咳嗽发作时，便站定了只是拍胸脯，待咳过了再走。他心里不断地悔恨，“这一趟去看他们真是多事。”还想起了别的感慨：“现在什么事情都变了，看在眼里总觉得不合适。朋友聚会是有的，为什么要夫妇两个一同去！这算显示你们是成双作对么！未免太难为情了。”他这样想着，眼睛里便放出无力的含怒的光，也不管他们两个并不在他面前。

他在路上喝了三回茶，歇了三回脚，才走到每天去的那家茶馆里。这仿佛是到了久别的家了，坐上那破旧的椅子觉得特别有味，伙计斟来的白开水也异常甘美。他就此默默地享受着。其他茶客的喧声笑语，当然和平日一样，足以引起他

的孤独之感。他只有避的一法：他的耳朵本来就不大灵便，又加上个特意的不注意，一切声音就只是迷迷糊糊的，没有意义了。他又勉强拒绝内心的愤慨等等，不让这些感情火焰一般冒起来。他的眼皮阖着，但并不入睡。

茶馆里开窗本不多；冬天的太阳一偏西，就滚一般地溜走了，于是更觉阴暗而有寒气。众人呼出的碳气和吸水烟的人吐出来的烟升腾不散，一切人物全有点模糊，仿佛在浓雾之中。不很明亮的挂灯点起来了，只染黄了附近的一团烟气，其外依然被着阴影。这样情形，老先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当然全不去注意。

愤慨的火焰虽经拒绝，还不免时常要偷偷地冒起来。他就张开眼睛看看四围，或者喝一口白开水。这一次开眼时，茶客已没有一个了，方才觉得耳朵里有好一会不听见迷糊的喧声了。伙计在那里摆齐那些散乱的椅子，很不高兴的样子，只用一只手将椅子轻轻一拖，不管它齐不齐也就算了，椅足触地板发出寂寞的声响。这分明是不能再留了，老先生只得怅惘地走出来。几阵尖风把他一吹，便引起剧烈的咳嗽。

他走过一家水果铺时，看见一大堆橘子摆在那里，红色在煤油大手盏的光中发亮。忽然念头一动，便买了一个，藏在袖里。他在冬令不大吃水果，因为那种冰冷的感觉太刺激了。现在买这一个橘子，原来想逗引屋主人家的孩子叫他一声。但是他失败了！

老年人对于幼年的情景，记忆特别深刻。对于近时的遭历，便比较浮浅一点。但在没有忘掉之前，却又会时时逐一想起，正象许多模糊的画片在眼前晃过一样。他躺在床上，再

也不能入睡，他那孤独的心尽在那里看画片呢："表侄女看我的病这样轻淡，世间哪还有亲切的同情！……少年人总喜欢胡闹，天寒便闹什么消寒会！……事情全变了，胡闹还要夫妇同去！……我的妻，她死时那副青色的脸！……'成双到老'，这句话何等甜美，但何等伤心！……没有一个孩子送她！……可恨那孩子偏不肯叫我！……恨什么呢，全没有我的分了！"

种种思念在他心头波浪一般涌起，循环不已。两脚只是不见转温，象插在冰窖里。身体被被袱和衣裳压得不能动弹，只好僵僵地蜷着。四围是无边的黑暗和沉寂，好象那光明热闹的世界把他忘了。

1923年1月28日写毕

平常的故事

仁地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夫人正在那里做针线。一种说不出来的软软的甜蜜的心情使他停了脚步，不转眼睛，也不开口，脸上却渐渐地露出笑容来。

他夫人坐在靠窗的桌子旁边，外来的光射在她的右颊上，显出鲜明的微红，鬓发被轻风吹拂，徐徐飘动。她手里做的是一只小小的鞋，只有三寸光景长，象是洋娃娃穿的；鞋面是粉红缎，用彩线绣成美丽的小花。现在她正把鞋面同鞋底联缀起来；这很容易缀得歪斜，所以她凝心一志地工作，几乎把一切都忘了。

但是她立刻觉察这时候仁地已走进室来，而且正凝视着她。一种近乎条件反射的动作便跟着表演，她把手里的东西向右腋下藏起，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对仁地只是笑。

“已经看见了，不要藏起来吧，”仁地说着，走近她身旁，拉着她的左臂，意思是要她把藏起的东西拿出来。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的左手尽向右腋下伸去，右臂也挟得越紧，似乎这样就同藏在山窟里一样地稳妥了。同时她仰视仁地的脸，笑得更娇羞了，两排洁白的牙齿完全显露。

仁地放了手，检起桌子上另外一个已经绣好的鞋面，很感趣味地说，“这里还有呢！”他看了一会鞋面上绣着的花，又说，“你怎么就想到弄这个玩意儿？他还没有来，你就这样为

他尽力。待他来了，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命么?”

她才不再藏匿，把左手拿着的小鞋也送到仁地手里，恬然说，“这早晚要做的，现在没事，就随便做几针。你看，式样怎么样?”她不待仁地回答，又把那小鞋抢回来，穿在两个指头上，在桌面点着，算是小脚在那里行动；一壁以小孩的声气喊道，“走来了！走来了！……你觉得快活么?”这时候她娇羞的笑容上更露出一些骄傲的意味。

仁地放下小鞋面，把右臂钩着她的肩，脸紧贴着她的脸，甜蜜地说，“怎么不快活？他快要走来了，一步近一步了，我同你一样地快活呢！”说着，两人更贴得紧密一点。

他们两个曾经有过一个疑惧的时期，但现在已跨上希望的新路了。他们以为快要到来的她身体上的痛苦只是暂时的，丝毫不足害怕；尤其是她自已，起先虽然颇有畏缩不前的心情，此时却已鼓起勇士临阵似的气概了。两人之间爱情的减退更不成问题，彼此自信决不会有这么一回事。而那小鞋的主人的到来，足以证明两人爱好的程度高到极点，又仿佛给他们涂上浓厚的胶水，使他们凝合得更为紧密，因而爱情加深是必然的。况且，教育正是他们俩共同喜欢研究的，人家的孩子总不免因种种的关系，不能尽如他们的理想施教，而现在他们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孩子的到来不是有意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研究大有进展么？他们这么想，便觉前途有个极光明的境界，虽然近于浮幻，不能够摹绘出一个明晰的轮廓，但它比较现在更为有味，更为可爱，那是可以确信的。

因此他们常常谈起将来的事情，不嫌琐屑，不避重复，规画了这样，又提起那样。他们觉得就从这上头已经尝到新的

趣味，甘美非常。但这仅是个开端罢了；随后尽量繁滋，趣味正多着呢，那还可以言语形容么？

仁地夫人更不免从事实际的准备，前几天缝好了一件可爱的小绒衫。一种近乎羞惭的不可解的心理使她把它藏在衣橱里，没有拿给仁地看。今天她忽然想起做一双鞋，却给仁地看见了。她见一个鞋面到他手中时，随即觉悟藏匿得无谓，所以把将完工的一只授给他看。满足的愉快和成功的兴奋同时侵袭她的心，她便不自禁地表现出天真的娇态来。

他们俩紧贴了一会，仁地以怜惜的声气说，“不要做吧，免得晚上又觉腰痛。”他就坐在夫人旁边的椅子上，说，“你真想得周到，这鞋的头这么宽。”

“这个软鞋本来给他穿着玩的，初生的孩子，不穿鞋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给他预备一切东西总该十分周到，不论在小身体上或者小心灵上，要使他没有一点不舒适。”她的语调柔和极了，她的容色慈祥极了，使仁地陶然若醉，好象正对着一件出色的艺术品。

“我正想给他做小被褥，”她又说，“用白色的佛兰绒做；衬褥要厚要软，夹层里装着木棉。照我们商量停当的，买一架白漆的小藤床，把被褥铺在上面，张着罗纱的蚊帐。你试闭着眼睛想，在这里边，躺着个比苹果更鲜红，比羊脂更肥嫩的……”她截住了不再说下去，看她那轻松愉快的神情，似乎她所说的已经在她眼前显现了。

仁地轻轻地捏着她的手，说，“这比图画更好看了！比图画更好看了！”停了一会，他又说，“我们让出楼上那间厢房做他的卧室，那边不大有人走到，好让他安稳地睡眠，不受外

界的惊扰。”

“那么我们要把那间厢房修饰一下，使它格外适宜于他。”她从仁地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指点着墙壁，说，“墙上要挂些优美的图画，使他不识不知的小心灵及早感受到赏美的愉快。沿窗的地方可以供些鲜花，或者精美可爱的玩意儿。”

“你还有可以贡献于他的呢——你的歌唱。他从小听惯了你的歌声，将来怕不成个音乐家么？我们还要为他养几只鸟儿：鸟儿种种的鸣声正可训练他的听觉，而活跃的姿态又足以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要准备的事多着呢，”她更觉起劲了。“为他的户外生活起见，应当把后面那个园整理得雅洁一点。到他能够行走的时候，应当在那边布置些适宜于他的运动器具。他喜欢与花草家畜为伴的时候，便应当给他规画园地和畜栏……”

“总之，我们不愿意给他些微的损害，那是不用说的；我们还要积极地帮助他发育，使他尽他可能的量。这不必说是我们的责任，说了责任反而觉得务外了，仿佛有谁在那里督责着似的。应当说是我们的唯一的做法，我们的感情和理想就是它的原动力，惟有这样做我们心里才觉得安舒满足。”

她抢着轻悄地说，“现在觉得他在里边动，轻轻的，不大容易辨明的。不知道他长成到怎么样了。”她说着，靠近仁地，把头斜枕在他肩上，微闭双眼，右手拍着他的前胸，表示她对于新生命的深爱。

“他到我们这里来，”她又喁睡歌似地说，“他真是幸运儿。他的世界，最适宜于他的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感情和理想中创造成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门口等着他，他只要一跨进

来，就是里边的主人翁了。"这与其说是她对于新生命的幸福的艳羡，不如说是对于自己的慈爱的骄傲。

"原是呢，"他抚摩着她的额发，深深体会她所说的话。

小孩出生了，仁地夫妇两个自然欢喜。

楼上那间厢房却依旧堆着杂物，并没有给小孩让出来。仁地每天在学校里，当然没有多馀的工夫管这些事情。他夫人后来渐渐觉得身体困累，也没有勇气指挥老妈子去干。生产以后，她又忙着照料小孩，调养自己的身体，便把让出厢房的事忘了。至于图画鲜花等等更无从联带想起，因为眼前只见药水瓶小浴盆尿布纱带等等东西。

母爱出于天性，仁地夫人体力还没有复原时，便不顾自己地抚爱孩子。一听见他哭，便叫老妈子把他抱过来，给他吃奶。晚上让他睡在身边，这样，喂奶就便当得多；并且她真喜欢同他一起睡，这种滋味是先前不曾尝过的。于是白漆的小籐床尽不妨从缓置办，佛兰绒的被袱，装着木棉的衬褥，罗纱的蚊帐，当然更不必急急了。

这一晚天气闷热，空气浓厚并且潮湿，大有下雨的意思。仁地坐在书室里，凑着晕圆的灯光看一本新出的杂志。这种杂志是专门研究教育的，对于儿童的性情和儿童所需于大人的帮助尤其注意，仁地为了自己的兴趣极愿意看它——当然，在职务上也有好些可以应用之处。他刚看完首篇的第一节，窗外吹来一阵可厌的风，似乎带着一种腥味，这使他感觉不快，周身只是懒懒的，麻麻的。他的眼光便离开书面，背心靠着椅背，两手按在头顶，打了个呵欠。

他夫人的卧室就在隔壁一间，这时候她已经伴着孩子睡了。渐见复原的身体最需要浓睡，虽然那当心孩子的下意识时时督促着她醒来看一看，或者喂一回奶，但一侧头又便熟睡了。她那靠着孩子一边的手臂总把孩子圈住，让他睡在她腋间；这样，她以为虽在梦魂之中，她依然保护着他，而他也依然给她以无上的安慰。

小孩忽然哭起来了，声音有点哑。仁地听了，立刻想把他抱开，免得闹醒了他夫人。他以极轻的脚步走进卧室，又以极轻的动作把孩子抱起来，然后退回书室。但是那小孩不懂得他的意思，两声三声继续哭着；他的小眼睛闭着，眼腔显出几条很细的皱纹，小鼻子微微地扇动。

仁地在室中来回踱步，又轻轻地颠动小孩的身体，希望他受催眠。可是全然没有用，小孩还是哭，而且更为用力，每一声拖得更长了。换个方法，抱他到灯旁，希望灯光的激刺使他紧闭的双眼张开，因而便止住了啼哭。然而这也只是个失败的方法罢了。

仁地不免有点心焦；每听一声尖利的哭声，就仿佛无数细小的针在皮肤上刺着，虽然说不上痛楚，却感觉到一种异样的不安。在没有办法之中，他只得冀图侥幸地祝祷着，希望他哭了现在这一声就此为止。然而又是一声，两声……

浓睡的她却已听见了爱儿的叫喊（这可以说不是用耳朵来听，而是用精魂来听的），马上醒来，孩子不在身边了。再一细听，知道在仁地手中。便怜惜地慈祥地说，“抱他来吧，抱他来吧。”

仁地听见她呼唤，背部和脸上不禁都热烘烘了；他想，“本

想不要让她醒，现在偏把她惊醒了。”便勉强压抑着愤愤之气回答道，“不要紧的，你睡就是了。”

这样一句极平淡的话怎能使她就安心再睡呢？而且，小孩的哭声继续在那里激刺她。她的感情紧张起来了，便沉重地说，“你只要把他抱来，我现在不想睡！”

他觉得她的语音不大顺耳，她说话向来没有这样刚劲的，就仿佛小儿受了大人的呵斥，立时起一种冤屈和失爱的悒郁情绪；胸部也似乎饱闷了。他不再希望小孩停止啼哭，赶快把他送到她身边，便回到书室里。

她马上把孩子拥在胸前；奶头塞进小嘴，哭声便停止了，只有些唼唼的声响。同时她不自觉地端相仁地，觉得很奇怪，涨红的面孔，一副紧张的表情，眼睛绝不看一看她；放下孩子，一转身便去了。她怅然如有所失，无力地喊道，“你何不在这里坐一坐？等一会再看书，不可以么？”

“我要在这里坐一会，”仁地信口回答，他简直不曾思想，自己说的什么也有点模糊。他正对着窗外的黑暗呆着，心里麻麻的捉不住一个念头，只觉一腔怨愤在里边乱窜。无赖的风把书页吹了好些过去，他把它翻回来，翻到第一篇，预备继续看下去。可是只见一行行的黑痕在眼前浮动，每个字的形体就辨认不清，不要说词句里边所含的意义了。

他不想再看杂志，一手支着头只是发呆。隔了一会，自己勉力镇定，才把麻乱的浮念撇开，开始联贯地思想：“她为什么这样呢？当然因为怜惜孩子，不忍让他多哭，而我偏不立即抱去，于是她动感情了。她对于我并没有什么敌对的不好的意思，这是我应该谅解的。但是那孩子很可厌，好意地抱

他逗他，他偏要哭个不休！假如他不哭得那么长久，此刻她还是稳稳地睡在那里，怎么会动感情呢？”

那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孩子，不知不觉地在母亲怀中吃奶时，开始被父亲厌恶了。

同时，仁地夫人正在床上垂泪呢。

她叫仁地到里边来坐一坐，再也料不到他会回答得那么斩截。她又回想刚才仁地那副神态，头脑里不禁岑岑发胀了。睡魔已被赶得远远，他惟有目不转睛地苦想："他为什么这样呢？"

她无论如何想不出他所以这样的原因。后来细想睡醒以后的经过，才觉得刚才感情紧张地回答他那句话，叫他只要把孩子抱来，或许使他不快活了。“这是从来不曾遇到的；我们自从结婚到现在，总是以温和的面目相对。今夜却看见了愤然的面目了；而且他积极地表示反抗，要他进来竟不肯进来……”她想到这里，眼泪就滚下来了。

许多恐怖的幻象在她脑际闪过以后，她凄然想，“假如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末一次，还没甚妨碍。但假如不是末一次呢？……没有这孩子就决没有这回事。……你为什么定要闯进我们的生活里来呢！”这是她对于孩子的第一个嫌厌的念头。她心里想着，眼睛便瞪视着孩子的脸。他的脸背着灯光，看去很不清楚；只依然有些唼唼的吃奶声。

“仁地，你且进来坐一会，我同你讲话，”她以柔和而微颤讨饶的声音喊着；声音在静寂之中送过来，大有神秘的意味。

仁地便走进她的卧室。

五年的时光过去了。孩子长成很正常，身体和智慧都足以使仁地夫妇感到愉快。但并不是他们两个的理想实践了的结果；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他在学校里教书，还要从事撰著，她也在近旁学校里担任一点功课，兼管家务），而且也不能超越了现实而实践他们的理想。

那孩子没有得到为他特设的运动场，只随便在后园里玩着，甚至在室内不顾冲撞地奔跑着；这样，他的腿力乃至体力却很壮健了。他也没有自己的园地和独管的畜栏，但任意摘一棵草来看看，或者握一把谷来喂给鸡吃，是没有人禁止他的；因此，他却领会到与生物作伴的趣味了。父亲或母亲有时候让他靠在膝前，讲些故事给他听；这在他们是一种安慰和休息，同时他的想象力却被引起了。他的命运正与大部分孩子没什么大差别，不见得特别优异，但也不是特别不好。

这一天是星期六，傍晚时候，每周出版的幼儿读物《金星》由邮差送来了。孩子已养成了一种习惯，《金星》送来之后便急急翻开来看，似乎立刻要把它吞下去。此刻他撕去包封的纸，一看封面，便哈哈大笑。原来那封面上画着猴子与兔子对舞的图：那猴子的脸滑稽极了，左眼闭着，右眼不自然地张开，鼻子也歪了，舌头完全伸出来，竟象舞台上的小丑；那兔子的姿态却十分优美，穿着雪白的舞衣，仿佛仙女一般。

孩子把封面欣赏了一会，便翻转来看里面的篇幅。后来翻到几幅故事画，觉得弄不大清楚，只见上面画着些火车，房屋，烟囱，猴子，大蛇，异样的鹅，等等东西。他转身就走，去找他母亲，右手的食指指在印着这几幅画的那一页上，似乎怕它逃走了。

“妈妈，这是什么？”他跨进母亲做事的那间屋子，便问出来了。这时候他母亲在那里缝一件孩子的小衫。外来的光射在右颊上，轻风吹拂着鬓发，正同五年以前一样情形；只是脸色不复鲜红而有点苍白，头发也稀得多了。

“什么东西？”她头也不回地问。

“这是什么——这《金星》里边的画？”他小身体贴在她大腿上，不停地摇动；头枕着她的臂弯。因此，她的工作被妨碍了。

她温和地告诫道，“不要这样，你站直了。”

“这是什么——这《金星》里边的画？”他并没有听到她的告诫，只是重复地问，声音中带着焦急的意味。

“做的是你的小衫呢！”她推开他的身体，接着说，“快不要这样，让我今天快快把它做完了。”

他觉得没有意思，不自然地站在那里，躁急地说，“这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这才回头看一看他手中的书，便又低着头做她的针线；慢慢地说，“这个么？你要爸爸讲去，他在楼上呢。”

孩子似乎想了一想，便转身上楼去找他父亲。

仁地正在书室里预备明天的演讲稿。明天是当地教育研究会的集会期，他们请他对于“我们怎样做父母”这个问题发表些意见。这当然是辞不掉的，何况他本来有讨究这一类问题的兴趣，所以今天他预备演讲稿。

但是他想了好久，还没有下笔写第一个字。

他近来心情有点变常，只觉恍恍忽忽的，总不能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循着次序想下去。学校里的功课已耗费了他好多

心力，什么会什么社的事务又象绳索一般牢牢地牵绊在他身上。人家因为他对于教育有研究，时时与他通信或是约期访问，同他商量关于教育的种种问题。还有几家报馆和杂志社需要他经常供给文章，借以增重报刊的价值。他自己确也有好些心得积蓄在胸中，由假定而成熟，几乎象泉水一般要沸涌了，非写出来不可。这样，他心里就非常忙乱了。想先做这一件，但那一件也是急于要做的。踌躇了半晌，结果一件事也没有做，甚至一件事也没有想。那些挤到眼前来的事(如按时上课，追稿的人等在旁边，访问的人坐在会客室里了)，固然不能不照常做，除此以外，便是回一封信，也似乎十分艰难了。

每天晚上，他总是若有所失的样子；觉得未了的事情太多了，但一天的光阴又滑过去了！这使他连睡眠也不得宁贴，与熟眠这回事几乎无缘了。第二天早上，吸着清新的空气，对着光明的晨曦，心里却舒快得多；以为这很好且很长的一天，总该有许多事可以料理一清。然而恍恍忽忽的心情就跟在后面，到了晚上，依然是个若有所失。

他时时自问：这算是闲呢还算是忙？若说是闲，为什么心里没有一刻安定？若说是忙，又为什么每天总觉得搁下了许多事来？自问的结果是一声叹息："唉，怎么得了！"

现在写这篇演讲稿是挤到眼前来的事了。他对于这个题目似乎很有发挥，可是要把思想化为具体的辞句写在纸面上，还很渺茫。毛笔夹在手指间，手支着额角，左手按着嘴唇，他这样地在那里凝想。

孩子上了楼，还没走进仁地的书室，便匆遽地问，"爸爸，

这是什么?”这样重复地喊了三四回，他的身体已经贴在仁地身旁，正象刚才贴在他母亲身旁一样。

“不要胡缠，到楼下去玩!”仁地厌烦地叱着，眼睛注视着平铺的空白稿纸。

“你给我讲一讲，这几张画是什么东西?”孩子的小手抓着仁地的衣袖，乞求的眼光盯住在他的唇边，希望立刻有满足欲望的话语从嘴里吐出来。

仁地有点愤愤了，没留心听孩子说的什么，只是皱着眉头叹息说，“我在这里写东西呢!”

“这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孩子又责怪了，那种声气比刚才责怪他母亲更严厉。他的小身体抵住仁地的腰部，着力地摇了几摇，借以发泄他的不平。

突然的冲动，仁地举起手来在孩子肩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厉声说，“给你说过，我在这里写东西!”他便把手里那枝笔在桌上用力一拍。

同时孩子手中的《金星》掉在地板上；激越的哭声从他喉间涌出；脸上涕泪交流，一条条地发亮；两脚轮替地在地板上踏着。

怅惘的心情立刻接替了仁地刚才的愤愤，他象电流一般快地想起了以下这些念头：“小孩子的事情不是一打可了的。况且，不论什么，我们应当为他着想；那么尤其用不着打。……我何尝主张打他?……但是，我的手已经打在他肩上了!……也不止一次了，毫无意义，徒然引起一种难忘的悔愧。再没有比这个更糟的事情了!”

他于是勉强笑着去握孩子的手，又替他拭去眼泪，不好

意思似地催促道，“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再哭了！”

孩子一经抚慰，由被打的哀苦转而为受爱的酸心，非特不就止哭，甚而至于呜咽了。仁地再四劝慰，孩子索性伏在他膝上哭。

仁地夫人已从楼下赶上来，嚷着“什么事了？”及见孩子伏在仁地膝上，《金星》掉在地板上，便知道了一切，她说，“你随便给他讲一讲就是了，何必要他哭！”

她说着，抚摩孩子的头顶，用自然的温存的语调说，“好了，不要哭了！”孩子立即转身，象铁针就磁石一般贴着她的衣裳，但仍然呜咽不止。

仁地正要向夫人申辩，说明自己在这里写稿子，没有留心孩子的请求，他的眼光自然就射到那平铺的空白稿纸上。

一阵更为怅惘且惭愧的心情忽然压迫着他，他不禁低下头来，再没有申辩的勇气了。

1923 年 4 月18日写毕

病　　夫

薛振之走上扶梯，踏着铺得极平贴的柔软的棕毯，两只脚觉得有点沉重，举一步似乎要费十分的力气。他无意识地把草帽除下，一只手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手巾来拂拭额上的汗。

突然的一念在脑际闪现："又来到这可厌的地方！这是疾病的地方，牢狱似的地方，死气沉沉的地方！"他这样想，脚更见得沉重了，扶着栏干暂且停步，只迷糊地怅惘着。

自入春以来，他的身体就不很健旺。不健旺也没有什么显明的痕迹。偶然有几回鼻子塞了，鼻水流了，他也并不在意。直到寓所里的老妈子惊讶起来，说"先生本来吃三碗饭的，为什么现在一碗也吃不到了！"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从前了，才开始注意身体的情况。不好的病状便跟着来了。晚上睡在被窝里，觉得浑身焦热，皮肤异常干燥。半夜醒来，却又遍体是冷汗，手指按上去，粘粘的。一会儿，汗又干了，依然是焦热而且干燥，从此再也不能入睡了。转侧迁延，挨到天明，便得救似地赶忙起身，但一天的不爽快也与躺着等待天明一样，实在不是容易担当的事。

他不向谁说起这些，照旧到编辑部去工作。

昨天下午，他从编辑部散出来，同一个姓陆的朋友一起走。经过一个医生的家屋时，他可怜地说道："请你先走吧，我要

找这位医生去。"

"什么？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没有什么，只觉得这几天困乏得很。恐怕会有什么病症，所以去请他检验一下。"他的脸上露出似乎暇豫的微笑。

这分明是不愿意承认身上有什么病，所以把已觉察的病状也抹过了。但是从他那勉强的微笑里，已可窥见他心里怎样地忧虑了。

"我也没事，陪你进去。"

两人便去叩医生家的门。

振之的衣襟解开了，前胸部完全裸露。苍白的皮肤紧贴着里面的骨胳，使人想起学校里的蜡制人体模型。脖子的两侧深深陷落，仿佛两个可怕的坑；胸部扁平，仿佛没有肺脏藏在里边似的：都使人起闷郁不安的感觉。

医生把听诊器的皮管插进耳朵，沉静地听察振之肺的各部，叫他咳嗽，叫他深呼吸，他一一依着做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医生的脸，希望早一点听到急欲知道的消息，正象待赦的罪犯，只等"你被赦了"四个字从对方的嘴里漏出来。可是医生的脸永远是理智的；他表示对于主顾的敬意常带笑容，不论在询问或诊察或判断的时候总是那副笑容；至于要从他脸上探点儿消息，那是无望的。他听罢了肺部，又听心脏，又敲击肋骨，听那声音；又叫振之躺在一张榻上，徐徐举起他的大腿，问他可有什么地方觉得痛楚，又用小槌子敲击振之的膝盖骨，看小腿的无意识的反射运动。

"请宽坐吧，"医生诊察完毕，很恭敬地向振之说，一手指着靠墙的椅子。

振之扣上衣服，再也耐不住了，慌忙地问："先生看我的内脏有没有毛病？"

"没有什么毛病，只是……"

"只是！什么？"他差不多整个身心都凝定了，专等医生随后的答复。

"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点。"

"是肺病么？"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了。

"不是肺病，但是这样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我听了先生刚才说的那些病状，又检查了先生的身体，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最好多多休养，有个适宜的地方住下，病自然会好起来的；药物只能帮助一些儿罢了。"医生忽然有所领悟似的接着说，"我们为了职业，就不能事事如意了；先生的工作又是十分辛苦的。这里地方也太坏，都市的浊气专给人们酿病！"

医生的话激动了振之积蓄在心头的愤慨，他扣好了衣服，坐上靠墙的椅子，叹息着说，"看不见一棵草，看不见一只蝴蝶，这成个什么生活！吃的是煤屑和灰沙，闻的是机器油的臭味，当然是等着酿病了！还有种种的色彩和声音激刺着我们的官觉，我们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终于衰弱！但是，先生说这里地方太坏，这里真完全是坏地方么？我们如果往西走去，不要十里路，就看见浓绿的密林，中间藏着精雅的别墅。那边常年有花的笑靥和鸟的歌声；又有喷泉激溅，正象深山的瀑布。一切的喧声传不到那边，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听见。那真是可爱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份儿在那里住下罢了。同一的所在，我们在这里预备生病，别墅里

的主人却在那边享清闲之福，这怎不使人愤愤！我们只差一点，只差不曾打一道围墙把方方的地皮围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说我们应当没有份儿么！”

医生顺着振之的意思，点头道，“当然没有别的理由。”他又转换论点道，“现在先配一点药水给先生吃，希望把每晚的发热治好。里边还有一种强心剂，好使先生的困乏减轻一点。”

“是，是，”振之刚才似乎很兴奋，此刻却又是颓然无力的样子，发音也低微了。他掏出皮夹子来，检出一张钞票，踌躇地找那适宜的雅致的安放它的地方。随后不自然地站起来，走到医生的诊桌旁边，把它放在一个杂件盘里，吞吞吐吐地说，“一点医费，请收了。”

医生同他约定待一会儿派人来取药水，他就同陆君辞出。第一句就表示疑猜道，“他或者当着我的面不肯实说吧？其实我不怕，一点也不怕，就是真害了肺病，我还是现在这样子。”他说时，向陆君勉强地惨笑。

陆君在旁看医生诊病时，没有开口，同情的伤感充溢于心，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他想：“象薛君那样的体格，显然是个肺病患者的标本。医生未必说实话，看他可怜，就用轻描淡写的话安慰他。况且我们的职业照例是容易染这个病的。”他又想到驱迫着人们趋向于恶病的势力，想到狭窄阴暗的里弄和类似猪圈的房屋；举头望空际，惨惨淡淡的，全是灰色的领土：就觉得世间没有一件事物是合理的。现在听到振之的问话，他又一闪地想：“我就是这么猜想，十分之七八，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他故意回答振之道：“没有的事，你不

要疑心。"随后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不应心的话原是很难虚拟的。

两人默默地走着，车马的喧扰对他们好象无所有似的。走了三四分钟光景，振之突然拉住陆君的衣袖说，"费你的心……"

陆君的无所集注的浮虑被打断了，侧转头问，"什么？"

"费你的心，明天顺便去访问那医生，大家本来是相熟的，他不至于疑心你的访问有什么特别作用。你就乘机问他，我的病到了什么程度？究竟要紧不要紧？最要紧的一句，究竟是肺病不是？你千万不要说是我托你问的，只说随便问问罢了。其实他就是当面对我说是肺病，我也不会惊骇万分的。"他又惨然地笑了。

陆君当然答应了他；同时体会到这几句话里边含着无限酸楚的味道，就觉得呼吸有点急促，脉搏也不自禁地增强起来了。他心里想这大概是不必问的了；眼见一个人坐在大河里快要融解的冰块上，那人却还在问"我所坐的不是冰块吧？"这是何等凄恻的事啊！

振之回到寓所，走上楼梯，取出钥匙来开那扇白木的门。门"呀……"地开了，他所有的小世界便完全显现。靠右墙是一张床铺，白色的被帐转成灰色了。床下可以看见一只破藤箱。对面是一个红釉的书架子，堆着一些书籍杂志。沿窗一张方桌子，笔，砚，盂，碗，书本，纸张，乃至煤油炉，洗面盆，都要在桌面上占个位置，再没有空隙留出来了。对着桌子是一把藤椅子，靠背已经折断了，可见它的主人困倦的时候常把它当作卧榻用的。此外没有别的东西了；然而绝不觉

得这房间空，要是在里边回旋，不消两步就得转身了。墙上挂着四条石印的刘石庵的屏条，枯焦的纸色倒与湿痕斑驳的墙壁很调和，旁边用画图钉钉着两张褪了色的红枫叶，还是去秋振之游苏州天平山时检回来的。

一种闷郁霉蒸的气味直刺他的鼻管，使他急于去开那两扇仅有的窗。热风随即闯进来，带着许多煤屑，打在脸上觉得怪不好受。他看桌面时，一切器物都匀匀地铺上一层煤屑了。原来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矗起的烟囱里不歇地喷出煤烟来；那两扇窗间的缝很宽，木板上又有好几条裂缝，煤屑就随时可以钻进来了。

这时候他照例起一种厌恶之心，无声无息地叹了口气；这是他的习惯如此，就是叹出声息来，又有谁听他的呢！他用手巾在桌面和椅子上约略掸了几下，就颓然坐下来，好似乏力的耕牛倒在地上。

"这算什么生活！不要说什么高的深的，生活总要觉得它是安定的可以自慰的，过下去才有点意味。现在，如在梦幻里，如在云雾里，这个'我'被牵掣着，被播弄着，就是没有个清醒自主安稳站定的时候。人能永远在扰攘纷乱的旅程中过活么？而我正是这样的旅程中的客人，此刻又来落这不可堪的客店了！"

他无聊地拿起桌子上一面小型的椭圆镜，照见自己的脸，觉得实在难看："颧骨高得更厉害了，眼睛这样没有神，皮肤的底层全换了灰白的色素了！"他又看到久未修剪的头发，前四天的早上，他从里边检出好些白发来。"早衰如此，真可叹恨，只有三十二岁呢！三十二岁的生活，有几天是在轨道上

好好儿走的！照现在这个病看来，知道往后再有多少岁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说不定竟是百分之一！上轨道么？恐怕只能想想罢了！死原没有什么可怕，只是……”他不能清楚地想了，好似有许多锋利多刺的东西向他的脑子挤过来，一阵晕眩，就仰靠在椅子背上。

房东家的老妈子送上晚饭来，他勉强吃了半碗，就算了。风吹着点上了的煤油灯，使火焰上下不定，又散布那煤油的难堪的气味。小虫飞于空际，发出悉悉刹刹的声响，有时突然扑到灯罩上，有时碰着他的脸。他不能做什么，只是躺在那里思虑将来的命运，同时体验那焦辣辣的热重又来侵袭他的全身的况味。

这时候四面邻舍都有声音了。对面偏右住着一家日本人，节奏单调的“大正琴”弹起来了，接着就是女人的歌声。那声音似乎求爱，又似乎催眠，软绵绵地摇曳不绝。西面一家正在打女孩子，那个盛气的母亲尽是问：“你再敢么？你再敢么？”可是女孩子一味死哭，甚至于屯屯地顿脚。东面一家住着几个广东商人，他们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在那里练习普通话。念的大概是什么国语教科书，只听见“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是一本书，那是一枝笔……”此外还有洗衣作里的捣衣声，宁波女人呜呜的歌声，远远的新生婴儿的啼哭声，杂然并作，各不相应。

他凄然自思：“他们自有他们的工作，自有他们的兴趣；便是那个打女儿的母亲，也自有她的劲儿，绝不觉得她所做的是毫无意味的。只有我，一切觉得无味，又没有一个伴侣，枯

寂到极点了。他们那样唱着打着，固然没有故意向我表示骄傲的意思，我可不能不憎恶他们。他们是浑然的猪！是蠢然的狗！得到一点残馀的粗食，就得意地发出丑恶的鸣声来了。"

他想到这里，颇有点愤怒，周身更觉不舒服了，仿佛体内的焦热化为许多支小箭在那里放射出来，而前额的部分尤其放射得多。他想，"抵制那些猪狗的方法只有睡觉；况且，不睡觉又期待什么呢？"便拿起桌子上的药水瓶，上下摇荡，预备按分量服下。他又想，"这么一点淡黄色的药水就能医我的病么？倘若真是那个病，还用得到什么药水！吃它实在是大愚，何必自己骗自己呢？"于是重又把那个瓶子放在桌子上。

他近乎昏沉的样子，四围的东西都微茫了。只看见自己的肺烂到不成样子，正象小水果铺子里摊着贱卖的烂桃子。电影似的一闪，眼前的景象变换了，看见一副灰白的枯骨，散乱地埋在泥土里；他明知这副枯骨是他的。景象又变换了，看见他的心魂被飓风吹散，片片屑屑随风飞舞；风越来越急，那些片和屑再被肢解，微细，微细，至于不复有质量，而风还是鼓荡不息。

半夜里他在床上醒来了，觉得胸部背部全是粘粘的冷汗，头里岑岑作痛。原来他经过一阵幻想之后，便梦游病似地起来关了窗，息了灯，解了衣服睡下。内外转侧，只是睡不着，刚才的几种幻景更番地在眼前乱晃。周身发烧更厉害了，似乎被围在许多烧红的火炉之间；可是皮肤依旧有冷的感觉，须得用棉被紧紧裹着。直到四邻全没有声息，街上昏暗的电灯转为雪亮的时候，他才朦胧入睡；距离现在醒来，至多也不

过两三个钟头罢了。

一个重要的记忆压在他心头，使他一醒就想到。“医生说的不是实话吧？已托陆君去探听了，他总可以得到确实的消息。恨不得立刻找陆君去！”循环往复的，尽是这些念头。冷汗又干了；身体还是发烧，不过较入睡前降低了一点。

淡蓝色的晨光从窗外透进来，他张着倦眼看时，觉得说不出地可爱。他想，“这颜色与故乡的湖面差不多，恬静而优美，在我现在这境界里，几乎是不可即的灵境了。”于是他怀念起故乡来了。他想到那一碧无际的秧田，在那里新的蛙儿无思虑地叫着，蜻蜓蚱蜢之类随意地飞着跳着。又想到湖边的那片草场，几株古老的银杏树正好是遮阳的帐幕，在下边常有渔夫坐着，下罾取鱼。又想到那沿河的街道和桥头的市集，不论在晨晚或午昼，总是笼罩着一种宁静的气氛，挤挤闹闹的景象是永不会有的。又想到那些居民，造橹的执着斧头曼声而歌，纺纱的摇着纺车说些东村西港的闲事；花船到了，大家聚集在埠头买一两盆草花回去；晴明的日子，有些人带着养在笼子里的绣眼画眉，到湖边银杏树下去游憩，逗引鸟儿高兴地叫；他们虽似乎简单一点，但也谢绝了烦闷的苦味。他觉得故乡色色可爱，仿佛是个早经密恋而分离已久的情人，只想赶快回到她的怀抱中去。“啊，故乡，我渴念你呢！”

随后便浮游恍忽地想，怎样回到故乡去养病，怎样维持生计，怎样布置一间雅洁舒适的屋子，怎样过俭约而有味的生活，怎样做自己乐于做的事业。这正象个集合许多经验而成的梦，在梦中看来，只觉得全是现实，足以欣慰。于是他望着窗上的

晨光而微笑。

这时候热是全退了，头痛也不大觉得，似乎与健康的人不差什么。他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过虑，医生未必是骗我呢。若是肺病，那还了得，决没有现在这样轻松的。我又从什么地方染到肺病呢？总之，衰弱是有的，以后应当注意这一点。随时随地须要心地舒快，不要忧闷，这是最要紧的。药物的帮助当然也不可少……”

他想到这里，便起来把昨晚预备着的冷开水在煤油炉上弄温了，重又摇荡那个药水瓶子，倒出第一份的药水来服下。

进早餐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一点好味道，便又闷闷地想：“究竟与健康的人在遥隔的两岸了！”走到编辑部去时，两腿僵僵的，膝头几乎马上要折断似的；他勉力举步，不到十分钟光景，全身都酸痛了。现在他要上这级数极多的转折扶梯，更是艰难的功课，所以只得在半中间停步歇歇力。

振之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时，两手支在桌上，急促地喘着气。四顾室内，三四十个同事都到了，大家正在工作。有几个翻检很高的一堆书籍，眉头微蹙，目光深沉，似乎要从细碎的沙砾里拣出金屑来。有几个手支着颧颊，眼望着承尘，在那里构思，颇有点著作家的风度。有几个微侧着头，右手执着笔不停地写，仿佛那结构完成的最好的思想快要泛滥出来了，不得不赶快把它盛在纸面上。他们不觉得自身以外还有别人在那里，理智的脸相，轻轻的动作，造成一种充塞全室的沉寂气象。振之的到来，当然对他们好象没有这回事，只

象一滴水加入那沉寂的海里罢了。

他开了抽屉，取出待续的稿子来，不自禁地又是一阵烦闷："写不完的东西！没趣味的东西！没意思的东西！"随即懒懒地磨起墨来。

他所写的是一种关于学生修养的书稿，凡是这一类的常识都得包含在里边。这并非是他愿意写这样一本书，以为这是非写不可的，不过编辑部要他写这样一本书罢了。在编辑部方面，也并非因为学生们正缺少这样一种必需的粮食，所以赶紧制造出来供应他们的需求，只不过听了教师们的叹息，"学生越来越不成样子了！现在正缺乏一种修养的书籍给他们看，让他们做一点省克的工夫，"引起了炽热的企业心，以为这样一本书非出不可罢了。

他写这本书有六七个月了。坐上坐位就写，钟点到了，就停笔站起来，也不管一节没有写完或者一句没有写完。这差不多是这样情形，每天在编辑部的一段时间，他的脑和手都由那企业心支配着，全不属于他自己。他常常怪异这种情形，虽然经历得长久了，总不能认为当然，因而减轻那怪异的程度。他想："著作的事业也同木工制器具泥工造房屋一样么？他们只要动手，便一天有一天的成绩。著作也是只要动笔就会有成绩的么？然而坐在这室内的，人人动笔，天天动笔，竟象是不竭的泉源，这岂不是病态么？而我自己也就是许多泉源中的一个，今天流，明天流，无意识地没休没歇地流出来，也不知道流到何年何月才歇！"

有时他看看自己所写的稿子实在不成样了，一点好的意思也没有，只是把那些现成的陈旧的常识堆砌在里边，便想

把它完全涂掉。“这不是我写完了便没事的,人家方将取作材料，把思索的心力消耗在上边呢！这是值得思索的么？对于人家有一丝一毫的帮助么？没有，简直没有！这就差不多是欺骗人家了！不能帮助人家倒也罢了，怎么还敢欺骗人家！”他这样想时，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忍耐了。但是迟疑了好久，那种愧疚的情绪渐渐淡薄了；心想如要另起炉灶，那是很费事的，况且编辑部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于是重又写下去，不再想把它毁掉。这样的反复也不止一次，到现在，十分之七八是写成了，再加两个月工夫，就可以全部完稿。

在最近的十几天内，他工作很有点改变常度。心思不能集中，一个意思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清楚，不能就把它写下来。下笔又往往写成累句或错字，随后检出，自己也觉得奇怪。头脑的昏胀和筋骨的酸痛环攻着他，宛如身被重械的罪犯，可是还要被迫着去做那苦工！

他继续写了五六行，觉得实在没有劲儿再写下去，连回转去复看一遍也不高兴，只是呆呆地对着窗外尘灰飞舞的晴光。街上的车声和远处工厂里的机器声激动他的耳膜，从头部到周身，都是麻麻的，似乎要颓然塌下来的样子。

他忽然想起了那件事，便走到陆君的背后，轻轻问道，“已经代我去探听过么？”

陆君方凝着神写什么文字，至此顿了一顿，才把回答的意思想清楚；说道，“我原对你说不要疑心，肺病是没有的事。刚才走过医生门首，乘便进去坐坐，无意中就向他探听你的消息。果然，他说你不过是衰弱罢了，肺病是没有的。”便握着振之的手安慰他说，“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好好地休养，回

复健康是很快的。"

"真的么？"

"自然真的，"陆君微微笑着，随即拿起笔杆来。

振之不好再问，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坐位。疑猜的枝蔓又引起了，他想，"也许是假话吧？不然，为什么要顿了一顿才回答？问他真的么，又为什么要笑着说自然真的？这是人之常情，遇到可怕的消息就替人家隐瞒起来。可是我并不感谢他，我要知道确实的消息！"这似乎陆君的说谎是确然无疑的了，因而他的肺病也就确然无疑。他骇怕地想："今天比昨天更厉害了，昨天还没有这样困顿。若不是可怕的病症，决不至于进展得这样快。半年或三四个月也说不定！三十天二十天也说不定！总之，结束的时期近了！"于是腐烂的肺，灰白的骨骼，那些幻象又在面前闪现，使他低下头来，伏在胳臂上，似乎想避开鬼魅的样子。

一缕悲酸蟠曲在心头，似乎快要哭出来了，可是眼眶里并没有眼泪。本来他也没有可以相对滴泪的人。他不喜欢交游，寓所里从没来过一个客，他去访问人家的事也绝对没有。在编辑部的同事，大半只知姓名，不曾通过一语。谁高谁矮，谁胖谁瘦，总算彼此认识，但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心。这怎么配相对滴泪呢？只有陆君，两年前曾经同租一个寓所住下，晨夕共话，彼此可以了解一点。去年陆君接了家眷出来，另外租房子，就此分开住了。接谈的机会不象以前那样多，就觉得有点儿生分了。

忽然觉得有人点他的肩膀，而且唤他的名字，抬头看时，原来是那主任先生。他常常觉着那主任先生的状貌有点可厌，

但是也说不出所以然，似乎他的额角不应该突得那么出，眼睛不应该陷得那么深，眼镜大得太奇怪了，胡须捻得太不自然。有时同主任对面碰到，他故作低头沉思的样子，两人的眼光不相接触，就省了一回虚示敬意的招呼。

此刻他惘然站起来，不知道怎样才好，正象从梦中突然被唤醒的样子。

主任先生以他处理业务的经心态度问道，"先生写的书稿快要完工吧？"

振之随手翻动桌子上的一叠稿子，没劲地说，"再有十分之二三，至多两个月，可以完工了。"

主任先生的眉头皱起来了，便更见得眼睛的深陷。他迟疑了一会，以憾惜的声气说道，"这不大好。我们这本书，预备暑假过后给学校里采用的，要在本月内完工，才来得及排校印刷。可否请先生赶一赶？"

善感的振之听了这个话，便觉得万般的不如意潮水似地涌起来，竟不能回答一个字。

主任先生见他不响，重又似乎恳请似乎讽刺地说，"无论如何，总要请先生赶一赶。记得先生写这本书有好几个月了；我们为成本计算，也望先生赶快把它写完。"

振之充血的脑里全含着愤怒了，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压紧来，呼吸很费力气。他想："你这市侩！你这金钱的奴隶！你就算我占了你们的便宜么？你们把不成样的东西卖给人家，叫人家上个大当，这样的占便宜才该死呢！"

他又转一念道，"这些道理对你说你也不会相信，谁高兴对你说！"他就傲然表示没事的样子说，"待我赶一赶就是了。"

主任先生既得如愿，便庄严地点一点头走了。振之坐下来时，看看室内那许多人，仿佛个个是他的仇敌。“你们不停地写，不息地想，原来全为照顾成本起见。你们所写的，所想的，原来全是市场中应时的商品。你们不敢表示自己的主张，不敢抒发自己的情感，只是在那里扶墙摸壁过日子。最可恨的就是那样的人！那样的人就是我的仇敌！”

“我如何呢？”他又回过来想。“不是与他们一样么？我恨我！我也是我的仇敌！我要毁灭这个我！”他头痛极了，以下的思念不能连属，只是碎碎屑屑地乱晃。

回寓吃午饭的时候，他把一叠稿子带了出来。就拿起一把裁纸刀在上面重重地画个×形。更把那些碎纸逐一撕小，找一张旧报纸把它包起来。待老妈子送来饭菜时，叫她拿去丢在垃圾桶里。

“这是字纸呢，”老妈子似乎不敢承命的样子。

“不要管，把它丢了就是了。”

老妈子不再申辩，两手捧着那纸包下楼去，郑重地投在她主人家的惜字篓里。

振之盛着浅浅的一碗饭，吃了小半，便停住不想吃了。匆忙地从藤箱中检出一些杂用衣物，又从书架上取下几种书，也不管整齐不整齐，用一幅方花布一并包起来。

他挟起包裹就下楼梯，毫不留恋地往外走。

“振兄，你出来得这样早！怎么？你带了东西到哪里去？”

振之厌烦地回转头看，原来就是陆君，他吃罢了饭回到编辑部去。振之想不必向他说实话，免得多所罗嗦，便说，“现在到车站去。医生嘱我休养，所以回乡去休养几时。”

“那倒是正事，我也赞成。现在为时尚早，我可以去送你。”陆君说着，要替振之拿那包裹。振之一定不要，说“这点小东西不费力；”可是他脸上灰色更重，而且举步似乎很困难了。

两人走进车厢，旅客还不多，就在近门处靠窗坐下。陆君心头渐渐充满离别的意味，颇觉得怅惘，想要引起一些话来谈谈，一时又很不容易找。他便伏在窗沿上看那停在另一轨道上的机关车。

振之正靠着在那里喘气，眼睛闭着。

旅客渐渐多了；似乎没有尽头的长条椅子完全坐满，膝头碰着膝头，可以说再没有间隙了。预备钟已经打过两次了。陆君再不好默着不开口，便说，“窗外有风，把窗关上吧？”

“现在不必，停会儿觉得冷时，再把它关上。”

“你到乡间去，清静安闲得多了。”

“比在这里好一点。”

茶房高声催促送客的人下车，陆君便与振之握了手，下车站在窗外，再作片时的晤对。

站长嘴里的叫笛“嚯……”一响，繁杂的喧声便划然而息，整个车站让异样的沉默笼罩着。随后是一声曼长凄厉的汽笛，车轮就缓缓地转动了。

陆君觉得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他跟着车走，诚恳地说，“希望你早日康复！希望你不多时就来！”

“请止步吧，感谢你相送的厚意！”振之的无力的眼睛却望着杂乱的屋尖和浑黄的尘空，心里诅咒地想：“疾病的地方，牢狱似的都市，金钱独霸的商场，今天与你离别了！你给我难

堪的病，或竟是致死的病，我永远恨着你！我要去求我的新生，虽然得到与否未可知，总要尽我可能的力。……今天与你离别了！”

他于是回转头去。

1923年6月26日写毕

错　过　了

一

短墙外水门汀铺着的地上，几个孩子在那里玩小汽车。这辆汽车可以并坐两个孩子，涂着暗绿色的油漆，四个钢轮亮得真可爱。那个舵又是怪有趣的，还有个音很清脆的喇叭。

一个穿花衣服的女孩子同一个头发很长的男孩子坐在汽车中。女孩子当着那个舵，娇憨地笑着，露出两排小的牙齿。男孩子的两足被车身遮着，却暗暗地在那里踏那踏脚。于是汽车向前行进了。

其他的孩子在后面追赶，一壁嚷着："好了，好了，让我来坐，让我来坐！"

小瑜站在墙角边，看见他们这样玩好生羡慕，可是全不认识他们，不敢走上前去。他的眼睛跟着小汽车移动；手指蜷蜷的，似乎当着那个圆圆的舵；身体也仿佛浮浮地动荡了。

直到他们轮流坐得畅了，推开铁门，连人连小汽车涌进去的时候，小瑜才走到门外来向内张望。一点也没有，只见几扇关着的长窗，里边挂着烟雾似的帘帷。他只得怀着异样的心情跑回家去。

"妈妈，小汽车。"

"什么？"

“小汽车，”他有点郁郁的声气。

“什么小汽车？”妈妈略微觉得不耐烦。

“象街上奔过的那样的汽车，不过小一点，正是小孩子坐的，绿的，轮子亮亮的，有个当手的圆东西的，我要。”

妈妈这才明白，她装着很平淡的样子说：“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它，况且价钱很贵的。你有你的积木同活动画花篮儿种种东西，都是很好玩的。隔几天我们上劝业场去，再给你买活动的老虎同长鼻象。”

小瑜哭了一场之后，事情也就过去了；小汽车当然没有买，活动的老虎同长鼻象隔几天却真个买来了。他觉得一点不好玩，老虎的头摇着摇着，象的鼻子卷上垂下，全是可厌的样子。旧有的积木也不想玩，活动画的底里早被他拆穿了，花篮儿又经他一把捏坏了。他只是忘不了那辆小汽车，绿的车身，亮的轮子，有趣的是那个当手的东西，以及轮子转动的声音，都使他紧紧地萦系着。

他觉得从不曾玩过好玩的东西，甚至于不曾有过玩具。“那辆小汽车才是好玩的东西；才是配称为玩具的。”他这样想。他往往在睡梦中觉得有一辆小汽车了，就摆在吃饭桌的旁边。他一只脚跨上去，手当着那个舵，心里一阵满足，便醒过来了。有时梦见绿的小汽车在路上滚过，中间坐着的正就是他自己。也有时梦见自己的小汽车被别的孩子抢去了。

直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还是常做这样的梦。

二

他从学校里出来，有了一种职务了。

一天晚上，他做完了他职务，坐在自己房间里歇着，觉得浑身有点疲倦，头脑也是麻麻的。

忽然那几本很面熟的站在架上的书向他笑着，而且似乎走近他的面前，开口说话了："你为什么不同我们谈谈心呢？"

"我天天想同你们谈心，只是我的生活不得安定呵！这样的忙乱，这样的奔波，哪里有心绪来同你们谈心？恐怕你们也要避开我呢。"

那几本书的苍白的脸上只是微笑。

"我希望全然改变现在这样的生活，不要干那些无聊的职务。那时候我的身体是静定的，心神是安宁的，才可以同你们无昼无夜地倾谈。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希望了，你们给与我的快慰就是永久的珍宝。至于现在，不安定极了，哪里有心绪来同你们谈心呢？"

那几本书的面孔渐渐地转为阴郁，一会儿隐得看不清楚了。

可是他确是个爱书的人，他觉得书这东西，至少同幼年时在墙角边看的那辆绿的小汽车一样可爱。什么职务，什么行动，不过蚂蚁的扰扰，苍蝇的嗡嗡罢了。只有读书，才是人做的事。

他回溯在学校里扰扰地过了好几年，不曾读书；出了学校又是好几年，无非嗡嗡地过活，也不曾读得什么书。书的面孔是熟透了，只不曾认得他们的心。

他正等着有那样的一天，旧生活告退，新生活开始，他好偿那读书的志愿。可是那样的一天终于不见走来。

"不能读书！不能读书！"他在梦中也是这样叹息着。

三

他现在娶了妻了。

他看她做家里零星的杂务，洗了衣服，又开着锅盖，关了锅盖，又拿起针线，很觉得麻烦。便对她说："这太麻烦了，希望你不要这样了。"

她抬起惊奇的眼光说："不要这样子，日子怎么过呢？况且不论哪一家都是这样子的，也不只是我们家里。"

他于是怅然了，仿佛失去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一晚，他完毕了职务回家，正是星月烂然的良夜。他看淡蓝的月光铺在地上，竟同一池清水。几株低树的影子，淡淡的，漾漾的。恰如丛聚的水草。"我不就是鱼儿么？"他仿佛觉得流水在身旁滑过，自己浮游上下，异样舒快。

他仰起身子吸那清鲜的气，同时看见月儿的笑靥和星儿的明眸。醉意似的诗情涌上心头，便吟成了《鱼儿月夜游》之歌。

> 碧波的家乡，
> 盖着蔚蓝的辉光，……

他嘴里唱着，心里想："到家后必须唱给她听，并且告诉她看见了怎样的美景。只有她配听我的，此外还有谁呢？"

他走进自己的屋子，便唱起来：

碧波的家乡，
盖着蔚蓝的辉光，……

可是她早已在床上朝里睡着了，只看见她的背形。一个灯昏晕晕的陪着她，一声不响。

他便去推醒她，“告诉你有趣的景致，月亮，星，还有我的新诗歌。”

“什么？慈菇？”

“不是慈菇，是新的诗歌。”

“不要吃，我倦呢。”她的头又侧贴着枕头睡着了。

他觉得非常之寂寞，胸口酸酸的似乎要哭出来。他想：“她究竟不是我的伴侣。这也太酷了！只剩一个，总该是知心合意的了，谁知又不是的！”

他无论在大庭广众之间，或者在做事的地方，或者在家里，总觉得只是他孤独的一个人。

“几时才遇见个知心合意的伴侣呢？”

四

他病在床上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位白衣的小姑娘，她的面孔和平而自然，静静地向他招手。

“你是谁？”

“我是死。”

“我不高兴便到你那地方去；我在你的邻居生的地方住

着，还不曾尝到好的滋味呢。”

“你这话怎样讲？”

“不要说别的，我不曾玩过有趣的小汽车，不曾好好地读过书，不曾遇见过一个真的伴侣，差不多天天喝的白开水。但是既已来这生的地方住着，总要等喝了一杯酽酽的茶或者一盏鲜美的汤才肯走。”

白衣的小姑娘笑说：“你已经太晚了。小汽车好玩，你早先何不造一辆小汽车来玩？况且你那时好玩的东西很多，何必一定要那只能够想想的小汽车？你不曾好好地读书，早先何不翻开书来便读？身心安定固然要紧，但是你仅仅希望着就能安定下来么？你又恨没有一个真的伴侣，早先何不去接近别人，体贴别人，让别人也来接近你，体贴你？你离开了当前的一个个的人，却要去寻求伴侣，那还有谁呢？

“不论怎样有趣的东西，只是像痴人等待月亮掉下来那样地望着，决不会如你的愿的。你欢喜这样，你就该用你的智和力去取得它；你做这样的事情，处这样的境界，你就该用你的智和力使它有趣味。当前的事情只有当前做去是最适宜的。当前不做，过后恋恋，惟有叹一声‘太晚了’罢了。

“现在你的当前的事就是跟我回去。”她说着，走近他的身，举起纤小的手抚摩他的额角。

他没有话说。

1923年6月29日写毕

游　　泳

星期日的上午，几位教师聚在休憩室里闲谈。

耀眼的热烘烘的阳光透过东面的玻璃窗，印在地上，清楚地显出纵横的窗格子。窗外开着几丛大丽花，浓绿的叶，锦一般光亮的花瓣，使人感觉这是夏令了。

运动场中异样寂静，仿佛空虚到没有空气似的。虽然有三五个学生，在家里怕大人讨厌（家里也实在少有他们插足的地方），又没有别的地方去玩，只得蹶到学校的运动场中，同平日一样，玩那木球铁杠之类；而终竟与平日的扰扰大不相同。他们呼喊的声音以及玩具击触的声音细微而不扬，只是梦幻似地响着，象在很远的地方。而平日被压抑的小雀子的鸣声反而显明起来，在檐头，在树间，互相应答，打破这异样的寂静。

几位教师大概是谈起了远东运动会，便谈到游泳的问题。有人说沿海的人大多善于游泳，就有人接着说日本男女几乎个个会游泳；他们的心意渐渐集中于这件事情，只觉得兴味正在浓郁起来。

“我也会一点游泳。”说这话的是体育教师司徒先生，他的眼睛放出炫能的光，脸上的笑容正象一个绝无怕惧的勇士。他穿着运动坎肩，两臂裸露；人家看了他上下膊突出的肌肉，一定会想起餐盘中的熏田鸡。他说着，直伸两臂，随即向两旁

垂下：这样接连好几回，他不自觉地在空气中游泳了。

室中几个人都停了嘴，以趣味的眼光看着他。

“我们那村的近旁，有个宽阔的池塘。打鱼的常常到那边去取银鳞的鳑鲏，放牛的常常到那边去让牛儿洗澡。那时候我才七八岁，跟着几个同伴也到那边去玩。夏天来了，赶牛的孩子高兴时，就跨入池塘，这样那样的尽是游泳取乐。我们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有几个提议我们也来练习练习，大家没有不高兴的。起先是几个人牵着手练，或者扶着一片木板——船家抹了桐油晒在那里的船板，我们就取来用。后来手也不必牵了，木板也用不着了，能够钻到水底去检起特地投下的砖块石子，能够从这岸游到对岸。大家渐渐觉得那池塘狭窄，没有什么大兴趣，便改往活水的河里去游泳。这也平常得很，绝无困难，象在池塘里一样。”

司徒先生说得起劲极了；闪耀的眼光环视室内诸人，更提高喉咙，举起右手舞动着，增加话语的力量。“有一天，我从别处回家，这条路中间隔着一渡水，往还总是乘船的。可是那天没有便船；特地去雇也雇不到，也象现在这样的时令，船只都载着农人往田间去了，没有被雇载客的馀闲了。但是我必须回家。心想这一渡水不过二三丈宽，我还游得过去；其馀的陆路，只要两条腿搬动就是，当然不成问题。我就决定照这样办。到了那河边，脱下鞋袜衣裤，卷成一束，左手把它高高托起，才慢慢地走下水。水齐到我的腰时，我便用踏水式游泳；右手帮着忙，好似一支桨。这样稳稳地轻轻地渡过了这渡水，在岸边用手巾擦干了身体，穿好衣裤鞋袜就走，仿佛没有这回事似的。那时候有几个捞水泥的农人看见我，他

们都喝采道："好！好本领！"

国文教师李先生听得出了神，仿佛听沙场归来的战士叙述血战的功绩，待司徒先生语声停时，才咽了一口气。他不料司徒先生的话即此为止，颇有点咀嚼正有味，忽然食品不继的感觉。

算学教师程先生听着，心里将信将疑，便以探察的目光注定司徒先生的面部，尤其注意他的眼睛和嘴。他想一个人托起了全身衣物，从从容容踏过一条二三丈宽阔的河面，确是一件有味的事情。随即发出意义不同的几个叹词："哦！……哦？……哦！……"

庶务员田先生是个多血质的标本，大家说他心口如一，而且心里留不住一些思念。他等司徒先生说完，便紧接着嚷道，"司徒先生，今天游给我们看看！"

于是大家响应，李先生的沉默打破了，程先生的疑念搁起了，史地教师图画教师书记先生也一齐附和着："司徒先生，不妨游给我们看看！"

司徒先生那种高兴的神态略微收敛，但依然不觉得什么似的，点头说："过几天我可以试一试。"

"就是今天吧。何必过几天？"田先生起劲地说，同时站起来，预备为首奔出休憩室。

程先生颇有看一看的热望，只怕竟让司徒先生推托掉，便从旁鼓励道，"就到后面河里去试试，很便当。天气又热，正是游泳的时令。喂，司徒先生，勇敢！勇敢！"

"司徒先生，勇敢！"大家也跟着嚷起来，很象运动会场上的观众激励运动员时的声调。

这就难以拒绝了，何况司徒先生本来具有武士的气概。他便伸一伸肢体，坚定地承应道，“现在就到后边去。”

学校的后面是个农艺场，由学生在那里耕作。场中一株三丈多高的银杏树巍巍地站着，倔强的枝干缀着扇形的小叶子，大有神秘的意味，仿佛一个巨大的灵怪。畦间满铺着西瓜的藤和叶，注意看时，随处可以发见小皮球大的西瓜藏在叶子底下。沿河的一角种着玉蜀黍，长得高高的，一株株互相挨挤地挺立着。

那条河足有三丈开阔；河水活活地向西流去，注入离这里六七里的一个大湖。不论谁来到这里，看那流水又清明又活泼，总感觉一种愉快。对岸是一片草地，耕牛常在那边吃草；同时是农家孩子的乐土，他们躺下来打滚，象在厚而软的衬褥上，嘴里唱着村间的情歌。远处是几个农村，丛树和屋舍密集重叠，大有郁郁葱葱的气象。衬在后面的是一抹远山，淡淡的，若隐若现的，正象山水画里所常有的。

一群人奔向这安静的河边来了。风说传开来，不只是几位教师，运动场中的三五个学生也来了，校役丁大和金福也来了，大家要看司徒先生游泳，象看希有的奇迹。他们的好奇心象怒长的嫩苗，只觉痒痒的，情绪与平时有点两样。他们沿河站着，有几个蹲了下来。

司徒先生已换穿了运动裤，两条酱赤的多毛的腿坚结有力，仿佛是铁铸的。他微笑着，表示毫不在意的样子；在埠头伸一只脚下水去探试水下的泥滩时，又回头来看岸上的大众。

岸上谁都不开口，一意等待着，等待着快要出现的好看

场面。近乎直射的仲夏的阳光照着他们，本该感觉焦灼的难堪了，而此时他们全不觉得。

司徒先生慢慢走前去，他的身子便渐渐沉下。他的手蘸着河水在上膊摩擦，微侧着头看徐徐漾开的波纹；直到水齐他的两胁，两脚踏不着河底时，才划动四肢游泳起来。他象一只青蛙，箭一般地在水面射向前去。河水经这样激荡，反射出碎块的长条的屈曲的金光。

岸上掌声齐起。大家觉得这十分好看，出乎意料的快感使他们如狂地欢乐起来。

一会儿，他在河的中流了；更奋力向前划去，波纹被搅得更为缭乱。不到一倍的时间，他已在鼓掌声中登了彼岸。他跨上泥滩，一手拂拭湿了的头发，伸一伸他的肢体；又回身向这边的人呼唤，举起他那有力的手臂，正象哥仑布刚跨上新大陆。最后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休息。

“喂，司徒先生，你再游回来，不要从那边桥上回来！”田先生又高兴地喊着。他的手臂模仿司徒先生游泳的动作，仿佛他正在水中前进。

“再游回来！勇敢！再游回来！”一阵混杂的呼声。

司徒先生两手支着两个膝盖，挺直了胸膛，坐得很舒服。他听见了这边的呼喊，便高声答应，“略等一等，再游回去就是了。”

一时很寂静，只约略听得水车声在远处响着。闲闲的白云在天空飘过，仿佛碧海中几片浮冰。一切都沉在静穆里：真是平安的境界！独有焦灼的阳光照人肌肤，此时很使人不耐了。于是这边的人有几个避到银杏树下，有几个解下外面的

衫子蒙着自己的头：这样，确然好得多。

司徒先生站起来了。他作一作势，两臂上举，预备投梭似地跳下水，换一个与刚才不同的式样。哪知他所站的是一块突出河中的泥滩，禁不起他一着力，便松散了。他没有得劲，身体跌倒似地掉下水去，水花象放花炮一般溅起来。他赶忙用力划，才回复了游泳的姿势。

但是事情有点怪，他觉得全身的力气差不多消散无馀了，水力的压迫特别难以抵抗。两臂向后推时，似乎要被水力反折转来；两腿划动，也感到非常的阻力。因此，他的身体前进很慢，而且露出水面的部分很少了，终于只剩个头颅。

这边岸上的人看见他这一跌，大家心中一动，随即辨出这就是所谓惊恐了。于是站在树下的人依然走到河边。诸人聚集一起，暂时默无声息。

田先生开始打破这静默，悄然说，“事情不好吧。他并不慢慢地游近来，而且尽往下沉了！”

程先生本来在那里呆看露出水面的头颅，除了浑然的惊恐，心中再没别的。待听了田先生的话，他又思想起来，“这样看来，托起了衣物踏过二三丈宽阔的河面，究竟是尚待证明的事情。不然，为什么游回来就不大方便，而且有点危险呢？”

李先生断续地接应田先生说，“事情确然不大好，你看他划着划着，总在那个地方。”

这时候司徒先生的下颔也浸在水里了。阳光闪耀的河面，露出大半个酱赤色的头颅，眉头皱着，眼睛闭着，似乎是个水中的怪物。这头颅里的脑子昏昏的，也不辨将要遇到怎样的坏事。而四肢总是本能地挣扎着。

“司徒先生，用力！司徒先生，用力！”一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寂寞地喊。

校役丁大似乎叹息又似乎嘲笑地说，“他用不来力呢！”

“他太好胜了！自知力量不济，何不从那边桥上走回来？”人丛中一个人轻轻说。

“他似乎卤莽一点，没有站稳，怎么就可以下水？”另外一个轻轻说。

田先生本已心焦如焚，听见了这些话，也不问是谁，严正地呵斥道，“人家危险的时候，你们还说这样的冷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怎样设法帮助他！”

那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又说，“只有鼓励他，叫他努力划到这岸边，我们便把他拉起来。”于是他又喊道，“司徒先生，用力！司徒先生，勇敢！”

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前进，这时候已挣扎到小半的途程了。可是他的头颅沉得愈下了，这边的人只见一丛黑头发，也是快要没下去的样子。

李先生凄然说，“只见一丛头发了！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他回转头徘徊着，不忍再看。可怕的景象似乎展示在他面前了：浮肿而失色的尸体，绝了生机的平日看熟了的面孔，男的女的悲号流泪，以及那惨酷的黑漆棺木，一一窜入他的脑际。于是他心里酸酸的，说不出地难过。

“东街的木匠王四是很好的水性，”金福觉醒似地说，“不如去叫他来，游过去把司徒先生迎回来。”

“从这里到东街要十多分钟呢；来回便是二十多分钟，还来得及么？”一个人鄙夷不屑地说，金福的提案便被打消了。

“可惜我们都不会游水！”田先生只是跺脚，鼻头上缀着粒粒的汗珠。

“可见游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大家应当练习。”

“远东运动会中列入这一项运动，就是提倡的意思。”

“我们学校里也应当有这项运动。反正司徒先生会游水，不妨请他在课外教授。”

“这事情大概不容易吧……”

“可以先用救命圈，或者木板也好。”

“可惜现在没有一个救命圈……”

“头发也不见了！”一个十岁光景的学生号呼着。

田先生跺脚跺得更急，“此刻不开什么教务会议，谁请你们讨论这些事情！最要紧的，我们有什么法子可想？事情可怕呢！难道你们不觉得可怕么？”

“我们怕极了，但是……”

程先生手指拈一片草叶，默想这时候或许就有一件悲惨的事情要发生了。但是他安慰众人说，“现在还不妨事，沉了下去自会升起来。要三沉三升才没救呢。”

果然，司徒先生的头顶又露出水面了。看他尽向前冲，水波动荡得很急，知道他正在运用每个细胞的力气。

“不是又上来了么？”程先生略微有点得意。

李先生这才回过头来，惴惴地说，“不会再下去么？”

“那倒说不定。”

“而且现在他正在河中心，水力最急的。”

“只要看顺流的船，不必用力摇橹，自会很快地过去，就可见水流的急了。”

"我们不应该怂恿他到这里来游水。若在石家场那个池塘里游，决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又是一阵废话！"田先生再也耐不住，发怒了。

这时候河面只露出半个头颅，皮肤近乎灰色。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他也想不到希望别人的帮助。他不能回想为什么落在水里，也不能揣想未来的景况是怎样；他只模模糊糊地觉得，现在是个危险的时期！于是他的力竭的四肢不敢停歇，而头颅尽想往上顶起来。

但是不知怎么一挫，他的头颅又往下沉了，而且完全下沉，不露出一点儿头发。

"那边船！"十岁光景的学生向东望见农人的船，便冲口而出喊起来。那船上一个男的摇橹，一个女的当橹绳。在晴明的阳光之下，那白地青花的包头布，那长仅齐膝的蓝布裙，合着她那一进一退很自然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快摇过来！"田先生跳起地面有一尺多高，不停地招手，"摇过来！摇过来！"

大家觉得心里一松，似乎什样危险也没有了。"司徒先生，船来了！快努力升起来！"一阵高兴的呼喊，中间夹着笑声。

程先生回过头去向图画教师说俏皮话："那船该打，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没水的司徒先生当然全没有听见。不知是他的最后的努力，还是水波冲激的力，他的大半个头颅又露出在水面了。他才很清楚地听见"船来了"的声音；他不知道这声音从什么地方来的，可是这仿佛给与他一些力气。他便回头看船来的方

向。

这时候那船已经摇近他的头颅。象困在水桶里的鲤鱼被求生的意志支配着，奋力地跳起来一般，他的上身突然冒出水面，一手拉住船舷。

“拉他起来！”岸上一阵庆祝成功似的喊声；也有几个人起劲得拍起手来。

船上那农人放下橹，走近船舷来接司徒先生的第二只手，嘴里咕噜着，“既然不会，又献什么丑……”

1923年7月18日写毕

桥　上

风扇旋转着，发出蜂群闹衙似的"胡……"的声音。时时听得嗤的一声，那是白衣的侍者在那里开荷兰水瓶的盖子。留声机响起来了：无非谭老板的《卖马》，刘老板的《斩黄袍》之类，这原是供饮客娱乐的，自然要适合他们的嗜好。

室内雪一样白，车篷似的遮阳在窗外张开，把火热的阳光挡住，更兼风扇那样地急转，使外面走进来的饮客眼前突然一清，似乎觉得炎夏已经过去了。简朴而雅洁的桌椅仿佛摆着阵图；瓶中的花枝不停地抖动；玻璃杯反射出耀眼的光。

好些饮客散坐在座间：白的青的浅红的淡蓝的衣裙，软的硬的宽边的高顶的草帽，裸露的涂上一层粉的胳臂，白羽的蒙蒙茸茸的扇子，都静静地慢慢地在那里晃动。他们含着一茶匙冰吉林，或者衔着纸管吸什么饮料，绝不旁顾，表现一种高贵的神气。他们轻轻地谈话，微微地笑，似乎谁都不愿意破坏室内的安静。

在靠墙沿窗的一座，刚坐下两个人。侍者走近他们，表示询问的神态时，坐在上首的瘦瘦的组青脱下草帽，一手摩着头发，随便地说，"赤豆刨冰，两杯。"

侍者回身自去。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坐在下首的叫做信伯的很感趣味地说。他是小圆脸；眼睛似乎特别小，眉毛淡淡的，鼻子又

有点儿塌，这就使脸的中部成为可笑的模样；嘴唇很薄，据俗见说，这是能言善辩的标记。

信伯移动椅子，凑近一些，说，“真没有方法！卞五爷不敢登台，恐怕上去了下不来；南驾六颇想试一试，但是空气还没有制造……”

“希望你直爽地说，”组青的眼睛里放出冷峻的光，鄙夷不屑地阻止信伯的话。“我们哪有闲工夫记住那批人谁排行第几，谁的号叫什么！”

“他们都是这样叫的，不觉得就习惯了，”信伯为自己解嘲。

“真没有意思！”组青回转头去，眼光离开他朋友的脸。“就是不称他们几爷几爷，不叫他们那讨厌的号，象你这样谈论他们，也是不对的。”

信伯略微觉得不安，用手巾擦着额角，嗫嚅地说，“为什么……”

“象你这种态度，差不多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对的，并没有其他根本问题。但是，请你听我比方。我们看着一群强盗闯入我们屋内，抢劫所有的东西，打击屋里的人，我们却从旁议论，那矮矮的强盗不见得扛得起一个保险箱吧，那高高的强盗已经背起三个包裹了：这岂不是最蠢极笨而且不合理的么？而你的态度正就是这样！”

停了一停，组青又说，“其实抱这种态度的人正多呢！我最恨那些豆腐一般性质的报纸，满纸登着‘太原’见什么客，某几爷怎样活动，老潘小陆奔走某地结合某派等等的新闻。这些固然是事实；但至少要有一点疾恶如仇的热情，要以斥责

最卑鄙最下流的事情的态度来谈论这些事实，换一句说，就是……”

侍者托着一个建漆小盘，盘中盛着两杯刨冰，来到两人座前，把杯子端在桌上，便鞠躬似地退去。

两人都拿起发亮的茶匙来，调弄浮起在杯面的冰屑。组青继续说，“换一句说，就是发言的不应该取旁观的态度：我们应该否认他们的一切，应该有手段对付他们。”他开始吸冰水，似乎再不注意在别的事物上。

信伯也默默地吸冰水，一会儿，他辩解说，“恐怕不能否认吧？你也承认这些是事实，却又要否认它们，离开了事实，便连谈也没什么可谈了，还会有什么实际效果呢？”他勉强笑着，借此掩饰他提出抗辩的意气。

“事实不就是合理！事实不就是无可反对的！现在的大病，就在只看见这些事实，光是谈谈这些事实。”

“我们自然希望慢慢地改善，然而现在的实况总是个必要的根据，”信伯转换辞锋说。

“真所谓‘俟河之清’呢！”组青阴郁地笑，颧颊耸得更高，大有凛然不可犯的神气。“几曾见黑色的染缸让肥皂水洗干净了？几曾见烂了的桃子让防腐剂恢复了原样？根据现况慢慢地改善，这不过是愚人的梦想罢了。”

“然则教育呢，象你所从事的教育？”

“哦，或许有点意思。”组青不高兴再说，只顾捞起冰屑来嚼。心里却想：“这也是缓不济急的事，而况教育能不能名副其实，还是个不能便下断语的问题。——同他谈这些，徒然多一番无聊的话，实在没有意思：还是换个题目吧。”他便说，

“我们同到公园里坐坐去，好么？”

信伯一肚子的话，正想伸枝展叶地蔓延开来，不意被组青把个嫩芽儿紧紧地压住了，颇有点饱闷的感觉，又象掉了什么东西似的。现在组青邀他同到公园里坐坐去，他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便推托说，“我还有个约会，缓几天再同你去逛公园吧。”

“那么我们分别了，”组青顺手掏出银钱放在桌子上。走出那家冰店，眼前突然一亮；又热得厉害，似乎周身在那里浮涨起来。街心很少行人，望不见尽头的火毯直铺在长街上。一辆电车经过时，他看那矮矮的朋友蹒跚而匆忙地搭了上去，便没入车上的群客之中。

他想公园里也没有什么好玩，徒然去看那些活动的华丽衣服的架子晃来晃去，未免太无聊了。“回去吧，”他便跳上一辆向北驶去的电车。

电车中挤满了人，组青没有坐的位置，便握住一条挂着的皮带站着。女人头上生发油的味道，日本女人特有的香粉的味道，大胖子的汗气，老人的喘息，戏迷的哼哼，种种声音和气味充塞着，使车厢似乎比它的实体更狭隘了。组青颇有点不耐，愤怒似地看着那些同车的人。

当然与平日一样，所见的无非一些木然的不思虑的昏昏欲睡的脸，不过有老幼和皮色的不同罢了。他每回乘电车，总对着这些脸凝想：“你们这些脸的主人翁，现在正想些什么念头？你们知道世间有一个自己么？你们知道自己以外有个世界么？”他又自己作答：“他们没有什么念头；他们全不知道；他

们如在连梦也模糊的睡眠之中。"随即引起怜悯的心情："可怜的睡眠的人们！这样总不是你们的正途。醒来吧，醒来吧，你们只少一声宏亮的呼喊，我来喊醒你们吧。"

此刻他的思念依着老路又想到这地步，愤怒的眼光便转为温和的眼光，傲然挺立的神态也软化了。贴着他的背心的客人尽把他挤，他便谦逊地偏过一点儿。

电车经过一带树林，吱吱的蝉声在车声中还能听见。那林中位置着结构各异的许多别墅，鱼鳞似的红屋面，朴素的农舍似的白房子，以及摇曳的花树，急溅的喷泉，都可从树隙里约略窥见。也偶然望见几个饶有雅兴的主人翁，或者在花下徘徊，或者挽着女子的全露的胳臂在那里谈心。

组青从车窗外望，觉得眼中清爽得多；可是他心里别有所思，在于欣赏景物以外。树林尽向后面奔去，他所思的尽向深处钻入，几乎忘了身在车中。

车窗外一大群嚷嚷的人突然拦住他的视线，而电车也到了站口停住了。全车的人都向窗外探望，有几个抢着跳下车去看。那群人大部是工人模样，嘴里都发出惊讶的呼喊；声音太多了，不能听清楚他们喊的什么。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围在他们的中心，贴近中心的人齐弯着身子往下看，站在外圈的许多人也都注视着中心的地面。火一般的阳光无私地照着他们，又破又脏的青布衫完全湿透了；至于那些赤裸的胸前背上，汗滴汇成条条的水痕，仿佛地图上的河流。

他怅然独想："又有什么事故发生了。这决非有趣的可喜的事；说不定还是斗争残杀的把戏呢。"

自有好事的人向车窗外的观者问，"朋友，发生了什么事

故了?”

只听一个人回答说，“一个泥水匠，从三层楼上摔下来！他们要把他扛到医院里去。才扛到这里，便断气了！”

“作孽，作孽，”车中几个妇人不禁咄咄地感叹起来。男客们便开始谈论，说造一所大洋房，总有一两个命该送死的匠人来应这个劫数。有人就阐发这层意思，说否则怎么镇得住那样高大的房子？全靠生人的魂和血把它镇住。颇有几个人诚意地点头，认为这是新鲜而且确切的见解。

卖票人已经明白了这事故的原委，他的平淡的好奇心也就满足了，便吹起叫笛，招呼开车。一群人和一带绿树向后退去了，还有人赶着跳上车来。

“好怕！”一个才上车的中年男子自语道，“肛门里流出血来，肚肠心肺全都摔烂了。”

“他从哪里的三层楼上摔下来的？”一个胖子乘机探问。他恐怕车行的声响掩没了那个人的回答，以致听不清楚，庞大的身躯便挨近那个人一点；这样一来，拥挤的车中不免大家受着影响。

那个人指着后面说，“就在那边一带树林里，听说是姓卞的人家造的别墅，现在还没完工呢。这个倒运鬼在那里粉饰三层楼的阳台，不知道怎么一来就摔下来了。”

“唉，富人的别墅，穷人的性命！”那个胖子忽有所悟，便点着他的圆而大的头沉吟起来。

“那所别墅已经造了好几个月了，”一个老年妇人说，一听她的语调，便知道她是最喜欢说东道西的。“记得二月里走过那里，便有许多匠人搭起板屋住着了。那些匠人吃大锅的饭，

喝大桶的茶；单从这一点看，那别墅的东家定是个出众的大财主。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是钱，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平地上可以堆高山，荒野里可以起别墅。对么？”她普遍地问大众，而且似乎料定大众不会反对。

组青听着众人的问答，同时想：“原来就是造他那所别墅的匠人。这辈人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总是牺牲人家的命！”他的心情紧张起来了，与平日遇到可恨的事件时一样，便想起家里书桌抽屉里那把可爱的家伙。

一阵大雨过后，院子里有一种凉爽之气，蔓延上屋的藤叶洗得鲜绿可爱。组青正靠窗凝望，忽听外面有人敲门，悄然说，“组青在家么？”

这是熟透的声音，他不用想就知道是奚如，便答应着，随即开门。

奚如穿一件很新的细夏布长衫，但是前后身都有好些皱痕了。他的头发留得很长，向后面梳去，因为没有用油，便蓬松地堆了一头。他的脸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眼睛陷得很深，眼腔围着一圈淡青色，表明他是个孱弱的人。他很少胡子，只在上唇有稀稀的几根，已经长到五分光景了。他进来了点一点头，也不说什么，就坐在一把靠椅上，看墙上的一幅风景画。

“怎么？好几天没见了，你做点什么事情？”组青也坐下。“看书呢，还是画画？”

“什么也没有做，”奚如懒懒地说。“在家里整天睡觉，听听曳长的蝉声罢了。”

“你总是这样。据我想，这种态度最要不得。不是向你说过好多回了么？”组青恳挚地说。

“我也知道。但是我想从一切事情里找一点意义，结果总得到个否定的答案：‘什么意义也没有。’这并不是我辜负了它们，实在是它们使我失望。我很怕成为思想的颓废者，但是它们逼着我，使我不得不成为思想的颓废者！”

“我也替你怕，如其成为思想的颓废者。但是，就我的思想推断，似乎你决不会走上那一路。在你看来，或者要说这因为看不透最后的一层。然而我觉得不需要看透这最后的一层。”

奚如嘲讽地笑了；少顷，冷然说：“就象你现在这样劝我，假如我果真听了你的话，一变从前的思想行动，那时候试一回想，于你究竟有什么意思？于我又究竟有什么意思？还不是同没有这回事一样么？——你依然是这样的你，我依然是这样的我。”

“这近乎谈玄了，”组青放出坚定的目光，瘦瘦的脸显得很严肃。“在看不透而且也不需要看透最后的一层的我，总觉得决不一样。如果你听了我的话，我便得到一种快慰，在生活史上，是进了一步，是扩大了一圈；在你呢，由消极而转为积极，当然也是倾向于进步和扩大的方面。这不是与没有这回事显然不同么？”

奚如脸上露出不信的微笑。他想这没有什么可以辩的，只是彼此的想法不同而已；人家不能拿人家的想法勉强他相信，正与他不能拿自己的想法勉强人家相信一样。

“我告诉你，”组青以提示的声气接着说。“我也不是随时

随处总觉得满足，绝对没有伤感的，可是我决不颓废。当我心无所属，看看我的生活象抽去了空气的瓶子的时候，当我遇见了不人道的事，大家却袖着手在旁边瞌睡的时候，我便伤感了。这种伤感十分难堪，仿佛刺心的箭。我却不学诗人的模样：不停地喝一种浓烈的酒，使神经麻醉，以期忘却心头的痛。我的唯一的治疗办法，便是我干！使空虚的瓶子充实起来；我喊！使瞌睡的汉子惊跃起来；我先走，使跟在背后的也起劲奔跑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拔去刺心的箭的办法。所以我……"

奚如端相着组青的脸，心想他那种象煞有介事的神气，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倒象演说台上的健将。他便联想到演说辞无非小学生的文课，这一回说"中国之不振，由于鸦片之流毒"，下一回说"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心之缺乏"，总之，依着题目瞎说而已。他又想到一群痴愚的听众，张着嘴，咬着舌头，定着眼睛，只恐演说的人嘴里漏下黄金来，他们来不及捧住。他又想到演说场中霹雳似的掌声，两手不禁嘲讽地拍着。

"做什么？"组青觉得奇怪，便顿住了词锋问他。

"不做什么。我看那条长虹很可爱，所以拍手。"奚如说时，仰望窗外的天空。天空浑然明蓝，画着半圈彩虹，宛如一道桥梁。

组青不免觉得郁郁，仿佛古时孤忠之臣那样的心理。他怃然说，"你厌听我的话么？你以为我的话丝毫没有价值么？"

"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不是厌听你的话，老实说，我根本厌这个听，也不是你的话丝毫没有

价值，老实说，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价值。你若能明白这一点，就知道这于友谊原是无伤的。"他站起来，寂寞地仰看天际。

"于友谊原是无伤的，"组青也跟着声明说。但是他心里默想："言谈的力量真渺茫啊！还将向谁去说，——而且还有什么可说！我惟有谨守自己的信条，永远不再谈说。但是这绝不足以伤感，我有可靠的权柄在这里！我干，我喊，我先走，我的权柄牢牢地握在我手里……"

不知什么地方的树上，几个蝉在那里悠扬地唱着，与日光强烈时的急迫的鸣声迥然不同。他们两人默不作声。

组青时时想着，他认为必要的而且是他所能做的惟有这一件事。他又深信向人谈说完全没有意思，所以他绝不向谁说起。暑假过后开学，他依然到学校里去教书；他不放当前的事物随便过去，总要当一回事对待，所以他教书是很认真的。

一天早上，当天的报纸送来了，他翻开来看。在本地新闻栏内看见一则新闻，他心里一动。那条新闻的大意是："卞五爷新筑的别墅，刻已全部竣工。中间有宽阔的草场，高爽的凉台，而人工的瀑布与溪流，尤其是饶有趣味的布置。今定于星期六开园游会，招集宾朋到彼游览。是晚并开跳舞会。卞五爷同他的夫人及如夫人已于昨天到此，预备届日招待宾客。"

他想："他来了！就是他也好。并不是与他有特别的仇恨，这批人谁有够得上受惩罚的资格，谁来凑近我，我便对付谁。"

他出了一会神，忽然涌起一阵疑念："这件事做得么？人毁灭人是不是罪恶？再进一步，我配做这件事么？有没有够

不上的地方？”

“鬼缠了似的！”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讥讽地笑着，心里又想。“这不是早已想得很决断的么？我们毁灭苍蝇，毁灭蚊子，为什么不问问是不是罪恶？至于配不配的问题，如果我不配，谁配？难道那些借此为名，因而取得利益的人反倒配么？难道吃‘这个’穿‘这个’的人反倒配么？他们决不配，他们只会缩在一旁，等人家打好了现成天下，才出来安安逸逸地享福！”

他这样想着，咬着下唇微微点头，表现出一种坚毅的神色。“不用想了，决定这样干！”他便开始预备当天的功课，仿佛刚才并没有想起什么似的。

这天下午，信伯来找他。

信伯无意中谈起星期六将要赴卞家的园游会，他眯着他的小眼睛说“卞五……”忽然缩住了，改过来说，“他的秘书王君同我认识，王君邀我去，我乐得去看看里面的布置。”

“我也去看看，行么？”组青热望地问。

“这有什么不行？我把你介绍给王君，他们便招待你了。”

“我一准去，”组青非常欣喜。

•

星期六这一天，组青上了上午的课，就同信伯游卞家的别墅，直到跳舞会散时才出来。他仔细地认清那主人的脸：下颔特别阔，上唇有短短的剪齐的胡子，眉毛很浓，眼睛闪闪有光，比较报纸上常常刊登的他那相片更胖些，而且更狡猾些。他自己试验自己，凝神一想，那个脸就在脑际清晰地出现；如其在什么地方遇见，总可以立刻认出那个脸的主人是谁。

“没有人知道，”他踏着秋夜的月光趣味地想，“母亲不知道，弟弟不知道，同事不知道，学生也不知道，如其机会到来，我就独个儿干这愿意干的事。——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本没有叫人知道的必要。我们在家里念一本书，写一封信，为什么不特地叫人知道呢？这件事与念书写信相类，想干时就自己去干；并不见得希罕，也值不得惊怪，当然只有默着。”

街上静寂无行人，两面望不见站岗的巡警，夜间候客的人力车也都回去了。月光照在路旁的树上，叶子全变了色，一种描摹不来的光辉笼着，仿佛披一层象牙色的轻绡。秋虫断断续续地叫着，正象情爱的男女当清辉万里的良夜唱着相互赠答的恋歌。

“如其他在这时候经过呢，”他停了脚步，环顾四周，“那就便当之极了。没有一点扰乱，不用累人惊惶，而我却干了一件要干的事。”

他重又举步，看着地上短短的自己的影子，脑际现出十三四年前的印象来。

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在一个中学校里读书。军国民教育的呼声弥漫一时，体操时间光操中队教练。所用的枪倒不坏，是五响毛瑟，由校长多方设法，向军装局领来的。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当体操教习喊着“预备放”，大家把枪平举时，他总起一种空虚之感，以为这未免象儿戏；只是右手的食指把枪机一扳，发出轻微而短促的“拍”的一声，有什么意思呢！

初冬的一天早上，那地方的人开门时，看见巡警衣袖上缠着一块白布，巡警分所门前更挂起一面白旗。彼此间讯这算什么意思，聪明的人回答说，“这就叫光复！”于是大家怅惘

起来，觉得这个"光复"有点象魔鬼，不知道它来了将做些什么。又想，什么事总是当心一点好，便把大门重又关上。

这就显得那地方有点不稳定了。商团的团员便掮枪携弹，巡逻街市，以防意外。

其时学校已停了课。一个学生高兴地喊："我们也当尽一分力！我们可以组织学团！"大家听了，以为这是不用讨论的真理，便提了枪聚集在操场上。他们操练比平日更努力，他们也到街上去巡逻。但是他们立刻感觉不满足——他们腰间没有沉重的子弹匣。

这是很充分的理由，在地方上不稳定的时代，掮枪的应当兼有子弹。学团就根据这个理由上呈文给司令都督之类，立刻得到允许，每人准佩五颗子弹。他们非常欢喜，从军装局出来时，看看腰间五颗好玩的子弹，觉得勇气更增十倍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觉得五颗子弹佩在腰间没有什么意思，总要真个放它几枪才满足。于是想到打靶。这时候组青不自料地发见了自己的天才。他连放五枪，五枪都中，使那块铁铸的靶子一处处凹陷，从反面看，恰象一个个突起的乳头。同学们也有中一枪的，也有中两枪三枪的，可是没有一个全中五枪。大家真诚地恭维他得胜，他也觉得颇足以自豪。

此后他买了打鸟的猎枪，天气清明的暇日，便到离家十几里的一座树林中去打猎。似乎熟练有素的，枪声响时，目的物便应声而落，难得空发。他不用瞄准，手举着枪，随意高低，自然会取得个最适当的准头，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能这样。

今年春间，一个闲散的军官急于还赌帐，拿着现在藏在

他书桌抽屉里的那东西，问他要不要便宜一点买了去。他想这时代颇有需用那东西之处，便把它买了。

他想到这里，脚步更觉有劲，“他那样的人，不过打一只鸟的劳力，就可以对付了：真是平常得很的事！”他又仿佛看见无数的人，都是合乎资格的，被他同样地对付了；于是迷惑尚浅的人渐渐知道敛迹，起初仅由于害怕，既而真诚地自新起来，有如再生一样。他不禁对着自己的影子赞许地笑。

晚上十点钟不到，将要向北开行的特别快车中已坐着好些旅客，头遍钟也打过了。离车站一里光景有一座桥。这一天没有月光，河水黑得可怕；只有靠近右栏的一盏电灯照着，使水面有一摊范围不大的昏晕的光。靠左栏望去，远处泊着两三条草篷船，这从如豆的灯光便可以推知，而且听得见舱里小孩的哭声。

桥北堍靠左，是一家茶馆，茶馆的门面在与这条河并行的小街里。喝茶的大部分是铁路工人马车夫人力车夫之类。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文雅，只知道捋起了衣袖，高声地讲话，放纵地笑。此时他们兴致正浓，只听见一片嚷嚷。也有少数穿长服的人来这里喝茶；预备到车站去的旅客，见为时尚早，也往往走进来泡一壶茶，坐着休息。因此，主人便划出沿河的一间作为雅座，中间有藤椅子洋画片之类，是散坐所没有的，而茶价也特别贵一点。这时候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点着，室内一切东西似乎笼在幻景之中。只有靠河边的一座坐着个茶客，此外更没别人，他就是组青。

组青向窗外望去，可以看见桥上的行人和车辆；桥南的

一段马路弯弯的，那个彳亍街心的巡警，那些沿路立着的电杆和街树，也都望得见。他一手支着头，仿佛寻常茶客无聊的样子，可是他的眼光一刻不离那桥南的一段马路。桌子上放着个长方的照相器匣子，正是旅客们常常携带的。

他心里微微觉得烦，似乎全身在那里收紧拢来。眼睛被吸住了似的，不瞬地望着那段马路的转折处，看过来的是什么车辆。过来的有人力车，有汽车，有马车，只不见他所等候的。那些车很快地行近了，在桥上寂寞地经过了，又去得远远了。

听得车站那边屡屡有短促的汽笛声。

“他已经过去了么？或者他的行期改了么？还是命运支配着，特意不容我干这一点儿小事么？”他不免疑虑起来，约略有些空虚之感。

“腐败的思想！”他又呵叱着自己想。“命运怎么能支配我！命运由我创造，供我享用，——失败是没有的事，危险同绿草平铺的场地一样。”

他想到那马路两旁的屋子里，乃至沉没在无边黑暗中的那些不可见的地方，有无数无数的人，懒懒的，昏昏的，或者已经睡熟了。“你们怎料得到我将使你们惊醒起来，使你们擦一擦眼睛，再看看这是个什么世界呢！”

忽然眼前一耀，一种似狂喜又似剧恐的不可描摹的感觉涌起于心头。过了几秒钟的工夫，他才想：“那一对射出绿光的车灯！那些闪光的轮子！那匹异常高大的白马！不是他来了么！”他不复觉得有别的东西，桥和马路和电杆街树之类全没有了；只见那辆马车扩大扩大，扩大得象一座又高又宽的

墙，把他的视域完全挡住。

他的手很熟练地开那照相器匣子，取出里边的东西。

马车已经上了桥的南堍，这瞬间只有这一辆。他的猎犬似的眼光直射入恰巧受着电灯光的车窗里，那个黑影的轮廓不就是他记得烂熟的那个人么！

近乎发狂似的飞快的一个动作，他的右手伸出窗外，象平日打鸟儿一样，随手取得个最适当的准头，就是结实的“砰”的一声……

1923年7月23日写毕

校　长

叔雅放下吸了小半枝的烟卷在一个盛烟灰的盒中，执起笔来，似乎就要写什么在纸面上的样子。可是笔尖还不曾触着纸面，手便缩住了，重又把笔放下；还捡起烟卷来吸着。

凡是艰难的功课，一时解决不了的，人们总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现在解决不了，就待日后解决吧，好在事情并不十分急促。"但是十分急促的一天终于会来的。它既来了，艰难的程度却依然如故，于是除了麻乱地焦虑再没有别的了。现在叔雅就是在这样一种境界里；看他黄且干的额上显着好些短条的皱纹，梳光的发搔得蓬蓬的像野草一般，可知他心里怎样地踌躇与焦灼了。

径直写下去吧，写是很容易的，可是中间有几张实在不愿意写。若说不要写吧：写这些东西的时期已经到了，又不便失信；而况终于要写的。只是简单不过的几个字罢了，他却觉得比较写一篇万言的论文还要难，这枝笔总是不敢去触着纸面。

在三年以前，本地一个高等小学的校长别处去了，他就接任了校长的职务。这当然不是由教育行政机关自动地敦聘的；他想了好许多法子，借了好许多力量，才得到这个位置。但是这不失为光明的有意义的行径，因为他要当这校长自有他的目标，却在赚钱吃饭以外。赚钱吃饭实在不是什么可耻

可鄙的事，不过目标如果专在赚钱吃饭，那就不论什么事总只有一团糟罢了。现在叔雅家里颇优裕，微薄的俸给差不多皮裘的一根毛，增不了多少温暖，因此可以说他全然不为赚钱吃饭。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办教育。他相信一个人要找适宜于自己的工作来做，而与他的兴趣能力最适宜的，莫过于教育。第二个目标在他的几个孩子。他想这几个孩子总该有个好的学校，而要把学校办好，莫过于由自己来办。象这样固然可以说是自私心的发展，但是要在世间寻出一些例证，如某人作某事完全为人，不是自私(象他这样的自私)，恐怕也非常困难了。

他任职以后，预定了一种新的方针，规划了好些新的办法，正如一艘航海的船鼓轮启程，预料前途有种种的佳境，有丰富的收获，便满心地高兴起来。从事实方面看，这一种高兴似乎并不是空虚的，一切都依着方针的指示在那里进行。教师们闲空时聚在一起，不是谈谈实际的教授法，便是自陈对于儿童的新的发见和了解。学生也更见活动且聪明起来，他们自动地组织体育会从事种种的运动，编辑小新闻纸登载学校里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文章，又结成团体在学校背后的空地上开垦，种着玉蜀黍马铃薯等等东西。这不是理想学校的芽儿在那里顺遂地透出来么？只须不遇到意外的摧残，抽条展叶开花结果是可以断言的事了。

可是一天的午饭过后，回去吃饭的学生还不曾来得很多的时候，他无意地走到三年级教室外边，却听见了三个学生在那里谈话。他还没走到门首，所以他们料不到有人听见。

一个带着笑声说，“昨天他输了七块钱，面孔又涨红了，

耳朵也红，颈项也红，眼睛水汪汪的，竟同上课发怒时一般，又是醉鬼模样了。他摸出皮夹子……"

"你为什么不叫他算一算连这七块钱的无穷期的复利息一总是多少？"又一个学生抢着说，他很感兴味地使着诙谐的语调。

"他哪里敢说！"第三个学生挑拨的口气接着说。"他怕他爹爹呢！"

"这倒不见得，"第一个学生发声略刚劲，表示他并不怕父亲。"陈先生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打牌的，我爹爹常常同他说笑话，说他输了钱躲在预备室的角落里哭。我为什么不敢同他说笑话？"

"我不相信，除非待一会上课时，你直捷地问他今天到不到你们家里打牌去，"第三个学生再作有力的挑拨。

"问就问好了，这有什么……"

叔雅听到这里，胸次只觉闷郁起来，仿佛幻梦突然惊醒时一般。平时的疑念现在明白了，原来陈先生一下课赶紧就走，是打牌去的。这就见得前途颇有点空虚，所谓理想学校的芽儿未必不会枯萎而死。于是忧虑的种子开始埋藏在叔雅的心里了；他不想再听学生的谈话，便走开了，心里尽是沉思。

沉思的结果与没有沉思一样，觉得还是只作不知的好。但是已经把注意力唤起了，自然而然时时带着侦察的眼光，因此，便发见了意外的新事实：那个教理科的佟先生和教国文的华先生渐渐染上了陈先生的习性，也是一下课坐一坐也等不及，马上就走了。而且他们正与陈先生合伙作同样的事，在

教员预备室里，时时有零星的“输五块”“赢四块”“一副清一色”等等的音响从他们嘴里漏出来，待叔雅走进去时，他们便寒蝉似地不作声了：这就是个十分明确的证据。

叔雅踌躇再四，总觉一腔的忧虑不吐不快，并且传染病治疗得越早越好，终于请他们三个聚在一起谈话。他倾注十分的热诚向他们说，不带一点教训与责备的意味。他说教育事业本身就是一件最有兴趣的事，要有兴趣就得向它的底里钻去；他说教师是人类的保护者，不单是不该有意地损害人家，更须随时当心，不要无意中损害了人家；他又说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为自己的职务与尊严着想，希望改一改这一种习惯罢！他一壁说，心里觉得酸溜溜的，几乎要哭出来，他自己感动极了。

“本来是随意玩玩的，”佟先生首先回答。这就启发了陈先生与华先生，他们也喃喃地说，“不错，本来是随意玩玩的。”

佟先生继续说，态度与声调都是很逊顺的，“现在经先生的提撕，我们才恍然觉悟，知道这件事是不该随意玩的。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愿意做这件不该做的事了。”

陈华两个又喃喃地说了一些“不错”“是这样子”的话，仿佛教徒对着神灵的忏悔。

叔雅的眼眶里真个有几滴泪珠渗出来了，他感激得不可言说，轮流地握他们三个的手，又紧，又震动，继续地说，“日月之食，过去了依然光明。我尊敬三位先生的光明！我们合着伙儿，永远从我们的事业里去寻无穷的兴趣吧！”

这回事情过去之后，叔雅以为偶然的病症已经治好，忧

虑是用不到的了。然而事实告诉他这仅不过是一种痴想。那三位先生依然是一下课就走，上课以前总不肯早来一刻，而上课时又总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并且其余的几个教师似乎也传染了他们的性情，做什么事只把劲儿藏着不肯使；讲书没有从前那样响了，讨论没有从前那样勤了，订正练习簿没有从前那样快了；坐在预备室里，不是默默地抽着烟卷，寂寞地敲着桌子，便是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谈谈闲闻趣事：这不是疫势正在那里蔓延开来么？

这疫病也传染到学生身上了！体育会的运动只馀“踢高球”一种，因为这一桩只须由三五个高兴的敷衍了场面，其余的人就可以坐在杨柳树下随意谈笑了。小新闻纸虽然还是张贴出来，但是字体越大越潦草，远远望去，竟没有什么行款了，又往往涂上些墨水与红墨水的痕迹。农园里的工作现在成为散乱的奔跑了，他们不拿喷壶，不带地铲，也不看一看他们亲手种下的东西。至于功课内的事情，在叔雅看来，也总带着五六分怠惰的气息。

不快意的事情相继而来，正如波浪叠起，使叔雅更觉得浑身是荆棘了。一天午后，他从街上经过，遇见一个不大稔熟的朋友。很奇怪的，那个人站得遥远地，鄙夷地笑着，要想说什么话的样子。叔雅也只得停步，随便问，“近来忙吧？”

“不忙，”那个人随口回答，却用悄然的声气继续说，“你看见了今天的《地方公报》么？”他的眼睛斜睨着，颧颊上显出几条皱纹，这可见他的话中有因了。

“没看见。有什么紧要的事么？”

“真丑呢，”那个人扮着鬼脸说。“你们学校的名誉扫地

了，你将要不敢公然走出来了！”他搔着鬓边，恍然有悟的神气，又说，“原来你还没看见，那么我不该多嘴……没有什么……再会了。”他点点头，举步自去。

叔雅摸不着头脑，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头冲动，而周身也不舒服起来。他被人驱遣着似地径奔一家代售《地方公报》的店铺，摸出铜子来买了一份。又是很奇怪的，他觉着那店中人的眼光注视着他，而且有些讥笑的意思。他想那人一定知道他就是名誉扫地的那个学校的校长了，禁不住脸上就热起来；只得把报纸卷着，装作没事的样子拿了就走；又仿佛听得那人轻轻的一声冷笑。

离开了那家店面，他匆忙地展开报纸来看。在第二张的一角，他看见那一则与学校有关的新闻了，是用五号字排的，不过占五六行的地位，标题是《教员艳史》，全文如下：

> 某学校教员华某，小有才华，翩翩自喜，不甘辜负芳时，惯作风流韵事。近与银线巷某姓女结欢爱之新缘，效鸳鸯之双宿，抛绛帐于脑后，抱朱颜于怀中。在彼固志满计得，特不知教育当局曾否有所风闻，且为教育前途一置想也。

叔雅看罢，心里一阵难过，也辨不清是惊是愧是愤；初不料还有这么一桩不曾觉察的可耻的事呢！两年有馀的经营，无穷未来的希望，终身以之的兴趣，几个孩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交给破败的船，那条船已在大海洋中沉没了。生趣既尽，只馀怅惘；偷窥路上行人，仿佛全向他表示鄙夷不屑的态度，于是更不敢抬起眼光来了。

这天他向夫人说起这件事情；并且说外间的风传，固未必全属可信，而现象越来越坏，前途很难设想，只有完全悲

观罢了。

他的夫人却笑着答他，不带一点儿惊异与忧虑的样子。她说，“事情倒确然可信呢。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李妈就从外边听得了消息，回来说学堂里的华先生勾上了银线巷一家人家的小娘子，家里娘子与他吵嘴，他就连家也不回了。这可见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报纸上并非乱载。我因为你听见了又要忧闷起来，所以你不提及，我也不向你特地说起。”

“只有我一个蒙在鼓里！”他凄然默叹。

“我常说你易于感动而缺少坚定的精神，现在又配得上这一句了。其实干一件事，哪有不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才感到一点不如意，就是完全悲观，那就始终不会有什么成功了。依我想来，学校的现象渐见不好，可以察出它的病根来，慢慢地把它医好。学生是待学校教育的，并不是改变不来的东西，尽可以想些方法让他们换条路走。教员是教育学生的，倘若不胜任，尽可以辞退了另行延请。这么一想，前途总有办法，说什么完全悲观呢？”

“我想也只有这一着。”叔雅用趣味的眼光看着夫人的安定的脸，愤激的感情渐渐地淡薄了。

但是他从种种方面筹想了一会之后，觉得辞退教员的事并不是不用顾虑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前任校长以前那位顾校长的遭遇：

大约在五六年前，不知为了什么，顾校长把陈先生辞退了。陈先生认识这地方各色的人，他看见了人随便点头，或者应酬几句话，人家也落得同他敷衍，一致称他“陈先生”，这时候他却借此大显神通了。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尤其是茶馆

和酒店里，总是拉住别人先问："你知道么？我被那个姓顾的辞退了！"

别人或者说知道，或者说不知道，他便义愤填膺的神情，慷慨地说，"这还成什么样子！人家的孩子，他简直看得同小猫小狗一样，全不放在心上，他只知道领薪水，收学费。这等糊涂作事，我是合不来的。他也同我合不来，——我们差不多住在两个国度里，——所以他把我辞退了。其实就是他不辞退我，我也要走了。"末后他便带着暗示的声调说，"像我这样，合则留，不合则去，倒也没有问题。只是把孩子送进学校交给他去教的，不知道他的实况却是这样，那就糟不可言了！"

不满一个月工夫，这个学校的腐败竟成为大众共喻的事情了。他们当然没有这等闲暇到学校里去调查，但是他们尽多工夫来讲起这件事情，而且材料越传越多了。一个说，"里边的二年级生，连'戌'字也不识，只认它是申酉戌亥的'戍'字。"一个说，"国文是校长教的，他自己就分不清这两个字。"第三个说，"他要想赚钱，收了人家的书籍费，却发小字烂纸的讲义。糊糊涂涂的油印，怎么能分得清戍字与戌字的笔画呢！"

像这样众口判定的罪状差不多有几十项之多。于是喜欢孩子的父亲就把孩子领了回去，说，"与其被他误事，不如在家里温习温习，有机会再进别的学校吧。"别的父亲想想不错，也叫自己的孩子退了学。有些孩子看着同学退学，回去要求他们的父母说，"现在大家说我们学校是个坏学校，读不好书的，好些同学都退学了，我也不高兴去了。"

顾校长看看学生去了一半，心里不免忧愤；外面的风声

自然会逐渐传来，想要辩解，又没有具体的方法。最难堪的，他一走出学校，就仿佛进了仇敌的国土，只看见些冷酷的讥讽的鄙夷的目光，又往往听见背后尖刺一般性质的一声“嗤！什么校长！”他受不住了，只得辞了职，离开这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接顾校长的任的，就是叔雅前任的校长，他是本地人。陈先生同时复了职，出去的学生大部分也回来了。

叔雅很明白这件事的经过与内情，他想风波的起因往往是不及注意的地方，只待一发动，就不可收拾了。“假若陈先生把旧把戏重演一遍呢？……虽然我不是顾校长，但是总有点……”他自己也十分模糊，终于想不清有点什么；然而总觉得辞退的办法须得郑重考虑，又况想要辞退的不止一个人。

相反的意念却也时时要钻出来占一个地位，以为这是绝对不用犹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辞退陈佟华三个。他想，“许多学生的托付，何等重大，岂能让他们吃了亏！而且，自己的孩子们总要有个好学校（好学校不容易找呢），比较有把握的自然是亲手办的学校，岂能随随便便把它弄糟了！倘若不曾觉察，或者已觉察而找不到病源，那也没有法子。现在是觉察了，而且找到根本的病源了，如果再因循下去，岂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失么？良心指导着我，这种错失是不该而且不愿担负的。”他又想着种种理想的计划与实现了这些理想的快慰，不禁兴奋起来；只可惜齐腿拦着些荆棘，不能拔脚前进。于是又极自然地想到这个答案上去，就是绝对不犹豫地斩去那些荆棘。

两种意念谁也不能争胜，一起一落，循环不歇，却把好

些时光送去了。学校里还是那样散漫与懒惰，没有一点振作的气象。

直到现在，暑假期快到了，照例要发各教员的继任书。于是难题目来了，“写是不能再延的了；对于那三个人，还是写下去呢，还是不要致送，借此作一种表示呢？”他这样迟疑时，又走上了相反的两种意念循环起伏的老路，所以提起笔来又放下，不能径直写下去。

这时候听得门上有指头弹击的声音，叔雅把一叠印就的继任书纳入抽屉里，随说，“请进来。”

推门进来的却是佟先生，他有点局促的样子，嗫嚅地说，“先生有事吧？不应该来惊扰先生。”他站住在门口，似乎就想退出去。

“没有事，请在这里坐一会，”叔雅略微站起身子，一手指着书桌右边的一个椅子。

佟先生才轻轻地把门关上，走到椅子前，恭敬地坐了下来。停了一会，他婉转地说，“本来也不来惊扰的，因为有点关于功课的事，是很重要的，必须同先生商量，才敢来惊扰这一回。”

“哦，哦，”叔雅不说别的，心里却想，“居然是关于功课的事务？居然是很重要的？”这种疑念使他昏昏然，一时也料不出佟先生将要说些什么；两颗眼珠不自主地注视着那个带点狡狯的露出上排黄色牙齿的笑脸。

“理科教授非比别科，”佟先生略微挺一挺胸说，“最需要实验，最需要实地观察；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真确的知识。倘若不去观察，不作实验，仅仅依据着书本来教来学，这种知

识就等于齐东野语，一点不切实际，是没有用处的。你先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哦，哦，”叔雅点着头，一壁想，“说烂了的套语，做什么特地来说给我听？”

“我们学校里对于理科教授的设备，虽不能说不注意，但是实施起来，还时时有许多困难，教者觉得寡趣固是小事，学生不得实益却是大事。因此要请先生加增一些设备：显微镜是不可少的，必须购备一架；捕虫的网不够分配，希望添置十个；原有的人体模型太简单了，最好换一个比较细密的；其馀随后想起了再向先生说。我想就是这几样添置了来，下学期的理科教授就耳目一新了。”

“下学期？”叔雅觉得这三个字特别刺耳，他捷速地想，“你已准备教下去么？我正想不给你写这东西呢！”他的经验又告诉他，佟先生这番话，并非是中途振作的表示，不过偶尔想到，便搭足架子来陈说，借以见他对于功课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罢了。那么怎样答复他呢？这真是个困难的问题。

“先生以为怎么？这一点事情可以办到么？”佟先生略微坐前些，凑近一点叔雅，满脸的恭顺待命的神气。

“下学期总可以商量，”叔雅才一说出口，立刻感觉这个不大妥当，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答应他总可以商量，不就是表示下学期仍请他教理科么？本来还是在犹豫之中，下一个决心，也许真个把他（学校的病菌）辞退了。现在是再不用什么犹豫了，既已表示在先，总不能到后更改，只有与他继续订约了。他于是悔恨自己没有随机肆应的才干，又悔恨刚才不该延纳他进来，让他开口……

佟先生将要起立的样子，轻缓地说，“承先生允许了，觉得十分快慰。先生有事，也不敢多所絮聒了。”他恭敬地行了礼，开门自去。

叔雅看那扇门重又关上，迷梦似地想，“被他战胜了！”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印就的继任书，提起笔来，在第一张写上佟先生的名字。这写的动作差不多受的下意识的指挥；他的心思却浪花似地喷散开来，一阵接一阵，迅速且缭乱，无非是学校腐败，生趣索然，孩子们受不到好教育，前途没有一丝儿希望……

第二第三张写的是陈先生和华先生的名字，他颓丧地叹一口气，便把其馀的也写下去。

1923年8月30日写毕

马　铃　瓜

从我家到贡院前，不过一里光景的路，是几条冷落的胡同，其中有一段两旁种着矮胖的桑树，有点儿郊野的意味。这一夜没有月亮，只见些疏疏的星；淡淡的青空整个儿发亮。树下的草丛中，那些"秋之歌者"细细碎碎迷迷恋恋地歌唱着，繁复的声音合成一片，却冲不破这桑林的寂静。

我手里提着个轻巧的竹篮，中间盛着两个马铃瓜，七八个馒头，一包火腿，还有些西瓜子花生米制橄榄之类，吃着消遣的东西。我所刻刻念着的惟有那两个马铃瓜：瓜足有饭碗那么大，翠绿的皮上有可爱的花纹，想起时就不自禁地咽唾沫。前一天我向父亲要求说，"要我去，必须带两个马铃瓜。"父亲听着笑了，慷慨地答应，"这有什么不可以？两个就是两个。"那天下午，他果然带了两个马铃瓜回来了，交给我说，"放在你的小食篮里吧。"我高兴极了，轻轻地放入篮里，上面盖着些纸，然后放别的东西。到晚间离家的时候，我就抢着提篮子，别的东西都让舅父拿。

舅父提的是一个小小的书箱，里边盛着石印的《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应试必读》、《应试金针》、《圣谕广训》一类的书，其馀是纸笔墨盒等东西。这时候我读过的只有《四书》和《三经》（《尚书》和《礼记》没有读过，直到现在也不会读），所用的都是塾中通用的本子；在书箱里的这些书籍，实

在连名目也弄不大清楚。只听叔父说，“这回考试开未有之例，入场时不搜检了，可以公然带书去翻。”他便从他的书架子上理出一些书来，说，“这几种书，合前回县府考带的，一并带了去吧。”于是婶母帮着我把这些书装在书箱里。我看看这样细小的字，这样紧密的行款，心想一定是很深很深的东西；至于怎样去翻，简直没有想到。

舅父的另一只手拿着一顶红缨的纬帽，这也是叔父的。父亲叫我把那黄铜顶子旋去了，只留顶盘和竖起的一根顶柱。我把纬帽试戴时，帽沿齐着鼻子，前面上截的景物全看不见了；头若向左右转动，帽子也廓落地旋转。父亲说，“反正只有入场的时光戴一戴，不妨将就些。”于是交由舅父拿着。在我们这地方，当舅父的有几种注定的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让与别人的，就是抱着外甥剃第一回的头，牵着外甥入塾拜老师，以及送外甥入场应试。这有什样典故，我曾问过好几个长辈，他们都回答不上来；只说，“向来是这样的。”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出那所以然。

像这样夜间在街上走，在我的经历中实是稀有的事。只记得有一回吃亲戚家的喜酒，因为看许多客人闹新房，父亲又同几个人猜拳喝酒，回家时也这样晚了。我的两手捧着好几匣喜果，一条右臂被父亲重重的一把拉着。两旁向后移动的全是些黑黑的影子；父亲那一只手提着的灯笼的光，只照着脚下脸盆那样大的一块地，而且昏晕得很，我仿佛觉得地面是空虚的，举起脚来不敢大胆地向下踏。那灯笼动荡着，发出带有幽秘性的寂寞的声响，又使我淡淡地感到一种莫名所以的恐惧。那街道也似乎变得长了，尽走尽走，只是个走不

完。我再没有勇气举步了，转身拦住父亲的两腿说，“我要抱，我不走了。”

这一次去应试，我虽然十二岁了，虽然县试府试也是夜间去的，然而夜行的不习惯并不减于那回吃喜酒回家的时候；听听那些虫声，越见得路上荒凉极了，因而引起怅怅的感觉。手里的篮子越来越重，似乎正在增加内容；我想，“假若马铃瓜多了一个，或者多了两个，岂不快活！”这样幻想着，便换一只手来提，同时询问舅父说，“怎么还不到呢？”

“快到了，你听那嘈嘈的人声，”舅父带着鼓励的声调说。我留心听，确然有一阵阵的象茶馆里那样的喧声，似乎在天上飘散开来，在那明亮的淡青色的大幕以外。我们的脚步不禁加快且加重起来；我这才听见自己腾腾的脚声，又觉得有点儿劳困的意味。

我们转了个弯，景象大不同了：人家的门都开着，挂着一盏纸灯笼或是玻璃灯；常常有人出出进进，也有女人孩子站着说笑，看热闹。路上来往的人也不少；又有卖点心和杂食的小贩，歇着担子，提高喉咙，或者敲起小铜锣，招揽主顾。我觉得这景象特别异样，又似与县试府试时不同，倒也很有趣致，可是比拟不来象个什么；又觉得这一切形和声都带点儿阴森之气，便不自主地拉着舅父的长衫。

再往前走就是一片旷场，似乎广阔到没有边际；两根旗杆非常之高，风吹着旗子发出鸷鸟拍翅的声音。旷场中有无数的人在那里移动，我也说不清是多少；总之，我仿佛觉得陷入庙会寺集的群众之中了。前后左右都有碰着人体的顾虑，使我只好拉着舅父的衣襟就在原地旋转。

舅父向北面望着说，“时光还早呢。这一回胡家租有寓所，我们到那里歇歇去。”我也被催眠似地向北面望。好容易站到一个适宜的位置，才从群众的间隙里望见贡院的大门。许多的人把大门塞住了；有十几根藤条在他们头顶上抽动，约略听得虎虎的声响，于是他们涌出来一点。门上挂着四盏大的红纸灯，昏黄的光只照着挤在灯下的几个人的头顶；门里面全然看不见什么，好象张着黑幕。我忽然想，这差不多象城隍庙，但是没有城隍庙那样修整和庄严；逢到赛会的日子，城隍庙前的形形色色比这里好看多呢，何况一切全都是在白天显现的。正想时，舅父催我举步，我便跟着他走。

胡家租的寓所就在贡院西隔壁，是人家的一间卧房；那人家临时做投机生意，把几个房间合并了，空出来的房间就租给考客作临时寓所。胡家弟兄多，又加上送考的人，所以靠墙着壁都搁着门或板，上面铺着席子，预备大家有地方睡。这室内搁了这些床铺，只剩沿窗一小方空地了；就在那地方摆一张方桌子，他们围着打牌。

我走进去时，最注目的就是围着桌子的一圈人，仿佛他们围得很密很密，就是一粒芥末也决不会从桌子上掉下来似的。同时听到清脆的骨牌击桌的声音。我本来不明白寓所是什么样子的，至此才明白这就是寓所。向旁边看时，才看见那些床铺，便不知不觉地坐在靠右的一个铺上。

舅父向那一圈人招呼；一壁把书箱塞在床下，把纬帽摆在床上，又向我提示说，“你的篮子也可以摆在床下。”我实在舍不得放下篮子，便摆在床上，却依旧捏着它的柄，说，“这样也好。”我立刻觉得非常口渴，上颚与舌面几乎干燥了。心

里想假若取出一个马铃瓜来剖着吃，岂不爽快。既而又想，当着这么许多人独吃，当然是不懂规矩；但是如果分给每人一块，自己就吃不到多少了；何况父亲曾经叮嘱过，这瓜要待进了场吃的。于是只得忍耐着，无聊地借着烛光从稀疏的篮孔里看那翠绿的瓜皮。

那一圈人似乎没有瞧见我们，他们击桌面，骂坏牌，揣度，呼笑，与先前一样。只有一个上唇翘起几笔胡子的斜着眼光向我的舅父问道，"这位世兄几岁了？"

"十二岁。"舅父也坐在一个铺上，他屈伸着胳臂，以舒劳累。

那个人捋着胡子趣味地说，"真是所谓幼童了。有没有编红辫线，红辫线？"

这奇怪的问题使我迷惑了；我仿佛全然不知道向来编什么辫线的，一只手便向背后去拉过发辫的末梢来看，辫线是黑的；我才想起我的辫线向来是黑的。

那个人也看清楚了，以十分可惜的声气说，"为什么不编红辫线！这样矮小，这样清秀，编了红辫线更见得玲珑可爱呢。说不定大宗师看得欢喜，在点名簿上打个记号，那就运气了。"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接着说，"笔下很不错了吧？"

"不见得，"舅父谦逊地回答，"前年才开的笔，勉强可以写三百个字。这一回本来不巴望什么，意思是让他阅历阅历，以免日后怯场。"

"这是正当的办法。假若题目凑巧，或许也有点儿巴望。"

我觉得倦了，头部很沉重，只想向前撞去；朦胧中听见

不知谁在问，“这篮子里带些什么东西？”我突然警觉，带着戒备的意味说，“马铃瓜！”原来问我的就是那翘起几笔胡子的人，他离开了一圈人，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了。他说，“你倒蛮写意；人家只怕绞不出心血来，正在那里着急，你却带着瓜果进去吃。”

舅父接着说，“究竟是孩子……”

我又昏昏然了，身体斜靠下去，头就枕在窗栏上；人声与牌声似乎渐渐地远了，只剩极微淡极微淡的一丝儿了。腿上和手臂上觉得有点儿痒，大约是蚊虫在那里偷血吃，但是没有力气举起手来搔，也就耐着；后来连痒也不觉得了。

我被舅父喊醒时，室内景象不同了；那些人正匆忙地向外走，有几个还在披长衫，有几个在检点手提的书箱子里的东西；桌子四角的四支白蜡烛烧剩两寸光景了，火焰被风吹得一顺地偏斜，淌着烛泪；散乱的许多牌，有些骨面朝上，泛着死白色。

我身上受着几阵风，立刻感到一种不爽快的凉意，同时觉得这室内有点儿凄凉，便站起来，提着篮子也向外跑。舅父已经把书箱提在手里了；他把纬帽套在我头上，说，“已经在那里点名了，戴着吧。”

我跟着舅父走，象个梦游病者似的，不知不觉已进了贡院的大门。只见仪门之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完全是背影；脖子都伸得很长，而且仿佛尽在那里伸长起来。挂着的红灯笼徐徐摇荡，烛光微弱，不免有点儿阴惨气象；靠东面的一盏又已经灭了。有一些不敢扬起的嘈嘈切切之声与鞋底擦地的声音，在其中有沉着而带颤的占着三拍的音响超出于众响

之外；我因县试府试的经验，知道这是点名。点过一名，从人堆里迸出一声“有！”人堆就前后左右地挤动，同时又听见十分恭敬的一声“某某某保！”叔父曾经告诉我，大考时由廪生唱保，这一定就是了。

舅父递过书箱叫我提着，可是一只手还帮着我不放，悄悄说，“当 心 听 着。”我便当 心 听；听听都是些生疏的名字，都不是我。我们的背部却受压迫了；后到的许多人尽把我们向前推，我们只好上前去贴着前人的背部。因此我的过大的帽子搁住在前人的腰部，歪斜得几乎掉下来了；又不能放下手提的东西，其实就是空手，也没有举起手来的馀地，只好歪着头勉强把帽子顶住。除了前人长衫的腰部，什么都看不见；四围都是人，胸背和两臂几乎没有一处不与他人的身体触着；我气闷极了，仿佛塞在一个甏里，不过甏壁是软的。然而也挤出了一身汗，刚才着了凉的不爽快，也就不药而愈了。

突然的忧虑涌起于心头，我的腿感觉到竹篮子几乎被挤成一片了，那么里面的马铃瓜不将 挤 破 挤烂么！假如破了烂了，整整的一天靠什么东西来解渴！而且事情颇不妙，腿上觉得有点儿潮润，不就是甜得沁心的麦黄的瓜汁么？连旋一旋身子的主权都没有，只有由那软壁的甏播荡着，我恨不能提起篮子来看一看。我又想，“早知如此，刚才在寓所里吃了倒也罢了。没想到特地带了来，却是这样的结果！”爱惜情深，便把气闷忘掉，一切声响也微淡得几乎渺茫了。

象在睡梦中被人呼唤似的，我听见几个音响的连续，那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很熟，随即醒悟那就是我的名字。舅父的肘臂在我背上一阵推动，嘴里还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了；

我顿了一顿，才提高喉咙喊出来，"有！"书箱突然沉重起来，舅父已经放了手了。我明知这时候应当怎样去接卷子，怎样走进仪门去找寻指定的坐位，并且开始过一天离绝家人而与不相识者混在一处的特殊生活。但是前面没有路，两旁没有路，背后也没有路，这个髮竟不肯裂开一丝儿缝来。叫我怎能往前走呢！于是我喊，我用身体冲撞，舅父也这么做。可是没有效果，只使人堆略微波动，并使四围的人发出些喃喃的咒骂。我再留心听时，依然唱着一个一个的名字，那声音沉着而带颤，与先前一样。我好象失了一件宝贵的东西，只觉得一种很深的惆怅塞在心头。我本来没有进去的欲望，是父亲叔父们要我进去的，现在进不去，却又惆怅起来，也真难以索解。这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想是否就此回家，也不想有没有办法可以进去，就是这样颓丧地站在那里，舅父却略微低下头来安慰我说，"不要忙，且等着，等会儿可以进去的。"他一只手又帮我提着书箱。

渐渐觉得四围松散一点了，我转动身躯，举起手来把帽子戴正，居然没碰到障碍。嘈嘈切切之声越趋微淡，而书吏点名与廪生唱保的声音，却越见得响亮清楚起来。后来大约只剩三四十人了，我才完全看清楚那摆在中间的围着红桌帏的大桌子；我才望见那坐在桌后的人，圆眼镜，黑胡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尊塑像。舅父推着我，我会了意走上前去。末了，那三四十人也陆续转进仪门去了；除下站在旁边的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与我同等的。这当儿突然异样地寂静；看看这地方昏暗且空虚，一副酒阑人散的景象，我的幼稚的心里不禁起了一种莫可名状的伤感。

不知怎么一来，一个书吏却把一本卷子授给我，我用提竹篮的手接了卷子，便也转向仪门去。舅父帮我的那只手几时放的，他是几时与我离开的，我全然不知道。我随即提起竹篮，凑着灯光查看，心里才觉得安定且喜悦；原来篮子没有被挤扁，翠绿的马铃瓜还是完好地盛在里边。

转过了屏障，眼前一阵昏黑，用力注视，才见昏暗中站着几个人影，不由我不突突心跳。仪门的门槛已经装上，很高很高，总不在我的胸部以下。我的两肩几乎支不住两条提着重物的胳臂，又怎能用手撑着，使身躯爬过那高高的门槛？正在无可奈何，而且不由自主地放下两手提着的东西时，一个人影开口了，"小孩子，过不去了，我把你抱过去。"他那异方的带有玩戏意味的音调，使我觉得害怕。他把我拦腰一抱，轻易地举起来，仿佛抱一个很小的孩子；待放下时，已在门槛以内。宽大的帽子经这么一动摇，掉在地上，我捡了起来。又想起手里的卷子被捏得很皱了，便把它铺在胸前，按摩着使它平贴。这当儿那个人又把书箱与篮子递给我。

回转身去，别有一种神秘的景象展示在前面。很远很远的一座大堂，近于渺茫了，那边有点点的灯火与一些朦胧的人物。甬道两旁的考棚里，发出蜂儿闹衙似的声音。考棚齐屋檐挂着许多小红灯，望过去成为两条梯状的不平行虚线。红灯的光照不到甬道的中间；幸而有星光把甬道照得发白，使我能够看清卷面上编定的号数，是寅字第十二号。

我于是顺次看小红灯上的字号。十分欣喜，在东边的不知第几盏就是了。鼓着勇气摇晃地走近去，才看清楚并不是寅字号而是宙字号；又不免起一种惘然之感，仿佛荒原深夜

找不到客店的倦客。

几经停歇，几经探望，才看见寅字号的红灯在西边徐徐转动，那里距离大堂与仪门一样远近。我象望见了家门似的，奋力奔过去。跨进考棚，寻到第十二号的位置，就把两手的东西一齐搁在木板上，深深地透几口气。别的位置上都已坐着人，我也不去注意他们的面目与动作，只觉得四围有这许多人，而我搀杂在他们中间了。当桌子用的木板上点起一支支白蜡烛，火焰跳动且转侧；有几个人特别讲究，把白蜡烛插在玻璃灯中，那就稳定多了。我也从竹篮里取出重重包裹的白蜡烛，划着火柴，把它点起，就用烛油胶住在木板上。我于是就坐，于是占领了一个小世界。

“马铃瓜！”突然的一念想到，我急忙搬开篮内上部的杂物，从底下捧出一个可爱的翠绿的瓜来。“先吃半个吧，”这样想时，裁纸刀的尖头已刺入瓜皮。剖开来时，那鲜明的麦黄的颜色，那西瓜类特有的一种甜味，使我把一切都忘了；起先把小刀划着方块吃，后来把瓜皮切成好些块，逐一咬它的瓤。直到完全咬剩薄皮，才想到已吃过了预算的分量。“还有一个呢，”这样一转念，就觉得前途并不空虚；站起来把瓜皮丢在廊下的尿桶里（大约隔十几间考棚有一个尿桶，桶的周围也积满了尿，幸而我这一间离得还算远），用乱纸擦了板面，依旧坐着，看一直淌下的烛泪。约略听得外面有些鼓吹之声与炮声，我淡淡地想，“封门了。可惜这时候不能回去看一看家里的情形，不知道母亲在床上想我不想，不知道叔父的半夜酒喝罢了没有。”这是真的，不论是谁住惯了家里，一离开家，总不免这样那样想；又明知所想的决不能恰与实况相符，

于是感到不满足了。

这时候满棚的人忽然齐向甬道望，我也不自觉地跟着他们向甬道望，只看见一簇人，以急促且沉重的脚步涌向大堂那边去。听别人说，才知道学台坐了藤轿子进去了。停会儿，就有掮着白纸灯的几个人在甬道上慢步走过，灯上写的是题目。于是两廊下人影历乱起来，层层叠叠的头颅象蛆虫似地蠢动；同时起了一阵模糊的哄哄的声音。我的身子太低了，假若站在廊下，只能看见别人的背心，决没有看到那儿盏灯的希望；我就爬上桌板，站直了，赶快把题目抄下；笔画歪斜，字体很大，竟写满了一张毛边纸。

第一个经义题就有点生疏，似乎我所读过的经里没有这么一句。偶然向前排望，看见前面那个人从一叠石印书中抽出两三本来，签条上仿佛是《礼记》。从来没有作过《礼记》的题目，怎么知道它在哪一本上，该怎么作法呢！但是这种懊丧并不深重，我本没有立刻构思起草的意思，不妨暂且把它搁在一边。抛撇不开的还是那个唯一的马铃瓜。“吃完了它，才能定心作文。早一点吃了，好早一点动笔。”我这样想，便伸手入篮里。这一回没有作先吃半个的打算，当然一口气把它吃完。咬到末一口时，又觉得这瓜太小了，颇可憾惜。

然而牵思萦想的东西正多呢。琐屑的花生米与西瓜子又不是赶快嚼得完的，只好一颗一颗送入口里，消磨这孤独生活里的时光。身体上凉得厉害，手臂与腿都似乎有抽搐的感觉；而且头脑昏昏的，眼皮重起来了。

似乎没有多大工夫，甬道中漫着淡青色，两廊的椽子瓦片渐渐显露，小红灯里的烛光却大部分灭了。我朦胧中听见

嗡嗡之声，同舍的人已在起稿，至少也想到了一点意思了；而我还只有一张题目。

“那边有个冒籍！”突然听见这样一句响亮而含有命令意味的警告。我朝声音来的那方向看，就在我这间的廊下，站着个高大的人，眼珠很大，放出闪耀的光，脸上的肌肉仿佛全蕴蓄着精力，一只手丈在柱子上，那样粗大的手指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怕，似乎在不知哪一所庙里见过的一个青年神像。

同舍的人互相告语说，“冒籍！杜天王又要起劲闹了。”有十来个人便离开坐位，聚集在廊下，一致急促地问，“在哪里？在哪里？”

我听见杜天王三个字，立刻知道他是什么人。这时候学堂已经办起来了，他是中学堂里的学生。试期将近的时候，学堂里特地牌示说，凡是学生不准应试。如有改名冒试，查出来立即斥退。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每人只能走一条进取之路，若想兼走两条，便是取巧占便宜的办法，非禁止不可。可是杜天王不管这一套，更改名字报了名，到期就请假出来应试。象这样做的也不止他一个，他的好些同学以及县立小学堂里的一部分学生，都与他一样，想试走这第二条进取之路。

学生与寻常童生，不同之点很多，最显著的有两端：一是排斥迷信，二是崇奉合群新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贡院前应试而且玩耍，这两种特性就发泄在贡院旁边定慧寺里的许多佛像身上。

定慧寺里有十八尊装金的罗汉像，比人身高大得多。后

面的殿，正中坐着个巨大的如来像，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胸部。头部与两肩穿过楼板，占着楼上的空间。我七八岁时，曾跟着伯父去看，觉得有点害怕。

我听人家这样说：杜天王同一群同学去游定慧寺，有几个人不免说起泥塑木雕导人迷信的话，大家便觉得这些人形的泥块真是不可饶恕的仇敌。“把它打掉，才能破除愚民的迷信！”杜天王为首喊出来。接着就是一阵呼噪，约略是“你若有这胆量，我们合群！合群！”杜天王经这样一激，再也忍耐不住，就发出命令去找绳子。在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捆粗棕绳，解开来断成四五条，拦在如来的腰围与手臂上；另一端由许多人拉着。一声“来！”大家象拔河一般用力，如来就轧轧地响起来。随后就是一阵不曾预料的崩塌的响声，如来的身躯侧倒了，胳臂残损，面目破碎，而楼板也掉下了好几块。学生们得到了意外的成功，未尽的勇气还很旺盛，正象出洞的猛兽，只想再寻些仇敌来吞噬；于是外面十八尊罗汉应这劫数了。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对付那些罗汉，手段既已熟练，工作又较轻便，真是十分容易。结果个个罗汉歪斜地倒在地上，有的断了头，有的折了腿，有的露出木头构成的骨架或是空空洞洞的胸腹。

寺里只有一个衰病的和尚，听见学生而且是考童在那里与菩萨作对，他早已开了后门逃走了。后来警察知道了这事，查究是谁为首，便带了杜天王去；但不一会就把他放出来，因为知道他是杜某的儿子，而杜某是了不起的乡绅。从此，人家就给他上个“天王”的尊号，他的名字反而被忘却了；若说起杜天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我早已听熟了这个威武的名字，现在占有这个名字的人就在面前，虽然觉得很可怕，却舍不得不看。只见他努着嘴略微含怒地回答问他的人说，“在阳字号！”他的浓眉似乎渐渐抬起来，越显得面貌凶狠。他放下支在柱子上的手，有力地转身走去。聚集在廊下的十来个人也就被牵着似地跟了去。

我自己莫名其妙，同时也跨下坐位，走出号舍，跟在那些人后面。杜天王又在别个号舍里招人，走到阳字号时，他的部下有七八十了，真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他是大将，就开始攻击，作军士们的前锋。我从人与人的隙缝中窥见他站在一个人旁边，那个人背部的侧形很厚，肩头也是圆圆的，知道是个胖子；他的低俯的脸略带紫色，虽然与杜天王的脸一样大，但皮肉却是松弛的。

阳字号里的人一齐抬起头来。有的便站起来，廊下与一排排坐位之间，又骤增一拥而至的七八十个人；惊异的诧问与愤怒的喃喃混在一起，就把那里的空气震荡得不安定了。可是大家有一种有所顾忌的裁制力，不肯把声音放得同平常谈话那样高；更兼要听听杜天王说些怎么样的英雄的话，恐怕放高了就把他的声音掩没了。

杜天王以凛然不可犯的神气，拍着那个人的背心说，“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

那个人的头俯得更低了，身躯似乎在那里缩拢来，象一只伏在猫儿跟前的老鼠。他只是不回答。

“说！快说！”一群人哄然喊出来。杜天王又把他的肩膀一拉，大家才看清他的转殷的紫色的脸，于是又喊，“快说！快说！任你装什么腔，没有用的！”

那个人愁苦的脸几乎要哭出来了；可是抵不住群众的威迫，终于很低微很模糊地回答了。我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能辨知那是异方口音。

“不对！”一个锐利的声音紧接着喊出来，随后潮水一般的“不对！”涌起来了。杜天王就在那个人背心上一拳，那个人又老鼠遇见了猫一般缩拢来。人群更为密集了，有的人贴着他的身躯，有的人高高站在桌板上，上上下下把他围住。我于是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可以听到连续的拳头着背的声音。

被打的默不作声，挥拳的也只是闷打，一时间转觉异常沉静，只有单调而不结实的屯屯的音响。

“他还有一本卷子呢！”一个略带哑音的人惊怪地喊。啊，“还有，不止一本！一，二，三，四，五，一共五本！他又姓陆，又姓倪，又姓叶，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岂有此理，既是冒籍，又是抢替！”

“应当把他打个半死，让他知道犯的什么罪！”

“好大的胆量，敢于代抢五本卷子！难道他那样胖的身体里，完全装满文章么？”

“什么文章，完全包着些贼骨头罢了！该打的贼骨头！”

“打……”于是拳头着背的声音更急更重了。那个人开始喃喃地号呼，象个沉重的热病者，却并不哀求，也不作什么辩解。

正当一个人喊“在这里不爽快，把他拖出去打”时，从甬道走来两个冠服的人与六七个书吏，我也不知道那两个是什么官，但是知道决不是学台。书吏略微呵斥，密密簇聚的人

就让出一条路，使他们得以走近那被打的人，随后又围合起来。我虽然想乘机钻进去，但是行动欠敏捷，依旧被摈在圈子之外。于是拣一个空着的座位站在上面，踮起脚来向下望；然而不行，只能约略望见那被打的人露出在衣领外的肥厚的脖子与一段很粗的发辫。

"他是冒籍！……又是抢替！……他共有六本卷子！……这该当什么罪名！"大家错杂地诉说，声音里含有示威的意味。接着一阵嚷嚷，有所顾忌的裁制力现在用不着了，所以特别响朗；仿佛觉得空气在那里膨胀开来。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人堆里又让出一条路来了。那个群众共弃的罪犯被夹在六七个书吏之间，目光注地，迷惘地走着，他的两手提着书篮帽子之类，臂弯里挟着长衫。几本卷子由一个官拿着，那是重要的赃证。

"嘘……"大众轻轻地发出一种表示驱逐的声音，胜利的鄙夷的眼光望着那胖子的背影，随后就散归各自的号舍。我也靠着廊柱望，心里有点儿惶惑，不知道他们把那胖子带去将怎样治罪。他们从甬道向大堂走去，东边号舍顶上透过来的太阳光照在他们头上。那胖子的头似乎向前面折断了，望不见他的后脑与两耳，只看见乌黑而耀光的发辫。

我回到号舍，咿唔之声仿佛秋虫一般繁琐了，才想起我还有作文这件事。可是肚子有点饿了，姑且拿出馒头来夹着火腿吃。吃得口渴了，又想起马铃瓜来；假若在先不急急，留到此时吃，岂不好呢？看太阳光那样红，必然是个炎热的白天，正该吃马铃瓜。

大约十一点钟光景，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连一颗瓜子

也没有遗留了，才开始翻《礼记》。翻不到二十多页，觉得眼前一闪，那句子好熟。再一细想，不就是今天的题目么！于是看下面的注解，于是写下文章的第一句。我在塾中已经成为习惯了，写下一句，再想第二句；写了这么三四句，就要一五一十地数，看已经有了多少字。这一回当然未能外此。大约有了二百字左右的时候，实在接不下去了。但是牌示上明明说，“不满三百字不阅”，怎么能二百字便了呢？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什么程度，但是一定要希望他们“阅”，也可以说是个不可解。

早先交卷的人一排一排出去了，听见沉重的开门声，飘渺的吹打声与号炮声。午后的炎威与心思的焦灼使我满头满身都是汗，看那些交了卷出去的人真像自由自在的仙人。

直到号舍里只剩两三个人，听听远处，也是悄悄的只听见鸟雀声，甬道中又渐渐地昏暗起来了，我才足成了经义的一百多字，急就了一篇三百零六字的策论，又抄完了指令恭默的一节《圣谕广训》。

匆匆收拾好东西，依然两手提着，寂寞地在甬道中走。仪门早已开直，不复封锁了。我先把两手的东西送过去，然后艰困地爬过那高高的门槛。头门也开着；没有吹打，没有号炮，只是寂然。我望见邻家的仆人（是我家托他来接我的）在头门的门槛外向我招手，便加快走去。他接着我的东西，又抱我过门槛。待他放下时，我觉得脚里软软的，仿佛踏在棉被上；抬头看天，昏暗而带黄色，与平日所见不同；口渴极了，心里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回家去要求父亲再给我买两个马铃瓜。

1923年9月11日写毕

一 个 青 年

“这一回跌入烦闷之渊了！”青年连山这么想时，上排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同时就倒身躺在榻上。他举起两手尽把头发乱抓，仿佛要借此拔去那纷乱的烦恼的样子。头发本来梳得光光的，经他一阵抓，就象秋后的荒草了。

远处有些鸦声，欲沉复起，该是栖枝未稳的缘故。

室内静寂得象个无边的空虚，连山可以听见自己头脑里腾腾的脉跳。西面窗外射进来水一样的太阳光，不一会儿，又不知不觉隐去了，差不多是一种魔光。插在花瓶里的粉白的菊花，瓣儿干了，一丝丝下垂，着实含些凄恻的意味。墙壁上安徒生、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相片并排挂着，足见室主人是个文学爱好者。安徒生的脸很俏皮，似笑非笑的，一双眼睛似乎充满一种讥讽的意思。契诃夫正在那里发愁，眉头蹙得紧紧的。托尔斯泰所处的地位在墙角，光线最暗，他在那里默默地动那悲天悯人的深忧呢。

连山并不想看这个境界与这些东西，可是眼睛无目的地张着，此境此物就闯入他的视域，教他看见了。他迷茫地想：“烦闷呵！烦闷呵！什么都烦闷，一切烦闷！”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什么了，于是重复想：“烦闷呵！烦闷呵！什么都烦闷，一切烦闷！”循环想了几遍，他就闭上眼睛。

他仿佛觉得身子无所倚着，东靠靠不着什么，西倚倚不

着什么，向上，往下，也是一样，他比风中飘扬的柳絮还要轻，还要不明白自己，不知此际正在向上扬起呢，还是正在往下掉落。他又仿佛觉得胸中塞着什么东西，塞得很结实，几乎连心脏肺脏都要被挤出来了。但是他又仿佛觉得胸中很空虚，该是失去了什么东西，似乎心脏肺脏早已不在其中了。

"烦闷啊！烦闷啊！什么都烦闷，一切烦闷！"他用力把眼睛闭得更紧，侧转身体，脸部胸部都隔着一层蚊帐依贴着墙壁。

六七年以前，他在中学校当一年级生的时候，与一个姓王的同学特别要好。这是出于不知不觉的，他第一次看见王君的嫩红的脸，带着浅蓝色的洋娃娃似的眼珠，以及鲜红而不厚的嘴唇，便觉得他说不出地可爱。后来果然很亲近了。上课下课的时候，他们两个手握着手走，连山就感觉非常舒服。有时王君的头枕着连山的肩，有时连山枕着王君的，慢慢地，慢慢地在草坪上走着，两人就仿佛沉在甜美的春梦里，一切都有生趣，都有意思。或者彼此抱住项颈，眼注着眼，默对一会，既而王君柔婉地说："你的脸怪有趣，活象一个洋娃娃。"连山便接着说："你的眼睛才是洋娃娃般可爱呢。"这样的简单的话尽够倾心传情了，再不用多说了。

过了两三年，他念了些关于青年教育的书籍，又读了些翻译的小说，中间有几篇题为《初恋》的，就自问道："我的初恋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想到以前与王君那样缠绵缱绻的情绪，出于内蕴的潜力，自发而不可遏抑，当是青年期的初恋了。

他自此从蒙昧的青年期觉醒过来，知道自己已被情爱的

箭射中了。其时他就具有更甚的欲望：以为与王君的恋恋是幼稚的，不完全的，何况现在虽是照常在一起，已没有最初一年那样的缠绵缱绻了，必得向前进步，尝到一种长成与完全的恋恋的滋味，才算得满足。同时他开始感到自己的缺陷，明明是一个人，但是只能算半个，还短少半个；假若得一个异性与自己配合起来，她就是所短少的半个，两半融凝固结，同心一体，那才是充足的幸福的生活。而长成与完全的恋恋正就含蕴在这里边。

他于是喜欢谈论婚姻问题，留意那些讨论婚姻问题的书籍文篇，只要什么地方写着婚姻两个字，在他便觉得特别刺眼，决不让它逃过；自然而然的，同时还要提起笔来写些关于婚姻问题的文章。

他与一般青年一样，作以下的论调："人生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婚姻，因为这件事情把两个人融合起来，使他们化为更充足且幸福的一个。并且一个人的灵魂总要有所寄托（也可以说归宿），寄托于上帝吧，只不过是迷信者的梦话而已；寄托于事业学问吧，又同于风中捉絮，难得有把握。惟有将整个灵魂寄托于心爱意恋的一个人，才是真实的愉悦与满足。世界是沙漠那样枯燥，人生意义是蜃楼那样渺茫，假如我们不把灵魂寄托在一个温润妥贴的处所，我们又何以为生呢？"

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见一篇很可诧异的时评，看完的时候，觉得眼睛有点发热，似乎要冒出火来了。他鄙弃这个报馆记者，心想这个记者一定不是健全的人，不然，决不会说出以下的一些话："婚姻问题算不了什么，耗费了许多可贵的时间去讨论它，实在犯不着；尤其是青年们，问题并不当

前，偏要用全力来讨论，更属有损无益。其实事到当前，总会过得去的。就象我，先前从不曾讨论什么婚姻问题，结婚的时候，也就茫茫然结婚了。直到如今十多年，似乎不曾觉得有什么难堪的缺憾，虽然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他认定这是异常荒谬的议论。他又想，这个报馆记者颇有些声誉，万一有些不具定力的青年盲从他的议论而转移了他们的见解，岂非青年社会前途之大患？愤懑与忧虑的结果，决定写一篇论文把他斥责一顿，并且给他指出一条正当的道路。于是参考了许多书籍，翻检了许多报纸，一壁搜讨，一壁挥写。这功课足足做了两整天，写成一篇一万字光景的文章，便投寄给另外一家报馆，那家报馆与这看不起婚姻问题的记者是惯作论战的。过了四五天，这篇文字登出来了，虽然标着未完，他也十二分精细地把它读一遍。排错的字很少，只有七八个，而且都在不重要的地方；题目全不错，作者的署名也没有错；更有一点意外的发见，就是篇中意旨的严正，词句的漂亮，竟比以前所作的那些文章要胜过十倍，而脱稿时却不曾觉察出来。这时候他觉得胸中一松，随伴着说不出的舒快，因为对于辟邪说正人心的义务，他总算尽了一部分了。

他的主见越来越深固了。“应该有一个寄托灵魂的人，使生活成为充足的，然后再谋其外的发展。不然，念什么书，做什么学问，干什么事业呢？譬如没有土地，只有一片空虚，你能筑什么基础，建什么房屋呢？”他于是准备着猎人似的心情，专事寻找和侦伺。

今年初秋的一晚，一个朋友家里开茶会，招他赴会。他

去了，才知道被邀的共有三十多人，中间有好些女客呢。他看见了那些蓬松的头发，纤细的花边，高高束起的裙子，下边露出结实而美丽的小腿，以及高跟的羊皮或丝织的鞋，裹着显出肉色的丝袜的脚，不免感觉有点异样，类乎羞怯的样子；但是他与女郎们会见究竟不是第一次了，也还勉强可以对付。同时他又感觉有点快适，仿佛这屋子特别适宜于他，竟是一个安乐窝。

男男女女坐下来了。椅子或沙发都靠着墙壁或窗前，每两个人的前面陈设一张建漆的小茶几，预备摆茶点。不知怎么的，他坐在一个可坐四个人的大沙发上；靠右边坐下的却是个女郎，刚才听主妇介绍过她姓万。他很不自然地眼光斜过去看她，见她的项颈类乎羊脂一般，顿时手指上起一种滑润的感觉；浓烈的香气一阵阵送过来，只觉酥酥的，软软的，全身异常轻松舒快。他又发见她的左颊上有一点细细的痣，鲜红如朱，这足以增加她的妩媚，远胜于那些人工的缀饰。

室中发出一片喁喁的交谊的谈话声，大家就近旁的人攀谈：或者谈这几天的新凉，很觉得舒适爽快；或者谈某某园里的莲花，居然还不曾衰败；或者谈某某画会展览的成绩与前天晚上音乐会里的演奏；中间也有陈诉自己的嗜尚与性格，演述所历的事情与山河的。他们都不愿意室中的空气化为落漠，又不愿意并坐的人感到枯寂，所以谈话的泉源开放不禁，尽让它滔滔地流溢而出；有些资料明明是故意找出来的，但是出之以恳挚和悦的声调与姿态，就没有勉强敷衍的痕迹，能使听到的人十分悦乐，以为确是从真实的友情好感里倾吐出来的。

在室中来往很忙的是主人夫妇俩。他们以急速而轻轻的脚步从旁室捧出茶点来，恭敬地献与客人，为他们摆在小茶几上；然后回去取第二批。直到所备各色的点心糖果已普遍分送给客人们了，他们也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那位主人颇有点得意的神色，看看这些宾客，又笑着回顾他的夫人，这足以窥见他心里欢喜的是什么了。而他的夫人正坐在连山的左边；连山略微站起，让她先坐。

主妇端起茶杯，不就凑近来呷，却侧转了头温柔地向连山同万女士说："你们两位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连山急忙接着说："这位是万女士，喜欢研究美术的，刚才已经听见夫人向诸位宾客介绍过了。我们正在这里讨论中国的书法，女士讲写字要怎样才算神妙，还有许多妙论在后头呢。夫人一定很喜欢听她的。"便回头向万女士说："多了一位领教的人，女士的论锋益发要隽永绝伦，爽利无比了。愿闻怎么叫于中正中见造诣？"他说着，露出一种待尝至味的神情，同时他的身躯略微侧近一点。

万女士含着一颗朱古律糖，嘴唇微敛，颊上的涡儿因而见得明显，这似乎特别含有一种美。她听连山催问，顿了一顿，才带笑继续她未完的议论；这笑颜似乎是撝谦，又似乎是骄傲，其实是处女的天真与灵敏的智慧相互融合的表现。她说："有些人的书法，信手所之，随挥即是；笔画歪斜浮薄，他们却说这样才见天趣；结构松散乖离，他们又说这样才成独创。其实象这样的字，只教人家看见一堆一堆的墨痕涂在纸面，不会教人家看见有生趣的整个的字；至于呼吸相通周围协调的整幅，那更是谈不到了。"

她发出轻而清脆的一声笑，随又说："请你们不要笑我脾气坏，我从来不曾请人家给我写过对联条幅扇面那些玩意儿；并不是为别的，我只怕看见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微微低头，颊际露出一阵薄红，似乎因为吐露癖性而含羞了。

连山点头不已，颇示深表同情的意态，说："这哪里是坏脾气；正见得女士的卓越的眼力。象现在这时代，别的艺事还有正在发荣滋长的，至少也不至于枯萎，独有书法，真是消沉极了，谁写的东西值得一看呢！"

主妇刚呷了一口茶，便接应连山的话说："正是呢。"接着向万女士说："万女士自己对于书法的见解一定不同流俗；我虽然不懂得什么书法，但是看了女士给我们的信，就仿佛眼前开出许多花来，这可见女士不单有超妙的见解，而且还能实践自己的见解。说句笑话，假使不能实践自己的超妙的见解，写出来时也要是一堆一堆的墨痕了，哪里会象繁花满枝呢？"

"哦，可惜还不曾请教过，"连山十分惊喜赞叹地说。"缓日一定要请教，缓日一定要……"以下类乎喃喃的独语了。

万女士经两人这么一说，脸上的薄红似乎深了一点，头也俯得更低一点。一会儿，很轻巧地昂起头来，一手掠着额发，同时稍稍移动身躯，又似乎绝然不解羞涩的样子。她说："我的意思，书法要达到浑凝匀称，才算神妙。一点一画乃至一字一行一幅，都成个必须这样不可那样的局势，这才是浑凝。点画虽细不嫌轻飘，虽粗不嫌浮肿，结构紧密而仍觉舒畅，稀疏而仍见照应，这才是匀称。要走这样的路向，就得做中正的工夫，不是什么矜奇好异的癖尚办得了的。"

连山击掌一下说："这真是懂得甘苦的话。从前成功的书家往往从篆隶入手，近一些也得观摩钟、王、欧阳，不肯趋向异途，去参野狐禅，大概就是女士所谓做中正工夫的意思。"

"不过还得说明：对于前人的作品可以观摩，可以参证，但决不可专事摹仿。以自己的天分和工力，从中正的道路，写成独创的字，这才见得出自己的真实的造诣。大概属于艺事范围以内的都应当这样子；这话也早已成为说得烂熟的套语了。所惜一般人手不从心，尽管懂得这个意思，尽管能够说这一套话，而写来只是一堆一堆的墨痕。"她右手指在左手心乱画，形容那可怕的墨痕；同时轻轻发笑，两肩略微耸起，更显出圆婉的曲线美。

主妇也随着笑了。她劝两人多吃一点蛋糕，说这是她亲手做的。

连山这时候的情绪竟有点描摹不出，仿佛掉在一堆酥软异常的东西中间，竟体无所不适。他对于万女士的议论，觉得字字入妙，足够咀嚼；这与其说他在那里倾听论旨，不如说他在那里欣赏音乐。他眼前的世界极狭小，极简单，这世界中没有客室，没有男男女女许多客人，没有在旁的主妇，也没有几上的茶盏饼碟，只有蓬松而成波纹的黑发，淡霞似的面颊，朱红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项颈，圆婉的肩头与织花的衫子；这种种色相构成个最妥适的形象，在他眼前缓缓地晃动，他觉得这是不曾见过而唯一可爱的世界，此外更不欣羡别的世界了；因此频频定睛注视，眼光简直离不开来。可是又觉得胸次有点不舒畅，血脉也跳动得比平常急速，自己也莫名所以；为排遣这一种细微的不安适计，他时时举起右手

来抚摩一头梳得很光的头发。

等到万女士的天真而讥讽的笑声起来了，主妇也笑了，他也和着文雅地笑着。随后说："这真是艺术上的至论。消沉已久的书法界，有了女士，就好象明星突现，定然大放光明。"到这儿便急转语气说："因此，渴望领教女士的手迹，广广眼界，想来不至以冒昧见怪吧？倘蒙允可，直是有生以来无上的欣悦。"

万女士不遽回答，却又哈哈地笑起来，大似无知无虑的小孩子。停一会，才侧相着连山说："先生以为我真个能写出什么象样的字来么？不知道我也不过是汤罐里爊鸭[1]罢了。"说着，又是哈哈地笑。

更为浓烈的一阵香气送入连山的鼻观，又是这样的娇憨的情态，使连山只觉得无可奈何，再也不能说出几句漂亮的请求话来了，他只能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先生定要看，我就给先生看，"她又豪爽地回答。

这句话在连山是无比的恩宠，欢喜之极，反而有点不相信起来，恐怕这经历或许是一场梦境。然而这究竟足以欢喜，便不自觉地挺直胸脯，辉耀的眼光环顾室中诸客，仿佛表示他独有人莫能及的骄傲。这时候许多客人喁喁地谈着，嘻嘻地笑着；食品的传递，姿态的表情，都含有轻快与亲密的意味；似乎各人的心已经融合为一个和谐康乐的大心了。

就从这一天起，连山仿佛得到一种幽秘的启示，说道：

---

①"汤罐里爊鸭"是苏州的隐语，意谓独出一张嘴；常用以嘲笑好腾口说的人。

"你要寄托你的灵魂么？不要错过了她！不要错过了她！"他时时刻刻都感到，不特清醒的时候，就是梦魂之中，也常常听见这样的呼声从空中飘来，指示他前途的趋向。

入手之初是很容易办的，既已蒙她许可，就不妨以索观手迹为通信的因由，他这样做了。隔了两天，果真得到她的回信，中间附一张粉红色的诗笺，写的是苏曼殊的七绝四首，字体端丽温厚，确实写得不错。连山当然十二分的喜悦；可是所喜悦的不全在书法的佳妙，大部分还在赠与的厚意。他觉得像这样的厚意，就是书法差一点，也就十二分喜悦了。他展玩不肯释手，放了信纸又拿起诗笺，搁下诗笺又取那信纸；也并不是复念信中的话语与诗篇的佳句，只是迷恋地体会这两张纸上的墨痕，似乎这些墨痕凝结成一种甘美难言的味道，默默地尝着真是难得的幸福。又似乎这两张纸上耀着一种启示的光，告诉他前途"有望"而终极是"成功"，使他不禁低下头来微微一笑。

后来要把这两纸收藏起来了，却费了他几回踌躇。起初想藏在抽屉里。但是怕给别人看见了，虽然这两纸很不妨公开，然而终究觉得秘密一点更为温馨；又想如或被蠹鱼蟑螂污损了，更是不可堪的憾惜。于是打算夹在书架上一叠大本的杂志中间，又平贴，又不虞虫患，因为蠹鱼是不大喜欢吃那些墨油印刷的书籍的。但是于秘密一层仍不免疏忽，而且比较藏在抽屉里似乎更坏。朋友来了，随手取几本杂志在手胡乱翻阅，那是常有的事。最后的发见是这样：要十分稳妥周密，惟有藏在身边，里衫的口袋里。他便把两纸依原缝折好，用两张同样大小的硬纸夹着，使它不致弄皱，然后插入原来的

信封里。当他把信封插入里衫的口袋时，肋胁的部分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这感觉立刻周布全身，舒快到不可言说，超乎寻常所谓悦乐以上，竟像已经“成功”，不仅是“有望”了。

这是当然的，他的继续努力就是写一封恰当的回信。一要感谢这样优渥的赠与；二要赞美这样超妙的书法；三呢，还要申述一点自己对于书法的识见，以征所有的赞美并非妄施，而且彼此确是同调。他比写上一次的信更为经心地起起草来，把书架上所有《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之类翻了又翻，末了把草稿誊正，换了四五回信笺，才写成一封自己看了满意的回信。这封信的末后附上一根极关重要的藤蔓，使它纠缠着对方，不容她不再来复信。就是说：“对于信中的见解务请加以评论，或是赞可，或是否认，咸愿闻知。艺术的讨论，学问的讨论，彼此据实陈说，才会得到有益的结果。向来知道女士是心注艺事的，我这些话一定也就是女士的意思……”

信去之后，所愿仍然克偿，第二天，切盼的回信又送来了。于是重又竭尽心思作答，重又附上纠缠住对方的藤蔓，以期续接来信。本来两人的对话是极容易枝蔓无归的，从这样到那件，从东海到西山，这个人引起了一点端绪，那个人就长篇大论地谈起来了；假若突然在中途按住，问一问现在这些谈论循着怎样一条路径来的，即使不至于终究茫然，至少两个人都不能立时回答出来。现在连山与万女士书翰往还已经有七八次了，从书法而图画，从图画而音乐，而歌曲，而文学，从文学而翻译问题，从翻译问题而西洋思想，而人生究竟：倘若把人生究竟与书法排比起来，岂不是相去很远了么？收到的回信全都夹在两张硬纸中间，插入信封，袋在里

衫的口袋里，已经是厚厚的一叠了。或在沉思的当儿，或在快乐的时候，甚至听教师的演讲出了神，钞写什么笔记正在得劲之际，那只左手总要下意识地向肋胁的部分 按 这 么 一按。

至此，他对于前些时所承受的幽秘的启示更是坚强地相信着：象她这样丰于智慧，长于艺事，尤其是一字一语都能渗入他的心脾，使他感受人间心心相印的微妙的乐趣，若不把灵魂托付给她还托付谁呢。而蓬松而成波纹的黑发，淡霞似的面颊，朱红的小痣，羊脂一般的项颈，圆婉的肩头与织花的衫子等等形象在记忆里涌现时，又使他颂赞为女性的最美的典型，恰配与他为同心一体的伴侣。一叠的书翰藏在口袋里，手按着时就觉得前途颇有把握，教他不能不兴起一种迷幻幽艳的遐想了。

这一个秋季他过得比往年好。本来他对着衰萎的柳枝，干黄的乱草，以及堆絮似的白云，飘帘吹幕的西风，总要起一种淡淡的伤感，今年却不然了。吟了好几年而终于不曾足成的断句"秋花当砌有衰意"，向来以为颇足表现感秋的怀抱，今年也忘得干干净净了。他怀着一腔温暖的情绪，中间透着希望的火焰，即此以观外界，觉得没有一件东西该称为哀愁的：西风的吹拂是春阳的洁除使者；树叶的雕零与百草的枯萎是萌芽的先事预备；白云的幕后将有光辉的太阳神与娟媚的月娥更迭出演，演那灿烂壮丽的戏剧。于是他又吟成了新的零句："何处是秋心？更何从合成愁字？"

但是他确实有些很可发愁的事情萦绕于心曲，不过他不愿意用很可发愁来形容它，那么就说心里觉得麻麻乱乱也没

有什么不可。他想所谓开端与陪衬的文章都做完了，最主要的正文非得表达出来不可；但是这事太艰难了，几乎不能设想应当怎样下笔。他曾经想换一个方法：既已做到这地步了，不必再乞灵于笔墨，可以径自前去访问，乘机倾泄那主要的正文。本来彼此会过面而且倾谈过了，又通过好几回信，前去访问实在不见得突兀。但是他再一思索，又觉得这办法决不妥当。“假若遭她驳回呢？甚至遭她斥骂呢？这是不可堪的。前此所以不敢竟去访问而采取通信的办法，就因为要等做完了正文，她已表示了同情，然后前去访她，享受那揣想不到的第二次会见的欢愉；否则她即使不表同情，究竟不是当面的事，下不过去的程度也就差得多。怎么现在又想在未做正文之前便去访她呢！”于是把换一个方法的念头打消了，只有依旧采取通信的办法。然而这不比以前那些信，随便谈些未必由衷心流露出来的话，只要象个样子，就可以大胆投去。这一回必须吐出细微幽隐的心情，如实表达，不稍移易；又必须具有深入她的心窝的力量，使她只有承受而不致驳回：这比起以前来，艰难何止十倍。他又想：“万一她竟不承受，面子上下不过去还是小事，而灵魂顿然失所寄托，不将飘荡无着么！又或者她突破前例，接信后竟置之不答，那种牵肠萦心的期待不将把血管都绞破么！”越想越可虑，因而更有点不大敢写。但是欲写的心又刻刻在后面鞭策着他，于是觉得麻麻乱乱了。

一天晚上，寓主人一家都睡了，四围异常静寂。月光从窗外射入，照在地板上，成为象牙色。时令虽已交冬，却很和暖；窗口流进来的空气又极清鲜，使人感觉舒快。连山看

了一会书，麻麻乱乱的情绪又来袭他的心了，便把书搁在一旁，站起来向窗外眺望。

他这一望使他惊奇起来："住在这里将近一年了，月夜也是常有的，为什么独是今夜有这样的景色！"

窗外隔一条通路是一家人家的小园，他早已看熟了，连一枝一叶一砖一石都能默数它们的形态和位置。但是现在却变了。他乍望时只见那边是一个澄净的池塘，水面如镜，上面笼着一层薄雾。脱叶的树枝的倒影印入池中，很细很细，可是极清晰，好象浮在池面的水草。一种甜甜的香气和着清鲜的空气送入他的鼻管，他就不很经意地想道："日里头看见那儿棵腊梅开了；"同时觉得筋骨弛软起来，仿佛喝了三杯酒似的。

他望了一会，益发入于类似迷惘的状态；他几乎不甚运思，只是以感应感而已。他想不起这是月夜，这是冬令，这是楼头的眺望。他只感觉这是明媚的池边，这是温馨的芳春，这是撩人情思的郊游。他的心突突地急跳，他的喉间梗住一句早晚要冲出来的话，就是"我的心爱的……"

他感觉到应该把自己的心情倾诉与她了。"驳回是没有的事，斥骂更是笑话，每一回得到她可爱的回信，这一回当然也拿得稳，"他迷糊地这样想。

于是回身就坐，提起笔来就写信。这也尽够奇怪的：踌躇了好多时，嫌它难写，又觉得不敢写的，现在却不费思索，不加点窜，一口气把它写成了。然而他毫不以为奇怪，同写其他的信一样，写罢便把它折叠起来，插入信封，而且封好了；又依他平日的习惯（写罢信立刻要寄出的习惯），轻轻地

走下楼梯，开了寓所的侧门，把这信投入站在墙下的邮筒里。

艰难的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过去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他觉得心里的麻麻乱乱更甚于昨日。“本来只有揣测的疑想，现在却已跨上马背了。信写得这样地草率，应有的意思与有力的话语还欠缺很多，她若是不给回信，或者……唉，想起来便可怕了！”懊悔与希冀，恐惧与恋念，象风轮似地在他胸中旋转，使他弄不明白这一天怎样过去的，虽然也上学校去，也在路上往还。

这晚上当然不得好睡。下一天起来，头里有点发胀，周身筋骨都有点异样的感觉；取镜自照时，见面孔也转成干枯的颜色，似乎是病后的人了。

这一天，他的心象竟至不可描摹，总之比上一天更为难过就是了。他明知若有回信，该在今晚，便矛盾地这么想：“早点回去吧，好早点读她的承受我的心情的妙语。然而，若是拒绝呢？一见拒绝的书信就是宣告死刑，还是迟一点回去的好。”结果，功课一完毕，两条热诚而忠心的腿赶紧把他送回了寓所。

“先生，这里有你的信，”房东家的佣妇授信与他，带着狡狯的笑脸。

他听到信字，心里禁不住突突地跳；接信一看，跳得更剧烈了。他的手发抖了；他不复顾到爱惜那宝贵的信封，他一步两级地跨上楼梯，同时便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笺。很奇怪的是这信笺似乎蒙着一重翳障，使他骤然看不清说的什么。直到眼光在上面马儿跳浜似地跑了好几趟，便听得耳朵里泱……的一声，身不由主，颓然瘫在榻上；他万分怅惘地想：

“这一回跌入烦闷之渊了！”

房东家的佣妇送上点着的煤油灯来时，连山依旧贴着墙壁躺在那里。后来她又把饭和菜端上来了；以为他是睡熟了，便走近一点，用低低的声音喊醒他。

他自己也莫知所以，听她一喊便转身坐了起来，踉跄地跨到摆着饭菜的桌子前坐下；两手支着前额，脸上现出憔悴的神色。

佣妇表示一种出于做作的殷勤，催促他说：“就吃吧。天气冷，一会儿东西就不热了。吃了不热的东西要不爽快的。”她说罢，向连山看了看，转身就下楼去了。

他并没有留心佣妇的话，但是两只手却似乎听到了，便拿起碗筷来吃饭。才吃得一口，立刻想起：“象这样的烦闷，还吃什么饭！”于是把碗筷向桌上重重地一摔。右手伸入裤袋里，大约是由于平日的习惯，要想掏出手巾来。然而先掏着一个纸团，不由得拿出来看看，“嗳，原来是这东西！”这是方才接到的万女士的拒绝的信；怎么团得这样皱，什么时候放入裤袋里的，他都弄不清楚了。

他对于这纸团也不是恨（当然不会是欢喜），只当它是一种怪物，对它起一种惧怕而又灰心的情绪。但是两手又自作主张了，把它展了开来，而且把皱纹理得平贴。同时眼睛就注视着纸面，重又把那些可怕的语句从头至尾温理一遍。信是这样写的：

连山先生：

绿衣颁简，伸纸怅然。忆昔初觌，谈艺为欢；赓和无已，

迭烦豪素。自惟所谈不离学问，共为研摩，所获弥旨，简坦之怀，未虑有他。不意先生乃蓄别抱，图穷匕见，爰有斯言。并世青年，趋行多异，虽未亲值，颇有所闻：始焉投简，商量学艺；既得报书，遂及人生，不譬穷漠，即喻枯泉，并借温润，几难视息；终乃乞爱，语若剖心，并责必施，谓系荣宠。若此之类，无异炫惑；言出楼式，技复拙陋。始意言者传述多夸，按实以求，殆非真谛；今睹手翰，适资征信。先生渊雅，亦趋此途，拔俗为难，合流斯易，所为怅然，尤以是故。

尝思情爱非可求索，如阴阳电，合则自通。责人施与，便涉谬妄。丐花扬芬，祈月耀辉，彼将自至，强焉罔效，徒成独想，同属虚愿。灵魂之寄，愧不敢承。还请珍摄，别植善所。通书已屡，非比新交，言弗婉约，倘邀宽宥。若继前轨，讨究艺事，此系笃嗜，仍愿奉教。摘怀作报，不辞累牍。

万璇谨答。

他把这封信看过一遍，胸中好似有无数的小槌子在里面敲击；右手又不自主地把信笺一团，便丢在桌子上。昏黄的煤油灯光照不明一室，寒气又渐渐地厉害起来了。他比刚才似乎能够运一点思念了，于是象那极北地方的人民一样，只蜷伏在寒冷惨暗的境界中苦想。

他想到前途的空虚，这个心没有个着落，以后怎么能够好好儿做功课？做了功课又有什么意思？不特做功课，就是吃饭，坐着，又有什么意思？更进一步，就是不吃饭，不坐着，又有什么意思？他又想到自己素来主张的论调，一般青年都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颇见重于人。早先是想得好好的，待她允许之后，便把这消息吐露于几个亲近的同学，他们一定立刻传播开来，于是整个青年界共同艳说这珍贵的新闻了。

这正足为实践抱负的表示，是灵魂互寄的伴侣，是同心一体的一对，那时候再也不用露出一毫骄傲的颜色，只看一对对羡慕的目光注射着自己与她，便见得自己是特别优越与众不同的人了。然而他这些想头仅仅是一个脆弱的春梦！

他痛苦极了，仿佛觉得他的世界尽在那里缩拢来，渐窄渐小，几乎围着他的身体，使他气也不能透。他的脸上有点儿发热，光彩比刚才好看得多；四肢却很冷，躯体也一阵阵地发寒；头脑昏腾作痛。

迷糊中他又想起了王君。"自从他到了北京去，将近一年不相见了。他近来变得难看多了：皮肤越来越粗糙，手背长着些浓毛，握着全没有柔软的意味；脸上的嫩红不知到哪里去了；那张嘴阔大了不少，尤其可厌的是周围生着青青的短髭。第一年与他在一起时他真可爱：那么鲜艳的脸，那么灵妙的眼珠，那么含娇的嘴唇，那么柔细的皮肤！啊，使人爱煞的早年的王……"

突然之间，他的乱想中显现着万女士的形象，这使他几乎窒息了。他心里断断续续地跃起一些尖刀似的意念："处女更可爱……处女的舌尖是甜的，比蜜更甜……贴着那小红痣的面颊……贴着那羊脂般的项颈……那花的衫子……那纱的裙子……"他担当不起了；一种反抗的勇气蓦地主宰他的两手，举起来重重地把口与鼻按住，不让透气。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不让透气便归于泯灭，泯灭之后当然不复有意念，于是与痛苦离开得远远了。

室内绝无声息；灯光动也不动，像坟墓中照幽冥的灯。

连山的两手用出所有的力量，眼睛闭着，静待泯灭的到

临。可是鼻际和喉间不舒服起来了，一口一口地只是咽气，每咽一口，闷抑更见厉害一点；后来感觉肺脏也十分难过，似乎快要爆裂的样子。他不顾这些，只狠狠地顿一顿头，想运出一点例外的力气；两手依旧重重地按着。

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样子，喉际的噎塞与肺部的胀紧再也忍不住了；一双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张了开来，仿佛借此也可以略微透一透气。瞥见亮亮的一件东西在面前耀着，原来是桌子上的一面镜子。他随即对镜子看。

他看见自己的蓬乱纷披的头发，涨得绚红的脸皮，蹙紧的双眉，瞪视的眼睛，下半个面孔给两手掩着，只露出一线下颔；而两手堆叠起来，构成个奇怪的形式，似乎在灯光前玩那手影象物的把戏。

忽然间他"嗤"的一声笑了出来；两手一松，呼吸就自然地急速地得到调剂，回复平正状态，胸膈间立刻感觉非常舒畅。是这般顽童相似的怪脸使他失笑的呢，还是这样滑稽意味的自杀使他失笑的呢，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笑能化紧张为松弛；若把坚冰譬喻紧张的情状，那么一笑就是春温，坚冰碰到春温，就融化为涟漪的波澜了。因此，他不复想举起手来按住口鼻，不让透气。

1924年1月31日写毕

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

瑞芝十六岁那一年上，就嫁给沈进之为妻。婚约是父母给她定下来的；可是他们不及看她履行婚约就相继去世了。她由叔父抚养，直到十六岁。一天，叔母向叔父说，"瑞芝长得这么大了，该做人家的媳妇了。你何不去问问沈家，探探他们的意思。"叔父想这也不错，就去找进之的父亲。进之的父亲听说媳妇儿长大了，突然起一种强烈的希望，答说，"就在今年，一准娶过来；我这就去找阴阳先生。"于是瑞芝在这一年做新娘了。

她同千千万万的新娘一样，相信出嫁是女人生活的法门，犹如男人必须去找一个职业，作为生活的法门。假若有个好事的人去问千千万万的新娘"你们为什么要嫁人？"她们必将齐声回答说："我们要吃，要穿，要住，总之要生活，所以要嫁人。"如其考问到瑞芝，她的答案当然照例如此。现在她既已做了新娘，不能不说已经达到了愿望。

在进之呢，觉得这结婚生活颇不差；在房间里，在床席上，常有个小伴伴着；而且，她异于一切的小伴，那种柔腻的滋味，简直把他全身都麻醉了。他将要到学校里去时，手帕折叠得方方的，又洁白，又平贴；衣服才经穿上，她就前

来扣钮扣，理襟袖。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星期回家时，迎面就是一把又热又香的手巾；接着她就代他解外衣，换拖鞋。他觉得这些都是以前不曾经历的，中间也含着不少情趣。

十年过去了，一切很少变动。要算进之的父亲去世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当初的强烈的希望终于没有实现，直到临命终时，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声"我没有看见……"便断气了。其次，进之到远处地方去读书，已经四年了；每年暑假回家住两个多月，此外全是旅外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小小的变迁。至于瑞芝，少女的光辉消散得差不多了，脸上渐渐显得干黄暗淡，手指也没有从前那样软滑了，然而她还是个她，生活还是年来的生活，总不能为了这些，就说她起了什么变化。

这几年来，瑞芝从进之那里听到好些外面的新鲜事情，很有趣味；但又觉得那些事情是渺茫的，在那遥远不可知的地方，正同小孩听讲仙人躲在鞋子里，魔王搬运房屋到山上去一样。她尤其感觉兴趣的是以下的一些话："女学生穿着露臂的上衣，风吹飘飘的裙子，在公园里，在会场里，随意谈笑，随意顾盼，聚拢来就是唱一支歌，跳一回舞。她们没有男女的界限，与女的固然做朋友，就是男的，一样与她们做朋友。常常有一个男的与一个女的，起初是朋友，后来情意密切，相互了解，几乎同心一体：这就是所谓恋爱了。这时候彼此不必去问谁，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叫做共同生活。喜欢热闹一点的，就邀集了男男女女许多朋友，请他们吃一顿饭，或者开个茶会，把两个人共同生活的事情告诉他们。客人们听了，一定拍手欢呼，接着便多方引逗男女两个自述恋爱初期的趣史。你想，这种以恋爱为根基的结婚不是最正当最适宜的么？

又常常有夫妻两个，起初是相好的，后来彼此有什么不对劲了，或者中间的一个另外有恋人了，就提出意见，商量彼此分开，结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毫没有牵缠：这叫做离婚。什么事情都这样，心不在焉，一定要勉强牵住，是最不痛快的办法。象这样尊重各人的自由，不肯扮起假脸来爱一个已经不爱的人，也不要对方勉强爱一个已经不爱他的人，岂不是再干脆再直爽也没有的办法？还有，女人也同男人一样，到外面去担任一种业务，自己赚钱自己用。女人充当教师，你是知道的，但是她们不独充当教师，也有当商店的店员的，也有当银行的行员的，也有当书局的编辑员的，也有当报馆的办事人的：总之，现在的时代，女人与男人并肩齐顶了……”

瑞芝听了这些话，除感觉兴趣外，不免含着笑意，以并不坚持的态度反驳进之，说，“结婚这样容易，给人家传开来，不是笑话么？”

“容易！”进之连忙矫正她的误解，“从恋爱的途径达到结婚，正不容易呢！惟有由父母作主，父母一答应，婚姻就决定了，才真是容易。至于人家笑话，那是绝对没有的事；你不听我说客人们都拍手欢呼么？”

瑞芝总还觉得这样太容易，是值得非笑的事情；然而再没有话可以回驳他，便换个头绪说，“你所说的离婚，总该是太没有道理，该受人家非笑的了。并且，女人离了婚又怎么办呢？”

“这是陈旧的思想！”进之仿佛教士说教的态度，又热心又沉着地说，“硬要不相爱的两个人牵在一起，才没有道理，才

真是可笑。现在一般头脑清楚的人，对于离婚这件事情都表示赞同了，如其两个人已经不相爱的话。至于离了婚的女人，或者再去同别人结婚，或者不结婚，正如离了婚的男人一样，那是没有问题的。"

瑞芝不很费力地想一想，觉得想不通的地方很多；反正是随便谈谈，不一定要辩论到彼此意见一致，况且要辩论也说不出什么来了，便略略点头说，"哦，原来外间的情形是这样了。"

这些家常谈话，在瑞芝虽然觉得新鲜离奇，然而总说不上是这几年来的什么变动。

二

这一年五月下旬，进之从远处地方回来了；他带回从前带出去的一切东西，雇了三个苦力挑着，自己还一手提着一大包书，一手抱着个梵亚铃的箱子；因为这一学期他毕业了，下半年就事并不在那个地方。

瑞芝见着他，心里自然欢喜；但依照往年的习惯，久别初见，不好意思太亲密，便把这欢喜强压下去，只剩馀淡淡的一笑。随后就端出一盆热水来，绞起一把手巾递给他，说，"天气这样热，先用一把手巾吧。"

"谢谢你，"进之谦恭地接了，然后一只手把眼镜除下来。

瑞芝突然感觉一种异样的况味，仿佛吹来一阵尖风，肢体都有点儿凉意，又仿佛吃了过量的难于消化的东西，胸头有点儿闷闷的；因为"谢谢你"的话，他向来不大说的，尤其

是那样的声调，亲密的意味少，客气的意味多，是第一遭听见。她小心地重行打量进之，是不是受热太厉害了，以致神思昏迷，错认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客气人。然而这个揣想并不能成立，他擦了一把脸，就在脸盆里搓手巾，预备绞第二把，眼睛直望着她，放出清醒的光，嘴唇是正常的鲜红色：这怎么会是受热昏迷呢？她觉得他那眼光有点可怕，便把自己的眼光移开了；本来要想问的吃了午饭没有，路上辛苦不辛苦那些话，早已躲藏得不敢出头了。

进之确然有点儿异样，他自己也灵敏地感到了。往年赶回家，一进大门，就有那样一种感觉，仿佛心头一松，又仿佛突然掉落。正掉在一个又松又软的垫褥上。现在却不然，正象跨进了旅馆的门，所有对于前途的经营，对于一切的防护，都足以使心儿不得宁贴，因而促进血流的速度。他放下手巾时，就去料理带回的东西，解开这个篮子取出一些来，又打开那个箱子取出一些来，显然有点儿心神不定。

瑞芝站在旁边，呆呆地，料不出这是个什么朕兆；又模糊地想，这或者是个不大可爱的梦吧；两手颇想举起来给他帮忙，但似乎被无形的索子拘束住了。

“瑞芝！”进之放下一个从箱子里取出来的小镜架（金框子，雕镂得极工细，中间是一个女人的相片），坐定下来，注视着瑞芝，“我要同你讲一句话。”

“什么？”瑞芝心头惴惴然了，眼睛瞪视着，含有恐怖的表情，仿佛预料不幸的事情马上要到临了。

“第一要关照你，你听了我的话不用伤心。你要明白，要能够用脑筋去想（他按着自己的额角），想明白我的话是不错

的。”

“什么?”她再没有着着实实询问的力气,只在喉间低低地这么一转气罢了,她鼻子上满缀着汗珠,眼角隐隐有点儿潮润。

“我不是曾经给你讲过,结婚应该以恋爱做根基么?没有恋爱的结婚就是牢狱,活生生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不幸我和你都早生了几年,我们的父母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就把我们送进牢狱里来了。试想我们两个是不是有过真实的恋爱?老实说,我并没有真挚地爱过你;反过来说,你又何尝真挚地爱过我!”

听到这一句,瑞芝忍不住了;抿紧的嘴唇给一腔冤气冲开,随即伏在桌子上呜咽着。她前前后后想起十年来的经历,十年来对于进之的操心劳力,结果只落得一句“你又何尝真挚地爱过我”,除了付之一哭,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早关照你不用伤心;你且听我的话。”进之整一整衣襟,他的语调仿佛小学教师的训话,很和善但又含有严肃的意味。“我说我们不相爱并不是捏造,相爱总该彼此了解彼此的心情,试问你能了解我的心情么?”

她呜咽越发剧烈了,却并不去想能不能了解的问题。

“唔,”他略微感到麻烦的样子,“话还没有听完,先是哭,算什么呢!”他站起来,拍拍瑞芝的肩膀,“我给你说,吃了苦的总想排除,入了牢狱的总想脱出,过去的时光不要去管它了,未来的时光自己还作得来主,我们赶快挽救自己吧!象我们这样没有恋爱作根据的结婚生活,实在是当初错了;维持下去,我既无聊,你也乏味,敷敷衍衍做夫妻,有什么意

趣？不曾相爱的本不该结婚，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一层了，我们商量离婚吧！”

瑞芝才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十五岁的侍女阿荷，偷偷地从厨房里跑出来看，但是看不出什么情节。她见主妇哭得委实伤心，颇想上前去劝慰，只因主人还是初见，怪不好意思的，便站住了，一手搭在门上。

这真是晴天的一个迅雷！离婚之类的事，在瑞芝以为是渺茫的，在那遥远不可知的地方，哪里料到就会降在自己身上，就会降在此刻的自己身上呢！她真同中了迅雷一样，不能思想，只是号啕大哭。

“不要这样女人的见解，”他略略推动她的身躯，“动不动就是哭个不休。我说这个话并不只为着一己，也为着你：你不是也被陷在结婚的牢狱里么？你要能够用脑筋去想，想明白我的话是不错的！”

这些话对于瑞芝实在太疏远了，叫她有脑筋也没有方法去用；更兼她正哭着，连能用不能用也不想去试一试。她的身躯晃晃然了，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那里旋转。

“我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得特别徐缓，特别着实，因为以下提示的是具体的办法，“你当心听着。我们两个从此离婚，把夫妻的关系取消了。但是我们认识了十年，从没有什么恶感，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朋友有相助的义务。现在我请你去念书，叫你学得一些自立的知识技艺。你要知道自立是最可贵的事情，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快乐呢。”

“那么，你呢？”她呜呜地问。

阿荷这才找到了一些线索，她想原来主妇不肯去念书，主

人责备她，所以哭了，她又想学堂里真好玩呢，主妇偏偏不肯去，实在有点傻：一壁想着，一壁调换一只手，依旧搭在门上。

“我么?”进之微笑，略带滑稽的意味，“我同你一样，也还是个我。下半年就事的地方弄妥当了，我就做我的事去。”接着问，“到底你的意思怎么样?”

“全是梦话！哪有这么随便！”她抽咽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语音是间歇地送出来的。

“倒并非梦话；我已同人家商量过，而且人家也赞成我的意思。你的叔叔，他不是有点儿守旧的么?我给他写了好几回信，把结婚必须以恋爱为根据的意思告诉他，他慢慢地明白过来，最近给我回信说，‘这一桩确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便参与。’他对于叫你去念书的办法，尤其称赞我的周妥。你想，他……”

瑞芝似乎恍忽地向下一掉，掉在一口深深的井里，再休想等到一个援救的人。她只有拚命地哭，不自主地震动着肢体；进之再说些什么，她是完全模糊了。

三

这时候已交深秋，下午的功课完毕了，课堂里就显得暗然，一眨眼黑暗便将掩罩下来了。瑞芝一个人靠着窗沿，俯视墙下种着的几株秋葵，花早已萎了，爪形的叶子当风而舞，摇摇地，颇有支持不住的意思。风从对墙反吹过来，她感到一阵寒冷，便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一手支着颧颊。

后面宿舍中送来零零星星的笑语声，还夹杂着几曲洞箫，这可见同学们正在恣情游息，调剂她们终日的辛勤呢。

自从进之到家那一天向瑞芝表示了离婚的意思之后，不到五天，瑞芝的叔父来了。他也发出崭新的论调，说从前那种结婚方式真不行，必须以相爱为根基才有意思；又说进之的话很不错，这由于他的识见向来就高，才会有这个大觉悟。他又劝瑞芝依着进之的话去念书；他说，现在的时代，念书是第一要事，女子也要念书，念了书不愁没饭吃；从前瑞芝不曾进学校是失著，然而现在进学校还不嫌迟。

瑞芝实在也说不出为什么不应该离婚的理由来，她只感觉满腔都充塞着不愿意。但是，进之这么说了，叔父也这么说了，不是命中注定了么？经过进之再三婉言开导，更经过好多场的哭泣，终于决断地说，"那么，我就去念书吧！"说着，一把尖刀似的悲痛直刺心头，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倒伏在桌上。

学校里假满开学，瑞芝便被送进来了。教师看她认得几百个字，简单的字也能写几个，年纪又这么大了，便把她编入补习班肄业，相当于高小一二年级的程度。

消息真象生着翅膀的，它跟着瑞芝飞到学校里来了。于是大大小小的女学生就有了新鲜的谈话资料。

"是这一个；年纪这么大了，简直是个母亲。"

"看她黄瘦的脸儿，大大的眼眶，说不定时时刻刻会哭的，真是一副苦命相。"

"结婚十年了，丈夫忽然同她离婚，究竟是担当不起的悲苦。"

“她没有知识呢。没有知识，丈夫自然不要她了。”

这一类细细碎碎的话，瑞芝时时听得半句或是三四个语音，断然不疑地知道是指她了。但是除了只做没有听见又有什么办法呢！两三个同学走近身边时，她们这么相互地挤一挤眼，努一努嘴，喉间发出鄙夷不屑的声气“吓！”或是“嘻！”便岸然走过去了。

她想自己身上满印着耻辱的标记，什么地方总退后一步，该多少有点好处。于是人家丛集的地方，她独避开得远远，同学们都在宿舍中取乐，她独在空空的课室里待着；非至必不得已时，决不向同学们开口说话。接触不多，相好一点的同伴就一个也没有；但是，这倒不见得十分难堪，她一向圈禁在没伴的家庭里，爱群的天性早已被遏抑得没有踪影了。

这天傍晚，她独坐课室中，正在思索一个切心的问题。已经思索了好几天了，只因提不起一点儿果断的勇气，不能便依着做去。

自从离开家庭，来到学校，她渐渐地感到生活确然有倚赖与自立的分别。她见算学教师李女士，家里颇有一点钱，但她并不依靠家里，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之外，还帮助一个旧学生去进大学校念书。她又见当舍监的杨太太，她的丈夫在县里当个科员，三个儿子全上中学了，却还要出来担任这学校里的职务，仿佛非此不可的样子。她们都极有兴趣，教书，管事，闲时和同学们随便谈话，没有一刻不快活，不起劲。这些情形引起了瑞芝的疑问，“她们不是很舒服的么？为什么不爱舒服，偏要出来当教员？”她想起自己的往事了，“象从前那样的生活，究竟能不能称为舒服？吃是不愁的，穿是不愁的，

一切使用也大略备具，当然不能说不舒服了。但是，做的是琐琐屑屑的事，一大半又是为他做的；他高兴了，才来谈几句话，否则只有眼看他坐着做功课，出门望朋友；后来几年他到外边去念书了，一去就是一年，来信是请别人代念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平常话。他曾说什么被送进牢狱，这个话也不错，象从前那样，不就是不上链不上锁的坐监么？”接着她再往底里想去（突然的变故与深刻的悲哀使她变成神经质的气质了），“我为什么要去坐这个监？假若不坐，又怎样呢？——还不是要换得个不愁吃，不愁穿，才去坐这个监么！假若不坐，就什么也没有，简直不能活命。一定要坐了监才得活命，虽然一切都不愁，到底算不得舒服。这就可以知道李女士、杨太太时常快活的原由了。她们不在牢狱里过活，她们做有道理的事务；她们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什么拘束也没有，什么人都不依赖，还不该高高兴兴地做一世人么？啊，他们说的自立最可贵，确实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她想到这里，对于离婚的事便仿佛解松了好几道切心的绳索；却又引起了一腔强烈的悔恨，恨当初父母不曾给她一点自立的知识技能，恨十年来的光阴如痴如梦地白白消费了，又恨学校里的功课不能够一口气吞下去。结果是连忙翻出教科书来狠命地看一会，念一会；如其半夜醒来时想起了，便默默背诵那书中的语句。

跟随这些思虑而起的疑问是这样，“现在来此念书，一切还靠着他的资助，这是该不该的？”她看不起自己了，觉得这新印上的耻辱的标记，比较旧的更见深刻，更是不可磨灭。“从前依靠他，总算彼此有点儿关系；现在关系都没有了，还

受他的施与，这算什么呢！惟有奴仆。惟有奴仆，主人用不着他了，便给他一点赏钱，教他走路！难道真是下贱的种子，起先做了囚犯，接着还要做奴仆么！太糊涂了，太不聪明了，竟弄成这样一个大错误！”

于是一方面狠命做功课，一方面对于做功课这件事抱着异样的不安；念一句书，写一个字，都在使用主人遣散的赏钱，也就是在继续表露所受的耻辱。假如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一层耻辱洗干净了，她觉得其他的冤抑也就不足数了。醒时念着，梦里也念着的，听听教师的讲授，忽然兜上心来的，无非是这一桩。

她应该赞赏自己的聪明，想着想着，居然想出了一个方法；如其办得到时，不必去依赖谁，可以心定神安地在这里念书。但是她不能预料一定成功。向来不曾同人家办过交涉，又不知道办交涉是容易还是麻烦的。假若交涉无效，徒然留下个话柄，依靠他人的耻辱还是洗不掉。因此，就不敢轻易进行，只在心头一回两回地盘算。可是想到自己现在的地位，想到无名无目地依靠他人尤可卑鄙，又觉得这唯一的新途径非立刻冒着险去试探一下不可，却又惴惴地不敢拔足前进。她陷在这样迟疑的境界中已经好几天了。

她凝想了一会，突然站起来，坚决地自语道，“不要这么没有胆量！从今以后，是靠着本领和胆量过活的日子了！”她越想越觉得现在的地位太难堪，欲求解免，只有进行想到的这一个办法。虽然成不成未可断定，但姑且一试，总比不进行多一点儿希望。“进行吧！进行吧！什么不成功，什么落个话柄，全是没有的事，又何用去想它！前途有的是快慰，有的是成

功！"她忽然表现多血质的气质，在她已往的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

这时候天已暗下来了，窗外的粉墙蒙着灰色，室内更是朦胧，却似乎比平时宽广了许多，因而见得空虚。若断复续的鸦声"呀……呀……"又低又慢，显然是一种不大高兴或是没有力气的声调；然而它们完毕了一天的工作了。

楼梯上有人上来了，走到课堂外面的抱廊了。瑞芝听惯了这个人的步调，轻轻的，却又紧促的，不用寻思，立刻知道是算学教师李女士。待她走到课堂门首，一个可爱的人影呈现于眼前时，便轻轻咳一声，随即说道，"李先生，我在这里。"

"是谁？"李女士走进课堂，定睛端相，"原来是瑞芝。你一个人在这里么？"

"是，一个人，"瑞芝迎上去，与李女士相对站着。

"你来帮我找一找吧。"李女士拉着瑞芝的手，轻快的笑声便送出来了，"你想我也算得糊涂了；一叠算草，用铜钉钉着的，刚才看看，却少了一张第五张，找来找去找不着，疑心掉在教桌的抽屉里了。但是天暗下来了，我们只好瞎摸。"说着，又是几声轻快的笑。

"我想起来了，"李女士忽然把瑞芝的手捏得紧一点，意思是止住她的走开（她本想去开教桌的抽屉了）。"一向想给你说，总被旁的事情岔开了，现在正是个机会。你来校以后，常是默默地不同人家在一起，这是不大好的，我很想劝劝你。我们的生趣全在乎有许多同伴，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取乐，就觉得一天天都是甜的，倘若不声不响，孤孤单单，不用说兴

趣是索然了，就是影响到身体的弊害也不在少处。学校里有的是同学和教师，你何妨从中选择，谁是性情相投，趣味相同的，你就自认为她们的朋友。你既自认为她们的朋友，她们当然也认你为朋友；你就再不用这个时候独居在这里了。你听，她们在那边何等热闹！（宿舍中正送出一阵歌声，和着洞箫，还有人击掌按拍。）我希望你也加入她们的群，不要躲来躲去只是默想。"昏暗中看不见李女士面部的表情怎样，但听她的语调，瑞芝如闻慈母的体贴抚慰，眼泪几乎偷跑出来了。

"是，我要依着先生的话，"瑞芝轻声回答；同时同学们对于她的那种态度浮现于眼前，禁不住一滴滴热泪掉下来了。忽而猛醒似地想，"这是个进行的机会，再不要错过了！"便把眼泪忍住，私幸在暗中，不曾让李女士看见；随即故作镇静地说，"我要向先生们请求一件事情，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向先生说？"

"什么事情？"李女士感到兴趣，出之以诱导的声调。"现在你对我说了，我可以同诸位先生商量。"

"我以前的经历，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念书，虽不曾明白说过，先生们一定知道了。"她觉得有点儿气促，深长地透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这些我都不怨，所以也没有什么难过。只有一点，现在想想是我的大错失，我负着这个大错失，仿佛让绳索捆着身体，让尖刀刺着心，不论醒时梦里，无非是痛苦的时刻。就是我不该受了从前的丈夫的帮助，来到这里念书。这在他原是好意，让我学得一点本领好过活。但在我算是什么呢！我凭什么名目可以受他的帮助！我想，离婚并不是耻辱，惟有这一点才真是耻辱！"

李女士很受感动，默不作声；另一只手也去捏着瑞芝的手，就成合捧的姿势。

“我想请求先生们容许我担任学校里的杂务，整理东西也好，洒扫各处也好，只要能够做的都愿意做；同时让我做个特别的免费生。如蒙先生们许可，我总算凭自己的劳力帮助自己，我总算洗去了很深的耻辱，从此便一心一意求学，再也不默默地独想了！”她的感情兴奋极了，禁不住又滴下泪来。

“这一定办得到，我想诸位先生没有不赞同你的见解的，”李女士默叹着说。她来找东西却找到了意外的珍宝，颇感到一种探险成功者的喜悦。

一个月之后，进之托人送零用钱来时，瑞芝回答那个人说，“谢谢你，请你把这个钱带回给沈先生吧。再请你转致一声，以后不用送钱来了。”

四

六年又过去了。

这时候瑞芝已经读完了中学的功课，离开学校，在一家书局里担任书记的事务了。每天早上八点钟，她到局办事；除了吃饭喝水而外，不停手地写，写，写，直到午后五点钟方才停笔，回到寓所。寓所是人家出租的一间楼面。一个榻，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个箱子，是她仅有的财产。桌子上一架椭圆形的镜子，镜框上镀着的镍不知哪里去了，显出花花斑斑的锈痕。旁边一个长方砚台，一只天青色的水盂，寂寞地并排摆着。——再没有旁的东西了。有时从稀疏的窗缝中

吹进些煤灰来，有的米粒大，有的黄豆大，掉在桌子上，就此陈设着。墙上挂一幅水彩画，是一个同学送给她的（她在校的后两年居然有朋友了，向来揶揄她的同学们也不再用另外一副眼光看待她了）；画的是西湖的湖心亭。此外有墨笔写的“大”字“王”字，铅笔写的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亚剌伯数目字，是从前住在这里的孩子们的书法成绩。

她在书局第一回领到薪水时，感得莫可名状的快活。钱放入衣袋里，一只手在外面按着，禁不住想道，“是第一回！是劳力的代价！几年来热切地希望着的自立生活开始了：住自己的，吃自己的，穿自己的，我也得尝尝这快乐滋味了！”于是那只手按得更紧一点。回到寓所里计算一下，除开一个月的费用，还多好几块钱。就买一件羊毛衫送给黎女士——就是墙上那幅水彩画的作者。

但是，领了好几回薪水以后，感觉也就平淡了。这本来是分内的获得，正同凡是生人总能吸到空气一样，又有什么可喜呢！同时她却别有一种新的感觉，是前此不曾有过的。在书局里的时间，低下头来尽是写，写，写，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在到局或回寓的途中，这种新的感觉就轻轻地扣她的心门了。“一回一回进局去，又一回一回出来，天天是这一套，算什么呢？明知不来这一套就等于拒绝获得，是办不到的；但是有了这一点点获得，就一切都了了么？”这样想时，她的步子就懒懒的了。至于独在寓所里，看夕阳恋着墙头，或者见月亮若有意若无意窥觑着她的当儿，这种新的感觉竟老实不客气闯进她的心里去了。她仿佛觉得掉在无边的空虚里，尽掉尽掉，只是碰不到一点儿实在的质地，所以无从靠一靠身体，甚至

无从点一点脚；又仿佛在无边的黑暗中航行，不知道将要达到什么地方，还是将永远达不到什么地方老是象这样盲目地航行。她回想几年来的学校生活，那种味道真好；功课天天是新鲜的；看一会书，散一会步，都是有意思的；对于明天，对于后天，都觉得可爱，因为希望的光不绝地在前面闪耀。但是现在，现在全变了。工作既这样死板，前途又漆黑，辨辨尝到的生活滋味，只觉得淡到象碗白开水。她不免恋恋于过去了；假若能够回到那如梦如仙的学生时代去，她再不愿意离开了。然而怎么能够呢？于是怅然凝视，几乎忘了身在哪里；直到天黑下来了，或者月亮跑开了，或者楼下的孩子突然哭了，才觉醒过来，又记起有个自己。

她最相好的朋友是黎女士。同在学校里的时候，自然时常在一起。出了学校以后，黎去当人家的家庭教师。彼此工作完毕，不是瑞芝到黎家里去，就是黎到瑞芝寓里来，谈这个，说那个，有时也许默然相对，总觉得十分安适。直到夜深了，一个才辞别回去，也有好几次就此住下了。但是，慢慢地，一种新的情感渗入黎的心里，不由她不同瑞芝疏淡一点。瑞芝去看她，她先已出去了；或者在寓里等她，却等了个空；这样的事情几乎接连地发生。这给与瑞芝强烈的激刺，仿佛突然摔了一交，震荡得心胸中空洞难熬。所谓新的感觉，大概就是从这上头萌生的。

黎到哪里去了呢？瑞芝是知道的；不愿意她去是当然，但又很能原谅她。她们常常谈起以下这些话：

黎说，“这中间有性质上的不同，你说有了他，我们的感情就会淡了，那是没有的事。”她总是严正地申誓的态度，自

然也含着不少的体贴安慰的情调。

“不会淡么？看实况就是了，也不用空口去说它。”瑞芝总是悒悒的神色，表示不反对的反对。可是她又常常转过来说，“但是，我愿你不要为了我便把整个的心留下一部分来，才去对他。相爱需要整个的心对着整个的心；这一层，我相信到二十四分——现在我真相信了。你要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把整个的心全付与他。这样，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快慰。”她悲苦地说着，有时就渗出泪滴来。

“你又来了，”黎呈露处女的娇羞，捧着瑞芝的脸，或者抱住她的胳臂，“这值得什么伤心！你记着，我是你的朋友，永远是你的朋友！”

黎虽然有这样的话，但是瑞芝因寂寞无伴的悲苦而感到前途的空虚与暗昧，却是明白显著的事实。

这一天是黎的婚期；改从新的礼俗，只由两个新人邀请一些至好的亲友，开个茶会。瑞芝当然是被邀请的。然而她决意不去；是结婚，是黎的结婚，她怎么受得了呢！可是早一天黎亲自来劝驾了，“明天没有你，我就减损一半儿快乐，婚礼也要消失一半儿光辉。你爱我，应该为我屈一屈驾。”当天才过午刻，便派马车到书局里来迎接。这叫瑞芝没法推托了，只得告了半天的假，乘着马车径去。

茶会借人家的别墅举行。那个别墅并不宽大，却颇有结构。荷叶初生的池沼抱着个轩敞的水阁。对面是一带假山，并不琐琐碎碎地堆叠一些湖石，只把石头适当地砌在土阜上，又错落地种些竹树，很有真山的姿致。山下沿池一列碧桃树，正燃烧似地开着绚红的花。水阁后面是一片草坪。草坪尽处几

十棵高树，望去绿荫深密，仿佛秘藏着无穷的幽境。

天气很暖和，阳光异样地辉耀；浓绿的彩色联成一片，闪现青春的生意。不论是谁，在这样一个境界中，总会感到生命须得爱力来润泽的意思，以及薄醉微倦似的春感。

水阁中鼓掌声扬起来了。

黎同她的新郎并肩站着，齐向宾客们深深点头，脸上都浮着甜美的笑意。黎穿一身淡湖色的衣裙，裁得颇宽大，风从池上送来，衣襟裙围飘飘吹举，显出躯体的自然美。新郎穿着浅灰的春服，躯干较黎高一点，姿态正直；鼻子很高，眼睛射出英俊的光：正是个健全的青年的模型。

击掌声歇，宾客们的祝贺语开始了。有的说他们从恋爱而进于结婚，乃是一种理想的实现，其足以纪念的价值，不亚于事业的成功。有的说他们各擅恋爱的艺术，一携手，一对笑，都是至高无上的创作品；今天值得纪念的在于更进一步，从此以后，他们将越益努力，产出更丰富更美妙的创作品。一个穿淡红衣的女郎含娇带羞地站起来说，“我们客人的祝贺语也说够了。你们两位受了我们的礼物，该有点儿回赠。我们所要求的回赠是你们以前的‘浪漫司’；两个都要讲，谁也不能抵赖。讲吧，讲吧，我们听！”她的脸渐渐泛红，而且延到颈际了；热情的增强使她再也站不住，便跌倒似地坐下来，佯闭着眼睛，头侧枕在她同伴的青年的肩上。

一阵掌声又爆发似地扬起来；中间夹着“浪漫司！……浪漫司！……讲！……讲！……都要讲！”全是怂恿的声调。

水阁中忽然沉寂，宾客们都凝心静待浪漫司的开端。四围繁碎的鸟声显得清朗起来了。

“没有什么可讲，”黎温柔地说，眼光斜睨着新郎。

“不能！……不能！……总得讲一讲！……一小节也好！”又是一阵怂恿。坐在新郎旁边的一个客人就把新郎亦扶亦抱地推起来；众人又鼓掌响应。

新郎知道推诿是不成的了，便略略鞠躬说，“我来讲，我们的浪漫司是这样的：她爱我，我爱她。”说罢，便脱逃似地坐下，上排的牙齿咬着下唇，把笑忍住。

宾客们感到一种滑稽的趣味，禁不住哄然笑出来；但也感到不满足，便随口嚷着“哪有这么空的！……哪有这么短的！”

出其不意，黎自动地站起来了，一手掠着鬓发，一手轻按桌子，说，“我也来讲了吧，我爱他，他爱我：这就是我们的浪漫司。”她很轻快地坐下；低下头来回避人家的笑眼，便叫人家只见她的一头美发。

她的话把滑稽的趣味更增浓了，众人又哈哈地笑起来。

“抄袭的，不算数！抄袭……”零零星星的玩戏的攻击不知从哪几个笑着的人的口里发出来。

刚才要求他们讲浪漫司的穿淡红衣的女郎又发言了，她举起一只手，招动着，“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抄袭；乃是两个人一个心，一个心自然想同样的意思。”她说着，略带骄傲的神色环看众宾，仿佛一颗明星在群星中间闪耀。

众人觉得这话有妙趣，又是轻轻爽爽的一阵鼓掌。

全座的人都快乐，都象喝着青春之酒，沦肌浃髓全是爱与生意；他们这样无心地鼓掌，恣情地笑，这样那样地说些风趣的话，都足以表示他们是忧伤的化外之民。

但是，有一个人默默地靠窗坐着，随意的梳掠与穿着，在彩色与严妆的围绕中显得分外暗淡；笑意偶尔勉强地浮上她的脸；两手似乎特别沉重，举起来拍着是艰难的事情。她全异于其他客人；当此欢会，所见所闻都含快乐的情调，她却伤感了，觉得这些于她全不相宜；因而懊悔自己主意不坚，不能贯彻不到这里来的初意。

这个人当然是瑞芝了。她见黎并不殷勤招呼她，只在刚见面的时候谈了几句话，随后就仿佛没有她在场的样子，不免有点悒悒。她刚才在马车中也努力设想这将临的愉快，以为黎一定把她看做最尊荣的宾客，刻刻不离开她，表示友谊的亲密，还把她介绍给所有的宾客说，"这位是我生平最相好的朋友，今天承她来到这里，最是我们这婚礼的光荣！"她这么想时，就觉得去去也有点意味。但是到此刻，她的幻想已经破裂了！只把几个月来的沉忧深怅重又钩起，而且更增浓了色彩。"不该来的！不该来的！"她想着想着，正同众宾的拍掌欢笑一样地重叠。

她看黎那样似骄傲似羞涩的态度，对于新郎表示软媚的依恋，说几句话又那样娇痴轻巧，都似乎是故意的举措：专为她而发的：惟其那样，才衬托出她的孤单，她的拙劣，她的迟暮。尤其不可堪的，十馀年前初婚时的残影突然闪现于脑际，那种甜甜的麻麻的滋味，仿佛还可以想见，但是随后的陈迹立刻跟着显现，再一闪便又想到了将来：那不是一段伤心，一团漆黑么！

她又看许多客人那样恣情地笑，热烈地拍掌，飘飘逸逸地说些风趣的话，似乎是特地向她摆架子；仿佛说，"我们有

伴侣，有男女的爱情，有无尽量的快乐，有如花似锦的生命！你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配同我们在一起么！”又仿佛说，“黎所有的是美满，是幸福，是前途的光明，故而我们祝贺她！你没有，终生终世也没有，还不安安分分去躲在昏暗里，却到这里来抛头露面，好不识羞！”

她觉得胸头塞紧了，全身如同捆着绳索，没有一处不拘挛得难受：正象独自一个陷落在狠毒的仇敌的包围里。

这时候大家开始用茶点了。杯碟的传递，喁喁的软语，一个青年的脸与一个脂粉的脸的贴近，时时发出的荡人心魂的笑声，把这水阁变成情人恋友的大会场了。茶是甜的，糖果是甜的，……什么都是甜的。

但是，这些对于瑞芝却是更甚的压迫。她不想哭，也不怨恨什么，只感觉不可堪的悒郁和怅惘。

没有一个人理她，也没有一个人问她为什么不吃点东西，似乎大众始终不曾知道有她在这里。

她趁宾客们散开来随意游园的机会，便从草坪东南角的一个蕉叶门里踅了出去；也没有一个人留住她送她。

回到寓所，给温暖的阳光晒得有点晕眩了。

房东奶奶见她回来，很感兴味地问，“贺了黎小姐的喜回来么？她那么漂亮，今天做新娘，一定打扮得天仙一般了。新郎想也是出色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她停了针线端相着瑞芝，只待咀嚼她嘴里掉下来的珍闻。

“我没有去，”瑞芝又是一阵不高兴，头也不回就跨上楼梯。

“回来得这么早，”房东奶奶似乎询问似乎自语地说，重又

做她的针线。

去了锁，门"呀……"地开了。

"又来到这牢狱里！啊，牢狱！"瑞芝颓然靠在窗沿，模糊地想到从此以后，来到这房间里的只有她同她的影子了。什么时候才离开这里，什么时候才有点儿安慰，她完全不知道；前途只是一团漆黑！

镜子的反光在她眼前耀着，她无意识地凑近去，看看自己的脸。细皱纹网满了额角，眼睛现出无力的滞光，脸皮干黄，生着点点的雀斑，嘴唇淡得可怜，额发也稀疏了。十馀年前的小影突然涌现，与现在这个全不相同；她看见自己的眼眶里滚出泪珠来了。

温暖的阳光在对面的墙上闪耀着；蓝色的晴空没有一丝浮云；不知什么地方送来蜜蜂的嗡嗡声，似乎带着花的香气：正所谓春光如海呢。

可惜春光不是她的了！

1924年8月12日写毕

金 耳 环

他听见同棚的弟兄似乎高兴地告诉他说，"席占魁，你可知道我们快要开出去么？"就仿佛有一道耀眼的金光在前面一闪。

这已是个很久的故事了：他离开了营在路上走时，总看见那些妖形怪状又怪好看的女人。他想，"真要命，惹人的东西这样多！倘若……"他再也不能清楚地想了，只觉得一阵软软的酥酥的，终于咽了几口唾沫。

有时候他的眼光给粉白的手腕吸住了，那些手腕上戴着黄澄澄耀眼的东西。他想，"这一段嫩胳膊多么可爱，又戴着这金的家伙！握一握，亲一亲，应该有顶甜顶好的味儿。"这时候他的手指屡屡作把捏的动作，象在那里操练身体操。

他的排长本来戴一个金戒指，在右手的中指，他也并不在意。当天气突然温暖的一个时令，一天早上上操，排长拔出长刀来指挥，才使他非常惊异起来。那柄刀映着朝阳，晶光闪烁不定；但是那执刀的手，发出夺目的金光，灿灿的不止一道，尤其觉得庄严且宝贵。他定一定眼睛，自觉很有把握，并不迷眩了，才向前仔细地看。"还了得，这家伙戴了这么多的戒指！无名指上也是一个，小指头上也是一个，统共三个！"他开始发见自己的缺点了：指头上一个戒指也没有。他想这必须戴一个才行，又想起那些戴着戒指的粉白的手，更

觉得非戴一个不可；没有戒指的手，简直不能够举起来托枪。

但是，教他从什么地方去弄一个戒指戴呢？

三年前他在家乡实在没有方法想了：几百里内的麦搁在田里，掉下来就出芽，没有人敢收，因为土匪时时出现，你若在田里收割，说不定突地飞来一颗子弹，教你跌倒在田里。他的母亲舍不得比性命还重的麦，可是不敢径自去收割，就只有忧急的份儿。不到一个月，她老人家就急死了。他埋了母亲，剩下的只有空空的一双手，这怎么得了呢！后来看见离开了家乡到别处去的人越来越多，心头仿佛一亮，"只有这一条是活路，也出去碰碰运道吧。"在这家乡更有什么值得恋恋的，他想起要走时拔脚就走。

他跑了一千多里路，来到这地方，无意中遇见了一个同乡，本来有些儿认识的，现在在这地方的营里。谈起了眼前须得想个法子才行的话时，这个同乡慷慨地说，"别的法子也没有；你若要我保举，吃一份粮是拿得稳的。"他为什么不要呢？于是跟着同乡回营去；请求的结果，果然得补充一名缺额。

月饷是七块大洋，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他觉得很满意。一身军服据说是前任的兵的，现在顶用，须扣还三块钱；他进营的日子是十一月五日，从一日到四日这四天作旷假论，须扣去一块钱：所以第一个月实得三块钱。他算了一算，依然觉得很满意，"三块钱，总比一个大洋也没有好多了，况且下一个月就是整整的七块钱。"

但是他吃饭要钱，零用要钱，等不到发饷的日子，早已难住了。就去打听那个同乡，这怎么挨下去呢？同乡笑一笑

回答他说，“你不知道，你难道要等到发饷的日子么？照规矩，这个月的饷，下个月的十号才发，谁有这耐性等！我们逢到十号，二十号，月底，就撮着央求的嘴脸，凑着好话，去向司务长支借，——那些日子，他已经从上头支借来了。不然，我们怎么过呢？可是你要记着，倘若去得不在当口，或者嘴脸不好看一点，话说得差一点，你就借不到了，还要吃他一顿骂。”

他当然感激那个同乡的传授；大着胆子依言而行，果然借到一块钱：他觉得周身都松爽了。住下了几个月以后，又懂得了许多的事情，就一一照办。起先向司务长支借，开口是三块四块。司务长摆出公事的架子，说照规矩不能支借的；又似笑不笑地，表示他的恩惠，说他从来不肯亏待兄弟们，既然开了口，拿五毛钱去吧。再经恳求，再经还价，终于支借了一块两块。这样地经过几回，早已加到了七块的数目。再开口就不漂亮了。于是背着被褥去押当；用完了，又背着不穿在身上的衣服去；也用完了，开始向各处赊欠，卖菜的那里欠两毛，烟纸店里欠三百，好在他们虽然也要追讨，答说没有却是堂而皇之的；这样延到下个月的十号，又如木桶里的鲤鱼得到倒下来的满桶的水了。他也学着伙伴的办法，吃得不很好又操练得很辛苦的身体须得调养调养，手头有钱，就请军医先生开一服滋补的药。当去的被褥同衣服呢，谁高兴再去麻烦地赎出来，爽性尽所有的钱重又买新的。

他的经济状况永久是这个样子。虽然觉得手指上非戴个金戒指不可，没有戒指的手简直不能够举起来托枪，可是始终不曾想起怎样把它弄一个来戴。他怎么能够想呢？

但是，现在听见快要开出去的消息，飞快地引起了弄一个来戴的想头；又似乎手指上已经戴着那东西了，浑身有一点飘飘然的样子。

他听熟了伙伴们讲的关于开拔的故事，常常没着没落地想，假若能开拔一趟多好。"现在真个开拔了！"于是捆起才买了两个月的被袱来。

"席占魁，你干什么？"另外一个同棚的弟兄有点儿心羡，眼光直注着他的被袱。

"还不是玩那老一套么？"他含糊地回答，手里正打好绳子的结。

"我不该前几天把被袱先当了！倘若留到今天，至少好……唉，倒霉！"

席占魁不管这个伙伴在旁边叹气，径自背着被袱走出去。他觉得营里有点异样，两个三个弟兄聚集一起，轻轻地在那里讲些什么；也有急急忙忙跑出营的，正同他一样想法，也背着被袱衣服一类的东西。他暗暗地对自己说，"这一回一定戴得成了。金光光的，套在指头上，多漂亮！"他这样想时，很有劲地在街上走，犹如大检阅的时候。

粉墙上一个满墙的"当"字在他前面了，仿佛一个大大的贮钱的坛子，开着盖，张着口，在那里等他。他走得更着力，三脚两步，已来到石库门前。门里跑出三个人来，擦肩而过，带笑带骂地咕噜着。他眼角瞥见，知道是同营的。"他们比我还要早，好乖巧的东西！"便跨进门去，站在高高的柜台前面。

柜台里面一个小伙子正在打呵欠，用手掌擦眼泪，他从手指间窥见了进来的主顾，只作没有看见，就站起来到摆茶

壶的地方斟茶去。呵欠似乎有传染性的，旁边一个老伙友随即染上了，也哈哈地打起来。同时他觉得有点倦意，便举起两手在眉目间只是按摩。

席占魁见一个年轻的走开了，就走到老伙友的前面。看他两手老不放下来，未免有些不耐烦，带呼带斥地说，"不做生意么！"随即把背着的被褥摔在柜台上。

老伙友觉得周身一凛；同时直觉地想，"又是北方的口音！"放下手时，"当真又是一个！"就跨开一条腿作离开坐位的姿势。但是立刻想起这样很不妙，只得默默地把跨开的腿缩了回来。他勉强撮着笑脸说，"做生意，做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这条被褥么？你老总预备当多少？"说着，回转头来望所有在柜台里的同事，意思是表示他现在被困了，正需要强有力的应援。但是所有七个同事都似乎没听见没看见的样子，喝茶的喝茶，按着算盘发呆的按着算盘发呆，没有一个象要出兵应援的。老伙友着了急，只有暗自咒骂时辰不吉利。"偏偏又来一个，偏偏落在我手里！刚才小唐打发那三个，何等不容易，他还是能言善辩的呢！恶时辰，恶时辰……"

"二十块钱，"席占魁响朗地宣告。

"哪里当得到！"老伙友有点发抖，又轻又不联贯，说了这么一句。

"当不到么？依你讲多少？"

老伙友最好不要开口，但是这当儿又不得不开口。"平常人来当，不过八毛一块；老总们来，格外优待，至多一块八两块；我们这里向例是这样的。"

"我不管，我这条被褥要当二十块！"席占魁重实地拍着柜

台上的被袱，扬起了好些尘屑，在斜射过来的阳光中乱舞。

老伙友似乎心定了许多了；这样的无理勒当，他觉得有纠辩的必要，虽然这重实的一拍颇有点汹汹的意思。他端相着被袱说，"这样的被袱，就是买一条新的，哪里要二十块钱？老总，你要明白。你真心要当，照平日的规矩十足估计，格外优待，写了两块钱罢。"

"这老家伙！"席占魁枯黄的脸上耀着铁青的光，"你真个不答应我么？"

老伙友重又觉得眼前的情形很危险；但是口不从心，漏了一句道，"实在难以照办。"

"你不答应也不要紧。我可相信你；这被袱就留在这里，待我们的官长来向你讲话！"席占魁回转身子，向外就走。

这当儿装作没听见没看见的七个同事再不能旁观了，一齐赶到老伙友的身旁，把他围着。中间帐桌先生尤其发慌，连忙招手喊道，"喂，老总，要多当些，总可以商量。请你回转来吧！"

"你不看他穿的是老虎皮，又不想外边的风声是怎样么？做生意不能死板的，随机应变，才是道理。"一个托着水烟袋的中年伙友轻轻地似埋怨似教训地说。

故意避开的小唐接着说，"象我刚才打发那三个，尽同他们缠，但是没有让他们发怒而走：这原来要用足工夫，耐尽性子的。"他的腔调颇含骄傲的意味，就是态度也有点昂昂然。

这老伙友仿佛做了一桩错事，低下了头，苍暗的脸上有些发红。

席占魁停了步，却并不转身，只回头说，"你们不答应，

还商量些什么？待官长来向你们讲话就是了。”他又举足要走，颇有点不在乎的样子。

“喂，老总，”帐桌先生恳求似地喊，“当五块罢！请你回来，带了票子去。”

“五块？”席占魁觉得有点儿味道了，便又回转头来，“还差得远呢！我不高兴同你们绕圈子，干脆一句话，二十块，到底肯不肯？”

“那么就是十块，”帐桌先生慷慨地喊了出来。“你老总来了，才这样办，你要懂得我们的好意思。”

“戒指到手了，”席占魁心头一喜，一旋就回转身，笑着走到柜台前面说，“你们这样爽快，我倒不好一定要多少了。这样做生意才对呢。这老头儿只会吃饭，要他干什么！”

托着水烟袋的中年伙友凑趣说，“原是呢，他究竟年纪大了。”

另外一个伙友开了票，收藏了柜台上的被袱。帐桌先生坐上位子，戴起眼镜登了簿，便从抽屉里数出十块大洋来，递给伙友；乘便凑近去轻轻地嘱咐道，“待他走了，马上关门停市。”他的眼光从眼镜的上边望了望柜台外的主顾，又连忙说，“再要打个电话给商团本部，请他们想法来这里保护我们。”

席占魁接了几年来从没拿得这么多的十块钱，觉得很重；端相那白亮的袁世凯的侧形，又觉十二分有意思。热望的心差不多达到顶点了，他便匆忙地跨着大步奔向一家银楼；那家沿街的玻璃窗内陈列着许多银铸的东西，中间有个一尺多高的杯子，常常吸住他的眼光，使他又惊讶又妒忌地独语道，“他妈的，这么大这么亮的碗！”

银楼里的伙计检出戒指给他挑选时，他的指头粗，分量较轻的戒指是预备给女子戴的，统都套不上；宽大一点的男子用的，分量又重了，代价就不止十块钱：因此，挑了好一会还没成交。他不免有点怅惘，"怎么的！怎么的！"只是乱嚷。又从伙计托着的小抽屉中检起一个纸匣子，中间是一对旧式的耳环，一端插入另一端的管子里，取其可以放宽收紧。他开了盖取出一个耳环来试戴，"妈的，刚刚好！"随即转动那只手，看各各的姿势。

"这不……"

席占魁没有等伙计说下去，带玩笑带斥责地说，"你有这刚刚好的戒指，为什么藏着不早点拿出来？"

伙计也就不说了；随意回答一句，做成了这笔交易。

席占魁在回营的途中，与来时不相同了：他松松地握着拳；两臂前后动荡，觉得增长了许多力气，尤其是右臂。他看路上的人个个都注意他的右手，又羡慕，又惊讶，便感到一种酒醉似的快感，使两手的动荡更为有劲。当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不免迷糊地这么想，"喂，女人……今天……金戒指……他妈的……"

他回到营里，一个同棚的弟兄问道，"你到哪里去了？"

"还不是玩那老一套么？"他又含糊地回答。但是他马上伸出右手来夸耀地说，"你看这东西怎么样？"

这个伙伴望一望他的铺上，说，"你把被袱买了这东西么？好捣蛋的家伙！可是，不用买只要检的日子就在后头了。一两个算得什么，要检起码检它十个八个；顺手一点，就得检它一大串！"

"你讲的是开出去的事情么?"

"着呵! 刚才听他们讲,命令明天就下了。"

"不真个开火吧?"

"怎么不真个开火? 听他们讲,碧庄那地方上礼拜就开火了。火车不能直开到碧庄,我们得在玉冈下车,再跑到前线去。"

"可怕呢!"席占魁完全把手指上的戒指忘了,茫然的恐惧从他的心头透出芽来。

"怕也没法,吃这碗饭就得当这项差使,"这伙伴受了他的传染了,声调很不振作。

默默地过了一会,席占魁自作宽慰道,"什么都靠着运道;我今年的运道还不坏,枪子炮弹不一定会找到我的。"他说着,心想这意思千真万确,一点不错。

"你讲运道,"这伙伴好象解松了一重束缚,"谁都不能预先知道;可是,谁都能有碰到好运道的巴望。明天开出去,我们的好运道就来了,那也说不定。我们打败了那面的人,我们冲过去(他的声音渐渐洪亮而有力,手握着拳,伸击助势),夺了他们的地方,就什么都是我们的了!"

"不错,到这地步,什么都是我们的了!"席占魁听熟又想惯了的"破城明取,三天封刀"的话,不绝地在他脑中闪现,恐惧心只得避开了;他于是得意地举起手来,看那新戴上的代用戒指。

第二天也是很好的天气,席占魁的全营人果真开拔了。乌黑的枪管在阳光中发亮;腰间的水瓶同珐琅杯击触有声,响应着错落不齐的步调。他们脸上大概是没有表情的,看不出

什么哀愁，也看不出什么高兴，只是茫然地寂然地前进而已。他们的家远在几百里或一二千里之外，当然没有扶老携幼来送行的；尤其是席占魁，便在家乡动身，也没有什么人来送行了。要是不然，他们至少要掉几点眼泪呢。他们又不生在鼓励战死的国度里，队伍经过时，路旁的观者只是默不作声，惶恐地站着。要是不然，狂热的呼喊，鲜花的赠与，妇女的慷慨地接吻，他们至少要感动得周身活跃呢。

队伍上了火车，车就开了，绿意弥漫的原野在两旁平转；时时有一丛深树或翠竹一闪而过，标志着那里有村落；曲折的小河细得象衣带，在远处地方发亮。这真是诗趣的境界！但是，弟兄们没有吟过什么诗，并不稀罕那些。他们各怀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心情，外面却 然随口骂人，谈这个，说那个，同平日相仿。小部分的人给火车颠簸得倦了，眼睛才开又阖地在那里打磕睡。

席占魁坐在车厢的角里，也朦胧了好些时了。车身的突然停止使他张开眼来，惘然问身旁的伙伴道，“什么地方了？”

这时候差不多大家站了起来，收拾随带的东西。他身旁的伙伴正背上先前卸下来的背囊，回答他道，“到玉冈了。”

“啊，玉冈！”席占魁眼前一昏，胸口跳得厉害，几乎坐不住的样子。又闭了闭眼睛，才知道因为可怕的缘故。

其实玉冈距离正在开火的碧庄还有三十里呢：只有轻雷一般的炮声从风中送来，至于危险，可说一点没有。他跟着大队跑近前线，炮声越来越响了，清脆的枪弹声也渐渐地清楚了，淡淡的白烟也望见了，心头反而一步步平静下来；同时仿佛觉得前面正玩着有趣的戏法，颇有一种看个明白的兴

趣。直到散开了队伍，掘成临时壕沟，作第三道防线，他的身体坐在壕沟中时，恐怖心生了双翅飞开了。头上是明蓝的天；初秋的阳光斜照着后脑觉得很热；刺鼻的是泥土的气息；炮声枪声同京和四和子一样地发出些声音，不过腔调不同罢了：这些有什么可怕呢？他于是摸出留在衣袋里的烟卷，点火吸着。一会儿又取出刚才领到的面包同牛肉，张开了口大嚼起来。觉得渴了，便倒出水瓶里的水来润喉。以前在营里的日子从没过得这样舒服。

前面第一道壕沟抵御很得力，对面的人一点没有法想。他在后头不用开枪，自有炮队在那里远远攻击，回敬对面的炮。他在壕沟里没有事做，便哼起《鲜鲜花》来，“鲜鲜的花儿真好香，香香的姑娘……”

从七千尺的高空掉下一个炸裂弹，正落在这新掘的壕沟里，轰然一声，土块同铁片急激地四面飞射。

一阵尘灰消散时，离壕沟七八尺远有一条炸断的胳臂，断处渍着一滩殷红的血，皮色灰白，瘦瘪得可怜。这只手的中指上套着个金耳环，在夕阳光中闪耀着。

1924年11月12日写毕

潘先生在难中

一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象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

揭示处的黑漆板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象这种报告，在这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

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胳臂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胳臂！我的胳臂！”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道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一个客人用鄙夷的声气自语，一方面他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行进的机会。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转一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费唇舌，不如省些精神吧；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胳臂！胳臂！”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你们看着我！”

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站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了许多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点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

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旋转身子一看，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车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会，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哎唷，哎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要求抚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我们仍旧象刚才一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要不是联着，就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住他的膝头说，“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牵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两只手都不空了。

潘师母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吧，当心脚下。”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象在梦里似的，出了收票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转侧的馀地，只有顺着大家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

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人行道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踪影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便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着，“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会，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瞎撞，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人行道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畅地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运得很，一寻即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拢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稍微昂起了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他想了一想，继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

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

车夫刚要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条胳臂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看这个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灯点得亮亮的，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标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找房间么？”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似的。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归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间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运气会连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

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张床，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房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去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讨厌的气味！”随即听见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那里是厨房。再一想时，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火腿汤淘饭！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知道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没有心肝的，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吩咐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

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着，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潘师母不响，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经带在皮包里，寄到教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西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有没有知道他们一家都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会不会忘了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有完工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炖鸭……真同通了电一般，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觉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不知弄到怎样呢！”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母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疏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时候下，”就把窗子关上。突然看见原先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望那单子。

“不折不扣，两块！”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二

第二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狭得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

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会了，只因父母教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哪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哪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说不定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是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转为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包你没有一点危险，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灵敏，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里的东西么？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能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可以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得定必能捞回来呢！生离死别的哀感涌上心头，她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个场面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凄惨地流起眼泪来。于是勉强忍住眼泪，聊作自慰的请求道，“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要是还来得及，你就搭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搭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假若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这个意思，依你的话，就搭了下午的车来。”

两个孩子约略听得回去和再来的话，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娇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儿住在这里，”大的孩子

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叫唤，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提高了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等吃早饭吧。”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又想他要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果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这时候还没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集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来看看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顶。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儿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一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可是不嫌燠热；坐位很宽舒，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呢。”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

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是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下来了。还有半个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了。"

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去。"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去？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去，我也不高兴去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反正我的老衣早就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那双鞋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再想主人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

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通告中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学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若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益处，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

他起好草稿，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誊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派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剩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

下一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没精没采地踱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送通告，有二十多家关上了大门，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塞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佣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了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馀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再说吧。"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

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象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备几个在那里。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多拿几个也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馀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拴着胳臂，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件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着红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又清静又宽阔了。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有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展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尾贴出一张新鲜的战报时，也有些人慢慢聚集拢来，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背后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照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消息不通，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成分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搭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是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员家里去打听。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吧？"潘先生急切地问。"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愁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一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的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昏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你关着门安睡好了，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一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

提着出门。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哪里有一毛钱的？"车夫懒懒地说。"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拚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

"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点！"

"潘先生，你到哪里去？"一个姓黄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他，站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问他的是谁；忽然想起回答那人简直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人决不会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见面之后，说，"这里实在没有馀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厨房的厢房让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你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似地安慰。"何况在这样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以为自己受惊太利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一闭眼睛再睁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

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

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他，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吧，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全不象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席子，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排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间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间里的人物都昏暗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放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东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后说，"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

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若能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到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子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呢！”他又转而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用兵全在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竟不为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局长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

笑。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了进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下一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凉。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儿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兴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眼惺忪的人。他走过去，转入又一条街，也听不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一转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笑，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四

二十馀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象是办

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道，“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使就请你当了吧。”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馀几个人附和着。

“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四个彩牌坊，让杜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哪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手里。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这一句更见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

1924年11月27日写毕

外　国　旗

虽然交了秋，天气还不肯凉下来，田里的稻都被炙得带着干焦的意味，一点儿没有风。几朵淡云似乎系住在远处的树顶上，动也不动。跨河的大环桥倒映在水里，合成个圆镜的模样，那镜面空明透亮。

非常寂静，也没有远处的嚣声送过来；如其偶尔有一条黄狗叫几声，或者有一个孩子啼哭，那音响异样清楚，央央地如在一个大空坛里。

这不是全镇沉在平安的境界里么？但是殊不然。只消看那桥边泊着一只方篷阔身的航船，就知道镇上的人心怎样地不平安了。那航船上一个舟子都没有；篷侧的板窗完全关着，从前面望进去，只见一舱的黑暗，与船身等长的木桅杆搁在篷顶，系帆的索子散乱地垂到船梢。

"又没有开！"寿泉赶到桥边一望，自言自语地说。"一连五天了，其势总有点不妙。听了我的话，现在也就安心了。女人最没有办法，要她安逸，倒象教她吃毒药似的，死也不肯相信！"他这样想，觉得他的女人实在可恨。

他没精没采地跑回家。他家门口聚集着男的女的五六个，他的女人也在里头，正靠着半截的板门，用一支银挖耳剔牙齿。木匠阿蓉最先看见他，提高喉咙喊道，"老寿，我们三缺一。在这里等着你！"

“教他来才没趣呢，”寿泉的女人藐然地说。“这几天他失了魂似的，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一夜里总要醒十七八回；我也给他扰得没有好睡。”接着就是一个哈哈的呵欠。

好几对眼光一齐射过去，大家觉得寿泉确然失了魂似的；不然，为什么系在钮扣孔里那条又粗又亮的银表链不见了呢？衣襟的部分既这样黯然，他的倒霉是无疑的了。

但是木匠阿蓉不管这个，见他走近了，又说，“老寿，三缺一，你来就成功了。”

“谁有心思弄这个！”寿泉略带厌烦的声气说。“其势有点不妙呢，航船又没有开出去！”

哑杀老四面孔一沉，表示他有经验，“自然不开出去，——老早就断得定，也不等大桥头去看了才知道。去迎接他们来么？谁也没有这么傻。”

“他们哪里要人去迎接？”金大爷带一点驳斥的口气，就见得他的经验更超越了。“他们看见船就会拉；跳上船头喝一声‘开高镇’，谁敢说半个不字，包你小鬼遇见了钟馗似地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隔壁的水生嫂听到这来字，仿佛眼前一闪，真个来了些什么东西，她觉得害怕，勉强支持着说，“这里不是有什么保卫团么？”

金大爷哈哈地笑出来了，“保卫团，你道是保你们的么？你们全然不知道，我是透底见骨地明白的。”

“我都明白，”木匠阿蓉坦直地抢着说。“保卫团是保他们的，保他们有家当的几家的，等到风声十分紧急的时候，几个站在陆家典当门前，几个站在永丰米行门前，东面张家几

个，南面严家几个，就把零零落落的二十个保卫团团丁分完了。”

金大爷听他所说正就是自己要说的，略微感觉没趣，便说，“还有呢。”恐怕木匠阿ССССС再抢出来说，急忙继续下去，“保卫团同兵全是相识，有的是弟兄，有的是表亲，至少也是同乡。他们彼此约好了的：保卫团站在哪家门口，兵就放过那家。”

寿泉的女人回头去看自家的门面，两扇板门的上半截撑了起来，望得见里面挂着的褪红的对联，下半截给走过的学堂里的孩子们用白粉画了些不象人又不象虫的东西；一扇统长的板门向里开着，有两三条一个指头宽的裂缝。她想这个地方总不会有站保卫团的份儿，觉得有点绝望，闭一闭眼睛说，“那么我们怎样呢？”

寿泉见女人着急，感到一种复了仇似的快感，冷笑说，“我原说赶早走，赶早走，你死也不相信。到现在，着急也不相干了！”

水生嫂怜悯地看着寿泉的女人，以为她有了这么一个好男人，偏偏不肯听从，真是活该受刀兵之灾。随即想到自己，“倘若水生没死，此刻一定逃在上海，抱着阿根逛大马路了。”她心头一酸，眼泪欲滴不滴地留在眼眶里，便默然回入自己的屋门。

寿泉的女人听丈夫这样恶意地回答，不免动了气，眼光一斜，表示她正含怒，说，“走，走，走，只有你是老鼠的心，兔子的胆！”她回过来向金大爷等诉说道，“他老早就想逃走，说要逃到上海。你们想，谁料得定打仗一定会打到这里来？打

听还没打听明白，就看着王家白家他们的样，走，走，走，你们想算个什么？他又不能知道打仗到底打到什么时候才歇。倘若只不过三天五天，那么逃了出去，一眨眼也就回来了。倘若一个月呢？两个月呢？一年半载呢？上海地方配我们住的么？只要二十块钱一担的米，就把他的心抖碎了。我说且慢，看看风色再说，全为的顾怜他。他一点不明白，倒说这样短寿促命的话来气我！"她的面孔全部涨红；语调越到后来越快，声音象有尖刺似的。

哑杀老四体贴地说，"不要怪你动怒，就是我听了，也要怪老寿不明白你的好意。"又眯着笑眼向寿泉道，"你新近掘着了横财么？这样地着急，要逃到上海去，身上一定很有些油水。借点来用用吧；不要等到'兵临城下'，给他们顺手捡了去，将来讨债也没有地方去讨。"他说着，摊开手掌示意，左手拍寿泉的肩膀。

寿泉觉得有点窘急，连忙声辩，"你又说笑话了。你看，穷得这样子（他拉起青夏布衫的下缘），哪里有什么油水？我要想逃，不过想买一个安心，——她又是顶胆小的，枪来了，炮来了，到底是怕人的事情呢。"

"枪来，炮来，再好也没有了，"木匠阿荞带着不平的口气说。"本来就不容易过，本来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枪炮一来，搅个你死我活，再好也没有了。况且，到底谁死谁活还没一定呢。你们都讲逃，我梦里也不曾想到逃的事情。你们都逃光了，单剩我一个，我也不高兴逃。"说到这里，爽利地把不平的愤慨撇过一旁，一只手在哑杀老四的上膊上一搭，作牵走的姿势，"那些闲话，有什么多说的，我们上局去吧！"

哑杀老四本来不大高兴成局，因为阿蓉有个老脾气，譬如输了两毛八个铜子，他就伸出手来说，“拿七个铜子来，欠你三毛。”赢钱拿不到，还要摸出现钱放欠账，谁真是手痒不过没事做呢？便摇着头说，“今天不成功了。你不见老寿正在上心事么？”

“心事也没有什么，”寿泉勉强笑着说。“不过动兵打仗的事不是耍的，性命交关，况且……”

“不来就不来好了。”阿蓉感到失望的无聊，身子旋了一转，把头上那顶晒得发暗赤色的草帽向前一推，侧戴在额角，嘴里哼着青衫的调子自去。

金大爷觉得很有趣，苍黑的圆脸在眉目的部分起了好几条皱纹，这就是他的微笑。“他去了。他等了半天，末了吃个空心汤圆。现在一定去赊老酒喝了。象他这样定心的人，却也少见。这几天里，谁的心头不有点发抖呢？老实说，我倘若没有堂里送我的一面外国旗挂起在大门前，我就第一个要抖，早已实做了老寿的念头，逃到上海去了。”

“我看见吴老七家门前也挂着一面外国旗，”哑杀老四似乎报告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也是堂里送他的，”金大爷表示无所不知的神气。

寿泉听说，仿佛黑暗的前途豁地一亮，有这一亮，就可以提起脚来往前走。抬眼看金大爷的脸，又端整，又丰满，真是个有福气的相貌。一向把它忽略过，直到现在才有这第一回的新发见，自己也觉得诧异。

同时他的女人心里也一动，“这不是一条巧路么？寿泉这家伙只会对我发脾气，只会说几句短寿促命的话，真个临到

紧要关头，他连心窍都塞住了！但我与他究竟是夫妻，不该在旁冷眼相看，我既想得到，就是我来开口吧。”她想定了，便先自跨进门限，说，“金大爷，老四叔，到里面来坐坐吧。在外头站了好一会了，这太阳是当不住的。”

寿泉想正中下怀，便一手拦住金大爷的腰说，“不错，我们到里面去坐坐。”

哑杀老四一点不踌躇地说，“我不坐了，”旋转身子匆匆而去。这因为寿泉的手没有把他的腰一起拦着呢，还是因为烟瘾突然上来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金大爷坐定在方桌上首的椅上，背后就是“什么什么，惟善纳福”的褪红的对联。桌子底下有三个饭碗大的西瓜；他瞥见了，顿时觉得口渴起来。

寿泉的女人嘴里咕噜着“我去倒茶来”，走到屏门相近，向寿泉丢了一眼。寿泉会意，就跟到后间。

女人凑近寿泉的耳朵低声道，“你恳求他给我们想法一面外国旗，他要十块八块也依他。这一定有用处。不然，他为什么挂起了旗就不用逃呢？你要知道，只要外国旗弄到手，总比逃到上海去上算。你是想不到这些的，只会气我。现在我提醒了你；你要保性命，保……好好儿去恳求他吧。”说罢，不很用劲地在他肩膀上一推。

寿泉很满意他的女人这一个想头，简直与自己的心思毫无二致。可是总不甘心称赞她一声，便努着嘴轻轻地说，“我怎么会想不到？邀他进来就是为这个。”于是故意地咳一声嗽，走到前面，陪着金大爷坐，问道，“金大爷，你看到底会不会打到这里来？”

“难说，”金大爷不尴不尬地说。“倘若真个打过来，这里高镇至少要一大半化为一片白地！”他平覆着手掌向外一撇，表示大半个镇将要这样地被削平。

“金大爷看的《新闻报》，上边怎么说法？”

“凶险呢！现在什么都进步了，丘八爷的聪明简直可以做从前长毛的祖师。他们跑进人家去搜查，不开箱子，不拉抽屉，只要看见地板就撬起来。逢到泥地皮，他们一桶两桶地泼水在上面。要是水渗下去得快，知道毛病来了，一定是新近掘过的。便脱下腰间挂着的铁铲（作手势形容铁铲的形状），这样子的铁铲（又作铲地的姿势）只消一铲两铲，金镯子也出来了，真珠子也出来了。”

“啊！”寿泉失惊地喊出来，眼光不自主地斜到桌子底下放着西瓜的地方。

他的女人正斟了一盏茶，走到屏门跟首，听见一铲两铲什么都出来了，觉得周身一凛，就泼了好些茶在地上。两只眼睛也不自主地骨溜溜直望着桌子底下。眼光回过来时，恰巧寿泉的眼光也回过来，彼此相对一睁，表示无穷的惶恐。

金大爷接了寿泉的女人手中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茶盏说，“你想，这还有逃得过他们的眼的么？等到地板底下没有什么，泥地皮上也没有一丝儿毛病，才去开箱子，拉抽屉。”

“挂了外国旗就好了？”寿泉吞吞吐吐地问。

“那自然。他们兵官早先下命令的，看见挂着外国旗的地方，不准动一根草！谁还敢闹什么乱子！”

“倘若有几个发了昏，把命令忘了呢？”寿泉索性再探一句。

“那他们外国人就要出场了，”金大爷挺一挺腰，很严重的样子，仿佛他就是外国人。“打坏了什么，带走了什么，用掉了什么，有算盘在那里，都可以算的。照数偿还，一成折扣不能打，一个小钱不能短少！”

“倘若伤害了性命呢？”寿泉所有的疑念都已冰释，只有这一层，还似乎有点想不通。

金大爷略微觉得不耐烦，近乎使气地回答道，“那就要他们赔一条性命！一万还是八千，看死者的身份来定，这样的数目比一条性命也就差不了什么。”

寿泉听说，以为有这么一个办法，实在公平到二十四分；就是死了，一万同八千究竟是真家伙。便连连点头，表示他彻底明白了。

旁边他的女人却气闷极了。她想又不是教他陪新亲，要什么“城头上出棺材”，远远地绕圈子。便冲口而出道，“金大爷，恳求你，给我们想法一面外国旗吧。”

“唔，”金大爷喉咙里这么一响，也不象答应，也不象不答应。

寿泉的女人觉得还有申说的必要，堆着笑脸继续说，眼光却屡屡溜到三个西瓜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就只这一间破草棚，也值不了多少钱。不过金大爷如其肯给我们想法，把救苦救难的外国旗弄一面来挂起，我们两条性命就保全了。他胆小，我的胆也不见得大，正是半斤八两。上海地方不是我们住的，所以我没有依他逃去；心里头日日夜夜象有条麻绳紧紧束着呢。现在风声越来越紧，航船也不开了。只有恳求金大爷大发慈悲，给我们保一保险吧！”她的声音不见得动听，

但居然是一种哀婉的语调。

寿泉顺着央求道，"金大爷常常在教堂里出进，面子顶大，只要金口一开，外国人没有不答应的。我们本来要去找金大爷，碰巧金大爷在这里走过，也是我们的运气。金大爷你，照顾我们一下吧！"随又凑近金大爷的耳朵，唼唼泥泥说了几句。

金大爷似乎点头，说，"那倒没有什么。不过旗子这东西顶名贵，他们不一定肯。——这要看你们的运气了。"他脸上现出狡狯的笑容。

"金大爷的面子，哪有不肯的道理？"寿泉的女人心头一定，觉得周身都松爽起来。

"不错，哪有不肯的道理？"寿泉也心头一定；颇想出去乐一乐，解解几天来的闷气，可惜阿蓉他们已经走了。

这天夜里，寿泉夫妇两个听听街上没有走路的人了，乘凉的人都回到床上，预备宴请蚊虫，狗也没有声息，便偷偷地把三个小西瓜搬开，掘成个饭锅大的泥潭。女人踅近板门，耳朵贴着门缝听着。听了好一会，寿泉倏地攫起泥潭里的一个花布包，小偷儿似地慌忙打了开来，重又包好了。回头来向女人一望，又倏地把它按在泥潭里。于是铺上刚才掘起的泥，两手连连按着。女人踅回来帮着他。等到三个西瓜复位的时候，日间的热气消散已尽；他们两个虽然做了半天的工作，非但不出汗，而且感觉不爽快的凉意。

金大爷回去的时候，趁七岁的儿子不留心，从他的专盛破玩具的抽屉里拉出一面尺多见方的外国旗。这抽屉里塞着好几面外国旗。去年秋季布道大会过后，金大爷看见两串万国旗在布篷里飘动，却是纱的。他是教友，堂而皇之收了下

来，顺便带着回家，逗引孩子叫三声“亲爸爸”。这是抽屉里的外国旗的来历。现在他拉出来的一面，花花绿绿有好几色颜色，也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折了几折，便藏在短衫的口袋里。

第二天，金大爷踱过寿泉的门前，折进去坐坐，就成了一注交易。

金大爷的话应验了。几十条被拉的船把第三营全部人马送到了高镇，船夫的汗珠滴滴落在河里。

兵们沿街搜查，搜到寿泉家，板门关着，里面上了闩。用枪托撞了几下，一点没有动静。

“妈的，装假死么！”

“把牢门撞开了就得！”

枪托又是两下，门枢断了。门就鞠躬迎接似地撞将出来，终于五体投地贴伏着，不再起来。

先锋直闯进去，嚷着，“请我们吃饭呢！”方桌子上盛好两碗饭，还是热的，筷子旗杆似地直插在饭里，饭菜有燉马江鱼同炒雪里蕻两色。寿泉夫妻俩以为他们经过门前，必然一望就走，所以关上了门照常吃饭。等到听得打门的声音不对，头里一阵昏乱；转身赶到后面的院子里，爬过一道乱砖墙，就老鼠一般伏在墙脚下。

花花绿绿的一面旗子的确挂在檐头，风吹过时飘飘地拂动。

1924年12月6日写毕

城中



前　途

窗外一两只麻雀细碎地叫着，声音有点儿寂寞。天是亮了，但窗上只有滞暗的光，没有清爽的气韵，大概今天太阳不出来了。虽说是新秋，已颇有些凉意；他们两个盖在一条夹被里，不自觉地蜷成两只醉虾的样子。

女的深长地叹一口气，身躯略一动弹，头缩得更紧，仿佛正遭人追弄的刺猬。

惠之禁不住开口了，“又是为什么了？”他昂起头来直望着她的蓬松的发髻。

她不响；也不动一动，仿佛僵了似的。

他觉得怅然，右手拍着她的肩头，说，“我问你，你理也不理。再问一声，又是为什么了？”

“没有什么。”

“那么为什么叹气？”他扳动她的肩头，想叫她翻转身来。

她挣脱了他的手，依然蜷缩着，没有翻转身来的意思；冷然说，“对你说没有什么就是了，气尽让我去叹。”

“我知道了！”惠之颓然倒头在枕上，语音里带着凄苦的情味。“又是老毛病！又是为的我们的穷！”

“穷是命里注定的，就是叹一辈子气还是逃不了。”

“所以我就不愁穷。岂但不愁，我简直不把穷字放在心上。

从前孔夫子的学生颜渊穷得不得了，住在一条小巷子里，人家处了他的境遇，一定要愁得不堪，他却乐得不堪。这是我最佩服的。可是，你为穷而愁，我却愁你的愁穷，我就为你而愁了。你要知道我的心——这至少说了几百遍了——我不要你愁，不要你不快乐呢。”

“佩服孔夫子的学生有什么用？饭总得要吃，房子总得要住；抽屉里只剩两块六毛钱了，领薪水的日子还不知道在哪一月哪一年，亏你说得出不放在心上！”

惠之对于这些原也知道得很清楚，但刚才竟似春梦一般极其渺茫了；现在经她一提醒，顿如突然陷落，陷入一个无望的深渊。他也叹气道，“这叫我有什么法子呢！他们要打仗，自然开不成学了。就说开了学，学款早已移充军饷，还是个枵腹从公。我望见前面一片黑，黑得象墨，象没星没月亮的夜。”他一缕心酸，含着泪说，“你才倒霉，同我结了婚，从不曾做过一件新衣服，从不曾上过一回馆子，只是陪着我穷……”他不能再说下去了，前额凑近去，贴着她的蓬松的发髻。

起身以后，惠之在阶前呆看泥地，他夫人在后头烧粥，忽然有人叩门。开门看时，是个朋友，便让进来坐了。这个朋友并不是来报告可怕的打仗消息，也不是随便走来闲谈消遣，是发见了一道希望的光，由于友谊，特地给惠之指示而来的。

这个朋友说，得到可靠的消息，这里的警察厅长已由带兵的统帅委任了姓田的。他很有味地揣摹道，“好一位漂亮的人物，白白的脸儿，乌黑的短短的髭须，眼珠子有压服人的

威光，一口爽脆的北京话，比历来的警察厅长至少要漂亮十倍。陈伯通，你的熟朋友，听说那位姓田的与他是幼年同学。你何不去找伯通呢？说不定倒是个好机会。”他说着，眼光斜睨过去，含着无限的殷勤。

惠之听说，似乎不能相信是在清醒中。但是这几句话安慰的力量真大，本来前面一片黑，这不是闪电一般抽过一道光么？只要有光就好，前进的力气又萌生了。送了朋友以后，就打算怎么去找伯通。秋风吹动他的头发，也吹透他的夹衫，他并不觉得。

他夫人端着粥出来，同样地怀着一种新鲜的微甜的心情，说，“赶快吃了粥就去找伯通吧。”

“去找他，你说？”

“自然去找他。难道他有什么神通，会知道你的心事么？”

“不是这么说。我说的是他肯不肯替我想法。要是他不大愿意替我想法，回绝也不好，答应也不好，岂不是叫他为难了？万一他竟当面回绝，这又叫我多么难堪？”

“那么，你就眼看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脚边滚过去么？”她失望而愤愤了。

“不是这么说。你且不要着急。论伯通与我的交情，未必不肯帮我一臂之力；可虑的就怕他有什么不方便。至于我去向他开口，也实在不很容易；那话语含在口里想吐不吐，一定显出一副很丑很丑的嘴脸，我想想就觉得难为情。”

“托人荐个事情做，也是世间正大光明的事；难道你去求他荐你当个卑鄙的小子么？”她藐然看着丈夫，以为他一点不

通世故，简直是个呆子。

他叹了一声说，“你不知道。伯通相信我是情愿终身当教师的，他曾经称赞我认定了自己适当的事业。现在我却去托他，希望跨入另外的一界，那一界又是向来称为龌龊的，你想，他对我将作什么感想？”

“终身当教师！现在学堂都不开门了，你还要说终身当教师！”

现实的鞭子又在他背上一抽，前面顿时恍惚地显现一片黑，黑得象墨，象没星没月亮的夜。中间却透露一丝的微光，就是去找陈伯通。于是他毅然说，“我决计写封信给他。”

他给伯通的信如下：

伯通吾兄足下：久未趋候，惟兴居安善为颂。兹恳者，年来生计所需，继长增高，弟戋戋所入，不足以勉力追随，时有竭蹶之虞，吾兄早熟知之。自国内战事兴起，学款移充军饷，欠薪已积两月。今暑期已过，开学无期，前途茫茫，思之心悸。私念新任警察厅长田君，与吾兄为总角交，履新伊始，厅中职员当有更动。欲恳鼎力吹嘘，为弟谋一兼职，志不在多，月得二十元左右已足：此在目前，实救燃眉之急，即他日学校开课，学款有着，仍可借资补助。吾兄乐于济人，弟又夙叨厚爱，当不以为妄冀而却之也。不胜盼祷，跂望好音。

搁笔之后，他看了再看，总觉得这封信不大顺适，可是又指不定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二十元左右，不太多么？兼职，不难弄到么？说得这么着实，似乎他一定有把握，不觉得冒昧么？”他给自己提出种种问题。

他自己这样回答：“二十元也算少了，再少就够不上一用。

又况再说得少，难道去谋充一名八块钱的警察不成？兼职，那多得很呢，什么机关里总有好些兼职的人员，我所知道靠着这个过活的就有二三十个，办公厅都不用上，只是按月拿钱；可见只要有路，弄到并不难。至于说法，如其不说得这么着实，难道请他随便在脑子里想一想，不必真去进行么？这样，不是与他开玩笑么？而一线的希望就系在这一层上头，哪里有反而轻描淡写开开玩笑的呢？”平时的经验唤醒了他，他想，“越看越疑惑了，只有强制地就此算数，也就罢了。”便折好了插入信封，连忙粘上了。

现在他在街上了。那封信已被送进邮筒里，仰躺着等待它旅行的同伴。

早市还没散，出来买菜的男女徘徊在鱼摊菜担旁边，琐琐地争论价钱，计较斤两，一片嚷嚷。石子砌成的道路，被担水的夫役泼得仿佛浇了油，走路的人须得照顾脚下，防备跌倒。店家屋上都搭起凉棚，虽然顶上的芦帘卷起，总使下边更笼上一重阴暗；秋风吹着，凉棚上偶尔飘下几片芦柴壳来：这又颇有些萧瑟的意味。

但是惠之心头并不感觉无聊，一缕春温正在萌芽，连步子都比平时出劲得多。忽然注意到路旁鱼摊的一桶鲫鱼，个个是乌背，有八九寸光景长，都侧躺在一薄层水中翕张着嘴。略微站定了一会，重又举步，便转成缓缓的了。在他脑中显现一只精瓷的菜碗，绝清的汤，玉兰片和茶腿盖在汤面，底下是一尾燉熟的鲫鱼。联带显现的是一把点铜锡的暖酒壶；假如提起来斟着，就有淡玛瑙色的“陈绍”流出来，触着鼻观便觉陶然。他不自禁地口津涌溢了，想道，“这些味儿久已疏远

了，惭愧！只有豆腐和蔬菜是不离的常伴。妻偶然大胆地买一回肉，买一百四十文，切成肉丝，和着黄豆芽炒；肉味儿不见有多少，倒费了剔牙的工夫。可厌的是胃口太好了，吃得这样简陋，两个人的饭量都不会减损，依旧是每餐三碗。至于酒，几乎想不起是什么味儿了，还是去年这个时候，喝的老赵的喜酒；那一天身子不大爽健，只喝得三四杯呢。直到现在，整整一个年头了，再没沾过唇：这也可算值得纪念的奇事。”

希望的光仿佛这么一闪，他想道，“那封信如果发生效力的话，得要稍稍改换口味了。一尾清炖鲫鱼，一壶‘陈绍’，其实也算不得放纵无度的享用。他们每天上酒馆，吃整席……”

联带地想起，他夫人如果有几身应时的体面衣裙，也算不得放纵无度的享用。她嫁过来已经七年了。嫁时的几件衣裳，布的是破了补缀，补了又破了；略微体面一点的，藏在一只不充实的箱子里头，逢到天气好太阳老的时候，便取出来晒着，算是温温旧日的情谊，等一会，重又塞进箱子里。这也幸而是这样；假如不然，有什么机会把这些旧衣裳穿上身，那一定叫她伤心暗泣，逃到屋角里去了。惠之平时也不大想到这些，只当她皱着眉头愁穷，而又说“我是什么也不要，所以单穷我一个人尽不妨事”的时候，觉得心头一阵难受，似乎是苦味，又似乎是酸，便凄然说，“总之是你不幸，同我结了婚，什么好处也没有，一件布衫也不曾添，单只接受了个穷！”这算是他想起她衣裳的事情了，但过后就忘了。

现在他想如果那封信发生效力，第一要紧办的，还该是

让她随时有一身见得人的衣裙；她要不要不成问题，这只是对她尽点儿心的馈赠。那些太贵的在市场上封了王似的衣料固然不便采购，但至少也得色彩与图案看得上眼。这样想时，他不自觉地靠近一家出卖衣料的铺子的玻璃窗。

"这天蓝的花缎，虽然流行得那么普遍，什么人家的姑娘奶奶都得裁一件，但是颜色染得太村俗了，我决不买给她。这淡灰的哔叽倒还不差，只是一粗一细的条纹太不调和了，颇有点象生物学者所说的警戒色，我也决不买给她。穿了这个，难道要警戒谁引诱谁么？……"

他注意到人体模型所穿的现成衣裙了。"啊，最可厌的这前圆后圆，前不过脐，后不过腰的短衣服。这是退步的式样，丑化的式样；要是家里有一面镜子，而且是个会照镜子的女人，决不肯穿这样的衣服。我给她做新衣服，决不做这种式样……"忽觉腰部有什么东西突地撞来，他脱口而出地喊"做什么！"

类乎愤愤地回头看，见是一个挑泥藕担子的乡下人，藕太多了，堆在担子里几乎有两尺高，行人肩擦肩通过，把他的担子挡住了，所以在那里这样那样地挤，想走前去。看他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直望着竹扁担的前端，可知他未必觉察曾经撞了什么人。

一只手下意识地拉过夹衫的后幅来看，惠之不禁动怒了；一片湿泥，厚厚的，虽然是件旧夹衫，而且是灰色的，然而总是被沾污了。他皱紧眉头，怒目看那乡下人；斥骂的话语涌到喉头，马上要冲出来了；一只手还是提着夹衫的后幅，似乎拿了什么危险东西，一时放手不下的样子。

后天养成的克制工夫随即冒出头来，把一阵怒气压了下去。他宽恕那乡下人了。于是取出一方已经用了三四天的毛巾，把夹衫沾泥的地方擦了擦，粘着擦不掉的，留待干了再说。心里想，“这是市政问题。街道这样狭窄，本不该让那些卖东西的在街上一阵乱挤的。倘若指定几处空地，象有些城市里所谓小菜场的，叫他们聚集在那里，岂不使走路的人便利了许多？——至少我这样弄脏了衣服的事情不会发生了。”迅速地接着想道，“如其那封信——也许此刻已经被邮差从邮筒中取了出来，装入他的大布袋里了——发生了效力，我就是警厅里的人，什么名目固然不能料定，总之不是没有关系的了。我为忠于职务计，为前途的进取计，都该上这么一个条陈：整顿本地的路政，最要紧的是规画小菜场。小菜场要有秩序，要十分清洁，监督的责任当然在警察的肩上。”他且行且想，不期而然地看见一名警察显现在面前。

那警察靠着一家小酒店的柜台，一只手按着一把茶壶，与柜台里面的老板娘谈什么话，颇有情味的样子；黑漆木棍子插在围腰的皮带里，黄色帽子仰放在柜台上。那老板娘带着笑容听他的话，三个指头拈着银挖耳剔牙齿。

“这算什么警察！什么责任他都担负不来，不过是穿制服的游民而已。”惠之走近那警察，仔细端相着他，“又是一个条陈：警察虽然都从教练所里出来，实在合格的却很少；要办好这里的警政，非把他们严加甄别不可。”

这时他已折入一条小巷里；两旁都是贫苦的人家，女人们有的在门口洗衣服，有的坐在门槛上做活计，个个低着头。她们如果抬起头来，一定要注意他独个儿行走而带着笑容了。

他想，“这两个条陈很重要，照着做去，市容立刻改观，想来一定采纳的。我的名目纵使十分小，上到这样的条陈，而且承他采纳，不见得不给升擢吧。科长没有，科员总是稳当的了。——那时候，学校的职务要不要辞掉？不，辞掉不好，我是老早认定终身当教师的；只要减少些钟点就可以了。”他感觉莫名的愉快，前面的境界虽然还不大把捉得住，但是里边有光明，可以照得他满身辉耀，而且是莫测边缘地宽广。于是出劲地跑回家去。

第三天的下午，惠之夫人数数抽屉里的财产，数目是一块四毛，忽然邮差叩门，送来一封信。

“是伯通的，”惠之接信在手，觉得身体上有点异样，把信封打了几个转，终于撕去一角，一个指头伸进去，把它裁开了。

“他怎么说？”惠之夫人急切地问，同时走近来。

惠之吾兄：赐书敬悉。田君诚系幼年同学；惟自辞师他适，互为劳燕，非第无接席之雅，亦且莫通音问。今日见弟姓名，或犹记忆；为兄推毂，固无不可。特念政界风气，一官到任，请托累千，少亦数百，或以势压，或以利要；若弟者，两俱不足言，则徒成话柄而已。话柄而伴之以兄之姓名，窃以为……

惠之心头突地一沉，万分地怅惘，仿佛掉了一件最贵重的宝贝。前边什么境界也没有了，只是一片黑，黑得象墨，象没星没月亮的夜。

1925年3月16日写毕

演　讲

“就讲恋爱吧。”

“不行，”他仿佛看见眼前竖着一根又粗又黑的棍子，这是“破折号”，表示忽转一个意思，早经教育部颁布通行了的。

他想恋爱之说现时正风行，你若把它淋头痛遏，痛快固然痛快，但青年的嘴比新妇的小姑还要尖刻，要是他们给你一个“时代落伍者”的浑号，就比无关痛痒的“铁丝边眼镜”凶险得多：谁甘心去了旧浑号换这样一个新浑号呢？至于说恋爱神圣，这又哪里可以！正是洪水泛滥的时代，你还要“扬其波”么！纵使世人不相责怪，一念之良知是不可昧的，“哪里可以！”

“那么讲学潮吧。”

“也不行，”一根棍子又竖在眼前了。他想现在正是古往今来最难说话的时代，你说一句话，他们就说你有某种作用，你再说一句话，他们又说你有某种作用：作用就是罪名。就说学生应该闹学潮吧，那作用一定在讨学生之好了；反过来说学潮应该严行取缔吧，那作用一定在与学生为难，而且拍教育当局之马屁了。“犯不着，随便讲讲，却去掮这么大的湿木梢！”

“讲工——鬼迷了脑筋啦，怎么会想到这个上头去！”他看

见眼前大书着[个“工”字，幻变了，幻变了，上边挺挺地伸出个头来，底下吊死鬼似地垂下两条腿，两边腰间各挂一个铁秤锤，这不是“赤”字么！“啊，多谢神灵的启示！讲到工字多少有点赤化的意味，真不错。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同时白边帽子，黑漆棍子，乌亮的枪管，洋式的镣铐，横的竖的铁窗格，蓬头散发的大批囚犯，同《目连救母》里游十殿大转舞台似地在面前恍忽地晃过；最后什么都消散了，剩下的是一摊浓厚转殷的血。

他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唾沫，在两个眼球上擦了擦，再定睛看时，一摊浓厚转殷的血总算消散了。这才定了心，重又想到演讲的事情。“到底讲什么题目好呢？《从诗经里见到的古代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吧。不，这个题目太博大精微了，他们青年不一定消化得来；而且，这大有玄学的气味。前年曾经为了玄学不玄学开过一场大战，虽然谁也没有打胜谁，但那种喘气奋力的情形已够麻烦了，我又何必突刺一枪来作第二场大战的导火线呢！《杜甫的研究》吧。可惜给梁任公讲过了；我一提出这个题目，就会有人想‘梁任公……梁任公……’这又算什么！李白吧——白乐天吧——乐天却病法吧。”

“啊，有了！”他拍案而起，清清楚楚的一篇演讲稿，有outline，有趣味丰富的穿插，完全展陈在面前了。“这个题目又时新，又有趣，怎么给我想到的！信哉，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颗朱古律糖，才撕去了半张锡纸，便纳入口里。

一阵拍掌声中，他被主席先生延请到铺着白竹布的桌子

旁边。头脑里 outline 同趣味丰富的穿插都有点象乱窜的山羊，虽然各各系着一根索子，但是牧羊人的一只手颇有把持不住之势。到鞠躬招呼时，掌声已经寂然了；头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温文尔雅，正是学者的态度。又温文尔雅地抬起头来。“拍！拍！”突然又是两声击掌，虽然是馀波，却特别怪，特别响，有如空山夜鸣的鹳鹤。

“什么！”他心里这样想，眼光便射到那边去。却见好些瓜子形的鸡蛋形的棍棒形的“可爱的白里泛红”，错杂在青竹布大衫之间，抬眉一想，这才明白“是男女同学么？第二节的第三小节只好不讲了。这不是与我为难么？——且慢怨愤，还是记住要紧，第二节的第三小节要删去了！开口吧，开口吧，要从容，要得体！”

“诸位！生活是艺术啊，唯有艺术的生活才是真的美的善的生活。这里头大有讨究的馀地。所以，今天鄙人不讲关于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的话，单从这里头提出一个题目来谈谈，就是《当前的享乐》。”他得意地望着前方，随手把眼镜略微抬起以助姿势——这副眼镜的确是钢丝边，在“精益”配的，发票还藏在皮夹里，但是他的学生一定说是铁丝边，因而取定了他的浑号。

前方是许多准相对的眼睛，以及不吻合的朱唇，有些还可以看见略微舔出的舌头尖。“情形不坏呢。”于是干咳一声，鼓起勇气讲第一节。他自己也奇怪，言辞竟象“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地滚出来，非常之顺，差不多不需要天君作一点儿主。

“三段式”，不知怎么这个名词滚出来了，他便转身在黑板的槽里找粉笔。黑板的槽里有的是白粉，几乎铺满了，可没有

成条的。他以为或许埋在底下，便用一个指头垦地似地挖掘。

主席先生稍微感觉不好意思，向听众努一努嘴，随即抬手摸上唇的髭须根。

一个修平顶头的学生塌塌塌跑出去了，又塌塌塌跑回来了，脸胀得通红，双手捧着一把粉笔供在那铺着白竹布的桌子上。

他正挖掘得没意思，这才解除了窘态，连忙取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三段式"。

"诸位一定知道论理学里的三段式。三段式里不是有个前提么？"他轻捷地旋转身子，又挥成"前提"二字。

"现在先讲前提。我们的前提是：《古诗十九首》道，'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陶渊明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够了，不必多举了。"

他回转身子又写"小前提"三字，比"前提"二字更大。

"其次是小前提，小前提。小前提谁也知道，不用多讲了，自然是我们与《十九首》的作者，与陶渊明陶老先生同样是人，同样是年命如朝露的。这下子答案就来了！"忽然提高嗓子以惊人的语调这么说，便搭搭有声地写成顶天立地的两个大字："答案"。他仿佛觉得身体扩展开来，至于非常伟大，简直同发见新大陆的哥仑布不相上下，在他下边的，是一对对瞻望景仰的眼睛。

"所以我们不要轻轻放过当前的享乐呵！"这样有力地把他的论旨阐明了。

于是接下去讲第二节。

"……已经说明了，自古以来要尝到畅然的'生的欢喜'的人们，差不多人同此心，第一是酷好文艺，第二是耽爱美酒。第三呢？"立刻给前面各种形式的"可爱的白里泛红"镇住了，不免感到自己的伟大有点缺陷，怎么记忆力这样坏！脸上觉得热烘烘，好在只有他一个人觉得，闭了闭眼睛继续说道，"差不多总是这样，第一是酷好文艺，第二是耽爱美酒，文艺与美酒是多么足以叫人陶醉的东西呵！"这就结束了第二节。

这里是总结束了："……所以我们见好书就读书，逢好山水就游山水，遇好人就同他交朋友……这个，我叫它'刹那主义'，'我的刹那主义'。——刹那主义是什么意思，说来话长，不是短时间讲得了的，现在且不讲；停几天想写篇文章专把它讲一讲，发表出来的时候，诸位再研究吧。"似乎成就了一件大功劳，肩背上觉得轻松了不少；温文尔雅自然还在，于是头又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了。

一阵结结实实的掌声。接着是听众窜散，脚步声同凳脚擦地声绞成一团，堂中顿时改变成另一个世界。

他刚想回头向主席先生说"惭愧惭愧"时，一个学生正舔着铅笔头，走上前来把笔录的稿子给他看，说是要送报馆的。

他接稿子在手，视线从钢丝边眼镜上边射出去，至少望见了两行，便交还那学生道，"大致不错，就是这样吧。"

1925年5月29日写毕

城　中

火车行得缓些了，整备作暂时的休息。有些旅客站起来，或者取下头顶搁着的提箱，或者整理座旁的包裹，或者穿起长衫和玄纱马褂；有些妇女打开那不离手的小皮匣，对着里面的镜子照一照，取出粉纸来在额上脸上只是揩抹，接着又是转侧地照个不歇。

旅客们从左面的车窗望出去，在丛丛浓树之中，一抹城墙低低地露了出来。城墙以内耸起一座高塔，画栏檐铎，约略可以辨认。这在旅客们虽然未必是初见，但是有些人认作到达的标记，有些人认作行程的度量，也有些人重现他们儿童时期的好奇心，便相与指点着说："塔！塔！"

窗外拂过一丛绿树，一阵蝉声送到旅客们的耳朵里。这可见车行更缓了。不一刻，便驶进站台，强固地停着。

一个人从车厢里跨下来，躯干很高，挺挺的，有豪爽的气概，年纪在三十左右，帽檐下一双眼睛放出锐敏的光。他只挟着一个皮书包，不需要夫役帮助，也不象其他旅客那么慌忙，在一忽儿扰攘起来的站台上，犹如小鸟啁啾之中的独鹤。他出了车站，劈开了兜揽主顾的车夫们的阵线，便顺着沿河的沙路走去。

河对岸就是城墙，古旧的城砖大部分都长着苔藓，这时候太阳偏西了，阳光照着，呈茶绿色。矗起的那个高塔仿佛

特意要补救景物的太过平板似的，庄严地挺立在蓝天的背景之前。河水很宽阔，却十分平静，天光城影，都反映得清清楚楚，而且比本身更美。

他一路走过去，车站的喧声渐渐低沉下去，终于消失了。他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耳际异样地寂静，好象四围的空气稀薄到了极点似的；那城墙，那高塔，那河流，都显出苍古的姿态，但这苍古之中颇带几分娟媚；扰扰的人事似乎远离了，远得几乎渺茫，象天边的薄云一样。他站定了，抬一抬帽檐，仔细地望着，心里想："这古旧的城池，究竟是很可爱的。虽然象老年人的身体一样，血管里流着陈旧的血液，但是我正要给它注射新鲜的血液，把那陈旧的挤出来，使它回复壮健的青春。到那时候，里边流着的没有一滴不是青春的血，而外面有眼前这样的苍古而娟媚的容光，天下再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值得欢喜的呢！"

这么想时，对于前途的勇气更增高了不少。取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重又大踏步走去。路尽过桥，便进了城门。

城里的街道极窄，阳光倒是不大有的；只要两乘人力车相向擦肩而过，就叫行人曲着身子贴着店家的栏干相让，还时时有撞痛的危险。店家的柜台里坐着些赤膊的伙友，轻轻摇着葵扇，似乎十分安闲。行人也似乎全没一点事务，只是出来散散步的，走得异常地轻，异常地慢。偶然有几个完全裸体的小孩，奔走追赶，故作怪声直叫，这才把平静的空气打破。而急奔乱撞，铃声叮当不绝的人力车时或经过，也是一种与这个境界不相协调的东西。

"永远是这样的情形，三十年来，就只多了那些乌光银亮

的人力车。走路的人也永远是这样慢，慢步的老辈，传下来慢步的小辈，所以依然只见些不要不紧的背影。在这狭窄的街道中，他们这样挡在前边很可厌，叫人家要快步也快不来！”他想着，赌气似的，脚步更为加紧一点；身子敏捷地左偏或右偏，以免与行人车身相撞。只见行人一个个地向后退去，他觉得这才爽快，虽然衣衫已经汗湿了。

“高先生！”他脱下草帽，站定了，恭敬地这样叫着。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人，高高的身材，可是很瘦，夏布长衫，团龙玄纱马褂，苍黑的脸色，额纹极深，两颗近视的眼珠从大圆眼镜里映出来，见得很细，上唇有浓黑的一撮胡须。

这位高先生虽然近视，却早已远远地望见了对面走来的人，心里想：“他果真回来了，可见人家的传说不虚，办学校的事他们准要干的。还是不同他招呼的好，当年上班听讲的情形，他一定忘得干干净净了，不冤枉他，现在他一定还在骂我们老朽，同他有什么可谈呢！”便靠着街道的一边走，一边贴近一个挑藕担子的乡下人，目不旁视，想借此彼此错过了。哪知他学生望见了他，也就靠着街道的一边站定，正当他的面，而且恭敬地招呼了。他只得恍然直视，表示欢喜说：“啊，雨生，好久不见了。这一次回来，大概要过了夏再出去了？”

“不，今后想不出去了。我们几个朋友计划在这里办一个中学校，今后我就干这一桩。”

“那是很好的事情，我记得人家曾经说起过。”高先生就想点头别去，但是雨生接着说：“我们凭着理想来计划，不妥当

的地方一定有。想常常到先生那边去讨教，领受先生的宝贵的经验。”

高先生笑了一笑，似谦逊又似鄙夷地说：“潮流不对了。我们一些经验犹如失时的衣著，只配塞在破箱子里了，对你们的新学校有什么用处呢！”他顿了一顿又转为很严正的神态说：“可是学校也实在难办，越来越莫名其妙。当初你在校里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有把握。现在可不然，什么都空空如也。也正想向人家讨教讨教，接受些新经验呢。”

“经验总是经验，有什么新的旧的，先生谦逊罢了。”雨生虽然这样说，对于高先生那种牢骚的调子，不无叹惜的意思。

高先生却想到向雨生探试，便问：“你们的经费已经筹得差不多么？那是最要紧的。好好的计划，往往给经费问题打得烟消云散。”

“我们有预算，学生缴的费恰抵平时的开支。开办费是捐募的，现在已经足了数。”

“收费同开支能相抵么？”

“我们几个人志趣相同，又全是只消顾一己的生活的，所以支薪极少，有两三人全不支薪……”

“全不支薪！”高先生似乎听见了怪异的事，停一停，笑着说：“足见你们热心教育，佩服佩服。我们再见吧。”说着，点头自去，高高的身躯便摇动起来了。

“先生，再见。”

高先生踱进茶馆里，这时候大半的座头已经有了茶客了。

那些茶客在家里吃饱了午饭，吸畅了水烟，又进了些西瓜雪藕，看看太阳偏西，街上已有靠阴的地方，便慢步轻移，汗也不出一滴地来到茶馆里，上他们日常的功课。中间一个充当县视学的陆仲芳看见了高先生，便停止吸水烟，略作起立的姿势，点着头说："菊翁，今天你来得比我晚了。这里空，就是这里吧。"说着，努着嘴指点与己同桌的一个空座儿。

"仲翁，很好，就是这里。在路上略有耽搁，所以来得晚了些。"高先生说罢，便卸下马褂长衫，挂在墙上的衣钩上，再把短衫脱了，披在藤椅子的靠背上；这就完全露出个瘦黑的上体，锁骨后面的两个低洼，前胸一排排的肋骨，都非常清楚，比照着陆仲芳又白又胖的上体，厚团团地没有一些棱角，令人感到一种滑稽的趣味。

"你道我在路上遇见了谁？就是丁雨生，他已经跑回来了。"高先生一边说，一边坐下来。馆役送上热手巾，高先生接了，便前胸后背一阵地擦。擦过了三把，捋着上唇的黑须说："他们那个中学校一定要办了，他刚才对我说，他今后就专门干这一桩。"

仲芳才吹起一个火，听说就让它燃着，且不吸烟，说："本来一定要办的，我知道他们已经在邢家巷租下了校舍了。"这才蒲卢卢蒲卢卢地吸了一袋烟，两个大而斜仰的鼻孔里就喷出淡白的两条烟须来。

"我们的学校是欠薪，是开支不来；他们办学校倒有法想，听他说开办费已经捐募足数了。嗤，他们这批小孩子！"

"喝，他们这批小孩子！"仲芳附和一句，讥讽地笑了笑。

"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他说经常费能够同学生缴的费相

抵，因为他们支薪极少，有几个竟全不支薪；究竟他们所为何事呢?”

“哈哈，菊翁，你太老实了。不支薪水，教人家的子弟读书长进，现在这时代，哪里来这种人！这里头自然别有作用。”仲芳说到这里，略带自傲的神情又吸了一袋烟。

菊翁略微感到惭愧，端起茶杯呷了口茶，自已辩护说：“里头别有作用，我当然也知道。不过是什么作用，我可有点揣不透。”

“还不是……”以下就隔着桌子把头凑近菊翁，低低地说了。一会儿才如前坐正，接下去说：“他们的钱，自然有来源。本来不靠什么薪水，落得说句体面话。人家说他们一声热心教育，这就着了他们的道儿，无形中为他们当鼓吹手了。要不然，他有没有告诉你开办费从什么地方捐来的?”

菊翁将信将疑，又夹着莫名其妙的恐惧，闭了闭眼睛说：“大概六七分是准的，是准的。”

“岂止六七分，简直是十分十二分！”

“你们赌什么东道了?”这是教育局长王坝伯，他本来坐在靠窗那边，坐久了起来踱步，听见高陆两个的话，便这样问，同时拉开一只空椅子，与他们同桌坐了下来。

高陆两个把刚才谈的告诉了他，他连连点头说：“一定是这个作用，仲翁的话一点不错。他们吃的捣乱的饭，想尽办法捣乱，无所不用其极，有缝便钻，有路便走：这个什么宏毅中学就是他们伸进来的一条腿！”

“譬之于捉贼，他偷开了门把一条腿伸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得拉住他！”菊翁说这一句，自觉颇有点滑稽，便掀起上唇，

露出焦黄的牙齿笑了。

埙伯不接嘴，只顾发表自己的意见，严正地说："我们也不肯冤枉人家；只听他们的一些办法，就是要想捣乱的凭据。我是从来不同这批人接近的，我的小儿同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同学，前几天遇见了，他们就告诉他办学校的事情。最荒谬的是男女同学。你们想，中学校呢，可是男女同学！其次，荒谬的是……"

"是自由恋爱吧？"仲芳抢出来说，圆脸上堆着趣味的笑容。

"倒不是。他们说，逢到外间有什么事件发生，教员学生一律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是什么话！教员，是叫你教书的，学生，是叫你念书的，要你管什么社会不社会！而且要在社会里活动，要积极活动，这不是有心捣乱谋反叛逆是什么！"埙伯愤愤地说着，觉得心头有点躁热，便把仅仅穿着的官纱背心的钮扣解开，露出前胸。

菊翁忽觉有所感触，叹息说："不知道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儿才了，不知道人要变成什么样儿才了！那丁雨生当时在我跟前，不声不响的，也算是个驯良的学生。谁知十年之后，竟变成洪水猛兽！"

"不是这么说，"埙伯似乎嫌菊翁太过颓丧，坚强地这么说。"在我们手里，这批小孩子要想伸出头来捣什么乱，没有这样容易！假如我们不去对付他们，让驯良的子弟们也混进他们的团体，变成洪水猛兽，这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乡先贤，对不起这块地方。所以我们是责无旁贷。仲翁，你是县视学，他们办出学校来，你有视察的权柄。看他们有什么不

妥当的地方，我们就不客气，勒令停办。”

仲芳把水烟袋放在桌上，呷了口茶，说："这当然可以，可以。不过，根本的对付方法，还在釜底抽薪。”他同时表演抽薪的手势。

“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让他们招到学生。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前几天，一批小学教员在那里谈论，说：‘毕业学生往往来问进哪一个中等学校好，便回答他们，总是官立的中学或师范好，因为那是正途。’他们又说：‘听说这学期将有个新办的什么宏毅中学，主持的都是一班外边跑回来的青年人，怕不很妥当吧。’我便顺着说，那当然，他们原是别有作用的。这可见没有什么人相信他们，他们办出学校来，大半是教几副空桌椅罢了。”

埙伯听了，觉得安慰；菊翁心头也似乎舒爽了不少。“能得如此，那就是祖宗的灵佑，地方的福气。不过，我们总得当一点心，逢人就把其中利害说清楚才是。”埙伯终觉不放心，又这样说了。

“那自然，”菊翁同仲芳的两个头，一肥一瘦，相对地点着。

宏毅中学的招生广告贴在街头巷口，刊登在本地的几种报上，甚至刊登在所谓“大报”的上海报的封面时，凡是望见的总觉得心里一顿，似乎这是魔怪的一道符咒，里头含着猛烈的恐怖。因此，底下一行一行的小字说些什么，也就不想看个明白了。城里头常常可以听见这么一种口风："宏毅中学，

那是有色彩的。那批人都是不好惹的，同他们远一点为是。”

通文达理的父兄们便这么说：“就是天下的学堂全都关完了，宁可让子弟们永世不识一个字，总不敢去请教宏毅中学！谁愿意把世界搅成个率兽食人的世界呢！”

一个学校的创设，虽然算不得一件大事，却在这城里多数人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浪了。

尤其是丁雨生接受了青年同志会的邀请，出席演讲这件事，给与许多人以说不出的不安。在座听讲的当然只有同志会的几个会友，旁的人谁也不高兴听他们所不爱听的话，可是又不能把心里的不安忘掉，至少总得知道一点消息才是。结果王埙伯的儿子充了专使，被派去听丁雨生演讲。回来的时候，埙伯问清楚了，就出去转述给仲芳他们一班学界中人听。

“你们知道他讲些什么？”他不先说出来，带着气愤这么问。

“自由恋爱吧？”“也许是打倒资本家。”“一定是讲授捣乱的法门。”几个人这么说。

“不是的。他的题目叫《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也只是一句普通的话，哪一个演说的人不这么说，哪一个作文章的人不这么写。但是他的话里却含着骨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他说：‘身体里面有了老废的质料，就得排泄出去，血管里面有了污浊的血液，就得重行化清。一个社会的情形正同身体相似。所以要讲改造社会，应该排去社会里的老废物，让社会的血管里满满地流着新鲜的血液。’”

不约而同地，听众心里都觉得一沉，他们相信所谓老废物就是指他们而言，因而发怒，仿佛这么想：“你竟破口骂起

我们来了！”

“还有呢！”埙伯似乎已经受了听众的暗示，以激厉的语气继续说：“他说：‘大而无当地唱什么改造社会，犹之躺在床上想捉老虎。切实地改造社会要从近处着手，从小处着手，做到一步再来一步。透明地说，我们的工夫应该从这个城池做起头！’你们听见么？我们是老废物，他的工夫自然就是把我们排泄出去！办学校是伸进一条腿，待第二条腿也伸了进来，站定了，大概就要想法子向我们挑战了！”

“知道了，你是我们的仇敌！”大家仿佛这么想，深深地记在心头。随后自然有许多议论，末了却怪那个青年同志会太不应该，怎么去请这么一个人演讲。又有人机警地发表他的深刻的观察说：“他们原是一伙儿！你们想他们那个会的名儿，一批会员又尽是些油头滑脸的小伙子。”

大家觉得爽然，心头不安更甚，犹如阴暗的天空又浮来一重浓云。

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在平民教育运动大会的前两天，教育局的书记受王埙伯责备了。“这点点小事也办不来！怎么让丁雨生这东西也签了名呢？”

“本来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先来签名，到那天担任演讲。刚才丁雨生自己来了，说愿意担任演讲，似乎不好叫他不要签名。”书记为自己辩解，带着小心的神情。

“你就不能想一句话回答他么？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你知道公共体育场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后天的听众有多少？平民教育运动大会，就让他来宣传他那混帐思想么！”

书记回答不上来，只是胀红了脸。

“由你去想法子，叫他后天不要来讲！”

这个题目真把书记难住了。有什么话可说呢？就是有话可说，找到宏毅中学去也实在有点怕。

“这样吧，你把电话接通了，我同方紫老商量。”埙伯又觉得叫他不要来讲的办法不妥当，所以这么说。

书记知道先前的命令取消了，犹如解开了全身的束缚一般，轻轻松松地走到电话机前。

商量的结果，方紫老答应写信给警察厅长，请他在后天派警察多名，荷枪携弹，到公共体育场防护；或有不逞之徒乘机煽惑群众，警察得受教育局长的指挥，立即逮捕。

开会那一天，天色阴晦，有风，颇有秋天的意味。公共体育场只在进门处有几棵柳树，虽然绿叶缀枝，但经风飘起，萧萧作响，也就有点衰索的景况。人倒来得不少；固然，教育局先曾张贴大幅广告，在本城报上也刊登核桃大的字，但还是许多小学生排了队，摇着手里的小纸旗，在街上游行一周的效力来得大，队伍往体育场，一般人也就跟来了。小纸旗上都写些字句，可是不容易叫人家注意，一阵风来，只听见沙沙作响，如扫败叶。难得进体育场的人看见天桥秋千铁杠都喜欢，有爬上去的，有吊上去的，有站着看的，有拍手叫的，这就增加不少热闹。

场中警察有六七十名之多，有的固定地站着，如站岗一般，也有来往梭巡的，都拿着枪，斜佩着子弹带，颗颗子弹的尖头闪闪发亮。他们出来时，巡官传谕了上司的命令，还叮嘱说：“你们得当心点，这是省议员方大人要你们去的！”

人越来越多，喧声笼罩在群众头上，一阵的骚动，一个委员站上极北的那个平台，点头挥手，似乎表示这就开会了。这里坝伯、仲芳一班人站在柳树底下，反负着手，踮起脚直望。

"几位先生都在这里。"

坝伯、仲芳等人听得这一句，收回远望的眼光，就见身旁站着个高高的衣裤全白的人物，不自禁地不舒快起来。但是略顿一顿之后，坝伯就堆着笑脸说："啊，雨生先生已经来了。我们这个会，承你担任演讲，实在光荣之至。"

"在外边久了，难得同本乡人谈话。今天恰好是个机会，故而愿意来说几句。"雨生说着，伸手入裤袋，取出手巾来刷那被风吹乱的头发。仲芳相他的裤袋，又相他的粗大多毛的手，似乎将要掏出什么家伙来，便移步向前，同他离得远些。

"确然是个好机会，"坝伯却又敷衍了一句。

雨生站上平台演讲的时候，站得较远的人也只是个听不见，仅能望见他身体这样那样的姿态。柳树下的几个人似乎特别注意地在那里听，但并不走近一点。

"他讲些什么？"仲芳回转圆大的头这么问。

"用得着警察么？"教育局的一个职员这么问，眼睛望着坝伯。

坝伯不便说没听清楚，便摇头说："用不着，用不着，他讲的都是些爱国的话。"

"哦，爱国的话，"仲芳点头，一只手按摩着突出的腹部，似乎表示这才放心了。

这一天，天气又转热了，庭中槐树上两三个蝉儿竞赛似地高叫着。雨生无意地翻开报名簿，看看仍旧只有八个名字。他并不失望，这么想："这不是失败，还没有做出来，失败什么呢！八个，就好好地教这八个！教不好这八个，才是失败呢！"

这当儿校役引了高菊翁进来。

"雨生，我走过这里，就顺便来看看你们的校舍。这所房屋倒很不错，多少钱租的？"高菊翁这么说，苍黑的额上缀着粒粒的汗珠。

雨生连忙让他脱长衫马褂，又让他坐下了，欢喜地说："这里房屋实在不错，后面还有个很大的园，可以作运动场，租金也不过二十块钱。"

"哦。"高菊翁并非有心瞻观，随便谈了几句，便矜持地换个话头说："雨生，我同你谈几句话。前几天体育场开平教运动大会时，你看见密布着武装警察么？"

"看见的。"

"你道为的什么？"

"想是维持秩序罢了。"

"不然，不然，"高菊翁微笑，摇着头。略顿一顿，继续说："这完全是镇守使的意思，他命令派来的。他探知现在有激烈派在这里活动，所以在这样人山人海的会场里，要严密地防备。"

"这里有激烈派？"雨生不觉笑了。

高菊翁微觉愕然，自己振作了一下，带笑说："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说有罢了。这倒不要去管它。现在要向

你说的，就是在这个当儿，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暂且到别处去避一避。”

“为什么？”雨生听说，疑心没听真切，一双锐敏的眼直望着高菊翁的脸。

“因为我听人家说，镇守使的衣袋里有一张单子，记着激烈派的名字，单子上就有你的名字！”高菊翁说到这里，近视眼几乎眯成一线，从眼镜里偷看雨生的神色。

雨生却大笑了。

“有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什么激烈不激烈，记着我的名字也不相干。”

“这倒不是这么说”，高菊翁似乎极关切地驳说。“你固然不知道，他可记住你了。你知道他的背后是谁？现在的世界，军阀的意思就是威权。军阀最恨的是激烈派。你若不走，十有九成会吃些冤枉苦。我同你师生旧情，互相关切，知道了没有不说的道理，故此特地来通知一声。”高菊翁自觉肩背上一松，几个人斟酌尽善的一番话，总算都背诵出来了。

雨生想了一想，说：“高先生的好意，十分感激！”

高菊翁别无留恋，站起来穿好衣服就走。雨生送了他回进来，见庭中槐树承受日光，作葱绿色，感到青春的欢乐与事业的愉悦，便低头一笑，牙齿啮着下唇，心里想：“假如听了他的话，那就太可笑了！”

1925年11月1日写毕

双　　影

象世俗通行的那样，商量如何如何的条件，一个该付与多少什么费，一个该领受多少什么费，或者请律师登个广告，把断绝关系的消息向公众声明，又或者拉几个朋友来签个字，作关系破裂了的见证：在他们是完全用不到的。

他们彼此明白迟早是个爆裂，燃着的火只有渐渐旺起来，息灭是没有的事。爆裂还能避免么？不过懒惰和懦怯牵萦着他们，彼此都不肯冒出第一缕爆裂的火焰来，故而迁延了一个时期。

她终于耐不住了，一缕火焰冒出来，表明这个"合体"从此爆裂，而且裂痕是显然的了。他也就表示赞同——虽然颇觉得凄然，仿佛这个世界骤然荒凉得象月球似的。

"那末，珩怎么样呢？"他眼睛看着鼻子，声音从牙齿间颤颤地透出来，嘴唇不大动，似乎这句话不是他说的。

"珩，自然跟我在一块儿，宝贝的珩……"她用母性的近乎放浪的声调说，就把本来在膝前的珩抱起来，紧贴胸前，左右摇动，脸贴着她的小圆脸。珩不觉得这与日常功课有什么两样，便心醉意甜地只是贴着，两只小手抓弄母亲的鬓发。

"我们当然还是相识的人，你想着她的时候，尽不妨到我的地方去看她。"

"就是这样吧，什么都停当了！"他似乎要畅快地透一口

气，但是终于没有透出来。

她同别个男子结了婚，缔结的主因自然是她所要求的气味相投。那男子非常谨慎，凡是不相干的事情他总不爱笑一笑或者插一句话；但是对于她有热烈的爱情，凡是属于她的他都觉得好，只要在她旁边，就好象地上的乐园已经涌现了：这些是她最为欣赏的性格。

生活很顺适，犹如嫩晴天气里的花卉一般，又滋润，又有光辉。珩也照常快活，而且智慧的窍儿越开越多了，她懂得那花白猫是小猫们的母亲，把新鲜花儿佩在钮扣上叫做好看。

父亲依照当时的约言，隔几时就跑来看珩。他同那男子本来是朋友，又明明有"我们当然还是相识的人"那句话在，友谊的访问自然是很寻常的。

他来了就同那男子闲谈，否则就拉住珩这样那样逗她说话玩儿。最少交接的却是"还是相识"的那个人。彼此似是而非地打个招呼，说些"你来了""吃过饭了"以外，就默然了。

从他的外貌上看，显然与以前不同了。衣服上几乎到处是折痕，还不想用一回熨斗，油迹之类也能容忍下来，不再有非去不可的敌意。爽利的谈锋变得钝了，说了几句之后，往往突然顿住，似乎还待思索的样子，可是终于不再继续，除非说到另外一个端绪上去。浓黑的双眉时时蹙成一线，含着十足的忧郁气分；就是在露齿笑着的时候，在与珩玩得比较畅适的时候，声音状貌之中，这种幽郁气分也可以清楚地辨出。

敏锐地感觉到他这种变化的自然是她了。犹如一件东西似的，经时的远离之后，本来熟悉的那些瑕点渐渐在记忆中模糊了。她有时忽然起念，“从前所谓气味不相投的话不要是个幻梦吧？他的具体的毛病究竟是些什么呢？”这种想头简直同闪电相似，刚一想着，现实立刻告诉她想着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一看见他，感觉到他的变化，不禁又发生奇异的疑问，“假使当时我不先开口呢？……假使当时我不先开口呢？……”

一天上午，明朗的阳光照得室中样样都新鲜。珩坐在小椅子上玩两片小铜钹，时而拍着，发出清脆的声音。母亲就坐在她背后，看新寄到的杂志，但是心神还是在无形中抚护着她。

“爸爸，你来了！”珩看见他走进来，用熟习的娇憨的腔调叫出来，就放下铜钹奔过去。

他手里提着个纸包，硬硬的，里边是长方形的匣子；另一只手里是一束粉红的蔷薇，带着芳香的气息。他欢喜地答应了一声，笑容立刻收敛，依旧蹙起双眉；两只手抖抖的，见得他心绪并不平静。

“这个给你的，”他把蔷薇放在桌子上，解开纸包，从匣子里取出个红衣粉腿的玩偶来授给珩。珩接了，乐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只咬住舌尖端相那玩偶。

他又取一朵半开的蔷薇给她佩在衣襟上，说：“佩朵花，你好看，今天你的生日……”他本来想用柔和的慈爱的声调对她说，却不料干涩得不象一句话；凄然的目光不忍看她的可爱的脸，便移向窗际，对着眩耀的阳光。

珩忽然觉醒似地，回身奔到母亲膝前，象呈献战利品一

般，高高举起那玩偶，又挺起胸襟说："妈，看！爸爸给，爸爸给……"

母亲沉入凝思了，新到的杂志早已落在椅子的角上。她原也记住今天是珩的生日——一个宝贝就在这一天获得，怎么能够忘了呢？但是，除了记住，她不曾想到旁的。现在看见赠物佩花的情形，听着"爸爸妈妈"的称谓，立刻象通了电似的，当时的情爱好好地结了果，诞生孩子时的痛苦与欢喜，以及随后种种，仿佛一幅一幅的图画同时涌现于脑际；她逐一复看这些图画，引起酸酸的伤感。奇异的念头又萌生了，"这会儿如果来个不相识的人，一定以为这是个家庭，爷娘给孩子祝寿呢。"她看见珩仰着的小脸只管凑近来，带着一种希望得到赞赏的神情，便拥抱着她，随口说："很好，这个小弟弟。"

他回转头来看母女两个，似乎问询又似乎自语地说："不在家么？"

"他去看个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何妨坐坐呢？"

他没有理由说不必坐，便近窗坐下。看她丰腴的双颊，乌黑的鬓发，受着阳光的照耀，更比平时光艳；她的眼睛只是垂注在珩的头顶，分明要避免彼此的对视。

"今天是生日，你记着，你是足足的三岁了，"她吻着珩的头顶说，非常柔和，有如唱催眠歌。

珩神往于新鲜的小朋友了，相着，抱着，一会儿又摸他的小腿，同他喃喃谈话；是生日是三岁了的话，她竟没有留心的馀裕。

"是三岁了！"他顺着她的话，仅在喉际幽幽地说。

但是她听得很清楚，这使她更增长那自己也分辨不清的愁思。涌在心头的话语终于流矢一般说了出来："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忧伤么？为什么要这样？"

他看一看她，淡然说："我不觉得。"

她把垂注的眼光抬起来望着他，刚巧与他的眼光相接，立刻又逃避似地垂了下来说："未必不觉得吧。我好久要向你说了。你从前不是这样。"

"天下的事情什么都会变化，就是从前的日子，又何尝象现在的日子……"

"变化自然是挡不住的。但是，象天光一样，总愿它从阴转晴，不愿它从晴转雨。你为什么越来越忧伤呢？"

"生活不能没有个方式，忧伤也就是生活的方式。"

"那么你明明是觉得的了。"

"觉得同不觉得有什么两样呢？——然而也有，就是觉得了又多这么一条心思牵住在心头。我还是算作不觉得吧。"他强作自慰，笑了。

"没有法子宽解么？"

"宽解么？我没有想到。被抛在浑水里的泥鳅，只知道往下钻往下钻，几曾想跳出那浑水呢？"

她感觉这个话特别刺耳，不经思索地突然问："你怨我么？"她推开琴站起来，好象要走向窗前去的神气，但又缩住了。

他很觉震动，因为这是预料不到的一句话，中间含有不少的，总之可以心感的滋味。顿了一顿，严正地说："我有什么怨的！"

她所盼望而且预料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句。惭愧与感动融和在一起，胸口觉得略微压紧了。又追问说："为什么不怨呢？"

"我了解人家的意思，我尊重人家的意思，我决定怎样生活，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假如又去怨人家，不是给自己捣乱么？"他这样说了，透一口气，似乎一年半以来从没有这么舒畅。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滴下来了。一种力量推动她，要她走前去；但是另外一种力量把她拉住，告诉她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的。留不住的话语又吐出来了："请你再说一遍，老实地，你果真不怨我么？"

"当初过得好好地，自然不怨。后来呢，刚才说过了。总而言之，我确实不曾怨过你。"他说得异常恳切，平时忧伤的气分换来了跪对神坛似的虔诚。

她听着，三脚两步走前去，染了风狂似地，什么力量也拉不住她了。

珩回转头来，看见窗前阳光中两个人影密贴着，是妈妈和爸爸。

1925年11月12日写毕

在　民　间

她们两个同坐一辆人力车，眼看那车夫酱赤的背在前面跳动，心里都怀着新鲜的好奇的差不多感动到可以流泪的情味。靠左坐得较进的一个，脸呈圆形，皮色带黄白，眼睛略低陷，时作冥想的凝视。又一个的肤色却颇荣鲜，齐耳的短发乌黑有光，稍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露出整齐的牙齿；她搁起一条腿，挺直身子坐着，一只手握着她同伴的手，大有昂然的气概。

过了整齐的市街，道路就很不平，大块小块的石头抵着车轮，车身只管左右颠动。焦灼的太阳直射下来，四望一切，都象僵化了似的；这边那边的厂屋，小株大棵的树木，乃至路旁的丛草，泥潭里的积水，没有一样动一动的。来往车辆很少，行人也不多见。有几所空关的破屋门前，躺着几个几乎完全裸体的叫化子，睡得很酣然。车夫背上的汗滴汇合下流，一条条的发着亮光。

“这天气热得可厌！”那靠右坐的略微感得烦恼，举手按着头发。但是随即想到这种烦恼是可鄙的，这点点的热已经当不住，还干得了什么事！便一意把它赶开，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换一方面想。因而问她的同伴说：“你看要不要把工人的使命是什么也给她们讲一讲？”

“你预备怎样讲工人的使命这个题目？”那位同伴沉静地

转过脸来。

“救国，救民族，少数人努力不够，要大家努力才行。劳工是我们里头的大多数，责任当然不轻。这个意思我本来要给她们讲的，但不是我所说的使命。”

“那末怎样讲呢？”

“我要从文化上边讲。自来所谓文化，如其说属于人的，不如说属于特殊阶级的更为惬当。认识文化，享用文化，在一般人至多只有一点一滴的沾润罢了。这是社会的病态，历史的出轨。工人的使命就在治好这个病态，纠正这个轨道，开出个新的局面，使文化成为属于人的，属于一般人的。”

“我赞成你的意思。”

那圆脸的说着，紧紧握住同伴的手腕，表示她的诚挚。接着又说：“从今以后，我们混和在她们里边了，犹如盐溶化在水里。我们想到什么，就该给她们讲，仿佛对待亲爱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样。”

“岂只我们讲给她们听，她们可以讲给我们听的正多呢！”那靠右坐的说到这儿，越感兴奋，舞动两臂说：“她们也有潜隐的可贵的心灵，她们也有独到的深切的见解，她们有熟练的技术，有……总之，她们有她们的生活，足够我们去了解和学习呢。”

“那自然，”那圆脸的点着头，仿佛表白说她原来也这么想。她又申说：“给她们讲讲只不过是一端而已。概括地说，我们要同她们一起生活了。从此再没有什么‘她们’‘我们’的界限，说起‘我们’，我在内，你在内，现在正要去会面的那些人都在内。”

"对啦，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靠右坐的高兴得很，这样喊出来。一转念间，她带着一种处女的娇憨神情说："我觉得同她们一起生活是完全办得到的，丝毫没有困难。你看，这么粗的夏布衫，这么蹩脚的白布鞋，我都穿得来。前天下午，房东家的用人不在家，我要喝茶，就提起水壶出去冲开水，裙子都没穿，也不觉得什么。"她说时，闪电似地在脑际显现的是叠在寓楼箱子里的几件丝织品的衣服，藏在母亲首饰匣里的几件针环钗钏，以及家里两三个女佣人倒茶盛饭、叠衣理被的辛勤。但是，她相信那些完全是不足道的，只希望以后再不会想起。

她的同伴却微笑了，说："象这样，固然和她们的生活差不多。但是尤其重要的，在乎能同她们一样，拿出可能的力量来，同时就取得所需的口粮。工人的可贵，全在这上边。我要参加到她们里边去，也全在这上边。"她这样说，黄白的脸略泛红色，一半因为天热，一半就是热情的表露了。在她心头，热情的旺盛又远过于表露在外面的，她祝祷似地自语道："劳工，我把全部的同情，整个的生命，都献与你们了！你们该伸出两条胳膊来，你们欢迎我，你们把我抱在你们怀里！"

两人忽觉身躯往前一顿，几乎跌将下来。查察之后，知道那车夫腿力不济了，右脚着地不稳，致使步调失却平衡，幸而左脚马上踏稳了，没有跌倒。两人同时感到一种对不起人家的惭愧，以为本来就不该两人同坐一车，又况是这么热的天气，这么远的路途。看那车夫满背通湿，两个臂弯鸟翅般翘起，显见得手掌在努力按住那车柄；他又时时挺直躯干透气，行走作摇摆的姿势。

"停下来吧，"那圆脸的耐不住，便这么说。那车夫听说，好象受了催眠，就放下车柄，解下围在腰间的一块乌黑的破毛巾，只顾在脸上臂上背上乱擦，也不想起早先讲明的地点还没有到。他回转身来，两个乘客见他的前胸起伏翕张很厉害，包在皮肉底下的一条条肋骨显得很清楚。

那靠右坐的先跨下来，拿出超过论定的数目的钱付与车夫，还伴着一腔抱歉的意思。那车夫摊开手心接钱，略微侧转头相了相，就把钱藏在坐垫底下。

两人都伸展两臂，转动身躯，以解蜷坐半晌的困疲。道路被晒得发烫，走在路上，脚心感得不舒服。路旁田里种的棉，绿叶萎垂下来，嫩芽颓丧地低着头。望前边，不到一里路的地方，耸起几所三层四层的大厂屋，铁板窗一齐关着，高高的烟囱寂寞地站在那里。隐隐听得人群聚集的嚣声。那短发的有如望见了家乡一般，欢喜地说："不远了，就在那边，我们赶快走吧！"

那位同伴虽然不说什么，心里却也感动得厉害；想到新鲜的境界，理想的生活，马上就要展开在眼前了，一种异感侵袭着她，使她举足振臂都有点飘飘浮浮的样子。

前面走来三个男子，青布衫裤，旧草帽，是铁厂的工人。他们看见她们两个，彼此看了一看，相互表示断得定她们是为什么来的。其中一个酒糟脸满腮短胡的，便显出很丑的笑脸说："两位女先生，你们来发工钱的吧？"

一个瘦长脸的以略微狡狯的神情接着说："不够呢，一个礼拜一块钱。勉勉强强苦过活，总得三毛钱一天。大家要义气，要齐心，原也晓得；不过肚皮总不能叫它饿得太厉害。"

他说着，身体略作摇摆，是很合式的所谓“老弟兄”的风度。

“不是的，我们不发什么工钱，”那短发的女郎随口回答，不傲慢也不谦和。她那同伴却稍感不舒快，有如好梦里忽然来一个不很可喜的消息；她听那“女先生”的称呼颇觉刺耳，而且接着又是一声“你们”。

“她们不是发工钱的，那末不用向她们说了，”那瘦长脸的工人这么说，两手搭上两个同伴的肩头。他们就踉跄地走去，头也不回，三团很短的影子跟在他们脚后头。

她们两个经过了一座两块石板的小桥，路略一曲折，厂屋前的旷场就在前面了。男男女女的工人在场上行动，四五个一起，十来个一起，有如寺庙的会集。卖西瓜黄金瓜的，卖牛肉汤豆腐浆种种小食的，各用他们特异的腔调叫唤着，赶这临时的市面。苍蝇也来趁闹热，从瓜瓤飞到牛肉，又从牛肉飞到积着污水的泥潭，营营地很觉忙乱。

有几个工人先看见跑来的两个女郎，眼光朝她们集中；同时全场的人受着暗示，一齐回转头，一部分人便不自觉地移步迎上来。大众心头差不多都在想，“这才来了！”

迎上来走在前头的是两个女工，都是十七八岁，淡青的夏布衫，光润的发辫，面目间透露着聪明，可是都没有腴润的肤色，那较矮的一个尤其萎黄得厉害。她们两个臂挽着臂，带着羞涩的笑容，站定了问道：“两位女先生，现在就发工钱么？”

短发的女郎随即用教师抚慰学生那样温和的调子回答：“我们不是来发工钱的，发工钱的大概随后就来了。我们要同你们女工友谈谈，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哦，是演说给我们听的，”尤其萎黄的那个女工自言自语

说。

跟在两个女工背后的好些男女工人便唆泥起来，声音很模糊，但是可以辨出声音里含着失望的意味。他们十有九个满面沾着汗，衣衫也粘贴着皮肤。

那圆脸的女郎看见这满场的劳工，不由自主地想，此时此刻，自己开始来到劳工的队伍里了；久久的尊崇，久久的盼望，居然会有今天。这样想时，情绪更加紧张起来，心头酸酸的似乎要哭的样子。

那较高的女工又伶俐地问道："两位女先生贵姓?"

短发的女郎感觉这带点因袭的腐气，便用爽直的口气回答，"她姓姜。我姓庞。"

"我们姓朱，姊妹两个，是工会里的纠察员。"她们左臂上都缠着一条白布，是纠察员的标记。

"现在就请女工友聚拢来谈谈，行么?"庞怀着一腔的意思，又丰富，又热烈，不吐不快，故而高兴地这样问。

"什么辰光讲都行。这里太阳晒得太厉害，还是到那边厂房的东面去。"朱姊承应了，又提高了嗓门喊："纱厂的女工友们，到厂房东面去，听两位女先生演说呀！"

"厂房东面去呀！……去听呀！……又要听了！……"一阵妇女的声音应和着，在旷场的空中散布开来。挽着发髻的背影便一群群地移动。当然，里头也混着不少男工。

姜听着看着，自己也莫名所以，心头更甚的一阵酸，眼眶里噙着眼泪了。觉得不好意思，便低头跟着庞同朱家姊妹走去。

这座厂房是四层的，这时候东墙下已有一丈光景的阴地。

站定的群众聚集在阴地上，望去也颇拥挤，有二三百人光景。烦碎的说话声和嘻笑声连续不息，有如晴朝檐前的群雀。咬西瓜块吃花生米的也有，相互玩弄至于拧耳朵的也有。

庞姜同朱家姊妹从人丛中挤进去，左右都撞着人家汗湿的胳臂或衣衫，直到墙下。墙上开着很大的窗洞，墨黑的铁板窗紧闭，使人想起监禁死囚的牢狱。许多水泥桶直立在窗下，又横卧着好些木板，可见将有兴筑的工程了。

庞自觉体内蕴蓄着一种非常的勇气，矫健地，一脚踏上木板，又一脚便跨上一个水泥桶，身子轻捷地这么一耸，旋转来，几百个仰起的脸便在她下面了。并不做作地点了点头，正要开口，在前排的一个妇人却先开口了："先生，先生，上礼拜发工钱，我没有知道，在家里看儿子的病。后来听说人家领到了一块钱，我没有领，急得几乎断了命。先生，我们苦呢。十四年的寡妇；上礼拜儿子发痧，险些儿那个。先生，你们是好心肠的，这回大家罢了工，你们就弄钱来给我们。你们好心肠要好到底，上礼拜的一块钱总得补给我们。"她用乞求的眼光仰望着庞，故意皱起眉额的部分，表示她的哀苦。

一个躯干很大，脸上略带狡狯的老太接着说："你们要知道，一礼拜一块钱不够的，我们在厂里挣十二块一个月呢。至少要两块钱一礼拜。还有，你们的钱要多弄点，不要发了这个礼拜下礼拜发不出！"她说到末一句，简直带着开玩笑的神情。

这两人一开口，本已沉静下来的群众的声音重又扬起来了，而且比刚才更为宏大。臂缠白布的纠察员带劝带禁阻地来回示意，轻轻地说，又连连摇手。

庞略微感觉无聊，只得竭力提高嗓门答复那寡妇和老太，

说补领的事总是可以的，只要上礼拜确实没有领；至于多少钱一礼拜，专管这件事的人自有通盘的计算，况且这回罢下工来，本来是为的大家争口气。说完以后，看她们两个和其馀的人还想抢出来说话，就急忙转到刚才预备开口说的那一段话上去。“各位女工友，我们工人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听众觉得这个话很突兀，都用骇愕的眼光看着她，同时不免又切切地谈说起来。

庞立刻明白她们为什么这样，心头自语道：“你们以为我的话可怪么？我是你们的，完完全全是你们的！”

听众的嚣声连续不歇，纠察员也没有什么效用，这使庞不得不改变论题。她高举两手，耸起身躯，发出尖锐的声音说：“各位女工友，请你们静一静，现在我们有要紧的话讲！”

嚣声象残雨一般，渐渐收敛，大约经过一分钟的工夫，居然可以听见那边树上的蝉声了。庞便给她们讲群众聚在一起听人讲话，为什么应该寂静；听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假如不听，又有什么吃亏的地方。她演讲时，眼注着下面的听众，不由自主地把一个个词儿逐一考核，不让它们随便漏出。考核的结果往往是不很适用，却又找不到个适当的词儿来代替——譬如，说“秩序”不很适用，该怎么说呢？说“团体生活”也不很适用，又该怎么说呢？——而说话须趁势，不能停顿下来，终于只得把那些不很适用的将就用了。这自然觉得不畅快，有如吃东西吃噎了似的。

忽然路上跑来几个女工，几经传语之后，大众就开口发话，带着愤愤的腔调；纠察员大多匆忙地向路上跑去，似乎要去应付非常的事故；演讲的空气就此被冲散了，谁都忘了

刚才正在听一个人讲话。

“奸细！奸细！……把她关起来！把她锁起来！……重重地请她吃一顿嘴巴，好叫她知道做得错不错！……不客气，打死了她也不罪过！……”老的少的中年的女工个个义愤填膺。

“什么事？”庞诧异地问。她略微皱起眉头，几绺短发飘散在额际，身体稍稍低俯，象一个很好的雕像。

一个三十左右的纠察员从后面挤向前来，殷勤地回答：“没有什么，她们查出了一个工贼。她也是我们的同伙，这几天也常常来聚会。但是她坏得很，知道了我们的情形，全都一五一十去告诉厂里的头脑。我们本来就有点疑心她，现在拿到了真凭实据，她正从头脑的后门口踅出来。”

“这样的人，打死了也是活该！”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调子比刚才那个纠察员柔和得多，但是还透露出她的愤愤。接着又转为感激的语气说：“你先生想，象你们先生这样，本来在学堂里念书的，不愁吃，不愁穿，正象天上的仙人；现在我们罢了工，就跑来替我们想法，弄钱给我们，对我们讲许多道理，这样的大热天也不怕。她原是同我们一样的工人，倒在我们里边当奸细，一点义气都没有。先生，你想该不该给她吃点苦头？”

庞听了觉得爽然，初不料在她们看来，自己是“天上的仙人”，自己到此犹如慈善家突着肚子踱到贫民窟里！不禁喃喃地说：“我们是一伙儿……”但是这句话的声音并没有钻进群众的耳朵；群众只是接应着刚才发话的那一个呼喊道：“自然要给她吃点苦头！我们去看呀！”大家都回转身，推着拥着，向路上走去。

庞站在水泥桶上，望着无数承着阳光的移动的背影，颇感凄然，似乎她们扔下了她而去了。同时一种鄙薄自己的心理又涌了起来，以为这也值得感触，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便故作从容跨下地来，拉住站在旁边的姜的手说："可惜你没有来得及讲。"

姜正是丧失了自己一般，心头非常空虚，听庞这样说，茫然回答："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

朱家姊妹两个便笑颜相向，表示十分的亲热和恭敬。那姊姊说："站得累了，请两位先生到我们家里去坐着歇歇吧。也可以喝一点茶。"

那妹妹补充说："你们也难得来的。前天有两位先生来，也到我们家里去。好在并不远，只有一条街呢。"她萎黄的脸上露出热望的神情，见得她这请求是她的野心。

这给与庞新的鼓励，以为虽然怀着一腔的意思没有说出来，但是只要等着，机会来到，自有说出来的一刻；而现在跟着朱家姊妹回去看看，也许会有其他的满足，而且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便高兴地看着姜说："我们去坐坐吧？"

姜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望着散在场上走在路上的那些背影，似乎心有所想，但是又摸不清想些什么，仿佛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意思。

于是她们四个也向路上走去。庞昂然举步，身躯摇动着姿势很自然，右臂挽着朱姊；朱姊贴在她的左旁；姜并着朱妹，略微落后，眼睛凝视前方，两手互相执着，象个独游的骚客。四条斜长的人影画在她们脚趾前面的路上。

1925年11月29日写毕

晨

黄狗站在桥上，挺直脖子一连地叫，声音如作于大空坛中。它的一双眼睛钉住桥堍那人家当街的窗。

窗共六扇，是白木抹桐油的，染上积年的灰尘，就成黑色；而且接榫地方也松了，仔细地看，可以看出已成斜方形；又有条条的裂缝。靠右的两扇笔直开着。淡青色的晨光使桥头的一切，如石栏干，柳树枝，一带参差的房屋，一条石子路等等，现出明显的轮廓；漫衍到开着的两扇窗子之内的晨光却还微弱，望去只见一方昏暗。

桥下泊着的低篷船里冒出青烟来了，没有风，轻轻地往上袅，与倒垂的嫩柳条纠结起来。

"哟，不好了！"李家娘出来倒垃圾，把畚箕肚皮朝天这么一翻，看所有垃圾跟着河水流去，觉得舒快，仿佛多年的穷运也混在里头流去了；转身来，眼睛不安分，却看见了那两扇开直的窗，禁不住心头突突地跳起来。

她回头看桥上的那条黄狗，黄狗对着她告诉什么似地叫，而且就跑了过来。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仰起了头叫唤，"财源嫂嫂，财源嫂嫂，贼骨头到你们家里来了！快起来看，财源……"

一会儿她觉悟自己的喉咙比不上那几扇板门，就举起手掌敲板门，同时叫唤，"贼骨头到你们家里来了！财源嫂嫂！

财源嫂嫂！”

黄狗更提高喉门附和着。桥下那船上一片芦篷移开了，探出一个脑袋来，盘着浓黑的大辫子。

“什么？”财源恍惚觉得这件事情与他相干，但眼睛还是张不开来。“喂，你起来！”就用右脚擦过去。

右脚擦过去可不对了，空空的，又觉得有点儿凉，那个温暖软和的肉体到哪里去了呢？“你发疯么？你耳朵聋了么？老早偷偷地跑起来，叫你又不答应！”这才张开眼睛。蚊帐外桌子板凳竹箱之类都同平日一模一样，但是有点异样，全承着滞白带青的光，随即看到开直的两扇窗。

“贼骨头……”和着连续的狗嗥声。

“啊！”财源忽地跳下床，开那竹箱看。赵二奶奶的华丝葛棉袄在，王小姐吃喜酒的红裙在，这一段，严家的，这一段，宗家的，——他想贼骨头想进来没有进来成。应该谢谢那条黄狗；就穿起盖在被面的黑布棉袍，抽空还打一个呵欠。

“财源嫂嫂……”板门声就在脚底下，浑身觉得震动。

财源记起来了，拔脚奔下楼梯，凝着眼力在昏暗的屋中四处看。

李家娘听得楼梯响，停手说，“且开门！”那黄狗也就住了嘴。

“来开了，”财源虽然答应，却回转身赶到后间。锅灶桌子碗篮之类不声不响伏在那里，但是没有她半个影子。

“会有这回事吧？”他觉得心荡，猫狗似地窜上楼。从床底下拖出个红箱子。开来看时，只闻到一阵陈腐的气味，什么东西都没有。急忙钻进蚊帐，翻起床褥，找那药包纸包着

的两个金戒指，也毫无踪迹。

“她逃了！”他跌倒似地靠在窗栏，声音带着哭的意味。这时候李家娘旁边已经来了财源的左邻黄老太，从赌场里出来的木匠阿荣，他们都仰起头，看见财源敞开衣襟，露出瘦黑的胸膛，大家似乎觉得一凛。

“她当然逃了。我出来倒垃圾，头一个看见，你们两扇窗开着，就打门叫唤，哪知道……”

黄老太等不及她说完，“头一个看见就是了。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去，你看了没有？”

“不是的，”财源迷惘地摇头。

“没有偷失东西么？那就阿弥陀佛了。”黄老太闭一闭眼睛又吻一吻唇，把安慰咽到肚里。

“你没有看得仔细呢；贼不空手，哪有不偷东西就走的！”李家娘不愿意她发见的窃案是没有偷失东西的。

“东西都去了，是她的……”

“我原说贼不空手，”李家娘抢出来说，眼光斜射到黄老太，同时黄老太吃惊地喊：“啊！”把刚咽下去的安慰吐了出来。

“人也去了，是她。她逃走了！”财源两手抓住一头乱发，脸皱得象胡桃壳。

从财源的语调里，楼下的三个就明白他所谓她是谁，各人的念头立刻换个方向。李家娘想财源嫂嫂——简直不配称嫂嫂，那个女人！——原来是这样轻的，骨头没有四两重，背了男人就逃！她又想到自己，男人死了十七年，独个儿住，也没有跟人家逃。黄老太想自己的小媳妇同那个女人很好，常

常相约到中市洋货店里买洋袜花手巾，觉得很可担心。木匠阿荣仿佛觉得心头一松，输去“两只羊”的事情几乎不在话下了。——她果真做出来了；看她那样子，也不象个清水货！无非是假正经；看看她，她眼睛看鼻子，引引她，她不给个回音，无非是假正经。只不知道是哪一个短命小子把她钓走了。哈，你细眼削脸的小裁缝，你是个乌龟，永世不得翻身的乌龟了！阿荣想得有趣，不禁喊道，“喂！人已经逃了，还不爬下来追去，难道等她自己回来么？”

窗栏上财源的上半身缩进去了。这时候低篷船上那个盘着浓黑大辫子的从石埠走上来，带笑看着阿荣，露出旧象牙似的两排牙齿，希望他再有什么好听的说出来。

那边来了上茶馆去的赵大爷，上唇的胡须乱草似地横披着，近乎浮肿的脸皮一步一抖动，手托一个铜水烟袋，因为绒线结的套子丢了，暂时用衣袖衬着。他一路吐痰，一口吐在一家的阶石上，一口吐在河里，一口“扑”刚巧吐在一家门上“姜太公在此”“太”字的一点上，——喉咙头越来越松爽，简直象才通过的烟囱；又看看关着门的一排瓦屋，绿意未浓的几棵河边树，以及露水还没干的石子路，觉得清静安闲得很，悠悠然，飘飘然，自以为这就是享福。待望见几个人聚在那里，知道总有点新鲜戏文，一只垂下的衣袖管就前后划动起来。

“什么事情？”赵大爷站定在阿荣和李家娘的中间这样问，并不对准谁。接着回转头去，“哈扑”，又是一口痰。

阿荣感到一种微淡的压迫，使他不十分自由，因为这问话和“哈扑”的调子简直是乡董的派头。“这裁缝的女人跟人

逃了，"他回答，眼光避在一旁。

"小圆脸，双眼皮，靠在作台横头作活的，是她么？"赵大爷张大眼睛，对几个人一个个看过来。看到盘浓黑大辫子的，那人倒退一步，依然露出旧象牙似的两排牙齿。看到阿荣，阿荣待要开口，赵大爷的眼光已经射着李家娘，李家娘点头说，"唔，是她，是她。若讲标致，她也算得一个；庙场上做戏时，她梳个油光的头，截齐的前刘海，青竹布衫，玄色绉纱背心，身段又俊俏，走过去带一种锋芒，谁不要多看她几眼。可惜标致坏了，今天不声不响，丢了男人就逃！"

"这又是轮船害人！"前几年镇上绅商主张通轮船的时候，一部分绅商出来反对，赵大爷是反对派中的激烈分子，甚至骂列名为发起人的学务委员"你是猪！猪！"但是发起人募足股本，轮船的回声在东栅头响起来的时候，反对派也就不再开口。赵大爷只巴望反对派大众一心，死也不踏上轮船；那轮船呢，撞着河底的石头穿几个大窟窿，也让爱趁轮船的人尝尝滋味。可是反对派的节操不很可靠，居然有买了烟篷票坐房舱的了；船身也终于没有给河底的石头撞破：这在赵大爷是不可说的懊丧，一想起时，就觉得不平，就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享福。除了随时发泄之外，一方面自为宽慰，"让他们趁轮船，我总趁航船，"虽然他本来不预备到别处去。现在听说女人逃了，念头走熟路，立刻就想到轮船。"你们看近几年来，小姑娘嘻嘻哈哈在街上乱跑，知道她们干些什么。十六七岁在娘家的女孩子，已经突起了肚皮。无非是轮船害人！本来不便，不便就很好，要它便于什么！他们不相信，一定要行轮船，以为这才到上海去方便。好，到上海去固然方便了，上海东西

来也很方便，香烟来了，洋布来了，轧姘头来了，什么东西都来了！女娘们同男人家吵嘴，动不动就说要到上海去，什么话！可是有呜呜呜叫着的轮船替她们抱腰，让她们说来挺硬。这裁缝的女眷，一定又是趁早班轮船走的。”

黄老太斜着眼看赵大爷黑须丛丛的嘴，心里也想轮船这东西的确不好，三角钱买票子，还要小帐，航船就只一百四十文。阿荣却灵机忽动，走前一步，竖起了大拇指叩板门，“喂，朋友，出来呀！赶到东栅头去看呀！倘若轮船还没到，就把他们一把擒住！”他这样说，英雄结密扣短袄嵌花快靴的武松的小影浮在眼前了。一把擒住了以后，当然是两个无耻的狗男女脱得赤条条，一颠一倒捆着，由弟兄们抬着游遍全镇。

李家娘颇看不起阿荣，几乎想努着嘴说“你在做梦！”但缩住了，“轮船早来了，我穿好衣服拔第二只鞋的时候，正听见呜呜呜地叫。”

“我也听见的，”盘浓黑大辫子的这才有机会插一句，却觉得胸口松爽不少。

“裁缝家里还有什么人？”赵大爷又并不对准谁这样问；便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纸煤，再掏出自来火盒，“擦”，把纸煤点着。

“没有，只他一个人在里头，”李家娘说。

“他为什么不出来？人逃了总得弄回来。”赵大爷说罢，蒲卢卢吸他的水烟。

“不错，总得开门出来。关紧了门，还在床角落里寻她么！”阿荣觉得势头又振作起来，又打门说，“朋友，你且开门！”

李家娘也用劲叫唤，"财源，财源，你出来呀！"

接着是个静默。几个人都朝着板门看，似乎板门在他们面前扩大开来，遮掩着一本将要开场的戏。黄狗在这人那人的脚边嗅了一会，便躺下来搔白毛密覆的脖子。

门呀……开了。财源跨出门限，两臂直垂，就这么站着；一会儿，又狠命地搔乱发底下的头皮，眼睛瞪视着刚受初阳的桥栏说，"她去了！"衣服依然不曾扣上，扁平的胸部起伏着。

"昨天天黑了，我还看见她出来提水，"黄老太见财源可怜，因而感叹事情变得太快。

"他昨夜里还同她一床睡觉呢，"阿荣说，说了觉得很舒服，酥酥的，软软的。

赵大爷两个指头夹着纸煤，仔细地把财源上下打量，似乎要从他身上考查出倒运的所以然来；但随即拈起纸煤凑近嘴边，却问，"你一点也不觉得么？"

"嗤！"李家娘冷笑。

这时候又来了几个人，差不多围成个半圆的圈子，财源是他们的中心。黄老太的小媳妇也在里面，正在扣襟上的钮扣。阿荣和赵大爷的臂肘旁边，伸出个头发修成盆景细叶菖蒲式的脑袋，仰起来，眼珠鹘落鹘落端相他们两个的脸。

"他日里辛苦，夜里睡得太熟了，"黄老太代财源解释。

"不是的！"赵大爷表示感觉麻烦。"我说的是，他平时不觉得她怀着别条心肠么？"

"那倒不晓得了，"黄老太咕噜着说。"不过我们只看见他们在一只作台上作活，没听见他们淘过气。李家娘，是不是？"

“他们在床上淘气，我们哪里会知道?”李家娘驳说。

“没有，真的没有，”财源开始坚决地说。“她说做裁缝太闷气，一天到晚死坐着不动一动；我说这叫生意落在其中没法想，好在你只帮我做少许，你还有别的事，不用一天到晚死坐；她也就不响了。后来她又说闷气，我照旧对她这么说；从来不曾相骂过。”

“喔，记得了，只有一回，”他立誓一般继续说。“是去年秋天，庙场上将要做戏，她说要做一件约纱棉袄，我说开年再做吧，她就哭，骂我……我也骂了她一顿；不过第二天就没有事了。”

“本来，象财源这样的，勤勤俭俭，一针一针只把钱穿进来，一个钱也舍不得花，真是个了不起的男人，嫁给他就是福气；还要同他相骂淘气，那就是瞎了眼!”黄老太的意思在借此奚落她的女婿(成天混在赌场里，一个钱也不带回家，又偷了衣服出去换鸦片烟吸的女婿)，虽然女婿现在并不在眼前。

“你的儿子就好得多么!别说吧，还不是半斤八两!”她的小媳妇已参透她反面的意思，就这样想；从眼角瞟过去，见她皱额垂睫，努出了下唇——又是顶讨厌的努出了下唇!

“不错呀，”赵大爷刚吸完一袋水烟，一阵白烟徐徐消散。“这样做人家的一个男人，那女人还要丢了他，太岂有此理!——太岂有此理!”

“已经走了么?”圈子里发出这么一句。

“老早，”赵大爷鄙夷不屑地回过头去，似乎要找出一个还在做梦的脸。

几个人于是从财源的身边望到门里去，当门一只板台，有些凳子竹竿之类伏在较进的昏暗里，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但究竟两样了，一个女人从这里头逃了出来，所以他们都伛着身子尽看，也有走前一步，贴近财源，以致乱了观众的阵势的。

“也不是这么说，”李家娘把手里的空畚箕扬一扬。随即想起这有点象要驳倒这位“爷们”的样子，因而弥补一句，“我并不是说您的话不合。不过老话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不成人的也很多，难道就该丢下了走么！我们当家的在的时候，不是牵动他死人头皮，才叫不成人呢，空空一双手，要吃，要喝，还要去闯祸惹事！可是我梦里也不曾想过丢了他走；小后生在门前走过，贼眼睛一五一十瞟过来，我总是回转头吐一口唾沫。现在他死了十七年了，我还是守着他。吓，女人会逃走，真是现在的新法！”她说着，仿佛觉得身躯挺得很直很高，一些人都在她下面。

“嘻，新法，新法……”几个人响应着；赵大爷尤其觉得适合口味，头略微仰起，眼睛轻轻一闭，领略这一霎间的愉快。

“总是那小后生长得太俊俏，把她迷得酥了，”声音从赵大爷背后传出。就有好几双眼睛对准财源发亮，鉴赏他的细眼削脸。

“他们会那一套的，自有花言巧语，各种各样的手段，女人家吃亏在耳朵软，”这是纤细的女人声音。

“说不定还是发财的爷们呢。”

“哪里会！爷们不要身份了么！”李家娘回过头去就是个白眼。

赵大爷不吸烟了，把水烟袋塞进棉袍袋里，用审判官的口气问财源道，“你总该有数，到底她的相好是谁？”

“不晓得，她从来没有说起，”财源笨学生似地回答。

阿荣听了，对黄老太的小媳妇扮个鬼脸；舌头缩进口腔时，“死”——却把“乌龟”两字咽住了。

“一定是个穷鬼，”李家娘的义愤几乎全移到男的方面去了。“知道她有几件衣服，就骗了去吃几天。——财源，她还有两个戒指呢？”

“也带去了。”

“是不是？他就看中她两个戒指！”李家娘自觉简直有灵验的算命先生那样的光荣。

于是观众纷纷谈论带去的衣服的名色和数目，戒指是什么式样多少重。又拟想如何打包裹，如何偷偷地开窗，如何接脚从窗里下地来。

财源心乱如麻，总想不成个念头，不由自主地说，“我们讨她，花了一百七十块洋钱呢！”

“嘻，一百七十块洋钱到别人袋里去了！”这腔调象嘲讽也象同情。

“我们猜猜看，这个坏蛋到底是谁，”一个声音带沙的说。

黄老太的小媳妇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来了：两人同到中市去买东西，回来抄近路，从田岸走。面前来个男人，不很高大，脸上却有鲜明的血色，一双眼睛尤其有意思；穿的是玄色布短袄，鞋袜都齐整。财源嫂嫂看见他，禁不住笑了，他也停了步，又挨近一点，问她买了什么。她不就告诉他，要

他猜来，分明是要多攀谈几句的意思。后来那男子去了，就问她他是谁。她答说一向认得的，又说是从前的邻舍；她的眼包皮总不抬起来，只瞅着路旁串串倒垂的金黄的稻穗。走了一会，她嘻地一笑，自己也禁不住的样子，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问她什么叫怎么样，她便说，"没有什么，我们不要管他！"但静默了一会之后，她又细着眼含着微笑回过头来说，"他是个漂亮男人呢！"说着，头倏地回过去了。——黄老太的小媳妇想到这里，对自己的灵警颇为高兴，她是爱他漂亮所以走的，全本《西厢记》都在肚里了，便第一个回答那沙音的人的问题说，"一定是……"

"瞎说！"黄老太恨不得立刻把这乱嚼蛆的臭嘴雕烂梨似地雕去，着急地喊出来，震动得脑袋摇摇有顷。同时一双双的耳朵似乎自觉竖得特别起，群众的圈子渐渐收缩拢来。

黄老太紧接着说，"你懂也不懂得，嚼什么蛆！你倒说说看，一定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晓得的应该说出来！"是男女混杂的声音。

小媳妇咽了一大口冷气似的，表现自己的灵警的兴趣早已没有了，而婆婆的禁抑的反问却又有不容不回答之势，只得翘了几翘嘴唇没意思地说，"一定是个穷鬼，我同李家妈一样想。"

"嘘！"群众大失所望，圈子便松开了些；颇有几个人想，这真是乱嚼蛆的臭嘴。

"这还要你说么？你实在也不晓得是谁！"黄老太虽然责怪着，实际却定心了，看看这蓬头瘦脸的小女人，觉得她到底有点儿乖巧。

“既然晓得，何必替贼瞒赃呢！”偏有点破穴道的。

小媳妇着急了，便发誓说，“不晓得，真个不晓得。如其晓得了不说，嘴唇上马上生个大疔疮，不好吃也不好说！”她一边想，发个誓大约没有这样灵验的。

“哈哈哈……”

“嗤，胡闹！”赵大爷旋转粗大的身躯，举步踱去了；他所不满意的是不是“大疔疮”和“哈哈哈”，也就没有人研究。

但是他这一旋转，却搅散了在他臂肘旁边盆景菖蒲式的脑袋里的幻想。每天到学校和回家的路中，看见这裁缝家婆红红的圆脸，就想她一定在想有趣的念头；有时看见她的背影，松乱的发髻褪到背上，就想她一定才干了风流事来：虽然不大清楚这滋味究竟如何，但想着总觉得舒快。现在听见逃走的就是这个裁缝家婆，便想她干得加倍有趣，加倍风流了；固然摹拟不出个明显的情境，可是想着这个就觉得周围的人物消淡得象一层薄雾，书包里的课本和学校里的先生当然忘得干干净净了。直到赵大爷旋身把他一撞，方才醒悟自己是个上学去的学生；便耸一耸肩，又鹘落鹘落看那倒楣的裁缝儿眼，于是退出圈子，踢踢踢奔了去。

赵大爷一走，形势就不同了。尤其是阿荣，至少象脱了件厚棉袄似的，周身异常轻松。他另外开一个端说，“没有别的话说，一定是到上海去。”

“那自然，”李家娘表示这是不待说的。

“上海地方去得的么！”

小媳妇愕然，因为她正在巴望夏天快点来快点过，八月里到上海去吃表妹的喜酒；转眼看那说怪话的人，是个酒糟

鼻子的麻面汉，看了叫人发痒，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对啊！上海地方去得的么！”阿荣觉得这才对劲。“马路旁边，一间一间的屋子，脸涂得红红的，象惠泉山的泥阿福，满满地坐在那里等生意，都是那些走失了路和跟人逃走的女人！嘖，两只角子，只要两只角子！”本来是惊人之笔，不自料转到闲情一方面去。

“趁早班轮船走的，唔，今天还来得及作几注生意呢，”酒糟鼻子那副神气，好象掌柜的料度商情。

财源仿佛觉得脚下一沉，身体突地陷落，又仿佛又失了个妻子，就破口号哭起来。

黄老太心软，听得号哭，嘴唇就有点抖动，强忍着劝财源道，“男子汉的眼泪比珍珠还要宝贵，哭什么呢！”便去拉财源散开的衣襟。

“大人大马，什么地方去不得，她逃到哪里，你能找到哪里，何况就在上海，”李家娘这样说，拍着财源的肩，自以为更见殷勤。

“上海去呀！就趁中班轮船，”阿荣用激励的调子说。

酒糟鼻子狡猾地笑了，“当天赶去，也许能原封弗动拖回来。不过……”

沙音的人和声音纤细的女人都解颐一笑。

小媳妇却有点不相信，她同那漂亮男人要好，怎么肯坐到一间间的屋子里去？那漂亮男人又怎肯让她去？小媳妇渐渐想开来，想他们的地方如其容易找到的话，八月里一定要去看看她，看她穿些什么，绉纱棉袄做了没有，只是……忽见财源抬起衣袖，在眼部一擦，匆促地扣好内衣和棉袍，冲

出群众的圈子就往东跑，嘴里恨恨地说，“总要把你找回来！”

“还早呢，……中班轮船，……十二点钟，……喂！……”

财源头也不回，承着朝阳的明绿的柳条时时拂着他的头。一会儿转南进一条小衖，黑色的背影就不见了。

1926年2月1日写毕

微　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毛毛雨虽然止了，空中还弥漫着潮湿的雾气。穿着棉衣的人在这涂满了泥浆的路上往还，两脚须得特别拧着劲儿，还要留心旁边的车辆，不要被急转的车轮溅了半身泥，因此很觉得热烘烘地，从背心而大腿，往下直传到十个脚指头。但是一阵看不见的风拦过来时，谁也不能硬挺着不缩一缩脖子，总觉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疲倦的警察挟着油布大褂在那里发呆，一只脚踏在烟纸店的阶石上。烟纸店里的老板娘伛着上半身，用湿布拭去柜台外面的泥迹，这是如飞而过的汽车的成绩。她的刚梳过的头顶光滑到分别不出头发的一丝丝，同前刘海分界的一条白痕十分明显，略微有香油的气味散开来，——警察的发呆，或许就为这个。对面是一家油盐店，有帐桌先生在那里拨算盘珠的声音。

两辆人力车迎面地行动，到隔离两三尺的当儿，"啊，藻如！——停下来！停下来！"是女人的声音，因为感情激动，声音象撕裂开来似的。那车夫嘴唇一抿紧，便收住脚步，把车柄放下来。车篷里钻出那女人，拣泥浆较少的一个地位站住脚，一个布钱袋挂在臂弯里，两手举起，抚摩头顶的微乱的头发。

藻如的车篷本没有张起来，但他正沉入不思念的境界中，

要不是叫他，决不会知道对面来的是谁。这真是一霎时的心境：起初觉得那声音极熟，象是昨天还缭绕在耳边的，可是又觉得很生疏，有如快要消散的梦；终于恍然而悟，是忆云！沉埋在意识之中的相思突地冒出头来，驱遣着他的两腿，这便跳下了车，泥浆溅起，染上裤管和长袍的下缘。

他很惊异，这不是两年前的忆云了。丰润浑圆的脸，现在变为干黄的皮肤，细细的额纹，尖尖的下颔；晶明流利的眼睛，现在变为滞暗的眸子，红筋的眼球，怅然的瞪视。那一对眉毛，以前伴着笑声伴着快意总是舞得起似的，现在微微倒挂了；那一头柔发，以前这样梳那样装不知换过多少花样，印过多少羡爱的目光，现在象秋原的衰草了。细小而微伛的身躯包裹在灰色哔叽的衣裙之内，显得衣裙很廓落，要不是当年亲见，谁相信她曾经有过健全的女性的体格呢？——他睁着双眼只是看她，“忆云，你……”

“你还能认识我！我以为象我这样变得太快，你一定要认我作陌生人了。”说着，移步靠近油盐店一边，以避行人和车辆。

藻如不由自主也移步过去，与她贴近。“哪里有不认识的？就是分别十年二十年，也还能认识，何况没有十年二十年。你想，我们分别才不过两年呢。”

“已经两年了！”她感慨地说。“这两年里头，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前年夏天我到北京去了，是上礼拜才来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随便过活罢了。你好么？”

“没有什么，”她低下了头。

“自成也好么？”

她点头，头俯得更低了，使对面的藻如看得见她脑后的发髻。

藻如想，这又改变到性习上头去了，十二分通脱的一个女郎，两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羞人答答的。就换个端绪说，“现在到哪里去？”

“买菜去。”

“这样不好的天气，这样龌龊的小菜场……”

“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什么。”

“每天去买菜么？”

“差不多每天，”她厌倦地说。忽然心头一动，“你还住在从前那地方么？”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欢迎你。我难得出来，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见，”这声调里带着两年前轻快亲切的韵味。她转身钻入车篷，那车夫提起车柄，就一跳跳地跑走了。

藻如坐上车座，身体颠动着前进时，不免想起从前的种种。青年的华采，在当时多么明耀，但是一转眼就暗淡了！最可惊异的是忆云变得那样迅速而且彻底，现在如果要指出她的可爱之点，除了闭起眼睛从记忆里去搜求，还有什么法子呢！他这样想，颇觉得伤感，仿佛那湿雾弥漫的天气也就是个充分的颓唐，壮盛的欢乐早已辞别了大地。忽而蒙蒙的细雨又糁下来了，黑呢马褂袖上沾着细到针尖似的闪光的水

滴，他便伸手把车篷张了起来。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来找自己，不知将谈些什么，这又引起一种浮游无着的兴趣。

前此两三年的时候，藻如家里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乐部，两个三个牵着手接着踵来了，一会儿又两个三个牵着手接着踵去了；主人在家时固然很热闹，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没有什么，仿佛谁都是那里的主人。他们无所不谈，谈主义，谈问题，谈时事，谈恋爱，谈文学，谈艺术，他们也无所不为，伏在桌子上写文章，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说诵读，吃花生米，煎咖啡茶喝，打瞌睡，呵痒闹着玩，有时还要打架，甚至于打破了眼镜，撕破了衣裳。他们如在柔美而朦胧的梦中，也不颂祷朝阳的早升，也不悲叹夕照的遽灭。

一天是三春时节，温暖的阳光熏得室内的几个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从窗外送进来丁香的香气，留心闻时又没有了。书橱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里一大束蔷薇花脸贴脸地含着笑。

有三弦的声音传过来，那样低沉，那样啴缓，仿佛告诉人说，揭露人生运命的秘密来了。此外完全寂然，什么东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们叫他进来算命玩儿，”躺在大藤椅上的一个青年说，跟着打个呵欠。

另一个青年揉着眼睛站起来说，“好的，看他怎样编排我们。本来大家不声不响，清静得快要入睡了。”

坐在摇椅上一摇一仰的忆云立刻跳起来，整一整衣襟，便

奔出去开那绿漆镂花的短门。

藻如本在写信，似乎那枝笔不大顺从，写一行要费几回踌躇；现在听他们去招呼算命先生，索性把信笺推在一边。

好事的性习主宰着他们，刚才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都高兴地盼望那立刻要显现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忆云引进来了，她牵着他的竹杖。她心里想起《堂楼详梦》的戏文，“阶石，又是一级阶石，还有一级阶石，没有了，门限，低的门限，”嘴里这样说着，混和着连续的吱吱的笑声。她的上体略微低俯，头转向后面，左臂伸张着，全体构成舞蹈似的姿势。

算命的坐了下来，几个人移动椅子围坐在他前面。忆云抢了那只大藤椅，因为坐着周身妥贴，不费一毫力气。

青年们都争着要先算命，但是忆云争得更厉害，甚至于伸手过去要按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把应行报告的性别岁数说出来，一壁兴奋地嚷着，“你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岁。”青年们正感到趣味佳妙，快活得只管笑，谁都并不坚持地争嚷着。

那算命的是长圆如蚕茧形的脸，皮肤深赤色，有如紫铜香炉，突出的前额下面，两颗滞白的眼球动也不动，仿佛不大新鲜的荔枝肉，上下唇厚而紧缩，包不没两排枯黄的牙齿。他依平时的习惯，用舌头舔着上下唇说，“先算后算一样的，富贵命迟早是富贵命。这位小姐先来吧，二十三岁，是几月份，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同时拨动弦线，便隆东隆东地响起来。

“四月十八卯时，”忆云不待思索地说。“你同我算吧。——别的且慢算，你要显出你的本领高明，且先算我现在有几个

丈夫，两个呢还是三个？”

青年们听了这个话，觉得有难以言说的舒快，反而停止了嗬嗬的笑语，都回头去看她。却见她很严正的样子，两颐和眼梢绝不含游戏的笑意。

那瞎子觉得有点窘了，故意干咳一声来掩饰，又隆东隆东弹了几声说，“小姐说笑话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现在有几个丈夫；并不同你说笑话，是真要你算。”

“哈哈！”一个青年笑出来了。

“请不要取笑吧，算命向来没有这样算法的。”瞎子又弹动三弦，胸中在排次这女命的干支，额上略微有汗水渗出来了。

“向来没有这样算法，我可有这样的命。这也算不出，你的本领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么？我现在有几个丈夫？”她忍不住几乎笑出来，连忙用匀细洁白的牙齿把唇皮咬住，同时得意地向青年们示意，这在瞎子是没有份的。

“哈哈哈哈，”几个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颇了然，碰到的并不是老实的主顾；心头自然很恼怒，但不让发泄出来，只是握着三弦和竹杖，另一只手摸着椅子站起来，喃喃地说，“原来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么！”他的脸皮颈皮转成猪肝似的红，汗痕在前额上发亮。

“哈，有趣，”忆云看一个青年把瞎子牵出了门，才含娇带傲地笑出来。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人结伴到西湖去。住在湖滨的旅馆，取其晨晚可以看湖景，要下湖也方便。

这天傍晚，一些人都到公园去了，只留藻如和忆云在楼廊里，各靠着一个摇椅，面对西湖。帘子早经卷起，太阳的热气已消散了，时时有轻风吹来，带着不知来处的荷香。

群山已没入乳白色的雾气，湖面盖着混茫的青烟。虽然楼下有些车铃声和人声，却冲不破全湖的寂静。月亮还没上来。在两人头顶上的一盏电灯因为忆云说讨厌，藻如就把它灭了。

"在这暮色里，静静地坐着，有异样的可爱，是别的时候没有的。他们一定要出去乱跑，太胡闹了。"忆云举起半露的臂舒一舒筋骨，粉与肉混和着的香气拂过藻如的鼻尖。

"原是，暮色的好处就在有一种柔软而朦胧的情调。白昼里一切东西显得太分明了，太强烈了，黑夜里又过于暗昧，甚至什么都没有。暮色介乎两者之间，所以给人无穷的吟味。"藻如轻轻说着，声调颇见柔美。

"你忘了月夜了。你倒说说看，暮色同月夜比较起来怎么样？"她把仰起的头转过来望藻如。

藻如也回看她，虽然距离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那戴着美发的脑袋的轮廓，那藏在衣裙里面而仍然明显的身体的曲线，那一只点地一只翘起的双脚的剪影，都使他非常迷恋，舍不得把眼光移开。他近乎献媚地说，"月夜自然也好，但是与暮色比较，我宁取暮色，因为月夜那样清朗高旷，惟宜于雅人的独吟，壮士的起舞；而暮色这样柔和朦胧，却宜于多情的人互倾情愫。你不是说暮色异样可爱么？那末一定会赞同我的意见。"

"你真是个可爱的人，"忆云笑了，轻轻摇动身躯。"你会迎

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装饰得更为灿烂，叫人家觉得欢喜。”

这在藻如是何等的宠幸，同时又是何等的诱惑！他便谈论怎样的人才可爱，忆云也发表好些巧妙的意见。后来他们谈到各自的性情，脾气，以及从前的经历。

热情之火在藻如心头燃烧着，往时固然也有过，可是从没有燃烧得这样厉害。那闪闪的火焰——要告诉她而且要她藏在心里的一句话——几次要冒出来，但每次再一审虑的结果都把它压了下去。他看她那样天真，那样美好，谈论又那样合得来，几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见，不过由两张嘴说出来罢了，因而想，要是吐出那句话来，她一定乐于承受。然而他又想起了她的憨态。当着许多人的面，忽然笑说要报告一件新闻——“某某亲口说爱我，向我求婚，你们想多么有趣！结婚，麻烦得很，谁高兴！”——于是大家拍手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见大家的面；这样的事也有两三回了，现在假如把那句话吐出来，哪里断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强镇静着，应接忆云的话，或者补充些意思，或者更换个端绪；而心头的苦闷竟非常难受，有似乎要迸裂开来的感觉。

夜完全降临了，湖上已不见雾里的群山，混茫的青烟，只笼罩着无边的昏黑。邻近的游戏场里的锣鼓突然响起来了。楼下的房间里有咿哑咿哑不熟练的胡琴声。

一阵脚声从楼梯那边渐渐近来，到公园去的一些人回来了。

怀着与藻如同样心情的青年有好几个，他们对于忆云，都仿佛她是个悬空挂着的皮球，几乎要把它拿住了，但立刻又荡了开来。他们都自信十分了解她，了解她的性情，脾气，以及从前的经历；但是又非常怀疑，好象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了解。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恋花似地围绕着她，另一方面又侦探办案似地窥伺着她，共同得到的报酬是说不出来的烦闷。

自成也是中间的一个。一晚，他同她出去吃饭，因为只有两个人，谈笑都是专对的，趣味特殊，不觉频频斟那酽酽的酒。吃罢饭的时候，忆云脸泛着鲜红，眼睛水汪汪的，张开两臂作态说，"醉了，喝醉了，"便憨然而笑。

自成雇了一辆马车，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边。马蹄得得地作响了。

从忆云颈际发出的汗气，以及头发的气味，酒和唇脂混合的气味，一齐冲入自成的鼻管；可爱的手臂横在他的两个膝盖上；柔软而富于弹性的臀部贴着他的大腿；车身的颠动使她的身躯对于他作诱惑性极强的偎倚：他忍不住连打了两个喷嚏。

"到我家里坐一会，再送你回去吧。"他脑际有点昏昏，口里非常渴燥，但是一种坚强的意力与锐敏的感觉主宰着他，却抵住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兴奋而入于困倦了，脑袋倒过来，几乎枕着自成的肩。

这样，她就先到自成家里。直到被送回家时，始终在如梦似云的境界中，而且带回家的是妇人的身体了。

过了一个月光景，她怀着复杂的非常难堪的心情去找自成。她本来自觉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鸟儿，现在可掉下来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湿透了，飞翔无望了，生命也细弱得象一根丝了。她本来什么人都不在眼里，现在可不然了，只觉自己都不在什么人眼里，看见无论哪一对闪闪的眼光就害怕。她愤恨，但是愤恨就能了么！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么！她想用什么方法把自己毁灭了，但是哪里有不可怕的自杀方法呢！她又自问，生命就此完了么？却又觉得还有点儿可恋，虽然说不出可恋的是什么。她这样那样想，总觉得不对，踌躇了好几十回，仅能发见一条比较光明的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颇有点儿可爱的自成。

"多谢你！"她坐定下来说了这一句，气愤不过，哭了。

自成自从那晚之后，也见过她好几回。对于她异样地珍惜，时时从旁边摹拟她藏在衣服里面的肉体。现在看她神色有异，而且是那样的声气，愕然说，"什么？"

这时候她又懊悔到这里来了，简直不愿意同他说什么。但是，"现实"的鞭子立刻在她心灵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咽着眼泪，违着心愿，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诉他。

他听说，心头似乎一怔，但随即眉花眼笑地说，"怕不至于吧。"

伤心于这态度这话语的她很想重重实实地拧他一下，可是跃跃欲出的一句话吐出来了，"我们总得结婚。"

"结婚？"他想这才来了，犹如赛跑冠军那样的胜利的骄傲涌上心头，他不禁要把这胜利的奖品调弄着玩了。"结婚是多么麻烦的事，谁高兴！"

"就这样下去么！"她的胸部仿佛压着厚重的铁板。

"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么？"

酸甜苦辣种种滋味搅和在一起，索性任情地倾吐，"我恳求你，你得同我结婚！我恨你，但是又非常爱你，你知道么？"说到这里，完全是哭声了。"你如其不同我结婚，叫我怎么样呢？"

自成觉得这滋味已够痛快，本能地搂住忆云在怀里说，"心爱的，我原也宝贝着你，我们结婚吧！"

忆云这才遇到了母亲似地，在他怀中依贴个畅快。

几天之后，他们的朋友接到他们结婚的请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呢，由她的母亲。

藻如途遇忆云的第二天下午，雨是不下了，还吹着潮湿的风，忆云来了。她对于一几一椅一帷一幔都呆呆地相着，觉得件件是她相知的旧友，件件可以接受她的哀诉。她坐下来，眼光颇凄然。

"我以为你昨天要来的，"藻如说。

"昨天下午给孩子牵缠着，就不能出来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说到这方面去，仅在意想中哼了一声。

"我还没有见过你们的孩子。象你呢还是象自成？"

"我也没有留心他到底象谁，"她厌烦了，"总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脚镣手铐！"

"抚养孩子本来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该太亏待了自己，想来还有时出来玩玩，看看朋友吧？"

"远得很了！"两滴眼泪偷偷地从眼眶溜出来。"这还是两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现在的我不是从前的我了！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就是把身子磨成粉，哪里还找得到我从前的踪影！"她张着亮光光的泪眼，向他惨笑。

"你的确不象从前了。为什么变化得这样厉害？"

"为什么这样厉害，自然有缘故！"她说着，急速地解开上衣的钮扣，接着又解里衣的。

"啊！"藻如心知将有可骇的事呈现，不禁出惊地喊。

她的衣钮全解开了，身体极快地旋转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惨然说，"你看！你看！"

"什么！"在他面前的是半个裸露的背，肿起或已平的红紫的青黄的伤痕几乎遍满了，两块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胳膊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肌肉，宽弛的皮肤起着粒粒的肤粟。

"他把我打得这样！"

"是自成么？"愤恨与怜惜渐渐塞满他的心头。

"不是他还有谁！"

"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不称他的意就打。"

"这样厉害！"

"他用家伙！"

"畜生！"他狠狠地骂了。已经淡忘的对于忆云的爱又炽盛起来，不过性质有点不同，现在是哥哥萦系着可怜的妹妹的爱了。他想到现在才认识自成的真面目，就恨不得立刻去找

他，打他十个巴掌。

忆云立刻把受伤的背遮掩起来，扣上钮扣，回转身子说，“我受他的咒骂，受他的痛打，只好咽到肚里。我没有人可以告诉啊！我现在没有朋友了！只有个孩子，他懂得什么！又有个母亲，但是，怎么能告诉她呢！”她从没有对人说过这几句话，这是第一遭说，真觉搔心地哀酸；她掩面哭了。

“然而我又时时觉得，总得告诉别人，就是只告诉一个人也好，”她呜咽着继续说。“世界上有一个人知道我天天尝着这种滋味，我就算有了芝麻那么大的一点安慰了。可巧昨天遇到你，你，虽然分别了两年，大概不把我当个生分的人吧？所以我决定来告诉你。嘴说也罗嗦，而且哪里说得尽，所以给你看我的背。我的背代替我把要告诉的完全告诉你了！”

女性的凄咽的泪语深刺他的心，蓬松而无光泽的一头头发在他面前抖动，脸向下，而且用手巾掩着，是看不见了，但他也不想再看，就是不看，已觉受着强烈的压迫，几乎透不过气来。怅惘到万分，只有皱紧眉头咬着嘴唇。

“太岂有此理！”他愤怒的烈焰喷出来了。“这样地蛮横，怎么能同他在一起！我说你应该同他分离！”

分离这个字眼犹如一根小木棍，她经它一击，头脑里“盎……”地作响了。在平时，她从不曾清楚地想到这一层。但曾渺茫地希望，总该有一天，他嘴里不再骂，他的手停了打吧；那时候，什么困苦都甘心了。现在听见的这个结实的字眼，不是立刻可以实现那希望么？然而太生疏了，太遥远了，使她不能回答，只是抽咽地哭泣。

“你不恨他么？”他不是定要问她，不过是再说一句愤恨的

话。

“怎么不恨？”她回答，低细得几乎辨不清声音。

“那末该有点儿勇气。夫妻本不是一结合就不能分的，气味不相投，就得离开。何况他时常辱骂你，狠毒地打你！”

“我会有这勇气么？”这与其说是问他，不如说是问她自己。

“有，有，怎么没有！你从前那么通脱不拘，大家都称赞。你曾经怕过了什么？怯过了什么？现在不依然是个你么？你如其想到你该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该有个丰富的生命，你的勇气自然烈火一般冲起来了。”

“是这样么？”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灵中透露出一丝光明，照见当年生活的残影：笑在眉头，歌在喉头，盛会好景，差不多是家常便饭。她不禁对自己怀疑了，怎么一埋在这黑坑似的家庭里，就不想伸出头来？当时自己也骄傲的通脱不拘，难道真消散净尽了么？不，决不！应该找回当年的快乐！应该享受生命的厚意！应该对得起自己！——她抬头望着藻如，含泪的眼睛里放出希望的光。

“还有我能够帮着你！”他慷慨地说，坚定的眼光正对着她的。“良心叫我这样做，必须做了才安适。我替你去找律师，我有个朋友当律师的，听他怎么说。——我不相信还不该分离，象这样的遍体伤痕！”

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前途很有希望，感动得抖抖地，几乎要象从前一样紧握藻如的手，但是习惯上的生分使她缩住了。

“以后怎样呢？”忆云在归途中这样自问。这一层藻如并没有告诉她，她自己却解答不来，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来了。

她重又觉得自己是负着罪愆的人，这样地卑微，这样地不足道，本该站在快乐的国土之外；那狠毒的打骂，只是罪愆的责罚，你要躲避就会有别的方法来抵补的。那末，到底该躲避还是不呢？

路上遇见些截发的女郎，红润的两颐，欢悦的眼光，差不多一举足一转侧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带妒地收回眼光来——算是你们的时代！

到了家，连忙从佣妇手中把孩子接过来，侧转了脸亲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妈回来了！心肝，妈回来了！……哭了没有？”

“哭了好一会呢，”佣妇说。“哭得吃力了，才止住的。”

一缕微酸直透眉心，眼眶里又湿润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张着洁净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嘴里咿呀发声，笑意在他的唇边。

她于是环顾室内，桌子，椅子，皮箱，衣橱，挂着的书画，叠着的杂物，一一用惜别的眼光注视着；觉得与那些东西太熟习了，自己混和在它们中间非常适宜，离开了它们就有点儿空虚，空虚是多么可怕啊！

她又看到案头的母亲的相片，慈和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儿有这个幸福的家庭。她尤其爽然了；母亲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亲的安慰，同时加倍伤自己的心呢！如其真这样做了，啊！不堪设想，还是让母亲的意念中有个如意的女婿吧。

这就联想到自成；头低了下来，额发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确然恨着他，但不尽是恨，恨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两年前那晚上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况涌现于脑际了。啊，幸福与痛苦的分水岭！高贵与凡庸的划界线！是难忘的可是以毁灭了为快的记忆。然而这里面未尝不含着甘味，一盏人生的美酿，究竟由他亲手斟的。最伤心的是他渐渐改了性习，来了那没有话讲的坏脾气，不然……

她沉入冥想了。在心头看见自己的容颜，那样干枯，那样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已的灵魂，是凡庸的了，是残馀的了，丢在路上，一定谁也不来睬。

"唉！"无力地抬头，凄然看着孩子，忽然想，这小脸盘真同他一个模型。同时想，他应该回来了……

没有太阳，暮色一来就苍然。她亲了亲孩子，仍交给佣妇，便旋亮电灯，匆促地写成下面的短札：

> 藻如惠鉴：归后再四考虑，尚觉有种种窒碍之处，请暂缓进行。详情非纸笔所胜，得便面陈。盛意甚感，永不敢忘。幸恕草草。
>
> 云上

1926年3月13日写毕

搭　班　子

泽如磨浓了一砚台的墨汁，从抽斗内取出朱栏八行的信笺，放下了，就执笔在手，预备开头写。但是绵延的思索立刻涌上心头，使他暂时忘了开头要写这回事，执笔的手不自觉地去托着下颔。

他想："要干就得着力地干，马马虎虎，那就不如不干。固然，有些人自夸的'教育是特别清高特别神圣的事业'的话，未免近乎虚浮；可是凡是事业，也决没有希望它卑污希望它胡乱过去的道理。一个小学校，一个容纳两百多学生的小学校，将要隶属在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孩子们在里头生活着，发展着，这实在不是一项细小的事业。这里头可以倾注无限量的心力，从一个孩子的一啼一笑到全体孩子的长育进步；这里头也可以得到无限量的愉悦，从每时每刻的努力工作到三年两载的颇有成绩。宝贵的生命要消费得有意义，做这事业不是大有意义么？"他抿着嘴唇微笑了。心头觉得异常舒快，简单而鲜明，好象春晴的原野，只有青天，只有阳光，在其间欣欣向荣的，只有鲜花和绿草，这是比喻对于将来的希望。

这是初伏的早晨，太阳光还没射到庭中的墙上，几挂帘子高高地钩起。蝉儿正在享受早凉，不想开口。一只花猫睡着没醒，蜷在书桌脚边，仰起的半面胸腹徐徐升落，这小生命正作和悦的梦呢。庭中隔墙挂过来的柳枝析析地一阵轻响，

泽如就感到一阵新鲜的凉风。

他咬着拇指，继续想："这事业虽说隶属在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却决不是一个人干得来的。不比机器，机器只须一个人管着总机关就行。这事业须得各个人都有原动力，原动力的总和越大，成效也越大。那么，眼前最要紧的事当然是邀集同志了。譬如唱戏，单只一个角色好不相干，必得生旦净丑各个角色都好，才唱得成完美的戏。哈哈，眼前切要的事乃是搭个班子。"

"怎么样的人才是同志，也得详细考虑。自然，研究过教育学的，是个必要的条件；可是尤其重要的，却在对于这事业有信心，能爱好。有信心自不肯马马虎虎，能爱好当然会终身以之，这样，结果必然无疑是成功。"

想到这里，正要写信去招来的乐水的印象就浮现在眼前。他看见乐水的明活的眼睛，庄严的鼻子，慈爱的嘴唇，以及富有诗意的一头微卷的发。他又看见乐水怎样凝着眼光沉思，怎样抿着嘴唇微笑，怎样浪漫地昂起头来，一只手按着头发。"啊，可爱的教师，儿童的天使，非把他拉来不可；他在那边本来也不得意，几个同事全是教书匠。"几个月前乐水来信里的一番话鲜明地显现在他的意识中了。乐水的一番话是叙述他带着学童出游郊野的愉快。说起活泼泼的春水，柔和而干净，叫人仿佛觉着堕入软美的梦里。说起新绿丝丝的垂柳，那绿色不是画家的颜料所能配合，不是诗人的字句所能摹拟，乃是天地间特有的新鲜艳丽的一种颜色。说起那柳色堆在四围，映入水里，几乎满望都绿，叫人把什么都忘了，只怀着同样鲜绿的生意和希望。说起一条没篷的船载着学童们，在柳丝

下春水上徐徐前进，没有一个孩子不眉飞色舞，没有一个孩子不和悦善良。说起孩子们情不自禁唱起歌来，个个都唱，比平时格外协调，格外清亮。末了儿说起他自己这当儿的感动，他说人间纵使是罪恶的，但因为有这歌声，已够叫他恋恋不舍；这歌声是爱的化身，是灵的表现，是……是不可说；他感动得周身发麻，眼里不禁滴下泪珠来。泽如想着这些，有如正喝新沏的"龙井"。"啊，宝贵的泪珠，安得天下的教师都有这样宝贵的泪珠！想得一点儿不错，非把他拉来不可，假如少了他，还说什么搭班子！自然，宛也是一定要找的。她那样地慈和，那样地敏慧，单只笑一笑，已叫孩子们终身受用不尽，何况她对于儿童教育素有研究，又是立志要把生命奉献于儿童的。一定找她，她同样是个要角。"这时候泽如索性把笔放下，下颔贴着臂腕，臂腕搁在书桌，这样地吟味那意想中的短发红颜的女郎。他觉得前途有更多的光明，只待自己大踏步走去，什么都是自己的。"啊，走上前去，勇敢地走上前去！校园一定要把它搞得顶好，不单是玩赏园，简直就是个丰美的自然，让儿童们生活在里头，有如鱼生活在水里。劳作是必须训练的，可以教他们种花，剪树……"

"有人么？"似乎故意做得温雅恭敬的语声从庭前门口送过来。

"谁？"泽如站起来走到窗前，这才惊醒了那只蜷卧的花猫。它望着主人叫了一声，举起脚爪来摩面，便懒懒地踱开了。

"是我。"跨过门槛走进中庭来的是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头发已有点灰白，两块颧骨特别突出，鹰嘴似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水珠，两片眼镜片很厚而凹，宛如两个鼻烟盆；穿着白夏

布长衫，距离浆洗已经好几天了，软披披的，不大象麻织品。那人望见了泽如，急速而又轻雅地走前几步，曲起两臂，似乎要作揖的样子，说："足下就是泽如先生吧？"

"是的。请里面坐。"

"不敢。兄弟是第三完全小学的级任钱松如。昨天到教育局去，听说先生将要被任为三校的校长，故而特来奉访。"

"喔，是钱先生，"泽如恍然如悟地说，仿佛早先不曾想到三校里原有一班旧教员。"里面坐了谈吧。"

钱先生表示只怕沾污了新校长的书室的庄重神情，逊顺地跨了进来。泽如让他脱了长衫，他执意说早上并不热，不用脱。泽如让他坐靠墙的那只大藤椅，说比较舒服一点，钱先生又连声说"这里很好"，就在书桌侧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只搭着一角。

泽如没有心思多让，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钱先生在三校多年了？"

"连头搭尾十年了。"钱先生想这正是个好机会，应该把要说的话立刻跟着说出来。但对于泽如那样的所谓青年派，有一种莫名所以的畏怯，话到了喉际，重又咽了下去，只是无聊地说："我进去时，校长是一位方先生，方先生之后是李先生，现在作古了，李先生之后就是现在的杜先生。"

"那是有很久的历史了，"泽如悠然想开去，以为十年的教师生涯是很了不起的，"当然消耗了不少的心血。"

"哪里！哪里！"钱先生的上半身只是往前颠动，似乎要从椅子上跌下来的样子。

"我说实在的话，并不同先生客气。"

“真是，哪里！哪里！”钱先生感到无形的压迫，似乎周身不很自由，很想马上走出去。庭中的西墙已抹上半截炎炎的阳光，温度升到八十一二度光景，更兼他心头一阵燠热，汗水便渗出来了。但是既然上了庙，哪有不把心愿祝祷一番的道理。只得干咳一声，聊以振作勇气；近视眼不敢直望那握有权力的新校长，只从眼镜底下这么溜过去，于是颈间的喉结显著地突出，象一个小瘤。“不瞒先生说，一向没有别的路子，所以糊糊涂涂就在三校待了十年。其间说不上什么心血，可是还能自信，也没有什么错失。说到新教育，那是惭愧得很，不十分明白；不过很愿意受新教育家的指导，学着去做，比方自动教育哩，启发式教育哩，都是顶有道理的，兄弟都相信，都勉力试着照办。现在，现在是更好了！”说到这里，上身凑前一点，脸上显出不大自然的笑容，语音转低而微颤，“不知道先生容不容兄弟问一声，今后允许兄弟领受先生的指导么？”

“哦……”泽如眼看钱的喉结这么一上一下，仿佛觉得自己的喉际梗着什么东西，怪不舒服；对于钱的话，又不得要领，不知道他将要归结到什么地方，突经他询问，一时答不出来。

钱先生用手心擦了额上的汗，恳求似地继续他的祝祷，他觉得比刚才轻松得多，话说出来很滑溜了。“请先生原谅，这些话是不该来麻烦先生的，但是没有法子，不得不来麻烦先生，真要请先生万分原谅。兄弟境况不好，生活程度却潮水那样越来越涨，又有一点儿亏空，真是雪天走独木桥那样地小心过活，才不至于闹出什么笑话来。然而，也就十分可怜

了！"他伤心地摇着头，一只手摘下颔的短髭。

泽如不想说什么话去接应，他照旧带着不舒服的感觉望着钱的喉结。

"兄弟想，先生接手校长之后，大约还用得着兄弟领受先生的指导吧。但是没听先生亲口提及，总觉放心不下。万一，万一那个呢……那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冒昧地特来拜访，要求先生亲口给兄弟说一声。为了这点小事麻烦先生，真要请先生万分原谅！"说罢，两手支在膝盖上，呆着多皱的脸等候答复。

泽如的脸渐渐泛红了，泛红的缘故又象是害羞，又象是含怒，总之感情被激动了。乐水的眼睛和鼻子，宛的短发和红颜，同时在他意念中一晃而过，使他用力睁眼去认那多皱的瘦脸。"这也是他们的同伴么！太滑稽了！太可笑了！罗罗嗦嗦的一套，不知道说些什么，一定只会给孩子们受罪罢了！"他一向游心于理想的境界，对于钱先生的话不免生疏，因生疏而不免诧怪。

但是那一双僵鱼眼似的眼睛正等着答复。"怎么说呢？戏班子非齐整不可，老实不客气，只有对他说请另觅高就吧。他要维持一家的生命，我要发展一校的生命，两全是办不到的。"这样想定下来，已历好一会的静默，开口说："这个……"

"怎么？"钱先生不禁抢着问，因为命运的判决书立刻要宣读了。虽然料度新校长未必不用旧人，对于自己的请求大约能够答应，然而也说不定会来个"不"字。这就有点惴惴然了，因而再加一句："先生总能允许兄弟吧？"

"泽如先生在家么？"这当儿，门口又送来颇响亮的声音，

从这声音可以想见这人是个胖子。

“在，”泽如便站起来走到窗口。钱先生懊丧地望一望窗外，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喔，逸民先生，里面请坐吧。”泽如迎了出去。

从容地踱进来的果真是个胖子，白纱长衫，玄纱马褂，手里摇着鹅毛扇，作揖说：“很巧很巧，特来拜访，竟得碰到。近来忙得怎么样？”

“不忙什么。”泽如把新客延入室内，指钱说：“这位是钱松如先生，三校的级任教师。”又介绍新客给钱说：“这位是周逸民先生，县议会议员。”

“喔！喔！”周先生若有所悟地把头顿了两顿，作揖说：“钱先生，久仰久仰。”

钱先生照例还敬了“久仰久仰”，却感到来了一重新的压迫，自信再没有坐下去探问口气的勇气。就此退出去，固然十分可惜，但是除了诅咒时辰不吉利，竟会这样不凑巧以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于是尴尬着脸向泽如说：“兄弟失陪了。”

“刚才谈起的，明天写信去答复先生，请留下尊府的地址吧。”泽如颇觉得计，这才不须亲口说那不大好说的话。

但是钱先生听了，“盎……”脑子里这样作响。“完了，一定是‘不再继续’四个大字！”直到被送出大门，也不明白自己怎样表白了住址，怎样同新校长和县议员作了别。“他还没说话呢，那该死的县议员就突然来了！这是我说得太多了的不好，我少说几句，他就说了。也许他有很多的话向我说呢，要我教他收支的过门节目，要我帮他全校的文牍庶务，都说不定。这些话哪里是一句说得完的，只好写在明天的信里

了。"同时他又带着这样的希望回去。

周逸民满满地坐在钱松如不敢坐的那只大藤椅上，长衫马褂是卸去了，大袖白官纱衫的口袋里引出一条金表链，连在胸前的钮扣上。谈了一阵天气之后，他就堆着笑脸开端说："听说三校将要归老兄办理，有这个话么？"

"有是有的。"泽如心里忽然一动，仿佛觉得来的又是刚才那一套。"但只是教育局里同我谈起，还不曾正式接手。"

"这是迟早的问题罢了，敬贺敬贺。"

这"敬贺"两字似乎有刺的，泽如听了，周身感觉微微的不安适。"笑话了，担任一点事务，有什么可贺的！"

"我有个亲戚，"逸民把本来伸展的两条腿钩了进去，为的是上身好向前一点，作开始谈主要的话的表示，"他在五中新毕业。这样的时代，他没有力量再去求学，而且照他的家境，最好要他谋一点生活。老兄将要接手当校长，一定能给他在校里设法一个位置；不论教什么功课，请你裁酌，你以为什么适当就是什么。我们的交情，想来够得上承你答应吧？"说着，带笑的肥脸斜对着泽如，浑圆的颔下皱起几圈颈肉，鹅毛扇轻轻地扇那左手的手心。

"什么！"泽如心头掣电似地想，"不论什么，只要别人以为适当！人应该自量才能然后去找事，他却见了事硬把人凑上去，多么颠倒！"

但是在面前的究竟不是平时无所不谈的青年朋友，虽然颇有反感，却不好照实说出来。搭班子的意思不免跟着涌现，因而想，象这样搭班子，还不如跑到闹市地方去拉一批人来的好。要搭就得搭个完全可靠的班子。于是想到除了乐水和

宛究竟还有谁，又想到旧教员中不知道有几个可称同志的，最好立刻去会见他们。就顺口说："我今天本想去看一看校里的情形。假若须得找人的话，一定找令亲。"

"噢，那就是了，费你的心。"逸民也就觉得满足，本来是随便来碰碰机会的，听到这样的答复，总算不无希望了。

隔墙的柳树上一个蝉悠扬地唱起来，触动了逸民的感兴，说："这是你们当教员的好处。有这么长一个暑假，可以舒舒服服在家里待着。别的人就没有这福气了。"

"这是各人兴趣不同，在我，就觉得待在家里并不见舒服。"

"但是我又不赞成有这暑假，"逸民径接自己的话。"小孩放了暑假，成天在家里闹，满头满脸都是汗，叫大人也心烦起来，真是讨厌。"他皱起眉头，两眼挤得极细。"为了避免他们的闹，我宁愿花十块钱请一个先生，给他们补习功课，从早上直到傍晚。你想，可不是暑假亏损了我？"接着就哈哈地笑。

"从早上直到傍晚！时间不太长么？"泽如觉得怅然，随即想到以后要想法子利用暑假，决不让孩子们死坐在家里。又想到乐水和宛，他们一定也这样主张，决不会贪图待在家里的。

"并不太长，我本来嫌学校里的时间太短了。一天只有四点钟五点钟，一点钟又只上四十分五十分，读得出什么来！我好久要向你们教员先生上条陈，一天至少上八点钟，这才于学生有点益处。现在条陈就上给老兄吧，"他故意作诙谐的语调。

“这个……”

泽如正想把学习能力同年龄的关系来回答，外面走进来个汗气蒸腾的邮差，投递一封信。接着看时，信封下首印着鲜红的“教育局缄”的字样。开封抽出信笺，先看署名处，是娟秀的行书三字，是局长的姓名。回上去把开头的套语跳过，就是：

……有友人陈君，任教三年，赋闲兼岁。兹特为之介绍，务望相宜录用。以彼往昔之经验，必能胜任愉快，为先生良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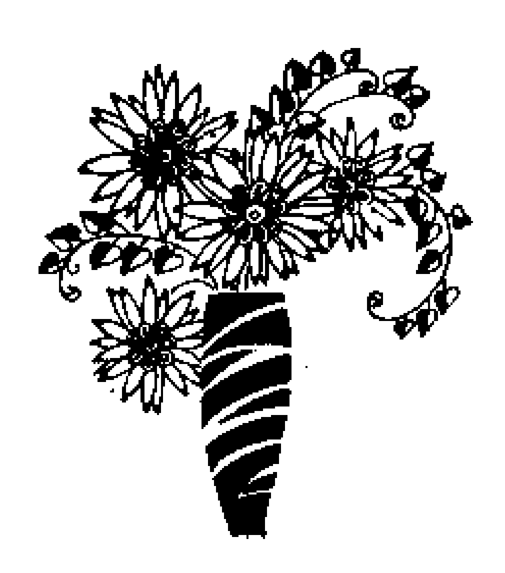
“嗤！”泽如不禁漏出这么一声。

“什么？”逸民望着泽如的手里。“教育局请你过去商量事情么？”

“是的，”泽如随便答应。抬起眼光来端相逸民带紫的肥脸，心里想：“你们是一丘之貉！”

1926年5月2日写毕

未獻集



遗 腹 子

“也得换一换口味啊，譬如咸的东西吃腻了就该来点儿甜的，”文卿先生这样回答他夫人，因为夫人说他不该把女儿看轻，认她们的到来仿佛故意来捣乱似的；她说女和男没有什么分别，同样是子息，同样地可爱。

“你想，头一个哇的一声叫出来，说是个女，自然喜欢，她融和我们两个的血肉，她是我们两个亲手铸成的宝贝。”

他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这个话使她回忆从前甜蜜的时光。

“第二个哇的一声，又是个女，还没有什么，姊妹两个只差两岁，将来把她们打扮得齐齐整整，一对照眼的鲜花，会教人羡慕。而且我们老年时也正要有一两个女儿在旁边才不至于寂寞；游花园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来了，大小姐拨着炉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多舒服啊！”

她又仿佛看见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寿的太太。

“但是，第三个还是个女！”文卿先生的语音转得不大和润了。“那就有点厌烦了。我们又不是花儿匠，何用弄得那么花枝招展；就说老年时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那么多。谁知道第四个还是个女！啊，还是个女！我禁不住对你的身体怀疑了，光会生女，生不出别的东西来！那样一个一个生下去有什么意思，总得换一换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光吃米饭也会吃出

脚气病来的。”

“我想这一回要换一换口味了，”她咽了一口唾沫热情地说，刚才自为辩解仿佛生一辈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种强制态度便消散了。“这一回同从前完全两样。从前肚皮突起得尖尖的，现在，你看，平平的，象个馒头。从前四回脸色都很好，现在却黄得这样。外表两样，里面也应该两样。”说着，垂下带笑的眼看衣服遮着的鼓起的肚皮。

“这倒不错，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她的腹部。“我就去买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来，待你生下男的，同你畅畅快快吃这么一顿，也让你乐一乐。”

“真的么？”她的欢喜却在陈绍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儿子呢，是多么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宠爱地斜睨着他夫人一笑。

两坛陈绍两只火腿买来了，就放在卧房里，仿佛看作一种厌胜的宝物，又象是一定生男儿的预约券。

亲戚和邻人都相信胎象不同之说，一致主张这一回来的一定是个男宝宝；这比较头二胎生男儿更为名贵，分送红蛋须得双双倍。

“不见得会吧，”孕妇谦逊地望着那些祝贺的眼光说，但是心里却在盘算要预备多少红蛋。

文卿先生走进卧房，看见那用彩色画着戏文的绍酒坛，心头就笑起来了。有时还妩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说，“你会争气，你一定会争气。你看，这是你的奖品。明年三春，还要同你去游西湖呢。”

但是生下来的第五个还是个女。

产妇整整地哭了两昼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后才有稀薄的乳汁渗出来，在十天里头，婴儿是吃代乳粉果腹的。

文卿先生气极了，没处发泄，就把卧房里的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搬出去，拉来几个朋友，分作几顿，闷闷地吃掉了。

"只会生女，再也生不出别的东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烦了，非讨个小不可。"在平时，文卿先生也曾提起这一层，但只是带着玩笑说的，从没有这样严正。

夫人知道他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决心的，她自己不争气又实在没有提出抗议的理由，只得恳求似地说，"讨个小，讨个小，我不反对你。但是，请你等我再生一个，说不定第六胎会是个男的。如果还是个女，你就讨个小吧。"接着就滴滴搭搭地落泪。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带着厌恨的声气说，"既然这样说，等你再生一个就是了。"

婴儿吸的乳汁渐渐地干了，又得去仰赖那代乳粉。口味的变更使婴儿感觉不快，老是圆张着小口号哭。不几天，小胖脸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层黄而皱的皮。

这现象表示母亲又怀孕了。从前几回，从没有碰到同样的情形，断了乳的婴儿都不这么瘦，那么这一回真改变了吧。母亲又想，五是个成数，从六开头换花样，是很讲得通的。后来看看肚皮突起得比从前更平了，完全没有顶峰，脸色也比从前更憔悴了，翻转眼皮来不见一毫红的意味。因而想，上一回只是将要改变的兆头，这一回可真要改变了。于是高兴地告诉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但愿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

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去买绍酒和火腿来。不过你总得争气，不要辜负那奖品。”

又是两坛陈绍两只火腿搬进卧房里来了。

但是，从舆论方面考察，前途却并不怎么乐观。亲戚和邻人当着面固然肯定地说：“这一回一定是个男宝宝了，”或者还提出几个坚强的理由来，然而背面时总是“还是个女，还是个女，”这样相互地谈论着，而且都另有其他坚强的理由。这些谈论零零星星飘进孕妇的耳朵里，有时还伴着轻蔑地努一努嘴，仿佛表示“她也配生男么！”于是孕妇恐慌起来了，似乎毫没把握，一分也没有。想到越来越近的生产期，真比罪人对于行刑时刻还怕。

临蓐那一天，文卿先生在卧房外候消息，时时揭起门帘的一角向里面望。他对于产妇的呻吟，围护的妇人们的絮语，都已听得惯熟，一点也不感觉什么。他全神倾注的只在哇的一声之后那最关紧要的一个报告。

产妇突然剧烈地号呼。卧房内发生一阵轻轻的骚动，随后是个神秘的静默。文卿先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息了，耳朵贴着门帘，静待命运的宣告。

“哇……”是婴儿的第一声，卧房内又发生一阵轻轻的骚动。文卿先生心头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妇用勉强欢喜的声调说，“又白又胖，是一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围护的妇人们没精没采地答应。

“啊……”产妇惊骇地哭出来了。

文卿先生仿佛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口鼻间突然一压，闷得

迷了心窍，只任两条腿自作主张把他的躯体运到外面去。

卧房里的绍酒和火腿当然又作解闷之用，文卿先生同几个朋友慢慢吃掉了。

“现在非讨个小不可了，”他绝没有商量的意思，简直像下森严的命令。

可怜的母亲把不很充实的乳房塞进婴儿的小嘴，同时眼泪滴滴搭搭地掉下来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个吧！”哀恳的眼光在泪膜底下直望着他。

“嗤，再生一个！你一辈子生不出别的东西了！只说再等你再等你，可知道年纪是不等你的么？”三十五六的年纪，鬓边已有几茎白发，牙齿也有四五个摇动了，说到这一句，心头便凄然了。

女的听着，哭得更厉害了，仿佛来到海边的绝壁之下，前边是一片茫茫。啊，一片茫茫，一点儿没有归宿，这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呢！但是对自己总不绝望，还相信自己生得出别的东西来，于是重又哀求说，“请你再等一回，就是这么一回！这一回再不见变改，决不阻挡你了。我非惟不愿耽误你，也不愿耽误我自己呢！”

文卿先生看伤心的泪点滴在婴儿的小颊上，便想起八九年来盼不到儿子有时候两个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景，觉得她也非常可怜，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厉害，额角已有深深的皱纹，头发落剩个鸭蛋大的发髻了，因而颓然说，“那末依你的话，再等一回吧。”

下一年，女的又当第七回的孕妇了。她揣度胎象与前不同，相信这一回一定真要改变了，前两回的戏文一一重演，而

且更为热切。文卿先生又去买了绍酒和火腿来，勖勉着，期望着，前两回的戏文也一一重演，而且更为热切。

他也热切，她也热切，犹之升登高山，只有达到目的才是合适的；万一失了足呢，那结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运注定，他们俩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来的第七个还是个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泪重又负母亲的苦辛的担子，再没别的话说。妾讨进来了，气愤不过，特地躲在房里，不让她见着大太太。但是当妾走进对面的新房时，却踅到门口侧着眼睛窥看。是个乡间女子，湖色绸的夹衫显得她皮肤的黝暗；脸圆圆的，两颐很宽，眉眼粗大。跨进了房门，那背影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个多子多孙的！"大太太这么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味，但其间不无宽慰的成分。

事情似乎很顺利，妾进门六个月就怀孕了。这是个可贵的开端，与大太太母猪似地一来一个迥乎不同，所以颇引起些舆论，那些舆论都是很可爱的。

"莫看她乡下姑娘，倒是个有福分的呢。这头胎十有九成是个男，你想，她的前程还了得！"

"大太太专生女，她偏偏开头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这样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应该有个儿子。"

"这原属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来。现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当然会换花样，当然……"

文卿先生听了那些舆论，对于姨太太加倍宠爱，买了名贵的安胎丸给她服，不让她做一点儿劳苦的事；一群大大小小的女孩子在跟前乱嚷乱撞，常常把她们喝住，因为她们会使姨娘心烦起来。

当然，大太太是满腔的不平，这样殷勤的情形，不要说怀阿六阿七的时候，就是怀阿大的时候也不曾见过。但是在不平之中，她又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个女，一定又是个女，”旁人用鄙夷不屑道的口吻这样传说。

文卿先生料定她怀的当然又是个女，也不再买绍酒和火腿作奖品了，他只预备姨太太生了儿子之后，开个盛大的宴会，让她在众宾之前占有无上的荣耀。

大举的催生，种种周妥的设备，是大太太第一次临蓐以前做过的，现在都为姨太太筹措着。其间伴着亲戚邻右一致属望的热情，尤其热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种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么？啊，也是个女！

文卿先生异乎寻常地伤心了，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怀疑，说不定男性的种子绝迹了。那不是再没希望了么？已届中年，后顾尚虚，还有什么意味！——人生道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窝了；灰白色便从鬓边蔓延到头顶，而且颧颊上也画着几条皱纹了。

一天傍晚，他从朋友家里打罢马将回来，意所不料地，两三个女孩子嚷着迎出来说，“爸爸，妈妈已经生了！”

“唔，”他冷然答应，心想这一回生得更见迅速，真是熟极而流了。

"是个弟弟！哈哈，是个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们的好奇心。

"喔！"他连忙赶进卧房，望见新生的婴儿在一个佣妇手里，同时听见"恭喜呀！一个男宝宝，恭喜呀！"一阵的嚷嚷，叫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靠近婴儿看，一层细极的软毛被着头面，鼻子和闭着的眼睛的部分红冻冻亮光光的，无异初生的小狗，一会儿"哇……"可爱的小嘴张开来了。他抚摩婴儿的头顶，回转身来望床上的产妇，见她正含着两眶晶莹的眼泪在望自己；那眼光异样锋利，直刺入他的心魂，使他不得不感服。于是奔到床边温存地说，"你辛苦了！"

产妇不说什么；眼睛一闭，眼泪被挤出来，淌在干黄的颊上；一只手抖抖地伸出来，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紧紧地。

大太太的尊严从此恢复过来，谁都颂扬说，"她有后福，她有后福。"她自己很明白，现在是尽有资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儿子，儿子有了，还用得着什么小？把她卖了吧！"

"似乎还不消呢，"文卿先生颇有点恋恋。

"什么叫不消？当初不是说为了没有儿子么？你这不识羞的！原来并不是为了儿子！"接着就对新生的男婴"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来了。

"哭什么，把她卖了就是。但是，那个孩子呢？"

"我自己有这么多孩子，总不见得再来管一个别人的了，自然让她带去。"

"或许不方便吧？"

"那末有育婴堂在。"

文卿先生别无话说，只有照办。姨太太卖给一个久鳏的小商人，算是续弦。女孩让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妇两个守了十几年不见一个孩子，这样也算尝尝当父母的滋味。

男婴的乳名叫阿坚，取的是命根坚固，定能长养的意思。母亲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进他的强健，而且母亲也不宜太辛苦了，于是破例地雇用乳娘。换了一个又换一个，直到第四个，是二十二三的精壮的乡下人，把自己生下不到一个月的孩子寄养在别人家，特地跑进城里来的，才写了文契雇定了。从前姊姊传妹妹的那些小衣服当然不适用于唯一的弟弟，所以从襁褓到小衫完全是新的。

开汤饼宴的那一天，宾客实在不少，凡是略曾识面的人都邀来。人事真不可预料。那样的盛会，文卿先生原预备让姨太太占有那荣耀的。女的呢，早已不作那梦想了。但是，现在都来了个意外。

宾客入席时，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儿子出来，吻一吻他的小额，把他举起来环旋一周说，“见见诸位公公，诸位老伯伯。”脸上泛溢着踌躇满志的笑。

宾客们看那孩子，一身绣花的红衣裤，脸敷薄粉，眉心点着小圆形的胭脂，胖胖的，颇觉可爱，齐声称赞说，“好一个孩子！”

有些人便推论这是文卿的祖先和他自身积德之报，中年得子，并不是容易的事。

文卿先生当然谦逊，“惭愧得很，哪里说得上积德。不过蒙天照应，有了个孩子，总算交代得过了。哈哈哈！”有了皱纹的颧颊上显出红润的光彩。

“来一杯！大家贺你一杯！”酒杯都高高举起。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儿子，一手从一个空座位上端起一杯斟满的酒就往喉咙里灌。“干！”

阿坚的发育很顺利，不到一周岁，已能懂得别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时时咿呀发声，虽不成话，却有丰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想跨出去了。父母调弄着他，觉得生命里一点儿缺憾也没有。女孩们“弟弟，弟弟”地嚷着，环绕着他，仿佛他是宫中的王子。

但是，当初夏的时令，阿坚病了，起初也不见十分凶险，只是腹泻而已。随后就不大想吃奶，身体突然消瘦，而且发烧。这当然引起父母无限的惊恐，一个医生不够，再请第二个；同时又到星士那里去花钱，托他禳解。医生的话不得要领，说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复了就会好的。一天天过去，孩子越来越憔悴，灵活的眼珠变为定定的了。父母心中各有个可怕而不敢说出口的念头时时闪现，“会那样吧？”竭力想把它忘掉，但是不一会又明显地那么一闪，“会那样吧？”

果然，在恶神支配的一天，病孩突变了，不啼哭，不转侧，只是喘气。喘了七八点钟，终于断气了，眼睛还是张开，僵滞的眼珠瞪视着伤心的父母。

父母怎样哀痛和号哭是很容易想象的。

六七天之后，一个黑暗的晚上，忽然喧传西城小河里有个尸身，长袍马褂，四十多的年纪。文卿先生家里的男佣人听着，不禁心头一动，赶忙跑去看时，尸身已被捞起，躺在沿河的一条石头上了，“哎呀！我们老爷……”

那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几个朋友在酒店里喝了酒的。据

那几个朋友说，喝酒时他并没什么异样，只说了些“人生如梦，有没有儿子没什么关系”的达观话，酒也喝得不多，不过一斤光景；回去时怎么会落在河里，实在不大明白。

他夫人自从经历那更为惨痛的变故，似乎反而减少了哀伤，时时现出异样的笑容对别人说，“我觉察我又怀孕了，胎象同上回一模一样，一定是个男。我将一百二十分地疼爱他，因为他是个遗腹子！”

遗腹子老是不来，但她并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周年祭的时候，她依然现出异样的笑容对别人说，“简直同上回一模一样，一定是个男。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他是个遗腹子！”便按摩她那并不突起的肚皮。

这时候，颇有些人来为大小姐二小姐说亲了。

1926年7月8日写毕

夏　　夜

“完了！”他斥骂似地自语，拉下那幅披在背上的汗湿透了的老青布，向脸面揩抹。脸面沉没在青布的褶皱里一会儿，有一种微冷的感觉，无异洗冷水脸。随后揩到养着一寸多长的头发的顶部以及反射条条水光的臂膊，又轮替地屈起一腿来，周围擦着：这就算晚浴了。

绞干了青布，一手提着，挺一挺胸呼口气。就举步离开码头。这正是苏州河落潮的时候。各式的船舶似乎胶住在河底，一动不动，只历乱地闪着灯光。桅樯帆索纷纷矗起，倒映河里，现出模糊的短短的影子。远处浮来一种昏昏的嚣声，中间夹着时而驶近的电车声，却更见得这河旁一带的寂静。靠码头一根高杆上一盏电灯，强度的光把周围照得白亮，也增加周围好些的热度，天气热极了，在露天，白昼升到一百二三度，现在虽然是晚上十点过了，也还有九十一二度的样子。丝毫没有风，扑面而来的只是火炉里发散出来似的热气。天空是无尽头的碧海一般，发光带红的星粒犹如海怪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在笑人间的苦热。关于这些，他似乎绝无感觉，他只用一双赤脚踏着自己的影子向前走。有时一辆马托车或人力车经过，碍着他的路程，才偏转身子或略一停步来相让。

他岂但不去留心周围的景物，就是做了一整天直到刚才方完毕的工作也淡忘了。他的工作可以说是牲畜的工作。躯

体弯曲着，胸部与地平面平行，这样，才使背心能承受比他躯体更粗大的大包的货物。那种麻布包简直没有把手处，他的右手举过脑后狠命把它抓住，左手反折到臀部竭力托着，(两手的肌肉突兀地显出，形如枯老的树干，) 才不至于滚下来。褐色蠢然的麻布包的前端犹如牯牛的巨头，在这底下露出他的乱草似的顶发；后方呢，是难于轻易提起的两条腿，而且步子也跨不大，试看一个个的大包裹慢慢地摇晃地移过，从船上进栈房，或从栈房到船上。总会想起载这重负的是一头可怜的牲畜，小小的背心竟压上这么大的货物，不过又有点儿不伦，这牲畜仅有两条脚，还差两条。有时候他觉两脚似乎被钉住了，又觉地面同背心上的东西就是一副大夹板，双方用非常的力量压紧来，要把他压成一薄片。于是“喂……呀……唉……呀……”从生命力里迸出这些呼声，同时肩背抵抗地向上一抬。那包裹几乎滚下来似地这么一侧，又慢慢前进了。他的手指肉与粗麻布挤得极紧，往往麻木到失去知觉，但在他，这倒并不在乎，汗水不歇地渗出来，自有那幅老青布及青布裤尽量吸收，尤属无关紧要。额上的汗却是要流到睫毛遮翳视线的，所以用一条粗纱索围在额际，把它挡着。

一种疲乏的感觉侵袭着他，他的步子不免有点颠荡。仿佛他的身躯已经纷纷分散，剩下的只是极轻极轻的小部分了；但是，又仿佛沉重的大包裹还压在背上，而且一刻一刻在加增重量。这样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他每天的生活。体力的完全恢复是什么滋味，几乎一点也不明白，他只知道生活仅有这么一种滋味，要生活就非尝这种滋味不可。伤感等等对于他犹如一种奢侈品，是不曾有的。实在困顿极了时，他只两

手叉着腰这样站定了，深深地透几口气。其时翻红的眼皮包着两颗瞪视的眼珠，酱赤的前额刻着深纹，鼻管是将死的人似地翕张着，汗珠当然缀满头部及全身了；真是显示人类运命的一座造像。现在他又感得有立定一会的需要了，便举手叉腰，眼光无目的地直望出去。

许多高大的建筑物缀着电灯的珠串，长方的穹形的窗框里射出象牙色的光，车辆行人小玩物似的在远处移动。更远处的天上映着灯火现出红光，像在那里火烧。

在他左侧是一道矮墙，着花的夹竹桃伸出墙头，在地上印成淡淡的影子；异国带沙哑的歌声从墙里响起来了，琤琤的琴音在歌声间歇时显得很清亮。一曲完毕，接着一阵恣情的笑声，犹如劈开大毛竹一般，但中间也夹着女性软媚的“嘻嘻……”

“吓！他们倒写意！”他咕噜着，头回向左。这并不含什么嫉妒的意思，只是个无意识的反应。他看见的是夹竹桃枝的顶部承着里面的灯光，放出银样的光来，所谓“他们”却全然看不见。他觉得这枝头的光采有些微妙，以前不曾发见过，不觉仔细的相了相。

回过头来，那边，他的眼光被牵引了，在沿河一根电灯杆下，一个青布衫的女子在那里卖粥。两三个人力车夫正进他们的午夜餐。各坐在自己车辆的脚踏上，碗儿凑近他们的嘴边，很暇闲的样子。他开始省得肚里饿了，还是日落时吃得一角山东大饼，于是带着劲儿横过那条马路。

“来一碗。”他蹲了下来，青布搭在肩上，用老主顾招呼伙计的声调说。同时端相那个女子，是二十三四的年纪，额上

一寸光景的前刘海略微散乱，眉目都齐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立刻把围在额际挡汗水的粗纱索除下了。

两三个车夫随意看了看他，依然闲静地呷他们的粥。

那女子从地上一叠粗制敞口碗里拿起一只，开开木桶盛满了粥递给他。“要不要油条？”她又从一只篮里捡起一条油条来。

“这么烫！”他接着碗说。随即感觉那油条大有滋味，“要的，要的，”用左手接受了。

“烫的吃下去受用。”她为自己辩护。

“凉的才受用，你应该卖冰粥。”他说着，咬一段油条，又开始呷第一口粥。

“冰东西会吃死人呢。阿，这几天死人多极了，刚刚这里扛过板门上躺着的一个，看来也是八九分活不成了。”

“难道他们都吃的冰东西么？”他趣味地与她接谈。

“不晓得他们。他们统都是发痧。不过吃得当心总好一点。”她说时，环看在旁的几个主顾要不要再添粥，耳朵上的银环子耀着灯光发亮。

“总好一点？”他的眼光离不开那女性的脸，咀嚼着油条又呷了一大口粥说。“死活的事情哪里管得了。要死的，当心了还是个死。当心有什么用？”

“不错，该死的马上就死。”一个车夫把空碗交还那女子，站起来说。“好好的，那个家伙，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子，拖着空车跑。不晓得怎么一来，他倒下地了，吐了一大堆，泻的满屁股，就此回去了！”

“他有方法回复一声，说等几天再回去么？吓！”他很高兴

有这一个证明，“再来一碗吧。”

不很远处有人喊“黄包车！”几个车夫连忙呷完了残粥，交碗给钱，便提起车柄奔去竞取当前的机运。

他接第二碗粥时，一种甜蜜蜜的感觉从全身直透头顶，不由主地阖了阖眼皮。虽然也是作活的手指，但究竟比较富于脂肪，同他那枯树皮似的手掌，相形之下，就见软美到不可说了；而况，这是生在前刘海青布衫那个躯体上的手指呢。

“油条，油条。”他仿佛要闹气一下的样子。同时看到她的臂腕，她的胸部，重又阖了阖眼皮。

“铅壶里是什么？水还是茶？”他借端谈话。

“是茶。大家欢喜喝茶，有点儿味道。”

“也卖钱么？”

“不要钱。你要喝就倒一碗喝。”

“我要喝的。”

“这样大热天在路上作生意真是苦恼，一身一身的汗，没一点水喝，喉咙会迸裂的。我带壶茶来，吃了我的粥，让他倒碗茶，也得潮一潮喉咙。”她说着，上眼皮渐渐垂下，困倦笼住她了。

这更使他发生情热的幻想，“在这头颈旁，在这身体旁，在这……”往下想不清楚了。他的眼睛张得非常大，但旁的一切都归消隐，只馀那个前刘海青布衫的躯体；而且，那躯体似乎正在移近来，越来越大，直扑他的身体。

“唔！”他仿佛鼻头撞着了腻腻的什么，略一震动，方才警觉过来，带着笑意嚼第二条油条，呷第二碗粥。

“再要吧？”她亲切地问。

他用手抹着嘴唇，望望她，又看看空了的碗，心想就是吃她十碗粥，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好处。“不要了。”但还想在这里捱一歇，“让我喝碗茶吧。”

“我给你倒。”软软的手指又触着他的手背。

“你倒，你倒。”他舒服之极，觉着生活不只是那种仅有的滋味了。接着碗，酒一般小口地喝着。茶叶是最低廉的品色，带着霉蒸气同烟火气。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咽了一口辨辨回味，只觉比什么都好。

“快卖完么，你的粥？”他有意说得颇殷勤。

她一手按上桶盖，好似度量桶里的内容。“快完了，再有三四碗。”

“卖完了，好回家去睡觉了。”他眯着眼又喝一口茶。

“什么要紧？这样热，回家去哪里睡得着，又不是猪猡。”她两颐一嘻，笑了。

“哈哈！”他干了碗里茶。随即想到现在再没有停留的因由了，便从裤带里摸出十个铜子，慷慨地付与她，“钱拿去。”站起身来，摩着肚皮，贪狠地再看她一眼，似乎要把她整个吞进眼去，然后回转头，决意开步走。

折向北走，怀着酥软的心情，全不顾两旁的什么，有点象喝醉了老酒似的。直到那白色露骨的建筑物显现在眼前，方才注意地看。水门汀地已经横满各样姿态的裸体：有的抱着胸，有的胸贴着地，有的侧着头，有的双臂上举象个篆文的子字，有的张开口腔似乎等待吞什么东西，有的蹙紧眉眼在伤梦里的心。不很近的灯光映在这些肉体上，反射一种僵滞的色彩，仿佛皮肤底下的血是不流动的。有少数，下面衬条

破席，有更少数，还裹着不辨何色的棉被——也就是他们冬季的好伴。此起彼应的鼾声敛抑而不扬，使这地方成为可怕地寂静。倘若不习见的人到来，一定会发生疑念，——这到底是“生”的地方还是“死”的地方？

“妈的！”他发见东首第三根柱子旁边他的老位置被人躺满了，七横八竖，再没有安插一个身体的空隙。那一首靠着马路比较阔，有时还来点轻轻的风，是全场最优越的位置。他一连八九夜都躺在那里，仿佛就是他的家，不料今夜被侵占了。

“什么地方不能躺，一定要躺到这里来！”他很想向那些死人似的头颅一脚一脚踢去。但不知怎样一来，他身体一旋，便沿着这所建筑的边缘寻过去。

虽然是没有门窗的小菜场，这近二百个睡眠者呼出的气息浑和不散，又有静定的热空气给它围裹着，无异在开不得窗的丝厂的厂屋里。一种恶劣的气味直刺入鼻，胸次感得闷郁，汗便被挤般流出来了。他用青布揩着汗，放出猎狗样的眼光一路侦察。那边，在中央扶梯的左侧，仿佛有点儿空地。“那地方闷，”他想。但是，“管他吧。”

在头颅臂膊腿脚等错杂的堆里跨过去，打了个深长的呵欠——是睡乡里传来的消息。空地并非长方形，横伸出来的腿与臂侵占着，看去只好放一个卷好的铺盖。他伛下身子，“躺好些，不要这样死相！”就推动这些腿与臂。

腿与臂机械似地缩了几条回去，空地勉强可以摆一个身体了，于是铺平那幅老青布，鹘落地倒在上面。

脸向上，两腿直伸，异常地舒服；一身的筋肉仿佛给整

天带夜的工作弄蜷曲了，曲了又曲，至于没有一处舒泰的地方，而现在一丝一丝都给理直了，非但理直，还把每一丝都放得极宽弛，自然无所不着实地委贴在地上了。

右手加在额上，眼睛阖拢，眉心来了朦胧的感觉。但是，很近处忽然一阵咳嗽，连续不断，越来越急，使他重又张开眼睛，看见新近刷白的承尘。“讨厌这大热天要伤风！”他心里想。

其实讨厌的东西还有呢。在白天，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堆放着：腥气刺鼻的各种海鱼，内河的鱼虾，家的野的各种禽鸟，牛羊猪及各色小野兽的尸体，菘芥葱蒜等菜蔬，一一在等候它们的消费者。于是带盐卤的鱼腥水，禽鸟的粪溺，各种尸体流出的血，一齐汇合在水门汀地上，使买菜的人非穿起皮鞋或木屐不可。这是成年累月的浸渍，虽经每天一回冲洗，那种各色混合的怪气味是冲洗不去的。十几天来下午的太阳真比火炉还烫，把浸渍在地里的潮气都蒸发了起来，所以离地一二尺正弥漫着浓烈的恶臭。而他必得在这里边呼吸。

此外，马路中时一驶过的张着眩人的巨眼的马托车也未始不讨厌，不但照耀他朦胧的眼睛，更大声地叫，震动他渐无所闻的耳鼓。他几次无意识地张开眼睛，有一次看见伸出车窗外面的一条全裸的女人的臂膊。

但是他终于入睡了，不复仰卧，向左侧蜷曲着，右手圈过头顶，左手拖在后面，还脱不了日间工作的姿态。

他作以下的梦：

巡捕来了，如铁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臂膊，黑棍子在他眼前伸过来，象一条大蛇。他很觉不高兴，“做什么？”

"这里不能睡觉！"

"怎么？这里，活的鸡，死的猪，都能睡，人倒不能睡？"

"不能睡！"

"你说人该睡在什么地方？"

"家里，——你这糊涂鬼！"

"我没有家，怎样？"

"你没有家，谁管你！"

"我没有家，只好在这里睡。"

"跟我去，没有话说！"

"我不曾偷东西，怎么要进巡捕房？"他用出所有的力量挣扎。

"谁教你没有家？"巡捕拉猪猡般这么一拉。

他觉身体轻轻到象一张树叶子，一飘就飘过了十几家门面。心里一百二十四分不甘，辩护说，"他们都睡……"但是回头一看，一堆堆的肉体一个都不见了。"他们哪里去了？"他感得异常孤单，十分害怕。

"吓，你不知道么，他们都有家，到家里去睡了。"巡捕向他笑，眉眼鼻头挤在一堆。

"我也要回家去睡了，我也有家。"

"你贼！你猪猡！你也配有家！"黑棍子带着千斤的力量挥过来。

但着在他身上的并不是棍子，却是一团火。周身烧起来了，缩手缩脚来避，滚转身体来避，都没有用。而且烧到身体里面去了，麻辣辣地，很不好过。刺鼻的恶气味一阵阵闻到，他想皮肉已经烧焦了。

来了当当当的救火车，烟囱般粗的水条向他射来，他就满脸满头都是水。眉毛上的水往下流，沾着睫毛，把眼睛封住。他用手擦眼睛，睁开看时，原来水是一个姑娘泼的，她的手里提个木桶，仔细看认，非常面熟，可是想不起她叫什么。阿金吧？不对。

“你好心肠，把我救了！”他真心感激。

“我出来取水，看见你满身火，就把一桶水倒在你身上。”

他看她把前刘海一掠，心里就酥了。“你的水好，你的水比冰还凉。”

“不要同人瞎缠。”又把前刘海一掠。

“我吃过你的粥，不同你瞎缠。”他对她似乎很清楚了，不但知道她叫什么，就是年岁生肖也都了然。

“不错，你天天吃我的粥。”

他发见她隐在衣服底下的两个肉峰突得很高，急忙问，“我问你，你做我的老婆好不好？”

“不好。”她笑。

“为什么？”他有点着急。

“我有男人。男人拉黄包车。”

“就知道是个蹩脚货。哪个不好跟，偏去跟一个拉黄包车的！”他高傲地说。心想自己是轮船上的茶房，同拉黄包车的相比，何止胡桃同绿豆。

“养不活你吧？”他又问。

“有两顿没一顿的。”

“那末你跟我好了，我能养活你。”

“象有点不好意思。”

“谁养得活你就跟谁，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什么不好意思？”

“那末，我的亲男人呀……”

“乖乖，我的好家婆。”他觉得自己正从轮船跨上码头，轮船是刚才进口的。

“带给我的什么东西？”

“两包茶叶，一蒲包白糖。”他提起手里的东西来。

“拿来，让我拿。”

他想授与她，但是一蒲包白糖就有牛的身体那么大，只得仍旧自己拿，背在背上。重极了，透气不大方便，胸部都是快贴着地面了。不晓脚下怎么一蹉跌，只听“空通……”就掉在江里……

他醒了。

他眼睛还是闭着，似乎不大愿意就接受那青色的充满希望的晨光。但是，楞楞楞的木轮声发作。头脑也受震动，一阵粪肥的烈臭蛇一般钻进鼻管，立刻传遍脑门喉胃各部：他已经收领早晨献与他的见面的礼物了。

1926年8月19日写毕

苦　辛

幼时每逢新年，又高兴又有点儿害怕的是"拜年"。带着羞惭穿起新衣服，用不习惯的声调称呼亲戚家的男女老少，用不习惯的动作，如拜跪，聚坐，会餐之类，消磨那清寂而寒冷的光阴，实在是巴不得逃避了才快慰的事。但是一想到某家的锣鼓，某家的花炮，某家有某某几个小朋友可以遇见，又觉得新年里的几天总是去得太匆匆了，没有拿来细细咀嚼，透骨地辨尝它的滋味。

辛亥革命刚过，谁的心里都受着震撼，因而对于例行故事也往往发生疑问。"拜年"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崇尚虚文的陋俗罢了。于是相率不"拜年"，表示避俗趋新。这在我也觉得很配胃口：二十将近的年纪，锣鼓花炮是无所欣羡的了；小朋友大半当了与我气味不很相投的学徒或店伙，再不会有从前捉老虎扮强盗山那种兴致；徒然循俗敷衍，有什么趣味呢？可是对于最亲近的几家亲戚，我仍旧去"拜年"，因为父亲说，"那几家的祖先的真容，总得去拜一拜。"

父亲去世以后，我携家离开故土。我是这样想的，事业在那里，亲爱的人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故土了。但从此以后，逢新年回故土到几家亲戚处"拜年"就含有新的意义：经年的疏阔，乘此可以作亲热的探访；难得往还的书信里"语焉不详"的消息，也可以尽量互倾，把本来模糊的轮廓重描一遍；

因为有这些，才觉得彼此的亲情的确依然联系着，并不象断了的藕丝。那当然无所谓害怕了，并且觉得良心在那里促迫着，必须去了才舒服。所以遇到仅有的新年的假期，不往故土走一趟的年头是少有的。

今年新年里，我踏着甘蔗渣碎红鞭炮狼藉满地的故土的街道，去叩田表婶家的门。门是单扇的，雕着工细的卍字纹，从雕空处可以窥见里面的院子和中堂。我从小就看见那扇门，现在不过暗淡了些，又添上白铅粉新画的潦草的阿拉伯数目字。

田表婶家给与我的很明显的印象是洁净。榉木的天然几，供桌，茶几，椅子，都擦得发亮，可以当镜子照。一尺高的紫檀龛里，供一尊白瓷的观音，永远含着笑意。两旁一个铜瓶一个大理石小屏风之外，再没其他东西。方砖地上也不留一些尘埃。在新年里，沿窗桌上白地蓝花的水仙盆里栽着水仙，红纸条束住绿叶，几朵开了的花在晴光中显得明耀。同在的是一对古铜蜡烛台，一个宣炉；小红烛的火焰一跳一跳的，炉里浮起檀香的烟：新年里该点香烛的日子特别多，如“人日”“谷日”之类，所以蜡烛台和香炉就成为新年的陈设。如在夏秋，院子的左角堆满了花卉，有各色的凤仙，夜晚花，越长越鲜艳的老少年之类。表婶收拾那些花卉犹如收拾她的屋宇陈设，不让一瓣枯黄的叶子留在茎干上，不让地上狼藉一些残花零叶。

但是，表婶的遭遇是悲哀的。年青时候就死了丈夫，遗下个怀中的孩子看她流泪。孩子到八九岁，与邻儿游戏，不知道怎么跌了一交，脊梁断了，就此残废。表婶耐着受宰割

似的惨伤给他就医，给他看护，总算得到慢慢恢复。不过行动必须端一只小茶几，以便移足时支持上身的重量，足既移定，小茶几再往前移，这才抵他人的一步。而且，头抬不起来了，他永远不能看见在他头顶上的一切。那样的孩子，如果送到书塾里去，一定无疑是嘲笑的资料。表姊知道他受不起也不愿意他受别人的嘲笑，特地请了一位先生专教他一个人。十年以上的寂寞的岁月象冷淡的阳光似地徐徐隐去，他读了经书，读了制艺，开笔学作文章，仿佛预备进贡院去试一试的样子，但是一想到那残废的身体，母子两个都阖拢眼皮，默默叹息了。

那位表兄结婚的一天，我是个穿红马褂的小贺客。新人交拜的时候，几个伴娘扶着新郎跪起，形相略带狼狈，象醉人跌交似地。我同几个小朋友拍手笑了。我们哪里知道新郎听了我们的笑声将触动终生不灭的伤痛，还将发生眼前新来的愧恼！我们又哪里知道新娘听了我们的笑声将在红巾里面伤心暗泣，悲痛她前途的灰暗！

此后到田家去，我觉得不复象庵堂那样清寂，颇有点新鲜活泼的气象。这由于新娘的嫁装光艳动目；尤其是新娘的红鲜丰腴的脸，乌亮流动的眼睛，差不多赋与那寂寞的家庭以一股青春的活气。厢房里送出几个孩子嘈嘈的读书声，窗间时时露出个小脸来：表兄自己设塾教学生了。

于是我家提起田家，总说他们从此渐入佳境，表婶积年的郁悒可以松散些了。但是，还有两件不容乐观的事：其一，表兄结了婚两三年还没有生子女的消息；其二，新娘新近发了吐血病。

一年的秋天，表兄患伤寒死了。我去送丧，看表婶拉住已经放进棺中的尸身号哭的情形，一缕哀酸直透我的童心；回转头来却见吹喇叭的鼓吹手，鼓得饱饱的涨红的两颊颇觉好笑，才把心思移开了。

这是个极端的恶境，是希望的完全绝灭！子女的消息永远杳沉了，自族中又没有可以继嗣的。姑媳两个除了哭泣没有其他生活；跟着儿子丈夫同去是她们最甘心的，只恨没有路。

有人传说道："很巧的，有个新生的孩子愿意送给人家。倘若抱过来，雇个乳娘喂他，大起来还不是亲亲热热的自家的孙子儿子？那人家也不是寒苦无聊养不起孩子的，只因生得太多了，女的差不多用尽了精力，男的舍不得女的再担负母亲的苦辛，所以情愿把新生的孩子送掉，只要人家是靠得住的。"

姑媳两个心里都一动，自然的母性从绝望中抬起头来，仿佛看见前边有一线淡淡的希望的光。商议的结果，就托传说的人到那家去接洽。那家听得是这样的人家也就满意，连一进门就得披麻戴孝也认为没有什么。于是孩子抱过来了；讣告中便不至于填写假设的名字。

孩子的命运真不济，才除了父亲的服，不久就戴母亲的孝。他在灵床前一摸一挪地移步，张开小口喊"妈妈"，谁都觉得这里头含着无限的伤悲。而表婶送她的丰采消尽脸色惨白的薄命的媳妇，悼惜与抱歉合并，又加上追痛亡故的儿子，直哭得昏厥过去，使当时的宾客都大吃一惊。从此之后，她的肢体就有战抖的毛病了。

丧事过后，表婶开始同孙儿过形影不离的生活，此外就只有一个相依十几年的独眼女佣。这好象中间的一段是空幻的，她并不曾养大个残废的儿子，她并不曾娶来个娇好的媳妇，她也并不曾遇到两回痛心的丧事，现在的情况就直接着她丈夫死了之后，凄凄清清，在膝下相伴的只有个无知的孩子。但是，心头有种种苦痛的记忆，镜里是岁岁加老的年鬓，又听孩子口口声声叫"亲婆"，并不叫"妈妈"，中间的一段果真是空幻的么？啊，并不空幻，有如石头那样真实，也如石头那样永久压住她的生命了！

不过事实上她确然回头去重当一次母亲。孩子的衣食起居一切，哪一件能够放在心外的？她逗着孩子玩的时候，不同旁的人家那样说"宝宝是渔船上抱来的，是卖花娘子送来的，"一定要郑重叮咛地说，"宝宝是爸爸妈妈生下的，宝宝的爸爸是亲婆的儿子。记得么？记得么？"孩子就学着说，"宝宝是爸爸妈妈生下的，宝宝的爸爸是亲婆的儿子。"她凄然笑了。当着孩子的面，她从不说"衣领""零数""菱角"之类的词儿，因为与"领养"的"领"字太容易缠混了。有时独眼女佣忘其所以，扭歪了嘴指点孩子说，"他如果在自家……"不等说完，表婶一定用目光示意，斥责她说，"什么！你疯了么！"于是女佣恍然，就似觉不好意思地住了嘴。

同以前一样的寂寞岁月慢慢过去，孩子长得很伶俐，使祖母感到安慰。因为近来时世变更，读书是一条艰困的道路，没有力量的往往蹉跌在中途，所以决定让他将来成个生意人；这就无须乎进学校，送进私塾里去识几个字，学会写个便条，也就够了。但是私塾同学校并无二致，进去之后，不免沾染

些粗野浮动的习气。这又使祖母感到懊恼，因而对于前途发生疑念，对于过去更加伤心。

“你总得特别学长进才是啊！不然，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就是当着亲戚的面，她想起时也要这样嘱咐她的孙儿；头是抖抖的，眼光只是凄然，没有眼泪。

“又要这样说了，”回过来的是一个狡狯的小脸。“你不会换一句说说么？”说着，依旧去玩他的毽子陀螺之类的东西。

在安慰与懊恼轮流交替之中，孙儿长到十五六了，这是应该离开私塾的年纪了。多方托人留意，居然得到个成功的消息，是介绍他到上海一家钱庄去习业。祖母却踌躇了：上海不是很不容易去的地方么？年纪轻轻，没人照顾，怎么能让他独个儿去？而且，车来马往，不要吓得他一步也不敢走么？但究竟是眼前唯一的机会，放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有希望，只得姑且与孙儿商量。在孙儿，勇往自信的青年气概早已滋长，出于她所不料，他竟毫不迟疑地说愿意就去。这就没有法子了，只得怀着馁怯的心情给他收拾行李。动身的一天，不知道叮嘱了多少回，吃要当心，穿要当心，走路要当心，还觉得没有说得最切要，最动心。但是孙儿看得很了然，只说一声“我都知道，亲婆，我去了，”就跟着介绍人和挑行李的夫役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家门。祖母望着那转眼便将不见的亲爱的背影，心头突地一沉，感到异常空虚，自己真成孤独的人了！从此只有按期等候上海的信；偶或来迟了一两天，就是心荡，就是彻夜不眠。而狂风大雨的时光，乍寒骤暖的当儿，心魂总是飞绕孙儿，带着说不出的苦闷。

前年我去“拜年”，表姊枯瘦得十分厉害了，眼睛眯得很

小，额上深刻着皱纹，捧水烟袋的手瑟瑟地抖，头也瑟瑟地抖。她说一个耳朵完全不行了，一个耳朵勉强还能听听；她说走路非扶墙摸壁不可，脚踏下去差不多自己没有数；她说心荡得厉害，仿佛腔子里旁的东西都没有了；她的结论是世间的寿数到头了，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上路。但是，一提到她的孙儿，脸上就现出温润的笑容，说“今年三四月间预备给他取亲，望你一定来吃喜酒。”我满口答应了。可是为业务所牵，那时没有去。去年年头，又因为有人打仗，没有去“拜年”。时时料想，她家多了个新媳妇，当然又有一番新鲜活泼的气象。她的衰病，或许因为心境较为愉快而不见增剧，甚或反见轻减吧。在这回叩门的当儿，这些想头又历乱地涌起；而白瓷观音，红纸束着叶子的水仙，宣炉，古铜蜡烛台等等，也一一浮现于脑际，虽然同那些东西还有一门之隔。

“是少爷，呀，好久不见了。太太好？少奶奶好？小官官们好？”独眼女佣开了门，见是我，用十二分殷勤的调子这样说。她比前年瘦得多了；嘴唇皱瘪，发音漏风，知道她已经掉了好些个牙。

我回答她都好，三脚两步便跨到院子里。石板地依然十分干净；左角里新添小丛的天竹，挂着三四串红实。走进中堂，白瓷观音等等陈设一点也不曾改变，同我从小时看见的一样；桌椅也还擦得发亮。不过两壁张挂着好多张月份牌，有《八大锤》，有仿古山水，有西湖风景，有裸体美人，是以前没有的。供桌的左侧，不协调地架置一个木桶，里面睡着个白润的婴孩，也是新见。我想，“来得好快呀！”

表婶从房里摸出来，她知道有人叩门故而出来看看，见

是我，“啊，你来了！说不尽的想念，是两年不见了！”她还是前年的模样，只是声音更低细些。她不肯失了礼貌，宁可扶着椅背全身索索地抖动，必须让我先坐。我赶快坐下，她才阴影似地坐下了。

看着阳光中新开的水仙和炉里浮起的带青的烟缕，耳听檐边几只麻雀细语，突然感到异样凄清，有如来到清修的庵堂——这是往日也感到的。我便问“近来身体还安健吧？”

“不要说起，前年夏天一场病，几乎不能再见了。是痢疾，一个身体只剩皮包骨。后来总算医好了，可是心荡得更加厉害，一阵动荡时，差不多什么都不觉得。”

“我们一点不知道。”

“这难怪，彼此隔离得远了。——幸亏吃鱼肝油，才慢慢见得减轻。”

“鱼肝油有种腥味，不大容易吃吧？”

“我倒不觉得，单觉咽下去很滋润的。”

“这就好了。直到现在还在吃吧？”

“现在不吃了。”她顿了一顿，又说，“不瞒你说，这样的年头，他又停了生意，我不能不处处打算。我的身体算得什么。随你怎样修补，早晚是阎王的点心，所以不吃了。”

这个话使我非常难过，又觉得自己太没道理了，来这里探望，一点儿礼物也不带，要是带了两瓶鱼肝油来，至少可以叫她发生些微的欢喜。在自己责备的心情中我否认她的话说，“没有的事，你的寿命长得很呢。”

她似乎并不相信。随即换个头绪告诉我她孙儿失业的经过：“前年秋天，外面不是打仗么？这家也走了，那家也走了，

郡避到上海去。我老了，就是让乱兵打死也不见得冤枉，所以做梦都不曾想到走这个字。一天早上，他睡眼朦胧敲门回来了，火车已经不通，轮船舱位早已定完，是坐烟篷来的。”

“他也要你避到上海去？”

“正是这样。我说既然回来了，就带了孙少奶去吧。年纪轻轻，原是要紧的；小夫妇两个同在上海，我也放心。——你还没见过我们孙少奶呢。”

“还没见过，想来一定贤惠，合你老人家的意思。”

“人是很玲珑的。应该叫她来见叔叔。此刻她到娘家去了，娘家就在隔壁。”

独眼女佣捧着有茶托的团龙茶碗献茶，略带藐视的神情接嘴说，“娘家去热闹，这里冷清清的没趣味。”

表婶对她看一看，眯小的眼睛便低了下来，失神地凝视。

“啊——”桶里的婴孩醒了，头旋向左又旋向右，小嘴尖起作吃奶的姿势，眼睛大而有神。

“还去叫她回来，”独眼女佣转身自去。

“这不曾告诉你，这孩子去年十月里生的。”一缕喜悦的颜色显露在表婶的眉目之间，她急忙晃到桶边，解开襁褓，换去湿了的尿布；重行包好后，几乎举不起地把他捧起来；嘴里唱眠儿的调子呜着，用如纸的颧颊去贴着婴孩的小胖脸。

这个弯腰曲背抖抖瑟瑟的慈爱的形象，我觉得含有无量的哀酸。我爽然默想，“她重当一次母亲了！”但这一层不是她能够想的，也不是她愿意听的，因此我说，“这一定使你喜欢。”

她坐上原来的椅子。婴孩经她呜了一阵，停止了哭，张

大眼睛向院子那边光亮处直望。她看了看婴孩，回答我说，“喜欢自然喜欢，只是烦心思得厉害，我几乎弄不动他了。”接着问起我家的孩子。我告诉她，一个在小学三年级，小的一个也预备送幼稚园了。

“这才是福气，”她这样称颂我，然后回到避难的经过。“你知道孙少奶怎么说？她说亲婆不去，她决不去。这把我难住了，假如有三长两短，岂不都是我作梗的不好？我就说，去去去，与你们一同去。轮船是挤极了，坐着一动不动，眼睛没闭一闭，一个通夜，天亮时光到了上海。”

“找房子不容易呢，而且非常贵。”

“只一个叫什么前楼，是他们店里的朋友让给我们的。租价的贵，生了耳朵从不曾听见过，要二十块！”

“那是很局促的了。也出去玩玩吧？”

“他们去的，新世界，大世界，玩到十一二点才回来。我是上街不知道东西南北的；而且病后，出去就是车钱。那些繁华地方原没有我的分了，所以一趟也没出去，只呆守着那个前楼。可以安慰的是吃着鱼肝油心荡渐见减轻，食量也加增，能够吃到浅一碗。”

“在上海住了多少时候？”

“是去年正月十九回来的。上海哪里是我们住得起的，听说打仗暂时算完结，就赶紧回来。真是白白地花钱又吃苦。一只眼留在这里，她一点也没遇到什么。——又谁知他这一趟送我们回来却丢了生意！起先接到上海来信，说某日接财神，务必到店，恰逢那天有些旁的事情……”

这当儿门外闪进来个红颜的少妇，除了妇人特有的丰腴

和少奶奶的发髻以外，简直是个娇憨的处女。她并不含羞，叫我"叔叔"也不太过文雅，一举一动都显得能干，表示她是出身于中上级的商人家庭的。衣裙是时行的材料，裁剪也合式，足穿镂花的呢鞋。

她回身到旁室，捧来一个茶盘，盘里四个高脚银碟子，盛的是瓜子杏仁之类，摆在桌上。从每个碟子里检一些东西敬我，说，"粗得很的东西，不中吃的，请随便吃点儿消遣吧。"口齿颇流利；手腕移动，送来一阵阵的香气。

然后她从祖母手里接过婴孩，带着逗引的神气相着他，又向我看看，表示她的骄傲。"宝宝要吃奶奶呢。"便翩然转到旁室去。

我正在想这样一个少女已经当母亲，未免早了些，处在这样静寂的家庭里，于她的生命也未必有什么益处，表婶却开口了，"你看见我们孙少奶奶了。"这不是平常的语气，言外似乎表示不满意。

"是很好的人，"我说。"她一定能帮助你，因为她能干。"

"是这样么？"她反问，接着仍旧讲她的孙儿。"店里接财神那一天，恰逢有事不能去。第三天去了，店里说，接财神没有在，做生意也不劳你了。这样，就带了行李回来。到现在，整整空闲了一年了！"说着，低声叹息，眼睛又失神地向下凝视。

"表侄今天一早就出去了？"

"这个……"她想了一想再说，"是的，今天一早就出去。是丈人方面的亲戚办喜事，招他帮忙去的。"

"我想总不至于闲得太长久。他在上海多年了，该有知已

的朋友为他想法子。”

“信是常常有往来的，只是没机会。我现在懊悔从前错失，没送他进学堂。要是进了学堂，象你一样，不是很好的么？”

“我有什么好的？做一天吃一天，与泥水匠没有两样。”随即想起她家有房产，说，“近来房价增高，收入当然增多咯。”

“增是增了些，可是用途也大。前年办喜事借了一笔债，现在每月要付十来块利钱。房子又常常要修理，才补了屋漏，晒衣竹竿又敲落了檐瓦；匠人简直请教不起，两工就是一块钱。我是一个钱一个钱都要权权轻重，当着心用的，偏偏他们打仗叫我们逃难，偏偏接财神不到场就停我们的生意！”

淡淡的悲哀浮上我的心：这位衰病侵寻的老太太还得把她消磨且尽的精力灌注到全家的一切，作全家的中枢呢！这原是她几十年来常任的工作，但是，这样苦辛的报酬在哪里呢？还不是只有个静寂的家庭包围着她忧伤孤独的生命罢了？我想不出适当的话安慰她，只好用卖卜的预言者似的口气说，“请放心，今年一定会有叫你满意的机会。”

这时候孙少奶又抱着婴孩出来，爱娇地向祖母说，“亲婆，我去去就来，嫂嫂在弄照相器呢。”回过来向我说，“叔叔请多坐一会儿，用了便饭去。”然后亲了亲婴孩的嘴故作小儿的语音说，“我们宝宝要去拍照呢。”柔美的背影翩然经过院子飘出门外去了。

“她又去了！”表婶的头抖得特别厉害，神色十分颓唐，仿佛被遗弃在荒凉的海岛上。

我虽然在她旁边，对于她有什么用处呢？只得无聊地拈起一颗西瓜子。

1926年11月2日写毕

一 包 东 西

公共汽车软和地震荡着，他觉得很舒适，犹如让理发匠捶着背似地，微微的倦意笼罩他的头顶和前额，在眼前晃动的一切都不大有明显的轮廓。一阵阵的香气拂过他的鼻端，他模糊地想，这是从那个望着窗外的短发长袍的躯体上飘过来的；但也没有心思移准眼光去看她个仔细，对于香气的消散也不以为可惜。

车身突然跳跃似地动荡，好象车轮正滚过几道土埂，但随即停住了。乘客都微微嘘气，仿佛庆幸那厌倦的旅程已经完毕了，便争先挤出那个不容两个身躯并行的车门。争先的结果是大家不得先，于是，“慢慢来呀！”“要紧什么的！”大家吐出这些略觉薄情的语句。

他站起来比较迟，走近车门，那短发长袍的形象似乎带点儿匆忙的姿势，伸出一只手扶住那门框。他本能地停住脚，让她先出门下去；无意间瞥见短发之下袍领之上的一段脖子，圆圆的，腻腻的……一时想得非常玄远。

“什么东西？”

下了车以后，显现在他面前这样问的是个全身玄色的汉子；玄色呢的长袍加上玄色花缎的屈襟背心，宽檐的帽子也是玄色的；紫褐色的脸，胖胖的，眉目间颇带粗俗的气分。那汉子是个侦探，可以一望而知，其时正在查问一个人挟着的

包裹，在包裹周围按着捏着的粗大的手指上，黄澄澄的，套着几个金戒指。

电掣似地，他立刻省悟自己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现在的境地已经十分危险。刚才那恬适的甚至于朦胧的心情完全消散了，只是老鼠见了猫似地警觉且震栗。他故意制止眼睛不要去望那玄色的汉子，仿佛这样也就不会给那汉子看见；可是不顺从的眼睛偏要溜过去，却见那汉子已经放走了挟包裹的人，眼光略微抬起来，似乎正射在自己手里的一包东西上。

“不好！”他这样想时，不自主地旋了一转。虽然来往的人那样纷扰，车辆那样繁密，但是有什么法子可以躲避呢？那双乌光光的凶狠的眼睛已经盯住这包东西了！

“逃——”他突然又模糊地想，连忙跨上一辆破旧的人力车。当身体被载着向前移动时，他听见腔子里心脏突突跳动的声音。

那一包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悠然望着四层洋楼的雕饰正在出神，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背。回头一看，是熟朋友老李。老李说还有点事不就回去，一包东西费神先带去，等会儿自己去取。并不重，也不累赘，不过十本杂志那样的一包；就是剖开心来，也决不会发见一丝儿不愿代带的意思。待上了车坐下，一只手按住那包东西，非常自然，好象并没有拿什么。

但当听见那声怪刺耳的“什么东西！”又望见那不感愉快的玄色的形象时，他自信已经知道是一包什么东西了，象解开来看一样清楚。年来老李干的什么事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

不怕恶魔的锋利的爪牙，勇敢地冲上前去，要撕下它们的凶恶的脸皮，要拉断它们的狠毒的心肠。他手里携带的东西，还有别的么？不是制服恶魔的方略，便是它们的罪状的宣告书。现在这一包，方方的，是坚实的纸张，那一定印着个横倒的非常难看的尸体，胸口有模糊的一滩；就是新近被恶魔残害的一个。而且，无疑地，下面一定印着警切的题语："为人们牺牲的！请看恶魔的猖狂！"

两旁店家一扇扇彩色的招牌在眼角拂过，觉得头里很昏乱，象带着宿醉。而且周身发冷，不在肌肤而在骨子里，仿佛身躯尽在那里缩拢来，很不好过。待要不想，偏又一针一针似地刺着心头，"那玄色的家伙在背后吧？那玄色的家伙在背后吧？"这只要回头一看就能解决，但是脖子差不多僵硬了；而且相信一回头就得对准一个深深的乌黑的小管子！

"被他带去，未免不上算。象老李，他愿意那么干，被带了去也没有什么怨的。而我……我倘若……不是累及无辜么？但是……"

他这么想，脖子自然而然又缩紧些。他仿佛觉得那玄色的胳膊正在伸近来，一只粗大的手马上要盖到头顶上来了；随后就是惨酷的拷问……躺在溲溺浸渍的泥地里……让各种小虫吸全身的血……与蓬头长胡子的强盗作伴……重而硬的链条缠住身体……拖动大石滚碾平那刺脚底痛的石子路……或者是"砰"！

他眼前一阵黑暗，索性咬紧牙关，闭上眼睛。

"啊！没到三十的生命，就这样完了么！我不愿意！我要活下去！……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志愿，我那个学校总要把它

搞得象个样儿；那些学生，也要看看他们将来的眉目。然而，现在，还只是刚刚起头呢，难道就不容我活下去了么！”他凄然心酸，往下就想不大清楚了。

似乎有了好一会儿，身体依然一颠一侧地前进，而那只粗大的手还不曾盖上头顶来；眼睛便又张开一线来。看见的是自己的夹袍的前幅，盖在大腿上，沿着膝盖直垂下去；在下缘的前面，露出那个纸包。

“啊，这个包！”刚才匆促上车，怎么就把它摆在脚踏上，一点儿遮掩也没有，他自己想不明白了。而且，他发见那个包的一面，不知什么时候给弄破了，破纸向外翘起，当然旁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内容。

“印着的横倒的尸体一定让那家伙看见了！”但是他绝不敢伛下身子把包纸整理好，只能行窃似地用脚跟把那个包勾进一点儿，又轻轻理直夹袍的前幅把它掩没；同时抬起眼光来，故作无事似地，看那车夫号衣背上模糊了的数目字。一会儿，不放心地垂下眼光再去偷看，却见并没有弄妥贴，前面固然掩没了，旁侧还是露出来。

“真凭实据在手里，还能抵赖什么，至少办个煽动的罪名！”他简直有点儿发抖了，脚跟用力抵住那个包，似乎要抵破了车座的竖板，把它藏到坐垫底下去。

“象老李，他愿意那么干，被带了去也没有什么怨的。而我……我……不是累及无辜么？”他重又想到老路上去。

然而立刻觉得有些惭愧了，“我是无辜；老李那么干，难道就是有罪么？”于是想起恶魔的种种形相，种种作为；红血与烈火，饥容与死脸，急速地电影似地都在脑子里闪过。“这

太岂有此理！假如宽恕了恶魔，就是侮蔑了人们。老李的事业，正是人人该做的事业。我也该去做同样的事业！”

“然而，我自有我的事业在，”他一转念就想到教育。“我是教人不要堕入魔道，也非常重要，而且尤为根本。至于那个，我的力量太微弱了。它们有锋利的爪牙，我有什么呢？它们有无上的威力，我有什么呢？用鸡蛋同石头去碰，到底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想着，也就无所谓惭愧；对于老李那种不聪明的蛮干，未免有些鄙夷的意思；而老李要托他带那种危险东西，尤属大可痛恨。

“往哪里走？”车夫回转头来。前边是叉路了，暮色渐浓，远处的行人和车辆都成一团团的黑影。

“往左，”他随口说了。那是回学校去的道路，假如他仔细想了，决不会这样绝不踌躇的。

“那家伙不在后头了吧？——不会的，不会的。我这一顶米色呢帽很触目，他认定了米色呢帽，再也不会错失。……本来想戴那顶旧帽子出来的，怎么又戴了这一顶！……脱去了吧？……不好，米色呢帽这么一晃动，那家伙一定奔过来把乌黑的小管子指着我的后脑勺。……把车篷拉了起来吧？……也不好，明明不下雨，为什么拉起车篷来？不是告诉人家我在胆怯么？……啊，简直没办法！”

“或是一秒钟两秒钟里头，或是再迟半分钟一分钟，只要那家伙高兴，马上可以叫住我。我当然跟着他走。难道还能抵抗么？”他仿佛已经看见明天的情形了：报上刊载着大号字的题目“捕获运输危险刊物的”，下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成千成万的读者纷纷议论着，有的嗟叹说，“可惜，有志气的人！”有

的讥讽说，“嗤，蚊虫想负山！”有的痛骂说，“好呀，这班东西要捉个干净！”但是，他们说对了哪一项呢？尤其痛心的是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看见了，也会同样地嗟叹或者讥讽，或者痛骂，而大家一致的一句话是“不料校长先生……”学校前途自然不堪设想了，款没人筹，一切事务没人总管，同事便各自分散，学生当然由家属领回去了。两年的筹划，半年有馀的实施，完全付于流水！……就是事情幸而能辨白，学校也不能办了。岂但学校，简直社会上一切活动都不能参加。偶然站在人前，只要听见低低的一声“他是吃过一场官司的”，还能不掩了脸逃走么？——他看到这些情形，觉得自己已到生命的尽头，前面是漫黑的一大团空虚。

但是惨酷的拷问，躺在泥地里，让小虫吸血，与强盗作伴等等激刺着他，使他改换方向，去寻一条漫着青光的生路。“他们问我，我当然不知情。他们问谁可作证，我就把王老先生说出来，他们该相信了吧。立刻通知学校里，叫他们去找教育会也行。打个电报给老大，省长方面想来也可以有路子。——不过，他们许我同外面通信么？如其说案情重大，概不许通信，又怎么办呢？”他又怅然了，轻轻地叹一口气，同时朦胧地想到托尔斯泰一篇小说里犯人相互敲墙壁通信的法子。

“到学校了！”他看见相熟的一盏白瓷罩电灯在前面发亮，这样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却反复地踌躇：起初想不要进去，进去了给那家伙认识了所在是不好的。然而尽让车夫拖着跑，那家伙始终跟在后头，同样是个给他看住。最好的办法是把那包东西留在车里，自己走进学校。但是那家伙明明看清车

是谁坐来的，只要一搜查，人赃还是在他手里。

车辆不管什么，已经滚到校门前了。莫名其妙地，他使出生平未有的勇气说“停！”车夫放下车柄，他塞一把铜子在车夫手心里，急忙提起那纸包刺猬似地冲进学校的门。

“梅生，外边去看有没有人问起我。如果有，说我不在这里。”

梅生莫名所以，疑怪的笑意在口角边一喀，慢慢地退出去。

“快去！不在这里，说我不在这里！”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慌忙地把手里的纸包藏在床底下箱子背后。坐定下来，两手支着头喘气；心头依然突突地跳。

梅生去了一会儿，没有来回话，却听他拍拍拍地在那里扇水炉子了。

“梅生！”他用敛抑的声气叫唤。“外边有没有人问起我？”

梅生的瘦脸显露在房门口了，“刚才门口去看，人是有的……”

“啊！”

“不过都是来往的人，没有走来问起先生的。”

“哦！”他想发作，不知道为什么又缩住了。心里自然安舒些儿，但总还是给几条细麻绳缠住了肚肠似地，不能释然。站起来转了几个圈子，又靠窗望了一会儿新月将上发亮的天，便回到床前取出箱子背后的纸包，带着又好奇又害怕的心绪，郑重地放在桌子上。

“嘻……这个东西！”他用力抽出一张来看时说。纸面印着一位老太太的半身像，面貌很慈祥，皱纹虽多，却没有干枯

憔悴之意。翻过来看是讣告，“降服孙”下面印着老李的名字。

一阵微妙的心情消逝之后，他抬起头来，看见映在墙上一面镜子里的自己的脸，胀得红红地，眼角里发亮。

他觉得不好意思，又低下头来了。

1926年11月30日写毕

抗　争

一

清早起来改了二三十本学生作文簿的郭先生搁下笔抬起眼来，只觉乌鸦似的一团团的东西在前面乱晃。闭了眼，用手指按了按眼皮，一会儿，再张开来，乌鸦似的一团团的东西没有了，便翻开刚才送来的当天的地方报。一阵青烟从后屋浮进来，烟火气刺入鼻际几乎打嚏，同时听得塌塌塌劈木柴的声响。

“唉，该死！”他把报纸一丢，激怒地说。

“什么事？”妻在里面担心地问，声音故意表示柔顺。

“还有什么！他们要把我们饿死呢！”

“怎么了？”

“报上说，今年的欠薪说不定发不发；明年不是打对折，就是学校关门！”

这真是太凶恶的消息，妻不自主地离开灶门来到前面，睁着眼看定丈夫的沉郁的脸，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心头是沸水一般，几日来时刻翻腾的一些想头又涌上来了：“到年底只差一个多月了，有的是这家那家的帐；母亲那里，姑太太那里，都得送一副年盘；棉袄太不象样了，至少添一件新布衫——这些且不说，最要紧的是眼前只剩两元光洋几十个铜子了！明

年打对折！要不然，就是学校关门！”她想到这里，又兼早上起来还没吃东西，便觉一阵头晕，把旧有的肝阳病引起来了。于是醉人似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干瘦的颧颊泛着淡红色，用冻红的手支着。

“能同他们商量商量么？”她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丝的希望。

“商量！也不知商量过多少回了，他们总是一句话，没有办法！同他们商量，还不如同墙头去商量！”

“叫人家当教员教书，总不该让人家没饭吃饿死的！”她想这样的理由就尽足以折服他们。

“谁管你有没有饭吃！谁管你饿死不饿死！你不愿意当，他们会说本来不曾一定要你当！”

“那末，怎么样呢？”她怅然了，感得前途是无边的空虚。

“我们当然要寻生路呀！”他挺一挺胸说，脸上微露高傲的笑意。

“你说，”她用试探的口气说。

“生路不是没有，就在乎不再同他们商量。是软弱的东西才商量！是没用的东西才商量！商量由你，不睬你由他们，还不是吃一辈子的亏？现在作梦作醒了，没有什么商量！”

“那末怎样？”她完全茫然。

“他们干的那些谁不知道。为什么军费就有钱垫付？为什么局长就有钱造洋房？为什么委员们就有钱吃花酒，打马将？——你明白了么？总之一句话，实际上这地方大可以不欠薪，不打折扣；所以搞到这般地步，都是他们的荒唐。还商量什么；只有教员一齐联合起来，去同他们算帐！”

她想不清楚这个办法就是一条生路，仿佛觉得这里头总

有点儿不妥当，直望着他问："谁这样想起的？"

"就是我，我这样想起的，"他坚定地承认。

"将就些儿，不要出什么主张吧！"她相信这样不但不是一条生路，而且会弄掉现在的位置，虽然是个欠薪又将要打折扣的位置，究竟比无薪可欠无折扣可打好一点儿，所以用母亲谆嘱儿子似的调子说。

"为什么？"他对准她的眸子看，似乎要看透她的心。

"听我说的为是，我不相信这样会有好处，"她把心底的意思掩藏着。

"怎么没有好处？算盘是死的，教育经费该有多少，历年用了多少，到现在该不该欠薪打折扣，他们能偷拨一颗算盘珠么？"

"为什么向来没有人同他们算过？"

"因为怕。谋到一个位置不容易，怕把它丢了。"

"你倒不怕么？"

"我原说要许多人联合起来；单单一个人出来同他们对抗，自然吃他们的亏。你要知道，联合起来是我们的法宝！"

"他们不睬你们的法宝呢？"

"那末我们全体辞职！"他激昂地说，似乎她就是他正要对抗的人。

这一句正同她藏在心底里的忧虑合拍，她想今后的命运，总得上这条路吧！倏地转念，又想到仅剩的两块光洋几十个铜子；一缕心酸，几滴泪珠抢着掉下来了；头脑里更见得昏昏。她闭了闭眼，咽了口唾沫，凄然说："总之我不赞成你这样做。"

"你懂得什么！"他瞪着眼，有点发怒。

“我不懂么？凡事谨慎小心为妙。”

“还要多说！有我在这里就是了。你看什么时候了，煮的粥呢？”他简直大声呵斥了，他认为她的絮聒好象一滴污泥，又细微，又讨厌。

她伤心极了，眼泪陆续下滴，怨恨他全不了解她的衷肠，明明为着他，却得到这样的酬报；从这看来，就是万一境况好一点，又有什么意思。可是一想到他就要上学校去，便站起来阴影似地移向后屋去。

他用馀怒未消的目光望着她那蓬松发髻青灰破绸袄的背影，几年来她种种的苦辛立刻涌现在脑际，禁不住闭着眼，皱紧眉头，“唉！”

二

教职员联合会是去年就成立的。所有的成绩是一份油印的章程，宗旨项下当然是“研究教育，联络感情”一些话；一本开成立大会时的签名簿，龙蛇飞舞的墨笔字同蝇头小楷的铅笔字都有；一本记事录，记着那天票选出来的职员的名字。

郭先生是会里的干事员。他跑去对会长说，眼前的事情与全体教职员有切身的关系，须得召集临时全体大会，妥筹对付方法。那会长最怕开会，踱进会场就要打瞌睡，可是这一回却捻着髭须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非开临时全体大会不可。”

发出的通告句句打入教职员们的心坎：“为自己的利益，为教育的前途，必须大家团结，取一致的步调。所以召集这个

临时全体大会。会场在市立第三小学。”

第三小学在关帝庙内。大殿东侧有一个厅，作为教室；殿庭就是运动场。殿庭里本来有两棵杏树，开花时就象两个锦绣球；因为树干常常撞着学生的额角，以致胀起胡桃大的肉块，便都被齐根截去了。这一天是星期日，朝阳照在殿顶的瓦楞上，夜来的霜渐渐融化，浮起一阵淡淡的烟。庭中还阴暗，有几只蜷缩的麻雀停在地上。这时候，已经有到会的人向殿东侧探头窥望了。

“今天开这个临时会员大会，诸位都已知道，是为经费的事情。”会长先生虽然极愿意开这个会，却并不能增进他发言时的轻松畅快，说了一句，还得照例咽一口唾沫。在他前面坐着七八十位同业；学生的坐椅太低了，使他们大都伛着背，用手托着下颔，臂弯支在膝上。从玻璃窗射进来的斜方柱形的阳光，历乱地印在他们头上身上腿足上，大家感得温温地有点春意了。

会长先生说完了开会的意思，一手在髭须尖似捻着非捻着地等待大家开口。可是大家回他个沉默，只听得些零落的咳嗽声。

“诸位以为应该怎样？”会长先生略微有点窘，尴尬着脸从左边相到右边，又从右边相到左边，要相出一个能够提意见的。

果然，一个头发已经花白，但还没留须的瘦小的教员勇敢地站起来了。他用沙糙的声音说：“开会的意思，刚才会长已经说过了。但是郭先生是这个大会的原动议人，我们也得领教领教他的意见。”说罢，向两旁看了看，然后坐下。

大家正在踌躇怎么对付会长先生的问话，听这么说，觉得这就最妥当，不由地拍起手来。

郭先生坐在最前的一排，抱着满腔的热忱，几乎要握着一个个同业的手说，“为学生，为自己，我们真诚而坚固地团结起来吧！”现在看见会长先生望着自己，不等他开口，就站到教台前面真挚地说：

“会长先生！诸位先生！我们当教员的往往会堕入一个骗局。这个骗局把我们抬得非常之高，结果却使我们弄得非常之窘；骗子从中得了好处，还要闪在旁边暗暗地好笑。是怎么样的骗局？就是说教育是神圣的事业哩，教员清高，不同凡俗哩，那一套。这些话的骨子里，简直就是说干教育事业的无妨不吃饭；你如要计较吃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那就是污了神圣，失了清高！是一种事业，是干一种事业的人，哪一项不清高？哪一个不该看自己的事业是神圣？然而这只该自己想着，自己信守，决不能让人家拿来当钓饵，自己却作吞饵的鱼！诸位，我们今后的道路，第一要看破这是个骗局！”

大家等不及他说完，就热烈地拍手了。

“既然看破了这个骗局，当然会明白为自身的利益而说话并不是不神圣，不清高。——如果我们教出学生来，一点儿不象人，一点儿没用处，那才是我们下贱，我们卑鄙。但是我们也同其他的人一样，生来就有生存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该特别牺牲？为什么我们的薪水该打折扣，维持不了生活？这有理由么？这有理由么？何况实际上并不至于如此，而乌烟瘴气的人物和事势竟然弄到如此！”

一阵的拍手声更见沉着了，一声声都代表各人涌到了喉际的一个词儿——“痛快！”

郭先生顿了一顿，用感激的眼光望着一个个对着自己的脸，继续说：“我们现在出来说话，也不是要压倒谁，只是维护我们固有的权利。岂但我们的权利，也是维护学生们固有的权利。没听见明年或许要停办学校么？在我们信仰教育的人看来，停办学校就是杀害学生的生命！

“我们出来说话，应该坚强我们的力量。融合各人的意思，结成个团体的意识，这是坚强不过的。如果各自分散，你就是满腔悒悒，也终于满腔悒悒而已。惟有团体的意识，到底必能贯彻，化各人的悒悒为全体的欢畅。教职员联合会，不是我们的团体么？兄弟要召集今天的会，就希望诸位各表意见，结成个团体的意识，来应付我们眼前生活上事业上的问题！”

郭先生在掌声中归了座。一堂的空气早已紧张起来了，这究竟是大家切身的问题，不象讨论教授法那样无聊。唼呢的语声四起，调子是沉郁的，迫切的。会长先生又左边右边来回地相着，虽然不觉得疲倦，却张大口腔打了个呵欠。

“我的意思，”刚才发言的那个花白头发的教员站起来说，“我们推举四个代表去见局长，无论如何，请他尽年内把欠薪发清；明年的方针，也请他好好地定一定，打折扣和关门都不是个办法！”他说得颇愤愤，坐下去时还鼓起发红的两颊。

“四个不够吧，我的意思是六个，”这声音从后排发出，并不见有人站起来。

“不要单讲薪水的话，”一个高高的人挺然站起来急促地

说，“应该同他们算帐！为什么要欠薪，为什么要打折扣，叫他们算给我们看，我们也同他们算一算！”

“好，算帐！”本来是含意未伸，现在有人说穿了，好些人就一齐喊出来。

“他们回说不用算，年年的预算决算都登报的，我们又怎么样呢？”说这话的带着冷峻的口调，显出他比别人来得精细。

“预算决算，谁相信！”好些人呵斥说。

“不相信，有什么凭据驳他们？”那个人冷然回问。

一堂爽然了，大家觉得手头的确没有现成的凭据。有些人连带想起全县的教育经费不知道究竟是多少，仿佛就想问一问；又觉得这有点不好意思，只得暂且闷在肚里。

“要什么凭据！”高高的人又倏地站起来了。“谁不知道他们从中弄的玄虚？什么预算决算，相信他们的鬼画符！”

大多数人听说，又觉得自己并不空虚，也就无所用其爽然；于是场中复呈闹哄哄的气象。

郭先生开口了：“帐不是不能算，我们要把本县的教育引上光明的大道，这一着尤其必要。但算帐必须有靠得住的材料，就是所谓凭据。从今天起，我们不妨做准备的工夫，完密地搜集材料。到材料充足时，然后正式提出去。现在可以依刚才这位的话，先推代表去见局长，传达我们的务必达到的期望：一，尽年内把欠薪发清；二，好好地确定明年的方针。是教育，是全县孩子们的教育，马马虎虎不当一回事是不成的！”

“那末，到底推几个代表呢？”会长先生尽他主席的责任。

“我主张六个，”后排的声音又来了，算是维持他的原意。

“两个尽够了。这几句话要用许多人扛了去么？”

“哈，哈，哈！”

“诸位注意，推出代表去见局长这个提案还没有人附议呢。”这当然又是个冷静的头脑。

“哈，哈，哈！”

“我附议！”好些人哄然喊出来，同时历乱地举起手臂，象江上的船桅。

讨论人数的结果，多数赞成两个。推举出来的，一个是那说话很急促的高高的人，大家觉得他最激烈，激烈就好；一个是会长先生，其意无非会长是全会的代表，会长去了，就等于全体都去。

“我们的后盾是什么？”那“冷静的头脑”乘人不提防，徐徐站起来说，闭了闭眼。“换一句话说，我们务必达到的期望，要是他们给我们个不理睬，我们怎么办？”

这句话把大家松弛了的心情又拉紧了。

“我们一致罢教！”

大家没有注意这是谁说的，只觉得这办法真是个坚强的后盾，争先恐后地拍着手心。

“限他们一星期！一星期没有好好的答复，一致罢教！”大家混在掌声中呼喊。

郭先生心里很感动，站起来带着微抖的声音说：

“今天我们有个团体的意识了！我们要用所有的力量来贯彻它，决不让它渐渐消散，终于没有。这是我们生活上事业上的生死关键，不是轻微的事。我们一定要贯彻这个团体的意识！”

“大家一致！一星期！没有答复，全体罢教呀！”

这呼号是报答郭先生的。

于是会长先生宣告散会。全体教职员哄然站起来；桌椅被推动，一阵乱响。大家的脸给阳光晒得红红的；心里尤其觉得活跃，仿佛前途挂着很好的希望。有几个人竟至于想自己差不多是“革命党”了。

三

“诸位先生的意思，兄弟没有不尊重的，”局长答复两位代表说，照例是又庄严又谦和的脸，眼光时时从眼镜边上溜出来。“从前兄弟也当过教员，教员的况味哪有不知道的？再说到教育，教育不好好儿办，中国还有希望么？所以，诸位先生的意思，爽直说，就是兄弟的意思。”

那位高高的代表听说，不由得坐得更偏一点儿；仿佛嫌自己的身躯太高了，只想叫脊背尽量地弯，弯，弯。再发表些意见吧？这似乎可以不必了，因为局长的意思就是教职员们的意思，那末“咱们一伙儿”了。会长先生是本来不预备挡头阵的，现在看先锋尚且不多开口，落得托着下巴静听。

“不过，”局长轻轻咳一声，意思是重要的话来了，“当局也有当局的难处。能够想法的地方，决不会不去想的。然而从各方面想尽了还是没有办法，这就不能一味责备当局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两位代表不自主地都点头了。

“不过，”局长再来个转笔，“兄弟是当过教员的，对于教

育又有极端的信念，现在还得从千难万难中寻一个好办法；待有成功，就赶快报告诸位先生。”

“限你一星期！”那位高高的代表仿佛想这么说，但立刻觉得这么说太不文雅了，便换了腔调说，“希望在一星期内听到局长成功的消息。”

“如果有成功的话，”局长笑了，这笑里头藏着许多的恩惠，“今天就今天，明天就明天，何必一星期？”

再有什么话说呢？两位代表就辞别了出来。

这地方教职员们丛集的所在是茶馆，接洽一切在那里，商量什么在那里，休憩，打瞌睡在那里，说笑话，约打马将的赌伴在那里：假如把教职员联合会的会所设在茶馆里，那就不至于成立大会之后只开一次会了。

两位代表去见局长以后两三天，茶馆里就有人同教职员们谈论起这件事情来了。那些人无非是教育委员公正士绅之类，平时本来混在一块儿的，彼此有什么话不谈呢？

“你们去见了局长了？”

“是的，我们推代表去见了局长了。这是我们全体的问题，教育前途的大关键，不得不严重地提出。而且，我们要他在一个星期内有个解决。”

“局长怎么说？”

“他说总得从千难万难中寻出个办法。”

“万一一个星期过了，还是没有解决呢？”

“那是早经决定的了；我们作坚决的表示，一致罢教！”

“好，这方法顶好，因为它彻底。——不过……”

“不过什么？”

“你们须得象工人罢工一样组织起纠察队来，有谁私下里上课的就打，有谁敢接受教育局的新聘任的也打；这才显出你们的力量，最后的胜利一定归你们。”

“这是难以办到的。纠察的字面何等难听；而且，怎么能动手就打呢？”

“难以办到么？那末，你们的最后胜利还在不可知之中。哈哈！”

“未必吧。”

“不要太乐观了。还是赶早去组织纠察队的好。哈哈！”

教职员们虽然说“未必吧”，心里却不免有点儿动摇。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得最清楚的：四块钱用一个本校毕业生，叫他代了课，自己再去什么局什么处兼个差，领干薪；或者八块钱雇一名师范毕业生，把一班的“国”“算”“手”“体”等等完全包给他，再也不用费心。外边空着一双手，想当“八块钱的”“四块钱的”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欠薪，打折扣，都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要有个饭碗，哪怕是破的。如果一致罢教，不刚好给他们一个顶好的机会么？于是，抗争完全失败，徒然牺牲了自己。这哪里是聪明人干的事！

同时，好几种地方报纸也特地为此事写起社评来，都不偏不倚地专为教育着想。举个例，《地方公报》这么说：

> 近闻教职员联合会代表谒见教育局长，请于年内发清积欠；明年教费，亦望妥为筹画。夫小学教员多清贫之士，八口嗷嗷，亟待薪资以为赡养。当局诚宜及早设法，全其利权，俾得乃心乐育，无复他顾。

惟风闻教职员方面早有拟议，果所请不遂，即同盟罢教以为挟持；此则断乎不可。教育原属神圣事业，为三乐之一，从事于此者，不可不具牺牲之精神；且其满足与快慰，固非饱餐一顿所可伦比者也。苟以区区欠薪问题而相率罢教，置神圣事业于度外，人其谓之何？窃为吾县小学教育界不取也。

这尤其使教职员们烦闷，明明是个骗局，是一顶很高很高的帽子。但是，记者这么说了，读者点头赞同了，不就是普遍的舆论么？

四天没有回复，五天没有回复，直到第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回复。第八天早上，教职员们都怀着异样的心情到学校，好似畏怯的旅客临到艰险的栈道，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简直无可奈何。

第一小学的先生没精没采地望着一场乱蚂蚁似的学生，吩咐校役说："你到二校去问一声，今天上不上课？"

校役跑到第二小学，两位先生正在踌躇，低低地议论，说坏在当初不曾约定，用一种什么方法作一致行动的信号。

"先生，你们今天上课么？"校役毫不顾忌地问。

"今天放学了！"在近旁的学生听说，就神经过敏地喊起来。

"咄！"一位先生喝止说。"谁胡说！"于是回答一校的校役，只得说"我们当然上课"。

"你们怎样？"另一位先生问。

"我们因为没定规，所以来问的。"

校役回到一校，报告说二校是上课的。先生想，失约不

自我始，无论如何可以不负责任，便决意向校役说："没有什么，你依照时刻摇铃就是。"

三校的先生经过一校，一转念便跨进门去，想探听消息。但当望见奔驰叫喊的学生们时，仿佛觉得已经明白，再不用探听什么，于是死心塌地跑到关帝庙里。

高级小学是装有电话机的。这一面取下听筒来问："怎么样，你们今天？"

"我们从众，"那一面回答。"刚才派人出去打听，各校还是照常开门呢。"

"那个的话大概是作罢了。"

"大概是作罢了，哈哈！"

这一天，郭先生起得特别早，踏着满街的浓霜历访十来个学校。有几校的先生还没到；遇见的几位先生都板起冷冷的脸，说只怕有人乘机讨好，独个儿上课。

"不用问别人，只须问自己。是上星期一致通过了的决议案，到底要不要实行呢？"郭先生的感情颇激动了。

答话却仍然是软棉棉的："实行固然顶好。有利益的事体，谁不愿意干？但是，我们的力量薄弱呢。会不会弄成吃了砒霜药老虎，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郭先生心还没有死，一口气跑到会长那里，把遇见的情形愤愤地说了，末了说："无论如何，得立刻召集临时全体大会。"

"你想大家高兴到会么？"会长先生带着冷笑说。一会儿脸色转得庄重了，"你要召集，你去发通告！"

郭先生碰了一鼻子的灰，心里是说不出地感慨。已经望见

了的前途的光明，原来只是一撮虚幻的火焰；现在消散了，依然是漫空的漆黑！

到了学校，竟想向学生们宣告，今天不教课了。“但是，独个儿表示，谁觉着你的利害呢？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它也是傻。”

当他捧着一叠算草簿走进教室上第一课时，看见一个个冻红的小脸上一对对的眼光对准自己，不禁诅咒似地想，“讨厌的东西！”

但是，一缕的内愧立刻直透心头，便垂下眼皮默祷，“请你们宽恕，这是我待你们不好的仅有的一次！”

四

学期终了，一切事情都安然过去，虽然教职员们所想望的完全没有消息。

但是，郭先生已经接到免职的通知了，为的什么，并没叙明白。他自己总该知道吧。

于是，有不少的心在私下里庆幸，没有真个做出来，到底占便宜；不然，把本来破了的再摔一下，那就粉碎了。

这是这学期末了的一课。郭先生给孩子们温理教完了的课本，也完毕了；凄然的感觉渐渐上涌，终于激动地说：“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料不到的一句话，下学期我不是你们的先生了！为什么呢？你们一定要问。唉，你们只知道在学校里玩，在家里玩，抽出时间来做一点功课。你们哪里懂得世间各色各样的事情！如果曲曲折折地告诉你们，徒然叫你们

心里糊涂，不如不说的好。总之，下学期我不是你们的先生了！但决不是我心愿离开你们！”

“下学期谁来教我们呢？”冬日的下午，教室里已经漫着昏暗，在那最暗的屋角里一个孩子悄然问。

“自然是一位新先生，我不知道是谁，所以不能告诉你们。”

“我们跟着你先生去，你还是教我们，好不好？”另一个孩子说，眼光中含着离愁。

“那不好；并且，我暂时也不做先生了。”郭先生嘴里这样说，心里是莫名地难过。自念入世以来，愿意赠与自己的心力的就是这班孩子，相与得最坦白没有一点隔阂的也就是这班孩子，现在却被迫离开他们了！

“做先生的没有不爱学生的。你们的新先生一定会喜欢你们，保护你们，同我一模一样。你们准备一颗很好很好的心欢迎新先生吧！”郭先生又想到孩子们的前途，这样恳挚地说。

教室里十分寂静，好似所有的脉搏和气息都静止了。一对对的眼光集注在郭先生身上，仿佛嫌平日还没看得仔细，看得足够。

“新先生虽好，你不要去不更好么？”带着埋怨的口气可又极端真诚的这一句，破了一堂的沉寂。

“这没有法子！”郭先生的声音带颤而且有点沙哑了。“现在我们要散学了。给你们说，这个人教那个人教都不成问题，最要紧的是你们自己努力，自己要好！我希望明年你们进步更多，大家成个更好的学生！”他不能再多说，连忙点头招呼，因为滚出来的泪珠快要让学生们看见了。

学生懒懒地散出去，好似腿上系着铅条。郭先生在一个个的背影上都着力看认，就把逐个的性格，癖好，学力等等重又温理一遍。

末了是寂然，死样地寂然。

“完了！”郭先生觉得现在真成两手空空了，没有凭借，没有归宿，什么都没有！他颓然走下教台，不自主地回头去看。“啊，我的舞台，几年来在这里演呕心沥血的戏，现在被撵下来了！”转头来看见呆呆板板的几排空桌椅。“啊，看惯了的红润的黄瘦的干净的龌龊的那些脸，再没有福分在这里一齐看见了！”墙上一列画幅，是今年秋间带着学生到野外游散，诱导他们自由写生的成绩。“这种乐趣，怕梦里也再不会有了！”

他理好自己的书物，带着，一溜烟跑出了校门。西风吹得很紧，行人都显露萧瑟之态。暮色已十分下沉，似乎把他的心也压得非常沉重，两脚机械般移动，心里只是迷惘地想：

“回去，回去怎么样呢？还不是看她的流泪的脸！还不是听她的怨恨的话！不应该不听她哩，到底谁的话对哩，总是这几句。倒楣的事实偏偏证实她的话，那有什么法子！她还要说，衣服没有几件好当哩，只剩下几个铜元哩，真讨厌！不知道人为什么一定要吃饭！”

心思象一缕游丝般漾开去，“假如没有她，也就没有家，岂不自由自在！”肩担行李头戴棕笠悠然来往的行脚僧的印象浮现在他的脑际，但立刻感觉自己太自私了。“她怎能不怨呢？她嫁了过来，简直是嫁给了愁苦；一切的辛劳，一切的焦心，都有她的份，独没有片刻的安适。难道还不容她畅快地怨几句么！”

“还是这班同业实在岂有此理！”愤恨便转了个方向。“他

们没有识见，没有胆量，只知道饭碗！饭碗！饭碗就是他们终生唯一的目的！饭碗也得弄得牢固一点，稳妥一点呀，但他们不想！饭碗以外还得好好地做事业呀，但他们更不想！说什么教育，教育，一切的希望都系于教育！把教育托给这班东西，比房屋筑在沙滩上还要靠不住！”他连平日的根本信念也动摇了，深觉当初以为唯有这一条路是值得走的，其实只是浮泛的认识；这一条路荆棘充塞，并不亚于其他的路。于是不但两手空空，心头也空空了。空空的心感到的那种况味，说是悲哀并不象，说是痛苦也未为确切，总之，只望立刻销毁了这个心才好；但怎能便销毁了呢？

“铮！铮！”是打铁铺里发出来的声音。郭先生不经意地看过去，在墨黑的小作场里，三个铁匠脸上身上耀着鲜红的光；铁椎急速地起落，有力而自然；炉子里的火焰一瓣瓣地掀动，象一朵风翻的大莲花：这幅动人的活的图画，似乎是向来不曾见过的。

“啊，他们是神圣！要买钉子的，要买铲子的，自然跑来求他们；而他们绝不求人家。他们只须运用自己的精力，制成有用的东西，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怎么能跟得上他们呢？”他收了羡慕的眼光，回向内面想，只觉异样地怅惘，自己仅有个空空的心，配跟谁！

不知又走了多少步，身体突地给别人一撞，才转过头去。在电灯杆上贴一张告白，两三个人凑着灯光在那里看，也不知电灯什么时候亮的。看那告白文字，说的是新开织袜厂，招收勤谨女工，工资从优的话。

他心头一动，不禁凝想：“她……”

1926年12月6日写毕

小　病

为了战祸快要逼近的缘故，叔嘉把接出来同住了两年多的妻和孩子送了回去。

“未必就轮到我们吧，”他未尝不作这样想。固然，中一颗枪弹或者遇到些旁的危险，也同打中彩票的头奖一样，是没有定准的。但是，“万一要搬一回家，旁的地方去避避的话，牵大扶小就够麻烦。假如只有自己一个人，那多么干净，轻便。而且，要走一定很仓卒。她又舍不得一切的东西，说不定抹布也要理在包裹里。那结果必然是走不了。啊，危险！还是早点儿让他们回去吧。”这样想时，事情就决定了。

妻并不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心里不能宁贴；说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放心”的话，仿佛还不曾搔着痒处。叔嘉很相信自己的机警，当然笑着安慰她；说只要他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就千稳万妥，若还要不放心，那简直可笑了；况且有三天一封的去信，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快信，打电报。妻没有话说，只好整理了行李上船。

在略感昏腾的海程里，在家属的散漫而亲热的聚谈里，叔嘉并不觉得什么异样。直到决定下一天动身，妻为他检点带走的衣服时，说“现在没有人授到你手里了，什么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什么衣服拿去洗了，都得自己记着，”说着，用手指按摩眼皮，分明要把流泪的事情掩饰过去，他才觉得非常怅

然，自己已是个悲剧中的角色。

他回到寓所，开始过独居的新生活。这种生活原是结婚以前的旧伴，结婚以后也还过了三年光景（中间回去过四五趟，都只住了一个礼拜就走），可是竟同从来不曾领略过的一样，什么都觉得新鲜。称意安排的东西，尤其是书桌上面，有如胶着了似地，再也不会移动一分。室内整齐清楚得多，仿佛经过了一回大扫除，那些针线盒，饼干罐，破袜，缺了鼻子的玩偶等等零碎东西，都被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寓所里的时间也特别长起来，晚上随意看几篇杂志里的文章，还有馀暇详详细细记那间断了好多时的日记。临睡钻入被窝，嗅到那种晒过了太阳光的甘美的气味，似乎第一回领略，便快适地阖拢眼皮，任四肢自由地弛懈地伸展开来；心头清澈得很，有如修行的和尚。"啊，多纯洁多舒服的独居生活……"这样想着，渐渐地朦胧了。有时去看朋友，或者同朋友上酒店小酌，说走就走，不用多转个念头，更不用知照谁；这样的自由，也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这种情趣不到十天就变了味：新鲜，似乎渐渐消散了，留下的是异样的寂寞。傍晚从办事处回来，走完楼梯取出钥匙把门开了，就是空虚的一间屋子，仿佛什么东西都没有在里面。坐下好呢，还是靠窗站一会儿，或者在床上躺一会儿好，他觉得都可以，但都不是心里乐意做的。熟习了的一些器具似乎改变了性格，一件件放出冷酷无情的面目，"拒人于千里之外"。到房间里来的只有按时送茶送饭的房东家的老佣妇，劳作鞭策着她，健谈的癖习早已衰退，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去了。他看见她的影子就生厌，模糊地想她为什么

那样老，便回过头去。“喂，叔嘉！”待她去后他自己唤自己。只听见很怪的空廓的声音，如作于大空坛中。

家信已发了三封，说的都是战祸未必就来，在此起居安适，一切尽可放心的话。可是，第四封信的口调就不同了；信里有这样一段："现在我有点后悔，不该胆小就把你送回去。我已经试验出来，我不能够离开你。离开了你便消失了活力，什么都没有劲儿，没有意义；遇到的只是寂寞，寂寞，死样的寂寞！但是，事前我何尝料到呢？我想两年以前我们也是分开住的，现在不过回复到那时的情形，总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谁知道现在竟不能够离开你了！"

两年多夫妻同住的生活里，并不是没有小小的风波。为孩子，为用钱，为购置东西，往往彼此意见不合，至于争论起来。妻不服，唯一的武器就是哭。叔嘉眼看肩膀徐徐耸动的妻的背影，觉得有一种快感；对于争论之点当然也不肯屈从，便戴上帽子往外跑。回来的时候，或者逗着孩子玩，或者谈些别的事情，两人依然很亲和，刚才的争论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他并不就忘了他所认为她的短处。在某些场合，他带着玩笑向她说这样的话，“这是你的见解，你们女人的见解！”其实正是无形流露的严正的指斥。

现在可不同了。十多天的分居，她的短处已在他的意念中消释无馀。只想她怎样使他欢喜，怎样给他安慰，怎样将护他生命的发荣。她是个无瑕的天使，她是个可爱的太阳。唉，为什么要离开她呢？离开了她又怎么能够生活呢？

很奇怪的，他能想起她所有的好处，却不能清楚地想象她整个的姿态。相片固然供在书案头，但那是何等死板的东

西啊！譬如说，假定她此刻在这里，将怎样坐或立，将怎样凝睇或含笑，发将怎样梳掠，口脂将怎样点抹：关于这些，他全都想象不出来。他敛精凝神努力去想，结果只得到个模糊的残影，有如在恍忽的梦里所见的。他十分惆怅，无聊地唤着妻的小名，“英，我在想你！”眼睛茫然直望被市房遮掩了只剩狭窄的一条的天空。有好几个傍晚，就是凭这样靠窗遐想消磨了的。

遐想既不是可爱的功课，那房间又象个寂寞的怪物，张开了嘴只想吞没人，他就不愿意早回去。在几个朋友的寓所里，东挨一刻，西挨一刻；实在还是个无聊。谈的一些话都是不一定要谈的，随时鼓舌发声，聊以解除沉默而已。有的朋友有家眷同住，他看着女人似乎显示能干，周到而敏捷地料理家务的情形，便起妒念，仿佛是在故意嘲弄他。

向来不曾习惯的独个儿上酒店喝酒，渐渐成为新的习惯了。带着红红的脸跨出酒店时，固然觉得飘飘然心无牵挂。但是，室门的锁一旋开，什么都跟着来了，而且来得更厉害。他感到一种被抑塞的苦闷，猎狗似地只想嗅到一点儿她遗留在这里的气息。他伏在床栏上，用鼻子这里那里触着，因为她的小衫之类，从前是搁在上边的。他又打开书桌靠右面的那个抽斗，几乎整个脸没在里面，“那小巧可爱的梳头匣子呀！那特别醉人的发香呀！”但都不存留一丝一毫的气息，仿佛她自始就不曾在这里停留过。于是他又转到床背后，张大眼睛直望，更眯着眼睛细认，要追寻那更换衣服时，掩映的艳美的形体。然而哪里有呢？只见冷冰冰的一排板壁兀立在阴暗里。“啊，远了！远得几乎渺茫了！”为了这样，到十一二点钟

还跑到外边去买一瓶白玫瑰再买些熏鱼素火腿回来吃喝的事情，也有好几回了

日记又间断了。按期的家信还是写，罗罗嗦嗦都是些凄恻的求爱的话，仿佛写给尚未到手的恋人的。他觉得这个功课很苦，但是不写尤其苦。杂志文章再也不想看。就是正式工作，自己赖以生活的编辑事务，也好象是一种刑罚，专叫他受痛苦的。

将近六年没有发作的失眠症又来光顾他了。喝了酒，只有短短的一会儿沉睡，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熟。不喝酒呢，那就自始不得好睡。焦躁，乱想，朝里也不好，朝外也不好。初夏的暖气似乎完全蕴藏在被窝里；从周身的毛孔渗入体内，凝成蛇一般的东西，这里那里象要钻出来。这种感觉简直啼笑皆非；可是越是失眠越来得厉害，差不多一切的焦躁和乱想都会集中到这上头去。于是口干舌燥，头里岑岑地作响。第二天起来照镜子时，脸上象揭去一层光彩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同几个朋友上酒店喝酒。酒喝得差不多了，谈话的源泉却正滔滔汩汩。所谈的其实是很老的题目，无非是性爱，性爱，再来一个还是性爱。题目虽老，却有提摄精神的魔力。一提到它，醉酒的，酒醒了，缄默的，开口了，拘牵小节的，手舞足蹈了。彼此的意见因它而顺利地交流，彼此的心性因它而亲切地了解，彼此的情谊因它而缔结得更为牢固，大家是"同志"呀。啊，真是个太可爱的永远新鲜的老题目！

"叔嘉，怎么样？近来有点儿孤寂之感吧？"新近学喝酒，感到一点儿醺醺然的意味觉得特别高兴的徐君笑望着叔嘉

问。

“很好，没有什么，”这正是叔嘉暂归淡忘的时刻，所以这样泰然回答。接着端起杯子呷了一口。

“没有什么？嘴里说说罢了。不信看你的脸，想夫人想得憔悴了。”徐君很得意地进逼一步。几个人略带湿润的眼睛便一齐注视叔嘉的脸。

叔嘉心里一动，但是还说他前些时的经验，“哪里有这个话！两年以前过惯了的独居生活，现在重行温理，才体会出好多滋味。这真是最纯洁最舒服的一种生活。”

“哈哈，是不是最纯洁最舒服的一种生活，只要问老方就是，”留着几根短髭的吴君领导大家转移目光向面胖而鲜红的老方。

“真该问你，”徐君接着加以说明，“你是著名离不开家的，请问你是不是不爱过最纯洁最舒服的一种生活？”

“哈，哈，哈！”在座的人哄然笑出来。

“哈，哈，哈！”隔壁房间里有人模仿着。

酒佣轻轻推开了门探首进来，丑角似地带着笑容，眼睛骨溜溜向室内绕了个圈儿；知道并不要添酒添菜，便鬼一般地隐灭了。

“老方，”叔嘉唤，“你不妨说一点儿，你为什么总离不开家？”

“说，说！”其馀的人齐举起杯子来，“我们先敬你一杯。”

老方仿佛不由自主地立刻端起杯子，“咨”的一口便呷干了，红脸上显露满足而带点儿骄傲的光。“这没有什么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家里最安适，别的地方没有那样安适，完了。”

“难道没有细节目么？你说你夫人怎样料理你的事情。”

“也平常得很，”老方故意说得淡然。“就说吃吧。我不喜欢葱蒜，可是爱吃一点儿绝嫩的韭苗，那味道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香。鱼类，差不多完全爱，独不喜欢那满街都是的黄鱼；黄鱼肉粗，淡而无味，只叫人沾染满口的鱼腥。诸如此类，她都记得清楚。口味咸淡，火候文烈，只要经她的手，便刚好恰当，最合适于我。到外边来吃筵席，品色任你名贵，总觉得是另外一种味道。”

大家不开口，仿佛都在辨味道，酒杯错落地举到唇边。

“每天晚上，”老方继续说，从他那怡然的笑容可见他是心醉了，“一壶上好的绍酒，烫得刚好，不太热也不太凉。弄那么几个碟子，不一定是什么顶好的东西，然而总是干净，可口。我慢慢地喝着，——你们知道，我不喜欢喝急酒的，——就这样消磨一个或是一个半钟头。”

“你夫人当然在旁边陪着你咯，”叔嘉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层淡淡的妒意，同时还想，这胖子真是小资产阶级耽爱享乐的一个好标本。

老方并不接应，却用儿童般天真的口吻说，“说到穿，你们不要笑，我简直是个小孩。棉的该换夹的了，袜子穿了两天该洗了，都不由我自己做主。谁耐烦当心这些呢！‘你的脚好几天不洗了，’经她提示，我才洗脚。哈哈，你们不要笑我。”

“哈哈，我们不笑你，”几个人差不多齐声说，带着怂恿的调子。

“一到家里，长褂脱下来，她便接去折好了，或者整理得

好好地挂在衣钩上。说换衫裤，方方地平平地折叠着的衫裤便送到面前。也怪，不过是家里老妈子洗洗的，只要经她的手拿来，便觉得格外干净，穿上身格外舒服。”

叔嘉心里不免起反感。他想这样把女人看成什么东西了：男人固然舒服，可是女人的舒服就完全牺牲在里头。

老方似乎已经看透叔嘉的心，喝了一口酒润着喉，说，“不是我逼着她这样做，是她喜欢这样做。她觉得这样做是她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必得这样做才快活，才有味。假如劝止她，非换一种生活方式不可，她一定很痛苦。在我，自然咯，这样做是十二分二十四分地舒服。各适其适，岂不很好？所以，我想，那种论斤争两的平等论，仿佛妻子为丈夫洗了一方手巾，丈夫就该洗还她一双袜子，未免反而有点儿不近人情。——好在这里没有新女子，哈，哈，哈！”酒后的笑声特别洪亮，象故意张大了他那肥厚的嗓子发出来的。

叔嘉想这也不错，对于自己刚才的想头微觉爽然；同时妻弯着身子在从床底下拖出来的箱子里检点衣服的印象，异常模糊地在脑子里显现，“啊，远了，远得几乎渺茫了！”于是非意识地夹了一块拌山笋送进口里。

“你真是个会享福的人！”徐君的右手竖起了大拇指伸到老方面前。

“你真是个无烦无恼，永远快活的人！”吴君举起酒杯向老方示意，“贺你一杯，你也来一杯。”

“大家贺一杯！”所有的酒杯都喝干了。

吴君抢着酒壶在空杯子里斟，抖抖地，好些酒滴在桌子上。“你们夫妻俩该不会吵嘴了吧？”

“哪里！”老方现出矜夸的神色。“我们一样要吵嘴，我们常常吵嘴。”

大家似觉出乎意外，凝神听他的下文。

“不过平心而论，每回都是我不好，我的脾气不好。她也了解我，当时固然一丝不肯放松地争，过后就完全不放在心上；还点醒我说，‘你又发一回脾气了。’我有什么说的？只有承认，只有承认。”老方醉脸上露出赧然的丈夫的忠诚。

“是恩爱的冤家，”吴君捻着上唇的短髭说。

“你们俩最久的分别有多少时候？”向来以缄默著名的娄君从恩爱两字上想到这个问题。

“待我想，”老方略微抬头，两个指头敲着太阳穴。“不错，要算到西湖去那一回了，还不到两个礼拜。”他接着坦白地说，“老实说，三五天的分别还勉强可以，十天八天就难以对付了。假如分别到两个礼拜以上，那简直非患失眠症不可，实在太不惯了。”

“哦，原来如此！”叔嘉心里一沉，知道自己犯着的正是独居者的公例，大概是逃也逃不了的。

“暂时的分别常常是夫妻间感情的增强剂，”徐君以为这是个微妙的经验，一向没有宣布，现在，活水一般自然流出来了。“在分别期间，彼此指认的缺点完全忘掉了，双方刻骨铭心想着想着的，只有彼此指认的优点，最可爱最醉心的优点。”

“精妙之论，我们应当贺一杯。喂，来酒！”吴君的豪气似乎还可以喝三斤。

这当儿，叔嘉正默想得非常之苦。“她有不知多少优点，

不知多少！她有什么缺点呢？她有什么缺点呢？我要她，我要她，与她密贴地拥抱……”

酒散，叔嘉回寓，想得太多了，酒意转淡。又是失眠的一个整夜。

第二天早起，天色昏沉，他的头脑更比天色昏沉得厉害。他在到办事地方之先，怀着窃贼般的心情跑到电局，打了个电报回家。文字非常简短，“嘉小病，望英即来。”末尾署着平时往还极熟的一个同乡的名字。

害病，电报也由别人打，不是给她吃惊吓么？叫她担着惊吓匆忙地搭轮船出来，是何等刻毒的谋算！——人们如果这样想，叔嘉夫妻俩将要笑这未免太老实了。

1927年7月10日写毕

小　妹　妹

“问你一句话，你要回答我，如你的心意回答我。”

“我什么都回答你，如我的心意回答你。你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们两心并一心地爱着，躯体也已合而为一，你愿意不愿意我们结个果？——就是，我们有小孩子，你当小母亲，你愿意不愿意？”

“这个我不知道。”

“你愿意的。不然，为什么阖拢眼皮，象尝了甜美的酒呢？哈哈，我看出来了，你愿意的。”

“移开你的眼睛，不要鹘溜溜地老射在人家脸上。——我也问你，你愿意不？”

“问我？我当然愿意，毫不犹豫地愿意。这是我们相爱的凭证，永远的纪念碑，新工作的出发点。”

“你喜欢有男的还是女的？”

“男女有什么分别呢？男与女同样禀赋我们的心灵，我同样地喜欢。”

“是这样么？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就见得你的意思并不普遍。女孩子带着女身出生，就是深重的罪孽，就得受严酷的处罚：怀着这样意见的人正不少呢。

“你只知道我们姊妹三个。其实，当我六岁的那一年，母

亲还生过一胎。很可发笑的，那一年我象个占卦的先生了，外祖母问我，母亲问我，女佣人问我，甚至庄严的父亲也问我，‘生出来的是不是小弟弟？’

“这哪里能知道呢？但是我不说不知道，只说不是小弟弟；他们巴望小弟弟，一定会特别喜欢小弟弟，我不愿意他们特别喜欢谁。

“他们便驳我说，‘你说错了，生出来的是小弟弟。’女佣人往往还附加一句，‘小弟弟有小……’

“在我，对于是不是小弟弟并不发生兴趣；不过他们问到我，我总爱任性回答。引起我好奇心的却是突起得圆圆的母亲的肚皮。说里头藏着个小小的人儿，眼，耳，口，鼻，手，脚，什么都齐全，而且有生命，会动，会哭，会吃奶，我总有点儿不相信。这不是奇妙的事情么？直到现在，我还有点儿不相信。

“我想象那小人儿怎样从肚皮里出来。象父亲那样一手执着门的拉手踱出来，我知道是不会的，因为母亲身上没有门，也没有拉手。曾见母鸡孵卵，破了的卵壳滚在一旁，嫩黄色的小鸡便叽叽叽叽乱嚷了；我想或者正是那样情形。不禁替母亲的肚皮担心事，要是象卵壳一样破了，不是很痛的么？——你不要笑，我当时还仿佛觉得自己的肚皮隐隐作痛呢。

“于是我对大姊二姊说，母亲生孩子，我们得看她到底怎么生的。二姊很表同意，说一定要看，就是在夜里，谁先听见谁就叫醒别人。大姊却不以为然，抿紧了嘴只对我们泛白眼，白眼泛畅了，然后说‘不要瞎说！’

“我完全不明白。不知道二姊明白了没有。我想，或许生孩子没有在夜里的，二姊说错了。

“初伏的一个早晨，我醒来，觉得情形与平日不同。母亲躺在床上，眉头略皱，可是带着笑容，同坐在床沿的外祖母说话。——现在想来，母亲那副笑容真不知含有多少意味；苦与甜，恐惧与希望，怯懦与勇敢，混和在一起，那不是仅仅流点儿眼泪的心情，惟有皱着眉头笑笑了。——女佣人很匆忙，整理室内的东西，桌子上的零星物件都拿到外间去，母亲床前留出一方空地。大姊二姊已经起身下楼去了。随即听见叩门声，大姊去开，是父亲回来，他说‘冰送来了。’我想，一定是母亲生孩子了，俏落一爬便离了床。

“我走到母亲床前，执着她的手。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她已在苦难中了，我的小心里有点儿不好过，恋慕地叫着‘妈，妈。’她依然皱起眉头，笑着说，‘三三乖的，到楼下去玩。’又抚摩我的头发。

“我说，‘我要看你生孩子呢。’她嗤地一笑，说，‘这个你不能看；待小弟弟生了出来，我叫你上来看，再给你抱。’外祖母也持同样的论调，父亲又在楼下唤我下去，我没法抵抗，只得怏怏下楼。

“我在楼下检一块小冰握在手里，冷彻骨髓，觉得非常有趣，便忘了刚才的怏怏。一会儿，父亲又从外边回来了，同来的是一位白衣裙的女医生，当时女佣人同大姊谈话，称她为‘外国老娘’。我奇怪她带来的大皮包，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便与二姊跟在她背后，一步一步趕上楼梯。但是，‘做什么？下来，不要上去！’父亲仰起圆圆的脸在楼梯下这样叫唤，

我们只得退了下来。

“女佣人在厨房里忙着煮大锅的水，同时一种药草的气味一阵阵刺着鼻管。楼上母亲有低而凄惨的喔唷唷的声音。我听着，胸膈间似乎想哭，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眼泪。

“母亲的声音渐渐响起来了。突然的一声，尖锐到使人想起插在围墙上的碎玻璃。我想母亲的肚皮大概已经像卵壳一样破了，小人儿也许小鸡似地在地上乱窜了吧。听听又不像。外祖母她们轻轻地说话，楼板上有小步的脚声，又听见金属东西在面盆里洗濯的声音。我想这一定是那个大皮包里的东西，破开肚皮用的。

“当时认为奇怪的，父亲是大人，不比我们小孩，为什么也不能上楼去看。他的永远庄严的脸显得柔和了，切西瓜给我们吃，低声叫我们静静地不要吵闹。他不再象平日一样，坐定在他那独有的大籐椅里，衔了一支卷烟尽往上看；他来回地踱着，刚坐下又站起来，跑到厨房里，跑到楼梯底下，又来回地踱着。忽又逗着我玩，乌亮的眼珠对准我的眼，越来越大；没头没脑地说，‘妈生小弟弟呢。’

“母亲的叫唤更加频数了，我从来不曾听她这样叫唤过，细听又不很象她的声音。细碎的脚步声很繁，又听见床和桌椅在那里震摇移动。我不知道她们做什么，难道是捉住了母亲破她的肚皮，她要挣脱么？药草的气味浓烈极了，我仿佛要呕吐。

“‘痛呀，痛！’简直是号哭了。我觉得眼睛痒痒的，用手指去擦，却沾了一片湿。望着二姊，也正在擦眼睛。父亲皱起眉头，鼻梁显得一横一横地，象飞蛾的肚皮。我想这小人

儿未免作刁，还不快点儿生出来，他一生出来，我们就能上楼去看母亲了；父亲皱着眉头，一定因为也想起了这个意思。独有大姊若无其事，好象并没听见什么，钩着手指，悠然梳她的前刘海。我很不佩服她，难道母亲单是我和二姊的母亲么？

"母亲的号哭转为呻吟。忽然霹雳似的一声狂呼，骇得我的心突突地乱跳。随后是异样的寂静，似乎在我们头顶上的是一座空楼。父亲拉住我的小胳臂一阵地捏，又把他那栽着短胡的下颔在我额上乱擦。我有点儿害怕，他向来不这样的。

"'哇……'小人儿的啼声，在我，是多么奇妙多么新鲜的声音啊！这声音把异样的寂静冲破了。一阵忙乱立刻跟在后头，走动，挪移，注水，取碗……楼上有很多人在那里服务似的。'哇……哇……'小人儿继续啼着。

"我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不顾一切，径往楼梯走。'你做什么？现在还不能上去呢。'父亲立即喝止我。我对父亲真有点儿恨；但是他同样也不能上去，还可以平平我的气。

"父亲踱步更加急促了；踱到楼梯下向上一望，便转身踱回来。楼上种种声响渐次停息，最后听见外祖母的一声嘘气，象经了很久的劳困才得休息似的。

"女佣人走下楼梯来了，捧着一大盆水，她对父亲说，"是个小姐，'仿佛噘着嘴。

"'唔，'父亲答应得极低。便倒下似地靠在他那独有的大藤椅里，从短衫口袋里取出一支卷烟，点上衔着，仰起了脸直望天花板；这才恢复了他平时的模样。

"楼上又有轻缓的动作的声音，不知道她们又在做什么。

母亲是没有声音了，我想到她那破了的卵壳似的肚皮。又想或者不曾破，破了不会这么安静。又想，小人儿不知窜到哪里去了，在床底下呢，还是在衣橱底下？

“白衣裙的女医生提着大皮包下楼梯来了。父亲这才站起来，送她出门，看她上了车去了。他回转身，毫不停留就上楼。我跟在他背后，二姊又跟在我背后；大姊有没有跟在二姊背后，那记不真切了。

“我走进房间，看见意想不到的景象。一切布置似乎全变动了，比往时冷静得多。外祖母依然坐在母亲的床沿，但是，同谁生气似地，两腮略微鼓起，眼睛下注看着自己的颧颊。母亲正淌泪呢！她的头发全湿，象刚洗过头。短衫也湿透了，紧贴着红肉。白绒毯齐胸盖着。

“外祖母同谁生气呢？同母亲么，同女佣人么，同白衣裙的女医生么，看来都不象。母亲又为什么淌泪呢？我想大概为的肚皮痛。便走前去拉她的胳臂。她端相着我的脸，眼泪更象挤破了水球似地涌出来，于是回头朝里。我心里一阵酸楚，倒头贴在床上，小手握她的胳臂更紧些。

“父亲一声不响在床前站了一会，开口了，‘依我的话，把她送了去！’

“她，不是指新生的小人儿么？我才记起我们有个新生的小人儿，便竖起头来寻找。啊，她就在我的床上！淡蓝的衫子里，探出个绚红的小脑袋，小得出乎意料。我带着惊奇的心情走近去看。她的眼皮阖着，两个乌溜溜的小鼻孔，小嘴唇微微张动。我伸手想去摸她，可是又不敢。

“‘也好，——随你的便，’母亲有气没力地回答。我回头

望她，她全身朝着里，肩背索索地抖动。

"'那么立即送去，不要拖延时刻！'父亲的声气似乎同母亲相骂。他又呵斥似地唤女佣人上楼来。

"外祖母的眼睛下注得更低了，她悄然叹一口气。

"为什么他们全变了态度呢？母亲的笑容，父亲难得柔和的脸，外祖母忙碌而带高兴的样子，怎么一会儿就消散得不存一丝呢？难道一阵忙乱中间，什么大祸患降临我家了么？我完全不明白。

"女佣人上来以后，一句话也不说，象端个木桶似地抱起那小人儿就走，仿佛预先吩咐好了的。

"'抱到哪里去？'二姊着急了。

"'不要你多管！'父亲马上骂二姊。看他的神气，可怕极了，什么人都会挨他的骂。我哪里再敢开口呢？只得爬上靠窗的椅子，往下直望。女佣人已经走到院子里，小人儿在她手里，小脑袋承着火烫的阳光，红得近乎紫。门'砰'地关上时，就连一丝影子都看不见了。

"这当儿我感觉异样空虚，生小孩，生小孩，大家的嘴里心里何等热闹；谁知道生了出来，却是这么个凄惨的冷落的下场！我想，那还不如不要生的好。

"从此再不曾看见那红得近乎紫的小脑袋，但也永远忘不了那红得近乎紫的小脑袋。

"后来母亲好起来了，身体瘦了许多，常常对着镜子说'只剩骨头了！'父亲依旧很庄严，庄严到叫人不爱同他亲近。好在他并不在乎，坐上他那独有的大藤椅，衔起一支卷烟，便象拥有整个国土了。母亲生小孩的事犹如自始就不曾有，房

间里的陈设完全复了旧，再找不到那回事的一点点痕迹。

“偏偏我和二姊不象大姊那么懂事，常常说起母亲生小孩以及把小孩送出去的话。这些话大家不爱听，总是得到一句呵斥，‘不要乱说！’

“后来知道小人儿是送到一个天主教堂里去的，教堂里也有育婴堂似的机关。

“到现在十八年了。每遇见全身黑衣服的童贞女，有的两颊显得嫩红，有的憔悴如同败叶，鬼影似地在路上移过，我总要想：完全看见我小妹妹的命运了——也许就是我小妹妹呢。同时，晒在烈日光中那红得近乎紫的小脑袋便清清楚楚在脑际涌现。

“你试想，为什么我那小妹妹一出生便遭排弃？不只因为她带着女身出生么？”

1927年7月31日写毕

夜

一条不很整洁的里里，一幢一楼一底的屋内，桌上的煤油灯发出黄晕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惨淡，好象反而加浓了阴暗。桌旁坐着个老妇人，手里抱着一个大约不过两周岁的孩子。那老妇人的状貌没有什么特点，额上虽然已画上好几条皱纹，还不见得怎么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点儿怪，深陷的眼眶里，红筋连连牵牵的，发亮；放大的瞳子注视着孩子的脸，定定的，凄然失神。她想孩子因为受着突然的打击，红润的颜色已转成苍白，肌肉也宽松不少了。

近来，那孩子特别爱哭，犹如半年前刚断奶的时候。仿佛给谁骤然打了一下，不知怎么一来就拉开喉咙直叫。叫开了头便难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蝉。老妇人于是百般抚慰，把自己年轻时抚慰孩子的语句一一背了出来。可是不大见效，似乎孩子嫌那些语句太古旧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没了力，一面呜咽，一面让眼皮一会儿开一会儿闭而终于阖拢，才算收场。

今晚那老妇人却似乎感觉特别安慰；时候到了，孩子的哭还不见开场，假如就这样倦下来睡着，岂不是难得的安静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觉特别不安；不知道快要回来的阿弟将怎么说，不知道几天来醒里梦里系念着的可怜的宝贝到底有没有着落。

晚上，在她，这几天真不好过。除了孩子的啼哭，黄晕的灯光里，她仿佛看见隐隐闪闪的好些形象。有时又仿佛看见鲜红的一摊，在这里或是那里——那是血！里外，汽车奔驰而过，笨重的运货车的铁轮有韵律地响着，她就仿佛看见一辆汽车载着被捆绑的两个，他们手足上是累赘而击触有声的镣铐。门首时时有轻重徐疾的脚步声经过，她总觉得害怕，以为或者就是来找她和孩子的。邻家的门环一声响，那更使她心头突地一跳。本来已届少眠年龄的她，这样提心吊胆地细尝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梦。睡时，灯是不敢点的，她怕楼上的灯光招惹是非，也希冀眼前干净些，完全一片黑。然而没有用，隐隐闪闪的那些形象还是显现，鲜红的一摊还是落山的太阳一般似乎尽在那里扩大开来。于是，只得紧紧地抱住梦里时而呜咽的孩子……

这时候，她注视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创伤的脑里，涌现着雾海似的迷茫的未来。往哪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丝毫不能辨认。怕有些猛兽或者陷阱隐在雾海里吧？她想那是十分之九会有的。而伴同前去冒险的，只有这方才学话的孩子；简直等于自己孤零零一个。她不敢再想，无聊地问孩子，"大男乖的，你姓什么？"

"张，"大男随口回答。孩子在尚未了解姓的意义的时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练成口头的熟语，同叫爹爹妈妈一样地习惯。

"不！不！"老妇人轻轻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课还没练熟，有点儿发愁，只得重行矫正他说，"不要瞎说，哪个姓张！我教你，大男姓孙。记着，孙，孙……"

“孙，”大男并不坚持，仰起脸来看老妇人的脸，就这样学着说，发音带十二分的稚气。

老妇人的眼睛重重地闭了两闭；她的泪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闭两闭就表示心头一阵酸，周身经验到哭泣时的一切感觉。“不错，姓孙，孙。再来问你，大男姓什么？”

“孙，”大男顽皮地学舌，同时伸手想去取老妇人头上那翡翠簪儿。

“乖的，大男乖的。”老妇人把大男紧紧抱住，脸贴着他的花洋布衫，“不管哪个问你，你说姓孙，你说姓孙……”声音渐渐凄咽了。

大男的胳臂给老妇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儿，“哇……”突然哭起来了。小身躯死命地挣扎，泪水淌得满脸。

老妇人知道每晚的常课又开头了，安然而过已成梦想，便故意做出柔和的声音呜他道：“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团团来看大男了……坐着红轿子来了……坐着花马车来了……”

大男照例不理睬，喉咙却张得更大了，“哇……妈妈呀……妈妈呀……”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又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象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单墙薄壁，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治他的哭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他哭得更响些，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妈从哪里来。

老妇人于是站起来踱步，让大男躺在臂弯里；从她那动作的滞钝以及步履的沉重，又见得她确实有点衰老了。她来

回地踱着，背诵那些又古旧又拙劣的抚慰孩子的语句。屋内的器物仿佛跟着哭声的震荡而晃动起来，灯焰似乎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摊血！她闭上疲劳的眼，不敢再看。耳际虽有孩子撕裂似的哭声，却如同在神怪的空山里一样，幽寂得使血都变冷。

搭，搭，外面有叩门声，同时，躺在跨街楼底下的那条癞黄狗汪汪地叫起来。她吓得一跳，但随即省悟这声音极熟，一定是阿弟回来了，便匆遽地走去开门。

门才开一道缝，外面的人便闪了进来；连忙，轻轻地，转身把门关上，好象提防别的什么东西也乘势掩了进来。

“怎么样？”老妇人悄然而焦急地问。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颗心给她看，让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进屋内，向四下看了一周，便一屁股坐下来，张开口腔喘气。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样的人，眼睛颇细，四围刻着纤细的皱纹形成永久的笑意，鼻子也不大，额上渍着汗水发亮，但是他正感觉一阵阵寒冷呢。他见大男啼哭，想起袋子里的几个荸荠，便掏出来授给他，“你吃荸荠，不要哭吧。”

大男原也倦了，几个荸荠又多少有点引诱力，便伸出两只小手接了，一面抽咽一面咬荸荠。这才让老妇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总算看见了。”阿弟摸着额角，颓然，象完全消失了力气。

“看见了？”老妇人的眼睛张得可怕地大，心头是一种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况味。

“才看见了来。”

老妇人几乎要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诉她不应该这样卤莽，只得怅然地“喔！”

“啊姊，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是不是？其实也不一定，象今天遇见的那个弟兄，他就是个好人。”他感服地竖起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个不是？”

“是呀。我找着了他，在一家小茶馆里。我好言好语同他说，有这样这样两个人，想来该有数。现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点我去认一认他们的棺材。”他眉头一皱，原有的眼睛四围的皱纹见得更为显著，同时摇头咂嘴，表示进行并不顺利。“他却不大理睬，说别麻烦吧，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穿长衫的，披短褂的，谁记得清这样两个，那样两个；况且棺材是不让去认的。我既然找着了他，哪里肯放手。我又朝他说了，我说这两个人怎样可怜，是夫妻两个，女的有年老的娘，他们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里啼哭，叫着妈妈，妈妈……请他看老的小的面上发点慈悲心……唉！不用说吧，总之什么都说了，只少跪下来对他叩头。”

老妇人听着，凄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胧欲睡了，几个荸荠已落在她的袖弯里。

“这一番话却动了他的心，”阿弟带着矜夸的声调继续说；永久作笑意的脸上浮现真实的笑，但立刻就收敛了。“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跟他讲情，没有讲不通的。他不象开头那样讲官话了，想了想叹口气说，‘人是有这样两个的。谁不

是爷娘的心肝骨肉！听你说得伤心，就给你指点了吧。不过好好儿夫妻两个，为什么不安分过日子，却去干那些勾当！'我说这可不大明白，我们生意人不懂他们念书人的心思，大概是——"

"嘘……"老妇人舒一口气，她感觉心胸被压得太紧结了。她同阿弟一样不懂女儿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们同脸生横肉声带杀气的那些囚徒决不是一类人。不是一类人为什么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她近来时刻想起，老想不通，以致非常苦闷的问题。可是没有人给她解答。

"他约我六点钟在某路转角等他。我自然千恩万谢，哪里还敢怠慢，提早就到那里去等着。六点过他果真来了，换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外走，一路同我谈。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见闻偏同无赖汉一般撩拨着他，叫他不得不回想。他想如果照样说出来，太伤阿姊的心了，说不定她会昏厥不省人事。——两个人向野外走。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星月，是闷郁得象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远处树木和建筑物的黑影动也不动，象怪物摆着阵势。偶或有两三点萤火飘起又落下，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么？狗吠声同汽车的呜呜声远得几乎渺茫，好象在天末的那边。却有微细的嘶嘶声在空中流荡，那是些才得到生命的小虫子。早上还下雨，湿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清，好几回险些儿跌倒。那弟兄唇边粘着支烟卷，一壁吸烟一壁幽幽地说，"他们两个都和善，到这儿满脸的气愤，可还是透着和善。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看了几眼就低头，想说话又说不上。你知道，这样的家伙我们就怕。我们不怕打仗，抬起枪

来一阵地扳机关，我想你也该会，就只怕你抬不动枪。敌人在前面呀，打中的，打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们面长面短。若说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头发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动手，那就怕。没有别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呀。尤其是那些和善得很的，又加上瘦骨伶仃，吹口气就会跌倒似的，那简直干不了。那一天，我们那个弟兄，上头的命令呀，退缩了好几回，才皱着眉头，砰的一响放出去。哪知道这就差了准儿，中在男的胳膊上。他痛得一阵挣扎。女的好象发了狂，直叫起来。老实说，我心里难受了，回转头不想再看。又是三响，才算结果了，两个染了满身红。"那弟兄这样叙述，他听得似乎气都透不来了；两腿僵僵的提起了不敢放下，仿佛踏下去就会触着个骷髅。然而总得要走，只好紧紧跟随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贴着他的背。

老妇人见阿弟瞪着细眼凝想，同时搔着头皮，知道有下文，愕然问，"他谈些什么？他看见他们那个的么？"

他们怎样"那个"的，这问题，她也想了好几天好几夜了，但终于苦闷。枪，看见过的，兵和警察背在背上，是乌亮的一根管子。难道结果女儿女婿的就是那东西么？她不信。女儿女婿的形象，真是画都画得出。哪一处地方该吃枪弹呢？她不能想象。血，怎样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来？气，怎样消散消散而终于断绝？这些都模糊之极，象个朦胧的梦。因此，她有时感觉到女儿女婿实在并没有"那个"，会有一天，搭，搭，搭，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但只是这么感觉到而已，而且也有点模糊，象个朦胧的梦。

“他没看见，”阿弟连忙躲闪。“他说那男的很慷慨，几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到一条外国裤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里做的，”老妇人眯着眼凝视着灯火说。

“这没看清，因为天黑，野外没有灯。湿泥地真难走，好几回险些儿滑跌；幸亏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湿透。走到一处，他说到了。我仔细地看，十来棵大黑树站在那边，树下一条一条死白的东西就是棺材。”阿弟低下头来了，微秃的额顶在灯光里发亮。受了那弟兄“十七号，十八号，你去认一认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材走去时的心情，他不敢说，也不能说。种种可怕的尸体，皱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穿了胸的，鼻子开花的，腿膀成段的，仿佛就将踢开棺材板一齐撞到他身上来。心情是超过了恐惧而几乎麻木了。还是那弟兄划着几根火柴提醒他说，“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才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动的蛇样的东西，定睛再看，这才不动了，是墨笔写的十七，那一边，十八，两个外国号码。“甥女儿，我看你来了，”他默默祝祷，望她不要跟了来，连忙逃回小路。——这些不说吧，他想定了，继续说，“他说棺材上都写着号码，他记得清楚，十七十八两号是他们俩。我们逐一认去，认到了，一横一竖放着，上面外国号码十七十八我识得。”

“十七，十八！”老妇人忘其所以地喊出来，脸色凄惨，眼眶里亮着仅有的泪。她重行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来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惊吓，悲伤，晕眩，寒冷，种种搅和在一起，使她感觉心头异样空虚，身体也似乎飘飘浮浮的，

一点不倚着什么。她知道搭，搭，搭，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的了。已被收起了，号码十七，十八，这是铁一般的真凭实据！一阵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那辈该死的东西！”

阿弟看阿姊这样，没精没采回转头，叹着说，“我看棺还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谎话。不知道怎么，阿弟忽然起了不可遏抑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记错了号码吧。再想总不至于，但这疑念仍然毒蛇般钻他的心。

“我告诉你，”老妇人咬着牙说，身体索索地震动。睡着的孩子胳臂张动，似乎要醒来，结果翻了个身。老妇人一面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继续说：“我不想什么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命！”以下转为郁抑的低诉。“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儿还只五岁。把她养大来，象象样样成个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个清秀的人，我喜欢。她生儿子了，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识地抚摩孩子的头顶），我喜欢。他们俩高高兴兴当教员，和和爱爱互相对待，我更喜欢，因为这样才象人样儿。唉！象人样儿的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坍下来，骇得我魂都散了。为了什么呢？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呀，总得让我知道。却说不必问了。就是你，也说不必问了，问没有好处。——怕什么呢！我是映川的娘，姓张的是我的女婿，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谁把我怎样！”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烧着她全身，说到后段，语声转成哀厉而响亮，再不存丝毫顾忌。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说，“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

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给年青的女儿女婿报仇！"

阿弟听呆了，怀着莫可名状的恐惧，侧耳听了听外面有无声息，勉勉强强地说，"这何必，这何必，就说姓孙又有什么关系？——喔，我想起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记起刚才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给他一团折皱的硬纸，说是那男的托他想法送与亲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国裤子袋里。他的手软软地不敢便接，好象遇见了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去承受，松松地捏着，偷窃似地赶忙往衣袋里一塞。于是，本来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们留着字条呢！"他说着，衣袋里有铜元触击的声音。

"啊！字条！"老妇人身体一挺，周身的神经都拉得十分紧张。一种热望（自己切念的人在门外叩门，急忙迎出去时怀着的那种热望）一忽儿完全占领了她。不接触女儿女婿的声音笑貌，虽只十天还不到，似乎已隔绝了不知几多年。现在这字条将诉说他们的一切，解答她的种种疑问，使她与他们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个的世界。

字条拿出来了，是撕破了的一个联珠牌卷烟匣子，印着好几个指印，又有一处焦痕，反面写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铅笔字。

阿弟擬着细眼凑近煤油灯念那字条。"'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命，倒说没有什么恨！'恳求善视大男，大男即儿等也。'他们的意思，没有别的，求你好好看养大男；说大男就是他们，大男好，就等于他们没死。只这'无所恨'真是怪，真是怪！"

"拿来我看，"老妇人伸手攫取那字条，定睛直望，象嗜

好读书的人想把书完全吞下去那样地专注。但是她并不识字。

室内十分静寂；小孩的鼾声微细到几乎听不见。

虽然不识字，她看明白那字条了。岂但看明白，并且参透了里头的意义，懂得了向来不懂得的女儿女婿的心思。就仿佛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觉得充实了好些。睁眼四看，一些器物同平时一样，静处在灯光里。侧耳听外面，没有别的，有远处送来的唱戏声，和着圆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楼上去睡吧。”她站起来朝楼梯走，嘴唇贴着孩子的头顶，字条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透出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轻快。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了。

“哇……”孩子给颠醒了，并不睁开眼，皱着小眉心直叫，“妈妈呀……”

1927年10月4日写毕

赤 着 的 脚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象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窠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馀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说话。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

但是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是陆续地来。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利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的脚：赤着，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粘着似地贴在地面上。

好象遇见奇迹，好象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入于沉思了。虽说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象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家族的运命也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为了这些意思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看那些赤着的脚，

一缕感动的酸楚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便潮润了；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他回头看他夫人，她正举起她的手巾。

1927年11月9日写毕

冥世别

白髯皂袍的冥王坐在上面，说："你们为什么又要到阳世去呢？我不是早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尽了做人的光荣的本分了，再没有什么遗憾，我这里虽然阴森些，但是公平，有秩序，正适宜于你们永久安息。就此安心住下来吧。你们已经答应了我，说阳世的事自有别人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在那里干，你们是决定安心住下来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来对我告别呢？"

冥王的眼光满含着离愁；他的语调柔和到极点，可是带着凄惋，犹如慈母舍不得她的爱子，用她特有的动情的调子，希望把他们的脚步挽住。这使两旁的判官鬼卒觉得诧异，都呆着怪丑的脸向他呆望。他们想："就是送十全的善人超生仙界，我们的王也从来不曾这样依依不舍。今天，这几个青年说要去了，他却显出这样一副神态，忘了他冥王的威严，多怪！怪！……"

站在前面的青年有五个。两个各把自己的头颅提在手里，那是从电线杆上取回来的。其他三个的头上脸上都有血色转殷的凹陷处，两处三处不等，是枪弹的成绩。他们五个听冥王说罢，互相看了一眼，那高个儿手里的头颅便开口说："我们很感激你的盛情。但是，我们不得不再到阳世去作一回人。请看这一篇文字吧，我们今天发现的。"说着，空着的一只手从

衣袋里扬出一张阳世的报纸，授给冥王。

“莫非阳世涌现了极乐世界么？你们爱热闹，一定要去看看。”冥王自言自语，翻开报纸来看。虽然白髯铺满了胸前，还无须乎戴眼镜，他视线一上一下移动得很快，一会儿已经看完了用五号字排的一横栏。他忽然愤怒起来，脸色转成铁青，眼睛里仿佛闪着猛烈的火焰，厉声说：“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应该把这班东西抓来，关进我的拔舌地狱！”

“请不要动怒，”那高个儿把头颅提高些，面对着冥王，抱歉似地说：“你以为哪些句子看不顺眼呢？”

“什么叫‘率学生而反对校长，反对教员，亦未始非宣传……’？什么叫‘有地位有家室有经验者多不肯冒险一试，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为最便于利用之工具’？什么叫‘牺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学上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冥王一句比一句严厉地喝问，他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他所要审判的鬼犯。

站在右边的一个青年接上说：“这正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呀。冥王，你是永远干那审判工作的，在审判工作者面前，表白心里的自供状不是很可贵的吗？”这声音是从血肉模糊的凹陷处发出来的，因为左颊中了枪弹，嘴就同伤口并了家；大概牙齿已经去了好几颗，舌头也受了伤，所以发音丝丝地，好象嘴里含着什么火烫的东西。

“唔，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状……”冥王沉吟了；他闭了闭眼睛，把新认识的人世的罪恶深深记在心里，对站在他面前的几个青年起了深刻的怜悯，他恻然说：“你们只作了工具，只作了牺牲，我为你们悲伤！你们临命终时，决不曾料想到

会有人这样说你们的吧，我想。”

“感谢你的同情，”五个青年齐声回答，随即摇头，两颗提在手里的头颅尤其摇的厉害，象奔马项颈下的铃铎。他们说：“但是，请你不要为我们悲伤，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悲伤。”

“为什么？你们死得冤枉，死者还要受诬蔑，这在别人，要伤心得哭出血来了。”

较矮的一个提着头颅沉静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自信不曾作他们那批人的工具。说到工具，农人耕田，工人制造器物，凡是不吝惜自身的劳力的，谁都为大家，谁都是工具。我们又怎么能不作工具呢？只是不曾作那批把我们称作工具人的工具。那时候，他们贪恋他们的地位，守护着他们的家室，依据他们的经验，象瑟瑟发抖的老鼠。他们用惊讶而无情的眼光偷偷地望着我们，心里想的是发育还没有完全呀，知识经验还没有具备呀，还不能离开成年人的辅导而独立呀，那一套。他们以为我们只能盲从，有谁指鹿为马，我们就哄然响应，说那的确是马。到现在，他们就‘工具呀工具呀’唱个没有完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了解我们，就象夏虫不懂得冰，井蛙不懂得海。”

较矮的那个说着，挺直了身子，把头颅举得高过了削平的项肩，显出一种异样的不可一世的神态。接着又激昂地说：“我们正因为是青年，脑子还清白，没染上那种腐臭的经验的毒。我们懂得什么该接受，什么该拒绝，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凡是接受的信仰的，事情不论大小，我们自己负绝对的责任，成功了不是沾了谁的光，失败了也不是上了谁的当。

冥王，请你想，侦探密布，大刀队四处游行，局面这样恐怖，要不是衷心有所执着，肯胡乱盲从，出来当个工具吗？正因为这样，所以头颅挂在电线杆上，枪弹钻进肌肉里边，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我们绝不悲伤；这样的下场是题目中应有之义，假如过后要悲伤，我们先前就不做这个题目了。他们哪儿能了解这些呢？只看见我们死了，而他们还活着，就说我们作了他们这批人的工具！”

冥王不禁叹气了。他想这几个青年的态度还跟初到来时那样坦然。说他们没有经验，其实也对，那识别罪恶的经验，他们的确太缺乏了。他把上身凑向前些，指着报纸上的文字，提示说：“你们仔细看。这篇文章是说‘率学生’，说‘激动’，说‘牺牲’，明明是他们在后边支配你们呢！他们把你们挑在枪头上，往敌人的阵营里乱刺。”

“不，不，他们哪里能支配我们！”五个青年齐声说，手里的头颅和颈上的头颅顽强地摇着。“只有我们鞭策他们，教他们不得不从社会的角落里趖出来，象乌龟一个样，不得不迈上几步。”

“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他们的夸大，根据他们的卑鄙的心理而虚构出来的夸大。他们这样说，就见得是我们的行动都出于他们的计划，他们有何等地远谋深算。第二，只要看这篇文章的题目：他们现在讨厌我们这样的人了；要说不应该再出现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能不加上些理论，世间有许多出于私欲和冲动的事，都给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呢！”说这段话的本来是个清秀的青年，从丰满的前额和清朗的眉目可以知道；但是右

颊和鼻梁都中了一枪，下颔又受了刀伤，成了个残破的脸。

“不错，的确有许多出于私欲和冲动的事都给加上了找来的理论的外套。”冥王凝着惯于谛视阳世的眼睛，连连点头。心想他们虽然态度那么坦然，识别罪恶的经验到底不见得缺欠，刚才未免错认他们了。他又问：“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到阳世去呢？我这里公平，有秩序，丝毫不讨厌你们，正适宜于你们永远安息。”

先前不曾开口的青年耸了耸肩，两手按住露出肚肠的腹部，简洁有力地回答：“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觉悟到我们还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所以要再去一趟。”

“阳世的事儿，不是有别人在那里干，在那里尽他们的本分吗？”

“别人尽也罢，不尽也罢，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觉悟到还没有尽本分，对于自己非常不满，因而急于要鞭策自己，无论如何不愿意就这样永远安息！”

“你们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去吧，去吧，我不应留住你们！”泪水含在冥王的眼眶里了，象两颗明莹的珠子。他看着两旁的判官鬼卒，似乎他已经看透了他们刚才的疑惑，故而提起他们的注意，要他们各自分辨十全的善人与这几个青年有怎样的不同。

判官鬼卒都点头，仿佛回答冥王说，他们分辨清楚了。

“我不应该留住你们。请你们领受我的一杯别酒吧。”

听冥王这样说，鬼卒们就忙起陈设酒浆的事情来。

1927年12月发表

某城纪事

一

“进去了么？”

菊生不待父亲坐下，看定父亲略感劳顿的灰色脸，就这样问；声音是压得很低的，仿佛只在喉间转气罢了。

父亲听说，本能似地向左右望，看有没有什么靠不住的耳朵。结果是没有，才闭了闭他那近视眼，右手从衣襟一重一重探进去，掏出两罐美丽牌卷烟来。含有鄙薄意味的笑浮现在他栽着十馀茎短髭的唇边了。

“都是些饭桶！我带了四罐，你看，都没有印花票；他们查得出来么？”菊生看父亲继续掏出两罐卷烟摆在桌子上，几乎有点儿悠然的样子，再耐不住了，又问：

“爹爹，这回到上海，进去了没有？”

“忙什么？”

自然是呵斥，但声音里掩不过那种所谓“舐犊之爱”的情调，同时抬起眼光瞅着虽不壮健却比自己高过半个头的儿子，说：

“进去了；你我两个都进去了。”

嘴里这样说，心里通过一阵舒适，除了给儿子取亲那一天，这种舒适简直不曾体会过。于是坐下，一只手玩弄那不

贴印花票的卷烟罐，享受这种稀有的舒适况味。

“进去了怎么样呢？”

肯定的“进去了”三个字好象一道电流，菊生只感觉一阵震憾；经过这震撼，似乎全身都改变了，怎样改变当然说不清，总之与以前不同了。勉强打比方，有如穿上了一件灿烂的金甲，但也可以说捆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不胜重负的倦怠心情随着菊生，所以他急于知道“进去了”的下文。

“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

父亲说向来生疏的“工作”二字，用特别郑重的声调；自己像这样地使用这个名词，实在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得意事。他接上说：

“可是也快了。待军事势力一到这里，我们的工作要忙不过来呢。”

“唔。”

菊生答应得很含糊。他离开学校将近三年，在家里陪夫人，“打五关”消遣；出去吃茶时也偶尔看看流行的小报，小报上的文章都没有讲明白工作是什么的。

父亲又瞥了菊生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么？”但并不含有责备的成分。他解释说：

“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四万万民众大家知道要——那个，那个还不成功么？宣传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知道。先总理（他仿佛觉得这三个字很不顺口，但一种亲热之感同时油然而生，自己宛然是父母膝下的娇小的孩子了）说行易知难，真是确切不移。可惜没有把那本书带来给你看。其实一点不要紧，莫说搜查，连衣角也没人来碰我一碰。他们胆子小，硬

叫我不要带……

“莲轩，你回来了？”

父亲的话被这声音打断了，因为是熟极的声音，他不感觉一毫恐慌，反而略微提高声音，得意地说：

“回来了！昨晚上在那边多耽搁了一会儿，没有赶得上今天七点的早车；车是挤得不堪设想，不准时刻，又开得慢，所以这时候才到。”

“这是第三趟来看你了。”

说着坐下来的是陈莲轩的姊丈周仲篪，一撮浓黑的髭须特别吸引人家的注意，就好象耳目口鼻都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型式，再没有描写的必要；皮色很白，衬着浓黑的髭须，很明显地给人家白与黑的印象。春寒的傍晚时分，太阳又躲在破棉絮一样的云背后，他的额上却缀着细粒的汗滴。

仲篪把圆顶小帽抬起一点儿，用手巾擦着额上的汗滴，急切地问：

“进去了么？”

“进去了；我们父子两个都进去了。”

“这也好。”

仲篪象沉在水中的人握住了一棵水草一样，虽然命运尚不可知，这消息多少是眼前的一点儿安慰。

“单为我，我真不高兴多麻烦。这样的时世，火车窗洞里爬进爬出，到上海去难道是开心的事么？我都为的菊生啊！他这么大了，不能不给他开一条路。”

菊生听父亲这样说，搔着头皮，懒懒地坐在父亲侧边。

“他们说起我么？”

仲篪来了三趟，就为这一句。

“没有说起。”

“没有说起？”

“不过连带说起一点儿。我几乎填不成表格呢，他们说我是周仲篪的内弟。”

“那一定说周仲篪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呀。他们说你曾经列名上袁世凯的劝进表；说你平时靠省议员的旧头衔，包揽词讼，把持地方，是十二分合格的土豪劣绅。”

“土豪劣绅……”

仲篪勉强地笑。

“我就驳他们说，古人罪不及妻孥；难道处在现在的时代，干那样的事业，只因姊丈是土豪劣绅，就不容参加么？”

“他们又怎么说？”

“又怎么说呢？还不是检出空白表格来就让我填。我填得很不坏呢。表格中有一项要叙述对于改善中国的意见，我就写，要中国兴盛起来，非事事彻底做去不可，譬如打倒土豪劣绅，要打得一个不剩方休。”

“啊！”

仲篪不觉惊叫；他对于土豪劣绅似乎已经居之不疑，因而惊讶莲轩怎么会打起他来。

“土豪劣绅是民众的蟊贼，地方的灾殃，不打个干净，就不用说什么革——”

莲轩说得很严正，非惟没有觉察仲篪的居之不疑，似乎连刚才自己说的话也忘了，昨天看的几本小册子还留在脑子

里，这里说的他自信是由衷之谈。他接着说：

“昨天他们在那里拟议，说要规定几个非打倒不可的；待军事势力一到，就大书特书揭示出来，让民众有个明确的目标。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仲篪忽然受了针刺似地，跳起来说：

“我要上海去！我要上海去！”

“怎么？你也——”

仲篪不答理莲轩的问，只是在室内来回地走；他那黑与白的脸，白的部分皱起来了，黑的部分抬高，几乎居于中央。一出出可怕的戏文在他脑子里闪现：不知多少短衣服粗胳臂的人涌到家里来，所有的家具都被捣毁，收藏得最隐秘的私蓄也被发现出来；随后是大门上钉上两片交叉的木板，还有墨色印刷加朱批的封条糊在上面，朱批里少不了“土豪劣绅”那几个字；报上的广告栏里有自己的照片登出，下面的文字——总之是不堪入目的话；大太太姨太太当然被撵走了，老太太在“发逆”时代吃的那些苦，她们一定是全本照抄；至于那所“大仙殿”，不用说，迷信！一把火烧个精光……

他闭了闭眼睛，不敢看那凶暴残酷的一把火。眼睛再张开来时，火仿佛消灭了。阑珊地望着莲轩说：

“我要上海去；我在这里不方便。”

莲轩方才觉醒似地，用两个指头弹着前额说：

“不错。已经到杭州了；现在分两路向这边来，说慢点儿也不过五六天工夫；这边抵抗是没有的事。所以你到上海去避避是不错的。”

“我同你商量——”

仲篪弓着身，浓黑的髭须似乎扫着莲轩的颧颊，低低地诉说把自己的资产名义上全转移给莲轩的计划。菊生的头也凑拢来，用好奇的眼光看定仲篪的翕张的嘴，心里想，不要说什么名义上，就实际上转移了过来，那多好呢。

仲篪说完他的急就的计划，结句说：

“我们至亲，一定可以帮忙吧？”

“当然，当然，我们至亲！”

莲轩满口承应，心头似乎更舒展了许多；虽然只是名义上，总算兼并了一份不小的财产。

菊生把身子坐正，咽了一口馋馋的唾沫。

莲轩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坐在饱和着暮色的角落里，象个鬼影。她不明白父子两个“进去了”之后是吉是凶；想到前巷那个姓李的小伙子，听说也因为“进去了”，才被解到南京去枪毙的，她再也不敢想了，只连连默念着“阿弥陀佛。”对于姑老爷的异乎平时的神态，她知道他遇到什么倒楣事了，因而又代姑太太担起无所着落的忧愁来。

二

县学的明伦堂作为党部的大会堂，正中挂起中山先生的遗像，两旁是照例的六言联语，上边交叉张着党旗国旗。堂前两旁的斋舍作为各部的办公室，每室都有标名，是用淡墨潦草地写在白纸上的。常务委员办公室的板壁上有一个电话机，是新装的，光亮的色彩同板壁的暗淡对比，象花手帕挂在乞丐身上。

陈莲轩坐在宣传部里。桌子上一个砚台，满渍着水；三支“大京水”都秃了头，横七竖八地躺在旁边。他看到桌面，就要叹一口闷气。

他具有热心，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来成就中华民族唯一的大事业。可是几天以来，竟候不到机会效一点儿力，哪得叫他不闷？预备发布《告民众书》时，轮到他撰稿，他于是翻检新近公开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书，以便先立定个主旨；但是常务委员应松厓等他不及，自己一挥而就，书也没有翻。要给本城新闻纸登一篇文章解释党义时，他自告奋勇说由他担任，第二天就能把草稿起好；但是应松厓说那样第二天来不及见报，便提起笔来，歪歪斜斜写满三纸，派人立刻送往报馆。类此的事还有好几件。这使他呆看着未被使用的笔砚愤慨地想：不料这几天里却长了一种经验，原来小伙子作事是那样粗率，不经意，罔知权限的！

虽然闷，又愤慨，他还是每天到；草创时代无所谓规定的办公时间，但他总要吃过晚饭才回家，就是有规定决不会再算他旷缺。他这样想，才几天工夫，眉目还没见，无论如何要耐着性儿守；若为些少的不满就掉转头走开，那是血气之徒的行径，到后来难免要懊悔失去了什么机缘的。

破纸窗敞开着，外面时时有几个带着探究神情的脸凑近来。有的竟把整个脑袋伸在窗台里面，旋向这边又旋向那边，看有没有一个角落里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甚至于穿黄布寿衣牙齿脱落到不存一颗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女儿到县学里来看，意思是见识见识那种新花样，待见阎王时也交代得过。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县学，每年只有春秋二季由县官和士绅们来

这里串一回祭祀的把戏，现在却比庙会市集尤其热闹："到学里看过么?"成为新流行的寒暄语，而一些卖豆腐浆牛肉汤的，也挑着担子到县学门前赶生意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

对于每一个凑近窗边的脸，莲轩都给他们这句嫌厌的问语；问不用口，代替的是近视眼定定地一瞪。这不是什么有味的事，多问了几眼当然会厌烦；便索性脸朝着里，给他们看背心；自己呢，在心头展览几天来做的那些闪动而朦胧的现实的梦——

炮声每隔二三分钟一发，震得玻璃窗都作回响。全城的人心好象再也不能安放在腔子里了，都突突地窜动着，只待跳出来碰到枪弹或炮弹破毁了完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消息传来，说原来在这里的兵队昨夜开走了，隆隆的炮声并非是对垒。这就使每一颗心都安定下来，"好了，如今是！"有人发起出城去欢迎，举起胳臂擎起纸制小旗来响应的就有四五千。几个重要人物，如应松厓等，坐了小汽船先发，好让被欢迎的早点儿领受全县的好意。四五千人的队伍多么盛大，多么热烈啊；陆陆续续，延长到三四条巷，步伐是轻快而有力；刚才上口的歌，因为简单，很能够唱得谐调，"齐欢唱，齐欢唱，"的声音象海潮一样泛滥起来，弥漫在全城的空间；牛肉，馒头，牙刷，毛巾，等等慰劳品，成担地挑着，夹在队伍中间，比迎神赛会中的汉玉如意，古铜彝器，更惹路旁观者注目。路并不少，出了城有二十来里；但大家并不觉得累，反而越走越有劲。终于欢迎的队伍与被欢迎的会面了；初次试喊的口号带着好奇跃动的心情喊起来，什么万岁什么万岁接连高唱，

多至一二十个，脆弱一点儿的人感动得只好潸泪。慰劳品是毫不吝啬地分送着；受慰劳的两手捧得满满了，还有牙刷毛巾之类像归鸟一样翩然落在上面。仔细看那些被欢迎的，正合两句衡文的老话，“入人意中”，但又“出人意外”。服装不甚漂亮，面容多少有点儿憔悴，以及掮着的枪械器用，排着的行列形式，都同其他队伍无甚差别，这是“入人意中”。然而，不甚漂亮的服装里面好象包含着一颗强毅热烈的心；多少有点儿憔悴的面容足见他们为排除民族的障碍所受的苦辛；他们的态度又好象非常温和，莫说所谓“国骂”未必逢人脱口而出，简直叫人兴起走近去同他们抱一抱的愿望：这些是看见了其他队伍决不会感到的，是所谓“出人意外”。……显然可见的改变跟着来了。凡在大众的意念中，与土豪劣绅多少会引起联想的那些人，移住上海租界的早就走了，没走的也废止了每天上茶馆的常课，虽然揭示土豪劣绅姓名的拟议还没见实行。各色的人都成了热石头上的蚂蚁，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有一个共通的新认识，就是今后每个人必须归属于一个社或会，无所归属的人犹如荒野的孤客，要吃尽意想不到的苦。前县知事是乘欢迎队出发的当儿溜走了，全县的权力象风中飞絮一样飘荡无着；但飘荡不到半天，便由临时组织的县行政委员会把它从空中一把抓在手里。而县行政委员会的一切措施又须取决于党部。大众不曾料到那突然涌现的党部竟是全县的主人……

隔壁电话机上一阵铃响，把莲轩温理新梦的心思打断了。他听见接电话的仍是劳顿了几天以致喉咙沙糙的应松厓。

“……喔，你问‘大仙殿’，不是昨天已经发封了么？……

你提起僧寺，尼庵，道院；这些都要不得，我们自然也要取缔。……不过要从长讨论，似乎与'大仙殿'情形不同。……四点钟的会议时面谈吧。"

听筒刚挂起，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

"你们哪里？……喔，久大米店，什么事？……啊！打伤了人？谁同谁打？……打米司务打伤了打米司务？他们该是一伙儿，怎么打起来了？……唔，明白了；他们要停工组织工会，看见你们店里的司务还在那里工作，就打起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这里就派人去。你们务须劝止他们不要再打，一切待党部派员到时再说。"

隔不到一分钟，听得应松厓在那里接待好些客人了；客人的语调都是故作温文而实则粗陋的一流，极容易唤起市肆扰攘的印象。

"先生，我们有的是公所；听说现在不行了，要立什么商民协会。可有这句话么？"

"是的，商人须组织商民协会。"

"先生们定出来的章程，我们有什么说的，只有照着章程做。"

"不过我们全都不明白。好比瞎子走生路， 全靠别人指点，是不是？商民协会该怎么搞，怎么发起，怎么召集……我们现在是两眼墨黑。"

"听说资本家老板不在其内。可有这句话么？"

"商民协会的目的在加薪水；有了资本家老板，再不要想通过加薪水的议案了；当然不让他们加入。你不相信，可以问这位党里的先生。"

“这句话如果实在，兄弟可要先走了。兄弟开一爿五十千的小杂货店，惭愧之至，也要算资本家老板呢。”

“我想还有资本家协会老板协会吧？”

几个商人毫无间歇地接连说话，各顾表白自己的意见。应松压只好默不发声，等他们索性把话筐子倒空了。他们见开口的机会还有，又提出入会手续该怎样，每人会费要多少等等随心想到的问题。

一阵皮鞋声近来，急遽而不沉着，莲轩听得清是儿子菊生。“到底他是小伙子，只一味高兴。”才这样想时，菊生已经进来了，差不多是跳进来的；灰哔叽的中山装，衣袖裤管的折痕笔挺，脸上现着平时难得的鲜红色，似乎他的血液经过一番清洗了。他站住在父亲桌子边，取帽子在手作为扇子扇着，趣味地笑说：

“刚才去调解的是一家理发铺的争执。三个伙计向开店的说，从今起，手里做下来的工钱要对分了。若不答应，那就罢工！开店的也回答得妙，‘好！你们的办法真妥当！我情愿把剃刀轧剪一切家伙奉送给你们，由你们去开店，我做伙计；做下来的工钱对分。’”

“哈哈，伙计碰着钉子了。”

“不，并不。伙计说，‘我们不要做什么开店的。大家知道店是你开的，我们就同你讲话。要知道，现在是革命的世界了，革命的世界里，伙计是……’”

“你怎么给他们调解？”

莲轩抢着问，他要看看儿子的才具。

“伙计的话不错呀；世界不同了，他们的要求也不见得过

分。”

“啊？”

莲轩诧异儿子有这偏激的见解，不自主地瞥了他一眼；新式的服装带来个异样的灵魂了么？一转念间，又这样想：几天以来，他从应松匡他们那里沾染得太快了。

沾染得快固然可以欣慰，说不定也是一条路，但可虑之处究竟不少；父亲的心错综地思忖着。

“不过开店的也有为难之处，小本营生，哪里担得起那么一副重担子。”

“唔。”

莲轩这才点头，发于内心地赏赞儿子，究竟没忘掉中庸之道；这证明了并没有沾染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的可以欣慰，似乎很足以相抵。

“所以我给他们判断，四六开拆；伙计四，开店的六。”

“他们听从么？”

“不。伙计一定要对分，做不到就不让开店门。”

“那末还是个未了之局呢。”

“是呀，得再给他们调解。”

“这种事你可以回绝不去的。我看局面总不能这样乱糟糟地维持下去；一定会变，变到怎么样当然看不定。你何必跟着他们出头露面呢？他们正起劲，所有的几斧头还没使完，让他们去使好了！”

莲轩忽然感到古君子因怀才不见用而激发的一种高蹈心情，低声这样说；他的意思，最好儿子也同他一样，隐居在党部的房间里，这才党而不党，不党而党，是最合适的态

度。

"事情太多了，大家尽自己的力量做去。"

菊生是满不在乎的口气；对于父亲的嘱咐，他实在没有充分了解，只觉得几天来跑进跑出，口讲手指，是以前不曾经历过的新生活，到此刻还不觉厌倦呢。他用两手拉着上衣的下缘，理平当胸膈部分的些少皱纹；同时身子一旋，似乎又预备拔脚做"工作"去了。

正好隔壁应松厓听罢了电话，喊道：

"密司脱陈，下午三点，人力车工会开成立大会，要我们派一个人去指导，就请你走一趟吧。要立刻去，现在三点差十分了。"

菊生不等应松厓说完，头也不回就跑走。

于是莲轩又独留在宣传部里。眼光偶然投到宣传部长的桌子上，同样的满渍着水的砚台，同样的横七竖八的几枝秃笔，不过多了一堆散乱的小册子和单张印刷品。他又叹了口闷气。移身朝外，窗外凑近来的脸还是陆续有，从显有菜色的以至涂脂抹粉的，从十分愕然的以至嘻嘻哈哈的，都有；有几个孩子竟把上半身爬在窗台上，扮了个鬼脸，然后老鼠一样缩了出去。

他想：怎样一个离奇纷扰的境界啊！几天以前，摹拟那将要涌现的新境界，象是个渺茫的梦，总钩不成粗略的轮廓。谁知道涌现出来的是这么个样子。似乎太远于愿望了。再改变一下吧！不论改变到怎样，总比现在会使他高兴一点儿。……然而，在改变的端倪尚未显露以前，他还得天天来看守这间屋子；闷固然闷，但是人间的事能单顾闷不闷么？

“告诉你一个消息，很怪！”

这人说话时夹着喘息，莲轩知道新得“机关枪”绰号的宣传部长在隔壁了。便听应松匡问：

“什么消息？”

“有人说周仲篪回来了，新任不知第几军的秘书长，有两个‘盒子炮’跟着呢！”

“谁看见的？”

“谁看见倒不知道，不过外面传说很盛。”

“不见得确实吧，我知道他躲在上海旅馆里。”

应松匡的声调故意作得泰然，但掩不没将信将疑的惶惑。

“本该大书特书把他打倒的。我们为什么终于没有做？”

“机关枪”言下颇有“悔之晚矣”的意味。

莲轩不免好笑；昨晚上还接到仲篪改姓换名的明信片，说“托庇粗安”，怎么忽然当起秘书长来了。他又笑应松匡他们外强中干；周仲篪就是真回来，难道就把他们吃掉了？心思更往深处钻，突然间，仿佛撞见了可爱的光明；他的心不免跳得急促了，想道：也许改变的端倪来了吧。

三

半个月以后，县学里远没有先前那样热闹了；大家已经明白，这里边确实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几所破旧的殿堂斋舍，有什么可看的？电话机的铃子尽在那里默着，好象哑了似地；偶然叮铃铃地响起来，也只是问某人在不

在罢了。先前为了贡献意见，为了冲突打架，为了请示办法，曾经打电话过来或者亲自跑来的人，现在都在家里擦着眼睛，疑惑地想，“不是做了个梦么？”应松厓之流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原无所谓；就大局而言，他们只是港湾里水滩边的几棵小草。但是一阵掀天的恶潮涌起时，馀波折入港湾，便把小草冲走了。

然而陈莲轩还是在县学里。不过已移到了隔壁一间；又，以前是守，现在是——该怎么说呢？说他坐镇，该不算辱没吧？——坐镇：这些是不同的地方。

这时候他刚抽罢一枝卷烟，好象生命又经过一番刷新，有许多的事要做。如介绍姊丈周仲篪就是其中的一件。他投过一眼看那坐在对面捻着浓黑髭须的仲篪，觉得在任何方面，自己都不如他；现在重要事务正堆到自己身上来，他是个必不可少的帮手。便说：

“你现在就填一张表格吧，等会儿我来提出。”

仲篪泰然笑说：

“填就填一张。论参加革命，你是知道的，我的行辈并不低呢，辛亥光复以前就加入了同盟会。”

“现在‘继续努力’，正是理所应当。”

“确然应当！”

仲篪的神态显得很庄严，又说：

“他们小伙子革命，我们已经看过了，结果革成了‘反革命！’（他相信现在确有资格使用这三个字了。）那只好还是我们老辈来革命了。”

莲轩会心地点头；对于自己的出任艰巨，更觉得有重大

的意义。

“我那所房子的事也就提一提吧。”

仲篪象随便说一声似的，悠然的眼光仰望着承尘。

“是的，我马上要提出。”

对于许多要做的事中间的又一件，莲轩很有把握。

“相信大仙，迷信！那当然。不过是人家走上门来烧香求签的，惩罚迷信也罚不到有屋子的人。从今以后，把大仙的神位撤去了也就完事；房子总该发还的。”

这时候菊生从外面跳了进来，还是从前那副起劲的神气（他现在是宣传部长了），对父亲说例会时间已到，许多人坐在会议室里了。

“赶快把表格填了。”

莲轩对仲篪说罢，预备站起来，同时默念等会儿要当众背诵的“遗嘱”。

1928年7月6日写毕

李太太的头发

李太太的一头头发是有历史的，当年配着她的丈夫，就因为他作了四首七律，赞美她那又长又软又黑的头发。真的，亲戚友好每谈到她，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她是生着一头美人发的小姐。"她的头发又长又软，梳不论什么样儿的时式髻都合式，又加上黑，黑而有光，人家涂了许多膏油都比不上；这自然引起别人的注意，仿佛觉得美人发就等于她，她就等于美人发了。她因此特别爱重她的头发，决不让它有丝毫缺憾；换一句说，就是对于梳掠的事异常用心，如果有一缕还欠妥贴，有一处尚未停匀，她是不惜花加倍的工夫从新梳过的。这几乎成了她的天性，直到寡居之后担任了女子初中校长的中年，乌黑的头发有一部分转成灰白色了，她还是把梳成个惬心贵当的发髻作为快适的日课。

一天早晨，孩子的笑脸似的阳光泻进她的校长室，嬉春的小鸟在窗外树上百媚千娇地叫，她都毫不关心，只皱着眉头想她的心事。想这心事有两三天了，不仅是白天，夜眠的时候也大半消磨在这上边。内容很简单，国民革命军来到这地方了，女学生固然纷纷剪发，寻常妇女学时髦剪掉发髻的也不少，而她，担任女子初中校长的她，一向是爱重头发的，到底剪还是不剪？

不知道是怎么的，她的心思忽然开了一条光明的新路，她

想，辛亥那年排满革命，结果是男人剪头发，这一回国民革命，当然轮到女人剪头发了。这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十分切要；把丛丛的满头的东西噶嗒一剪刀，至少可以表示这个人有点儿革命的气息。她又想自己是学校的校长，不比普通人，而且是女子初中的校长，应该给女学生作个榜样。假如舍不得几根头发，说不定人家就会说她反对剪发。反对剪发不就是反革命么？于是校长的位置……于是……

既然这样想，似乎就可以决定下来了。但是她写过一回通告，中间有这样的语句："女子剪发，成何体统！凡欲在本校求学者，一律不准剪发。"就是附属小学的低年级生，头发披散，只齐到脖子，象和合仙似的，她也要她们把头发留长，编成辫儿，如果能梳通行的 S 髻尤其好。——不过这是去年的事了。

"我也剪了，要让人家说笑么？"她审慎地问自己。

"不，不碍事。去年不通行，所以不准她们剪；现在通行了，所以自己也得剪。'彼一时，此一时'，书上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她犹如一个机警的律师，立刻给自己辩护。

于是她举起椭圆形的手照镜。薄薄的一头头发，几乎要露出头皮；带点儿灰白色，象惯睡在灶肚里的懒白猫的毛。用手去摸挂在脑后的发髻，瘪瘪的，松松的，不成个东西。她开始嫌厌她的头发了；她觉得三十多年来爱重的是另外一头头发，象现在这样粘着在头上的可厌东西，除了剪掉简直没有办法。

然而还有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剪呢？玻璃窗上画着红白斜纹棍子的理发店，这几天多的是女主顾，她当然不妨进去。

但是理发店里人多，玻璃窗外又排满了好奇的贪馋的眼睛，万一有个熟人在里头，就将传扬开来说："今天李校长李太太在理发店里剪发。"俏皮点儿还可以说"落发"，拿人家比作尼姑。俏皮话倒没有什么关系，难堪的是点明白"今天"。今天才剪发，足见是个新家伙。在什么都是新的好惟有革命却竟夸老牌子的这个时代，关于剪发只是个新家伙，那怎么行？

她便想到找个女学生给她剪；那些女学生最会在头发上做工夫，十天的打扮可以有十个花样，手段很不错。但是女学生的嘴大都伶俐，有时伶俐到近乎刻薄，她同她们相处惯了，这一层当然清楚。如果女学生拿剪刀在手，待剪不剪，涎着脸儿开开玩笑说："去年我们要剪发，你先生不准，并且说'成何体统'！此刻现在，你先生也跟我们学坏样失体统来了？"她想，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板起脸来斥骂一顿好呢，还是也涎着脸儿报以一笑好？——同样地不妥当！

她愿意人家向来就不曾留心过她的头发，以前她究竟是留着发还是剪了发的，个个人都模糊得很；她愿意人家当她安安稳稳剪了发之后，丝毫不以为新奇，只是淡淡地想："唔，大概她是老早剪了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人家究竟有没有留心过她的头发，她完全没把握。在她自己方面可以着手的，还是归到本题，先打算安安稳稳剪了发。她终于勉强地决定，命佣人把同在学校里担点儿功课的她的女儿请来。

同女儿商量还有什么勉强？因为她猜度女儿会不赞同她剪发。这不是说女儿顽固，把几根头发看得同名节一样宝贵；女儿自己在前半个月就同一小部分学生把头发剪了（其时当

母亲当校长的她虽不曾再写通告，也没有说赞许的话，仿佛只当没有这回事）。但是想到女儿最近几天的口调，“张家太太，三十多的年纪，也剪了发，象个什么样儿！”或者说，“王家太太，忘了自己的老少，也跟着媳妇上理发店，出来的时候，笑得我肚子都痛了！”她就觉得能不同女儿商量为妙。女儿的弦外之音，不是说剪发的事该让十七八、廿二三的女青年们专利，再长大点儿的也来剪，就是恶劣和丑态么？并且，女儿显然把自己的母亲忽略过去，好象母亲是潮流以外的人物了，无须剪发是当然之理。女儿哪里知道母亲正因为潮流冲来的问题，在咀嚼着虽不强烈却也颇有点儿恶赖的苦闷呢。

“我想把头发剪掉。你看怎样？”女儿来了以后，李太太故作无所用心的神态说，但语调实在不很自然。

女儿忍不住笑了；朝阳照在她头上，齐耳根的鬓发反射着晶光，配合着笑意洋溢的眉目和腮帮，恰象一朵刚在春光中开放的骄傲的花。她鄙夷地朝母亲的头顶瞟了一眼说：“妈妈的年纪，也学青年人的样，恐怕不大好吧。”她用“恐怕”这个字眼，是一种修辞手法，使对手不至于十分难堪；如果直抒胸臆的话，那就连“不大好”也无须。干脆两个字，“不配！”就完了。

李太太想女儿果然不赞同，自己的猜度总算没有错。她不让勇气馁下去，便接上说：“年纪没有关系。现在女人都应该剪发。你不是已经剪了么？况且，我的地位……”

女儿听到“地位”两字，就引起潜藏在心头的反感。婆婆妈妈的一些办法，看待学生像看待自己的女儿或媳妇，唠叨一阵，又温存一阵，哪里像个像模像样的校长！像去年写出

“成何体统！”的通告来，她自己不觉得什么，却使与她有关系的人羞愧无地。如果她肯放弃了她的地位，至少与她有关系的人可以无所羞愧。女儿这样想着，有意做得娇憨地说：“我们原常常说，学校的事辛苦，妈妈该休息休息。如果现在有规定，当校长的必须剪发，妈妈正可以借此下台。”

“什么？”李太太有点儿发怒，她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借此下台！好轻易的话！你说我的一头头发无论如何须得保留，甚至用校长的地位来交换么？我的意思正相反，我宁愿牺牲一头头发来维持校长的地位！你知道我这样做为的是谁？谁？小姐，你要明白，都为的你们呀！”末了一句是凄然的声调；她伤心于自己的爱完全不被了解，倒像自己骨头贱，喜欢作老牛马似的。

女儿想自己是什么都明白：把女儿女婿软禁在身旁，不让出去展一展翅膀，就算是她老人家全部的爱！她硬说女儿女婿禁不起外边的风险，像船儿一样，必须停泊在安全的港湾里，而她自己就是安全的港湾。她不知道女儿女婿正自比于不怕在浪潮里跳来蹿去的小划船，就是大风雨的天气，也希望开出去尝尝新鲜的冒险滋味；她不知道他们最不耐的是死一般地停泊久了，结果是烂掉船底，全体沉了下去完事！

静了一会儿，女儿吞吞吐吐地说：“那末妈妈也剪了吧。”她每听到“都为的你们呀！”那种声口，虽然不满于心，外面总是顺从地对付过去。

“你给我剪，”李太太象攫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立刻接上说。

“我就给妈妈剪。”女儿看看自己的手，仿佛不相信这双手

将要造成一个趋时的落伍者似的。“不过剪了之后，将来或者为了什么要装起假发来，我可不高兴给妈妈梳那可笑的头了。”

“哪有这样的事！”李太太坚决地回复。

噶嗒一剪刀，李太太觉得脑袋异常之轻，好象头顶也给削去了一片。突然间，她心里十分怅惘，先前愿望人家不以她的剪发为新奇，现在知道完全无望了；她从手照镜里看，秋草似的一头短发，露出一条条的头皮，比以前挽发髻的时候触目得多，就是近视眼也决不会放过。“看新剪发的李太太！哈哈！看新剪发的李太太！”她仿佛听见这样的笑声了。于是，新家伙是注定的了，而女学生刻薄的嘲讽又岂能幸免呢？

她这怅惘一时找不到宽慰的办法，只好无聊地决定，下半天不去听前天刚刚开始的“党义训练班”的功课。

但是岂止到外边去，最好连校长室也不要走出，让那新奇事情永远关闭在这间屋子里，除开女儿，再没第二个人知晓。于是她轻轻把门关上。刚一关上，马上发见这个办法并不妥当；人家要看校长在不在，就会推门进来，不是反而招引人家来看么？还是做得泰然点儿，不至于惹人家疑心。她重又轻轻把门开了；脸正对着门坐，让那不会嘲讽人的墙壁独自赏鉴她脑后的奇迹。

女学生时时在门外经过，也有停了步向里面望望的；附属小学的学生在那里拍皮球，有好几回，皮球跳进了校长室。她想新奇事情一定给她们望见了；一种意欲包围着她的脑袋，要把它压迫，压迫到几乎看不清那样地小；她的眼睛再也抬不起来，定定地注视着摊在桌子上的一本新到的《女子杂志》。

后来听见"嘻！嘻！嘻！"的笑声了，她的脸不由得渐渐红起来。这不是笑她新家伙，跟人家学坏样，有失体统么？她颇有点愤愤，真想提高嗓门站起来宣告："'彼一时，此一时'，我现在也赞成剪发了！是新家伙，是刚才剪的，我一点儿也不忌讳！你们怎么样？你们笑什么？"但是她终于缺少勇气，勇气犹如枪炮的火药，缺少火药的枪炮只好不放。经过了最无聊的一瞬间，她勉强抬起头来说："我头痛，你们到别处去玩。"为助成她的谎话，她的右手不自然地按着太阳穴。

"嘻！嘻！嘻！"的声音渐渐摇曳而去，充满着刻薄的讽刺意味。

她不敢用厌恨的眼光送那声音，她恐怕有刺探的毒笑的眼光存留在门框边，万一彼此相遇，比较被痛打一顿还要难受。既然如此，眼光当然回到杂志上，这才看清楚上面印着些什么字。啊，正是个惊心动魄的题目，"我不赞成女子剪发！"看下边的署名，并无"女士"字样，知道不是女子的手笔，女子作文少有肯牺牲那光荣的尊号的。男子而不赞成女子剪发，新剪发的她不免惶惑了，于是赶紧看下去。

这篇文章果然出于男子之手，开头就说明作者站在男子的地位，根据男性的吟味立论。又说作者发这番小议论，并不敢轻蔑女性，把她们看成瓶里的花，笼中的鸟，来加以品评；但所谓吟味是应该被容许的，女性对男性如果发表类似的议论，男性是欢喜之不暇的，决不会想到轻蔑或者别的不快意字眼上去。以下就是本文，说女性蓄发挽髻，从男性方面而言，视觉嗅觉触觉都有妙美的趣味，尤其是同床共枕的时候。略微蓬松的头发堆在枕上，引起你一种柔软的感觉，你

会想到练熟的丝，颜色是乌黑的，黑里反射青光，加上那种卷舒自然的姿态，又使你联想到天际的云；云缭绕于你的眉尖，云复护着你的心神，你就酣然陶醉在这云里了。头发又有一种特别的香气，甜蜜畅适，勾起你百般的遐想；如果你的嗅觉不算滞钝，你一定不喜欢巴黎的上等香水，却爱把鼻子埋在你旁边的头发丛中饱嗅一顿；因为无论如何上等的香水总只是物质的香，而头发丛中的一顿饱嗅，却嗅到了人间的女性。至于触觉，那是说在某一时候你的手总爱依贴着女性身上的一部分，而发髻的地方正好栖息你的一只手；这样，便见得两个人更为密接，更可以游泳在极度的放纵里。这种趣味全是诗的，同时又全是人生的。假如世间还需要诗，还不蔑视人生的吟味，那末女子何以要剪发呢？剪了发，云是散了，香是消了！与云散香消的女性睡在一起，你看，你嗅，你把捉，完全象你的同性；如果你还能作爱学方面的文章而不觉得肉麻，作者只有佩服你的好胃口，还有什么别的话呢？

她看罢，把杂志推开，心里有点儿荡，又觉得羞，象偷看了不应该看的事情。她记起青年时期的经历来了。甜美的梦，醉心的戏谑，以及骨肉都融的放纵，那些沉埋在记忆的深渊里的，现在历历如在目前，甚至不遗漏一个最细微最不关重要的节目。她又特别想到丈夫对于她的美发，写过不知多少首赞叹的诗篇，做过不知多少回喜爱的抚摩；拿杂志上说的来同丈夫相比，就见得那个作者太空疏太肤浅了。她自己修饰美发的技巧，与对镜时踌躇满志的心情，又多么足以骄傲。啊，生命的光荣！然而，现在，亲手把这光荣毁灭了！想到这里，不觉便转入伤感。

忽然思想又改了向，她代女儿抱着深切的优虑。女儿似乎承受她的遗传，也有又长又软又黑的一头头发，现在是先半个月剪掉了；她想，假如那个作者的话的确代表大部分男子的心理，那末女婿对女儿美满的爱情不将因剪发而发生变化么？她于是自问，丈夫若在，会不会赞成她剪发？不，决不；她断定丈夫对于缔结了两人的良缘的并且作了好些韵事的题目的美发，一定要用百种好意千种柔情劝她保留。据此类推，女婿对于毫不顾虑、径自剪发的女儿，正在觉得肉麻，将渐渐至于嫌厌吧。她不敢再想下去，当然更不敢问女儿半个字。

不到一点钟之后，几个女学生最先发见校长剪了发，消息立刻传开来，于是全校师生以至校役无一不晓。在这个时代，女人剪发真是平常不过的事，大家并不以为惊异，不过想到以校长的中年而也剪了发，略微感觉有趣而已。女学生们似乎已经忘了去年那“成何体统！”的通告。

当李太太上完了课退出时，几个学生围住她说：“先生，你……”

“我觉得剪了便当得多，所以……”她连忙抢着回答，匆促之间，居然没想到“坏样”、“体统”、“新家伙”等等。但一转念间便省悟身临危地，嘲讽的毒箭也许马上会从四处射来，她踉跄地逃回校长室。

一天，忽传孙传芳的兵渡了江，江南人心便震荡起来。李太太怀着悔恨，皱起眉头，又似乎不好意思地向女儿说：“真的，倒给你说中了！快把我剪下的头发送到店家去编个发网来。”在她脑子里风车般旋转着的是剪发的校长……女革

命……地位……性命……一团乌黑……

“我原劝你不要剪，”女儿偏有闲工夫讨口头的便宜。“妈妈的头发少，生在头上虽然够梳，要编个发网就怕不够。”

“那末怎样呢？”

“拿我的头发去编吧。”

“我们糊涂了。你自己也得编一个。编了你自己的，又怎么能编我的？”

“我不用发网。我不怕，又可以躲在家里。”青年的女儿看切身的利害也象个渺茫的梦。

“他们会挨家挨户搜查！”李太太仿佛看见了黑的铁链与红的血。

“那末……”

“那末？”

渡江的孙军终于完全覆没，这在李太太当然犹如夺还了生命。但同时接到教育局免她校长职的通知，并没叙明什么原由，只叫她预备交代。她又被更深的悔恨拘囚住，一时入于昏迷状态，喃喃地说：“倒剪了头发……”

1928年12月9日写毕

某 镇 纪 事

甘蔗渣铺得满地；卖豆腐浆的不停地使用他的铜勺；做海棠糕的摊子上，男女手忙脚乱，搅面糊，拨炭炉子，翻转烘到半熟的糕，沿摊子站着男女老少，都瞪着馋馋的眼睛。每年新年头（当然是阴历的），这破寺前的旷场上有类乎这样的热闹。这一天是初夏时令。欣欣然有生意的野草给成百成千只脚践踏着，叶断茎折，疲乏地倒了。人体是前后左右相互接触着，碰撞着。直射的太阳光照在或梳辫或剪发或挽发髻的头顶上，仿佛有一层热气浮起来。汗臭随着不定向的轻风往这边那边吹送。"新年里没有这样挤呀！""咦，今天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大众喃喃说这些话，足见这天的热闹胜似新年了。

"还不来么？"虽然略带厌倦意味，还是满怀热望的口吻。

"肚皮饿瘪了。还不来，还得饿。"

"不好回船吃了饭再来么。"

"只怕正回船吃饭，却就来了。"

"我们还是天发亮的时光吃的饭呢。"

"你们哪里？"

"陶村。"

"二十多里路呢。"

"比我们远的还有。东塘也来了好几条船，都走在我们前

头。”

“赶春台戏也没有这样起劲。”

“自然咯。春台戏年年看，七省巡按御史一般身份的人，一世也难得见一回。他又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李大爷的儿子，更要看看他的威风。”

“他的身份，我知道是好比从前的钦差，十八省的事他都管得着，”是傲然的声音，分明嫌那个人说七省短了十一省。

“他该是个高个儿，圆圆的官脸。”

“他十几岁的时光我看见过，矮小得很，瘦瘦的脸，同几个学生就在这场上乱跑。到现在不过十年，想来不会有什么大变化。”

听说看见过，惊异羡慕的眼光从各方射过来，收集这些眼光的便露出得意的神色。

“时来运来，官有官相。我想，现在他一定变成个高个儿，圆圆的官脸了。”

那边有另外的一组在谈话，同这边的一组一样，把声音提得很高。

“老伯伯，你难得，这一把年纪，今天也来看热闹了。”

那老农人抬起红筋满封的病眼，兴奋地说，“我是快要没得看了，故而今天出来看看。你们小伙子，活的日子还多，现当田里忙的时节，何犯着丢下生活也来看热闹？”

“革命里的官府从没见过，谁不想看看？”

“这倒不错。我们都要看看什么叫革命，可是看不清白。有的说革命就是减我们的租米，但是去年并没减。今天到这

里来看看革命里的官府李家少爷，在他身上总该看得出点儿什么叫革命来；那末我死了去见阎王也交代得过，总算懂得革命了。”

“我听人家说，革命就是年轻人当权柄，象李家少爷的年纪最交时运，老一点儿的都不行。”

“我听人家说，在这镇上，赵大爷的天下被压倒了；不要他当乡董老爷，不要他管一切的事，全得让给小伙子李家少爷，”那沙嗓门的中年农人说时故意压低了声音。

“那自然咯。不听见么？李家少爷好比从前的巡按大人，管到一十八省！这里是个镇，就在一十八省里头，本该由他带管。”

“赵大爷也管够了，”先前说话的老农人蹙起眉头回忆，“他当乡董足有三十个年头；起初也是个清秀小伙子，现在胡须都花白了。你们不知道，在他前头当乡董的就是李家少爷的叔祖老爷。现在又轮到了李家。这里的天下，总在他们赵李两家手里。”

“老伯伯说得不错，总在他们赵李两家手里。”

停顿了一会儿，一个说：“这回下来察看了，不知道要怎样办。”

“自然是重兴寺院了。有宋朝画的观世音菩萨，是几千年的东西，还不该改造山门么？”

“真的，敬神奉佛比修桥补路还要紧。”

“那墙壁上画的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常见，哪知道倒是古董宝贝。”

“你不知道那观世音菩萨也实在灵，对他烧香求儿子，没

有不如愿的。他是'送子观音'。”

“你叫你的家婆来烧个香吧。”

“他的家婆是烧一辈子香也不会生儿子的。不相信，你问他。”

“谁给你说的？”

“哈，哈，哈……”

“来了！”

“来了！”

谁也不知道是谁开头说的，大家只觉得感受一种波动，因而向前后左右碰撞；年青姑娘不免吃点儿亏，身体的某部分受着故意的倾轧，随即含羞带娇地说些习用的骂人话；同时象感应了电气似地，每个人以为等着瞻仰的人物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脑袋的海的平面顿时涨起了波浪。

“不是的，是巡警捉赌摊。”

“连人连赌盘带走了。”

“难道那人没有孝敬巡警先生么？”

“不会的，摆到赌摊总懂得规矩。”

“巡警先生很恼怒，在那里咕噜着说，怎么今天也来摆赌摊。”

“为什么唯有今天不好摆？”

“其中总有道理。”

“那末李家少爷还没来呢，”虽然略带厌倦意味，对于未来的瞬间仍旧怀着美满的希望。

李大爷家里差不多象办喜事，只大门上的红绸换了交叉的党国旗。十名临时雇工穿着借来的不称身的长衫，跑出跑进象寻食的蚂蚁。香烟要换“白金龙”哩，看茶炉子有没有沸哩，往南栅头去探听汽油船有没有到哩，款留尊客的房间还得作最后的整理哩：他们做来全身是劲儿。桌子，交椅，屏风，炕床，一律是红木的，李大爷陈设了自家所有，还向别家借来了好儿套，仿佛是展览全镇木器的精华。几十盆月季是镇上养花名手张家的，散置在各处的几案上，一朵花儿就是一个欢迎的笑脸。

预备尊客住宿的房间在后进，是一平排五楼五底，打扫得不留一丝儿尘埃。上下除开当中的一间，两旁都搭起临时床铺。近二十床的薄绸被也聚集了全镇的精华，有些是新嫁娘借出来的，放散脂粉与发肤混和着的香气。楼上正中一间，朝外放一架留声机，大喇叭张着沉默的笑口。

厨房里，镇上头等名厨叫做阿鲜的正在检点特地进城瞒过反日会向南货铺私下买来的鱼翅，他惟恐等会儿端上去，李大爷皱皱眉头，嫌他煮得不烂。白板桌上，盛在白洋磁盆里的巧克力糖有点儿融化了，消失了方形的棱角；剖开的花旗蜜桔引来三四个苍蝇，搓头搓脚表示尝到了异味的欢喜。野鸡的尸骸横躺在灶沿，精赤的胸脯肉显露一二处中了枪弹的伤痕。野鸡的脚爪边躺着浮切了四五刀的鳜鱼，张开大嘴，等着到沸滚的油里去游泳。

这一回，阿鲜可也“才尽”了。问他顶丰盛顶讲究的筵席会弄么，他回说还不是爷们吃惯了的八元席。说八元席太寒伧了，得好好儿加些名色，他回说那只有进城去挑选上好的

鱼翅、燕窝、白木耳，一面呢，用了鸡鸭再加上几色野味。又问能不能再讨好点儿，他回说再讨好十倍也愿意，怎样下手容他细细想。但是他想了两天两夜，把知道的食谱都背熟了，还是想不出再讨好点儿的头绪。第三天他灵机忽动，马上搭小火轮跑上海。回来时带着一大网篮西式点心糖果以及渡过太平洋远道而来的桔子、苹果之类，阿鲜说，这叫没法里想出办法来。在这镇上，大批地消费这类东西，的确是破天荒。

一个雇工气咻咻地跑进厨房，“喂，阿鲜，李大爷特地叫我赶回来吩咐你，等会儿鱼翅要做各客的。”

“知道了。幸亏我预备得多。”

阿鲜一转身又去检点下手剥好的莲心；他知道吃了他生平第一大手笔的菜的尊客，一定不吃干饭吃稀饭，格外讨好，在他的食单上准备了百果粥。

汽油船慢慢靠岸，公安分所仅有的两只军号吹起致敬礼的调子，二十四名警察双手举枪，站成两垛墙，中间是一条街；警察的墙外探起无数脑袋，虽然阳光照耀，每个脑袋的两个眼睛都睁得很大。埠头上站满迎迓的士绅，或脱帽，或作揖，或扬起一只手，各人表演自以为最适当的姿势。这地方嚷嚷了有两三个钟头，这会儿却完全静下来了，让军号声独自占领了空间。每一个人感觉全身紧张，每一颗心的跳动不同寻常。

委员专家们登岸了。士绅上前寒暄，逐一递呈名片，这才觉得肩背上轻松了些。

“贵处有这样的古迹，光荣之至。设法保存，自是目前紧要的事。”

以东道主自居的李大爷正在肚里斟酌答语，乃郎却抢着说："我们先去看过观音画像再休息吧。各位急切要赏鉴古美术，想必同意。"

"当然先去看。"

"那末我们往寺里走。"说着，按一按中山服的领圈，象带队的兵官一样在前头大踏步走。

李大爷看儿子脱略礼数，未免暗地咂嘴；但从另一方面想，却大有可以欣慰之处，便堆着笑脸与其他士绅让尊客们先走，说着这里没有车，竹轿太不舒服，只好有劳贵步之类的抱歉话。

二里长的市街一清早由公安分所的清洁夫打扫干净了，是真扫，也算得干净。各家的盆桶篮子以及卖东西的摊子一律不准沿街摆，街就似乎宽了好多。站岗警察拦住两旁的人，要站成截齐的一线。在这中间，穿长衫的与穿中山服的混合着的行列徐徐经过。随后是掮枪开慢步的二十四名警察。再后是先前在南栅头伸长了脖子看的人们，他们不免嘻嘻哈哈，但是能节制，不至过于放纵，正象迎神赛会时跟在神轿背后走一样。

一家布店的伙计低低向站在柜台前的警察说："你为什么把枪放下了？走在最后的两个穿布长衫的老头子，是鼎鼎有名的委员呢，报上常有他们的照片。"

"真的么？"这念头蓦地在那警察的心头刺戳，他缩回擦额汗的手重又举枪，没想到两个穿布长衫的老头子早已走过了。

"你看，李家的儿子好势威，带了一大批阔人来。"

"他到底当的什么差使？"

“有人说他当了巡按大人了，引得团团二三十里的乡下人都摇船来看，此刻寺场上比年初一还挤，挤到十倍还不止。其实革命时代哪里有什么巡按大人！巡按大人明朝才有，听说书就知道。”

“他的职位总不小吧。”

“没有什么，是什么地方——倒忘记了——一个调查员。”

“听老李在茶馆里亲口说的么？”

“虽不是老李亲口说，是听老李的妻舅王老三说的，靠得住。”

“就是调查员，将来总有执行委员的巴望，只要看同他一道来的是何等样人物，”是咀嚼着得意风光而吐露出来的叹羡的调子。

寺场上群众又是一阵波动，脑袋的海的波浪汹涌起伏，更比先前厉害。嘈杂的人声凝成压在头顶上的团块。太阳转了西，照见每个脸上都亮光光的象涂了一层油，然而并不显得疲乏；好比看春台戏，是业馀的有兴的游乐，晒点儿太阳哪里算一回事？“这回真的来了！”大家受到这样的默示，恍惚地想将要显现在眼前的景象该是这样：李家少爷象戏台上的大官员，穿起不知什么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不是四个便是八个跟班，两旁护卫，手里执着长旗和枪刀，其中一个也许带一支有小流苏的马鞭……

但是，行列到山门时，阵势忽然改变，二十四名警察围成圈子，把闲杂人拦开，让尊客们士绅们走在中心；这不得不靠枪柄的帮助，于是“哎呀！”“啃啃！”“怎么就打？”种种叫

声历乱齐作，而波动也更加扩大，直到大殿的前阶；有些人竟至于脚不点地，身体让别人的身体给抬起来了。

一个老委员低低地叹了一声气；他想起平时说得烂熟的“民众”两个字，明明在民众中间，却给武装的墙把自己同他们分隔开了。然而这只同诗人言愁说恨一样，是淡而又淡的感想；况兼这样的经历，年来已经见惯，再一转念时，也就没有什么。他于是仰起了头，悠然望那山门顶上颇为精工可是残破了的人物浮雕。

另一个老委员随口说：“这里人这么多。”

“是本镇和附近各乡的民众，特地来瞻仰先生们的，”李大爷的儿子想这句话算不得谄媚，可是很得体。

尊客们听了都相信，大家让各地的民众瞻仰过来了，这里的民众当然有他们的一份。

“哪一个呢？”

“哪一个呢？”

“喏，那个穿外国衣裳的。”

“是么？”

“看不见呀！”

眼光从警察的肩头和胁下历乱地射过去，身躯吃饱了枪柄，还是看不真切，圈子里一簇人，不知道谁是有巡按大人身份的李家少爷。看得清楚的是圈子里并没有穿着不知什么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的人物；对于这一点，群众颇有点儿爽然。

专家发见了隐在山门背面墙角里的一块碑，要去看，以警察为边缘的整个集团便向墙角移动。碑面长着苔藓，又有

积年的尘垢，字迹模糊了。李大爷满不在乎地掏出一方洁白的绸手巾，抢前一步，去擦那石碑。

其他的客人想这位乡绅考古的嗜好竟比专家还胜一筹，在这样的场合，是应该也读一读那模糊的碑文的；便都伛着身躯让眼睛凑近去。

随后是专家的考证和论断，其他诸人的唯唯诺诺。

集团以外的群众是莫名其妙，约略望见这一簇人对着一块破烂石版，你也摸一摸，我也相一相，象发见了珍奇的宝贝。

"他不是高个子呢。"

"好象脸也不见得圆圆的。"

"你说他一只手能管天下百姓的事么？"

"为什么不能？你看他带着一大批老的少的，不管天下事哪里有这许多跟班？"

"穿起外国衣裳总不像个大官府。"

"革命里的官府，派头就是这样，都穿外国衣裳。"

一壁议论，一壁窥伺探望，待发见了心目中以为是李家少爷的人物时，各自贪婪地但又茫然地朝他看个不歇。传说了好几天，盼望了好几天，又在这寺场上等候了大半天的无所为的希望总算达到了，身份好比巡按大人的人物总算看见了。

但是，一个人用冷笑的声音说："李家少爷哪里有工夫来，来的是他的替身！"

这句话的力量可不小，凡是听到的，心里都疑惑，都失望，"难道李家少爷真不得看见么？"同时又想到丢了田里的

活，来这里白站白饿大半天，未免不值得。

这时候，集团分开挤紧的人群向大殿转移。大殿正门象怪物的张开的大口，里面一片乌黑。尊客们士绅们被吞进去时，阵势又一变，二十四名警察当门一字儿排开，代替了栅栏。

“他们进去拜观音菩萨了。”

“拜菩萨去了。”

“……菩萨……”

1929年8月25日写毕

附　录：

前　言

厌，厌足也。作小说虽不定是什么甚胜甚盛的事，也总得象个样儿。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像个样儿。因此未能厌足。愿意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使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又，厌，厌憎也。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几篇小说集拢来付刊，就用"未厌"二字题之。

1928年10月26日

编 后 记

第二卷收三本短篇小说集:《线下》、《城中》、《未厌集》,按写作的先后排列。三本集子都是作者自己编的,初版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线下》结集的时候,《病夫》、《错过了》两篇“漏了网”。《病夫》后来收在小说集《城中》中,《错过了》未曾收进作者当时自编的小说集。现在把《病夫》搬了家,把《错过了》收进了《线下》。

《未厌集》结集的时候,《冥世别》“漏了网”,后来收在《四三集》中,现在搬了回来。《李太太的头发》和《某镇纪事》写在《未厌集》结集之后,未曾收进作者当时自编的小说集,现在收在《未厌集》中,放在其他各篇后边。

1986年11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作者＝
页数＝４１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